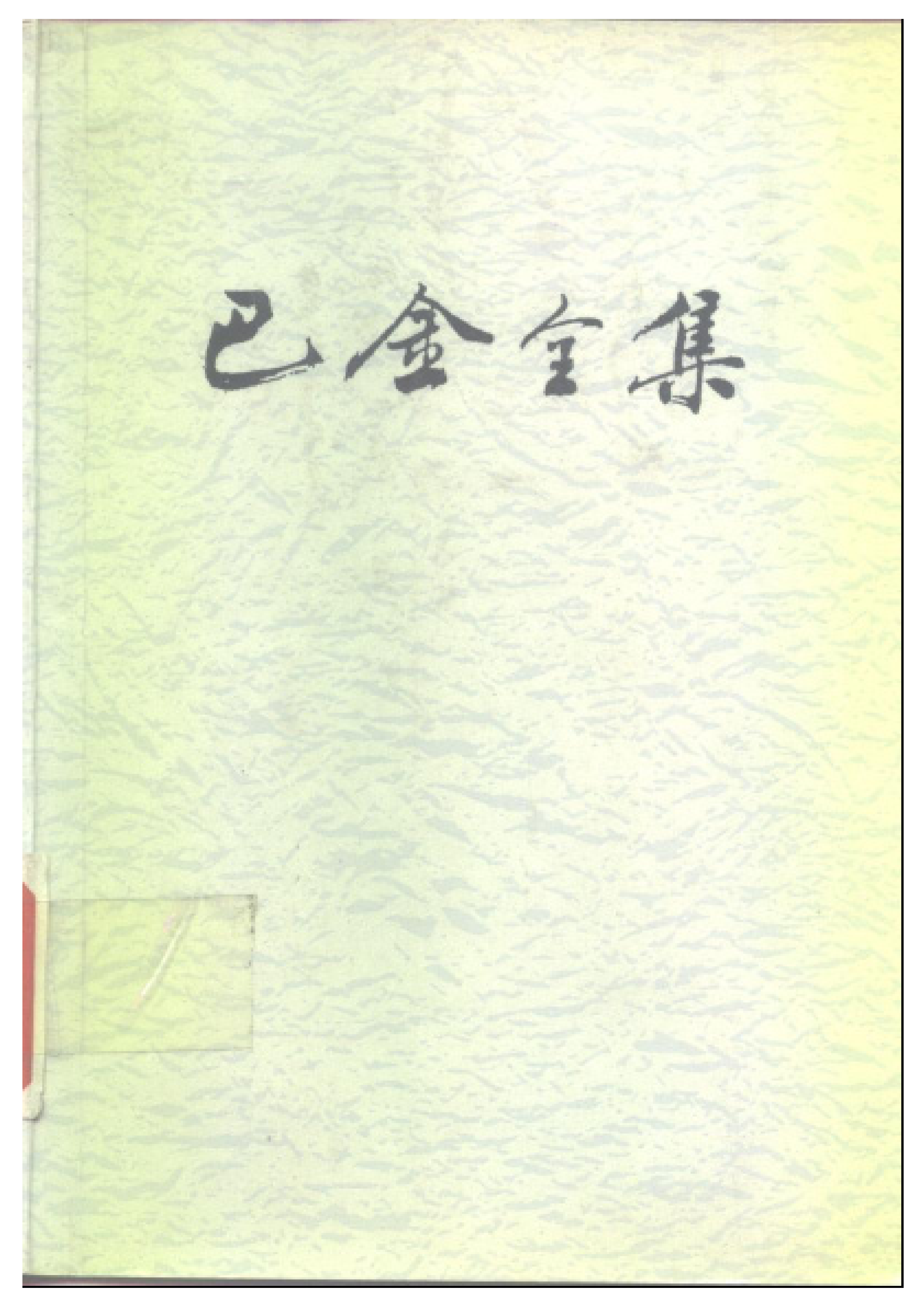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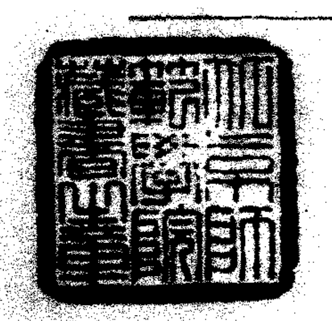
巴金全集

巴金全集

第九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巴金全集
（第九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9年北京第1版
1989年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02－000690－6/I·691
定价 5.90 元

目 录

光明

电椅

抹布

复　仇

《复仇》，一九三一年八月由新中国书局初版，迄一九三四年二月，共印行四版（次）。

序

每夜每夜我的心痛着，在我的耳边响着一片哭声。似乎整个的黑暗世界都在我的周围哭了。

我的心，我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颗心啊？

在白天里我忙碌，我奔波，我笑，我忘掉了一切地大笑，因为我戴了假面具。

在黑夜里我卸下了我的假面具，我看见了这个世界的真面目。我躺下来。我哭，为了我的无助而哭，为了人类的受苦而哭，也为了自己的痛苦而哭。这许多眼泪就变成了这本集子里所收的几篇小说。

这几篇小说并非如某一些批评家所说，是“美丽的诗的情绪的描写”。这是人类的痛苦的呼吁。我虽不能苦人类之所苦，而我却是以人类之悲为自己之悲的。我的心里燃烧着一种永远不能熄灭的热情，因此我的心就痛得更加厉害了。

虽然只是几篇短短的小说，但人类的悲哀却在这里面展开了。这里有被战争夺去了爱儿的法国老妇，有为恋爱所苦恼的意大利的贫乐师，有为自己的爱妻和同胞复仇的犹太青年，有无力升学的法国学生，有意大利的亡命者，有薄命的法

国女子，有波兰的女革命家，有监牢中的俄国囚徒。[1]他们同是人类的一份子，他们是同样具有人性的生物。他们所追求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青春，活动，自由，幸福，爱情，不仅为他们自己，而且也为别的人，为他们所知道、所深爱的人们。失去了这一切以后的悲哀，乃是人类共有的悲哀。凡是曾经与他们同样感到，而且同样追求过这一切的人，当然明白这个意思。

自然这几篇小说的写成，并不能减轻我心中的痛苦。我以后还会哭，也许我的眼泪还会变成新的小说。

可是现在我又要戴上假面具，要忙碌，要奔波，要笑，要忘掉一切地大笑了，——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人间。

巴　金 1931年4月。

① 《哑了的三角琴》的故事还是我从五六十年前的一本英文书里借来的。

复　仇*

一

这年夏天老友比约席邀请我到他底别墅去度夏。

我去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了几个客人。一个是医生勒沙洛斯，一个是新闻记者福拉孟；还有一位比叶·莫东，是一个中学教员，我跟他第一次见面。我们几个人都是单身汉。

比约席底别墅在一个风景优美的乡村。一条河流把全村围抱在里面。岸边有一带桦树林，点缀着许多家房屋，有的是中世纪式的古建筑物，有的又是现代的样式。绿的、黄的、红的、灰的、各种颜色的屋顶在夏天的太阳下面放射出奇异的光彩；有时候它们映在水里的倒影也似乎有了奇妙的颜色。水永远不停地缓缓流着，不论是昼和夜。有几夜，我因为读书，睡得迟。那时候似乎全村的人都睡着了，我很清晰地听见了流水底喁喁私语。可是在平日，这种声音是听不见的。我想，在起风暴的时候，水上一定会奏出美妙的音乐。可惜我住在那里的两个月中间，并不曾有过暴风雨。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〇年九月一日《中学生》第八号。

这里的礼拜堂大概很古老了，这是从褪了色的墙壁和钟楼底形状上看出来的。我不曾去过教堂。不过礼拜日早晨开始做弥撒时的钟声，我无一次不听见。严肃的、悲哀的声音从不远的地方传来，又慢慢地落进水里，好像被碰碎了似的，分散在水面；这以后它不再是严肃、悲哀的钟声，而成了低声的、微细的乐曲。这乐曲刚刚要在我底耳边消去时，悲哀的钟声又追了上来，把它完全赶走了。但是这个声音自己又撞在水面，变成了同样微细的乐曲。这样的音乐我非常喜欢。

可是我底几个朋友底趣味却跟我底趣味并不完全相同。医生和新闻记者爱打猎，比约席喜欢划船，莫东先生似乎没有什么嗜好。但是他爱写诗。他底诗，我并不喜欢，就像我不喜欢他本人一样。他底身体庞大、肥胖，有一个屠户所特有的大肚皮。两只脚又是长短不齐，走起路来一颠一跛，虽然用一根手杖撑住，也不能使他底屁股不向上耸。我当时有一种偏见，这样的人决不会写出好诗。

在这里我们底日常生活除了读书、打猎、划船、游泳、游山、散步之外，还有一件不能不提起的大事：闲谈。差不多每天傍晚，用过晚饭以后，我们都留在座位上，一面喝咖啡，一面谈论各种题目，来销磨这个夏天的夜晚。

傍晚时分空气很凉爽。我们底餐桌放在院子里，眼前是一片草地。晚风轻轻地吹起来。黄昏底香气包围着我们。白日的光线在黄昏中慢慢地飞去，让星子在黑暗中放出它们底光芒。在友谊的讨论中，在和平的环境里，我们底日子就这样幸福地过去了。

有一次我们不知道怎样谈到幸福上面来。对于平时职务繁忙的我，这样的生活就是很幸福的了。我当然表示出我底这种意见。新闻记者同意我底看法。

可是莫东先生却发出了奇怪的议论，他引了英国诗人布朗宁底话，说人生的至上善就在于跟少女一吻。① 诗人并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我们单看他说话时的那种梦幻的样子，就可以知道他这时候真正在梦想着少女底嘴唇。这使我们忍不住笑起来。

“人生底最大幸福就是看见正义胜利的时候，”比约席说，他是学法律的人，说这种话也不无理由。

后来轮到医生发表他底意见了。做医生的人总是以救人为幸福的，我这样想。

“复仇——”医生慢腾腾地说出这两个字。

“复仇？”我们都惊叫起来。

“是，我说最大的幸福是复仇，”他镇静地说。但是他又闭了口，好像静静地等候着我们底反驳。

我们都不发言，只是默默地带了疑问的眼光望着他。他似乎在沉思。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口解释他底意见。他底声音很镇定，但是里面仍旧有一点痛苦底味道，这说明他所说的话曾经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

二

复仇——不错，复仇是最大的幸福，我是这样相信的。

在两年以前，我到过意大利，在某小城的旅馆里我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晚上，我已经睡了，忽然一声枪响惊醒了我。过了一会儿房东跑来敲我底房门。我开了房门，看见她底惊惶的面孔。她惊急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她告诉我下一层的房间里有一个房客自杀了。

我连忙提起皮包跟着她下去，到了那个房间。可是已经迟了。

地上躺着一个瘦弱的青年。他底胸膛露了出来，偏左一点有一大团血迹，脸色白得像一张纸，喉咙不住地响。我俯下去听了他底脉，知道已经无望了。死已经来了。我刚刚站起来，他忽然睁开了两只血红的眼睛，口里说了一句："我是福尔恭席太因，"喉咙里再吼了几下，便死了。

这个人，我见过几面。我们虽然同住在一个旅馆里，但是在楼梯上遇见时，连"日安"、"晚安"也不曾说过一声。他底相貌非常阴郁，好像从来不曾有过笑容。我虽然常常想招呼他，但终于对他生不出感情。一直到这个夜晚我才知道他是福尔恭席太因。

福尔恭席太因这个姓，你们总该记得罢。他是曾经轰动全巴黎的鲁登堡将军暗杀案底凶手。他杀了鲁登堡以后就不知逃到什么地方去了。谁也不知道他底踪迹。难道他真是在这里吗？那么他为什么自杀呢？

我从房东那里知道他是一个名叫约翰·伦斯塔特的德国

---

① 见英国诗人罗勃特·布郎宁(R. Browning, 1812—1889)老年写的一首诗《至上善》(Summum Bonum)。

人。在这里住了半年多，在一个铁厂里作工。他没有朋友，也没有家属。他并没有什么嗜好，房里弄得很整洁，房钱到期即付，从不拖欠，倒是一个很好的房客。

我听了房东底话，便不敢相信这个自杀的青年就是刺杀鲁登堡的凶手。我想他也许是另外的一个福尔恭席太因罢。但是这时候我无意中看见他底衣袋里露出了一个纸角，我便把它抽出来。原来是一束文件。我只瞥见“福尔恭席太因底自白”几个字，便把它塞在寝衣底袋子里，房东似乎不曾注意到。

警察也来了，我除了回答一些照例的问话以外便没有什么事情。警察们忙着处置尸体。我便回到自己底房间里来。

夜已深，四周非常静。圆月挂在蓝天里，它底清冷的光芒从开着的窗户射进来，但是在屋内的电灯光下消失了。蓝天的意大利整个地睡去了，我这个异邦人却怀着激动的心情读那个全欧洲的人所想知道而没法知道的秘密。

福尔恭席太因底遗书很长，而且我现在也记不完全了，我只把大意告诉你们。他底自白大约是这样的。在下面的叙述中我自己可能加了一些话，但是大意总不会错，我现在仍旧用他底口气讲出来：

“我现在要把我底生命结束了。我想这是我现在唯一的出路，因为不能忍受的生活应该把它毁掉。不过我害怕以后会有人怜悯我，说我没有勇气生活，才去走死路，所以在临死前我决定写下我底自白来。

“福尔恭席太因这个姓一年前曾经轰动过全欧洲，被各国报纸称为‘最可怕的凶手’，被法国警察追缉，一般人都不知道他底行踪，这样的一个人现在却要无名地死在这里了。

“有些人也许会说我底死是在忏悔我底罪恶。其实我对于杀死鲁登堡的事，并不后悔。我所杀过的人除了鲁登堡还有一个叫做希米特的军曹。我一点也不悔恨。我以为我杀他们是正当的。

“三年前，我还在家乡。那时我刚同我底吕贝加结婚不几月。我们开设了一家杂货店，两人过活得也还幸福。

“然而在这个城里发生了所谓反犹运动，成立了专门的团体，由反动的军官指挥，先用各种宣传煽起种族的仇恨，然后发动大规模的烧杀抢劫。

“有一天我因事出去了，留下吕贝加在店里。我回来时远远地看见一个军官匆忙地从我底店里出来。他走过我底身边，轻蔑地望了我一眼，便向前走了。他底脸上有抓破的地方，军服也很凌乱。我忽然不自觉地感到灾祸底到来，便加速了脚步，跑进店里。我推开门，看不见吕贝加。我狂叫她，也听不见回声。我跑上了楼。

“天呀！她赤裸裸地躺在地上，满身都是血。我狂热地吻她底脸。她底脸，她底小手，都冷了。她底眼睛深闭着，并不睁开来看我最后一眼。我哭，我痛哭了许久。

“我忽然有了一个思想。我认得那个军官是希米特军曹。我马上跑了出去，到了司令部，要求见鲁登堡将军。鲁登堡将军接见了我。他听了我底请愿以后，并不说什么，只是微微一

笑，就叫两个兵士把我带出去了。

“我被他们关了两天，等我回到店里时，什么都没有了。我底东西被他们毁得精光。

“我没有家，我没有亲人，没有产业，连我所爱的妻子底遗体也没有了。这茫茫的世界中我还有什么去处？生活里没有一点可以留恋的东西。在我前面横着一条死路。我真想像许多失望的人那样，到那里去寻找安慰！

“忽然一个思想像一线光明似地射入了我底脑子。复仇，复仇！我似乎又找到一个生活底目标了。我还是要活下去的。在这个世界中我虽然没有一个亲人，但是我却有仇人呢！我要为复仇而生活。烈火烧着我底心，我以最大的决心宣誓要对希米特和鲁登堡两人复仇。我决不放过那两个刽子手。

“我虽然失去了我底吕贝加，但是我底复仇心也够使我生活下去了。忍耐也许是痛苦的事，但是一想到复仇，我就有力量了。我必须忍受一切以达到我底目的。

“我怀着这样的决心，离开了这个成了废墟的家。我并没有什么遗憾，在我什么都死去了。只有一个东西占据了我底整个思想：复仇。

“经过了短期的飘泊的生活，我居然弄到一个德国人底护照在这个城里做了马车夫。我过着极其刻苦的生活，一面锻炼我底身体，以便进行那个伟大的工作。

“天幸机会终于来了。在一个大风雨之夜，我把车停在一家大咖啡店门前，自己坐在上面打盹。已经很迟了，忽然一个粗暴的声音叫醒了我。我看见一个喝醉了的军官站在我底面

前。我打了一个冷噤。在这微弱的马车底灯光下，我认得这是我底仇人希米特。仇人底面容我一看就认出来了。

“我让他上了车，并不拉向营里，却把车赶向河边去。我底心里充满快乐，一路上正在打算怎样向他复仇。

“到了河边，雨势已经小了。我停了车，走下车来给他开了车门，说：‘到了，请下来罢。’他一摇一摆地走了出来，看见了河水，吃惊地问：‘这是什么地方？’

“我底手已经拉住了他底领口，我狂暴地叫起来：‘你这狗，可认得我？’——‘你？’他思索了一下，忽然眼里现出恐怖的表情叫道：‘你？——福尔恭席太因？’他似乎吓着了，身子也站不稳。但是我紧握着他底领口，一手扯开他底外衣，又从我底怀里摸出一把匕首来，在他底脸上晃了一下。

“‘放了我，饶了我罢，看在上帝底面上！’他一点男子气也没有，竟然向我跪下了。但是我底妻子底血使我忘记了一切。‘狗，现在我要拿你底血来洗我妻子底血了。’我说着就对准他底胸膛把匕首刺了进去。他哀叫了一声。在车灯底微光下我看见他底痛苦的挣扎和脸上那种难看的表情，我非常满意，我觉得我一生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幸福。雨点打湿了我底身体。但是我底心还很热。我抽出匕首，血跟了出来。我把匕首放在嘴唇边，用舌舐着刀叶，我把血都吃了。我不觉得有什么味道，只觉得热。我藏了匕首，把那个垂死的身体拖到岸边，抛进河里去了。

“雨势又大起来，在漆黑的天空中，看不见什么，他底身体马上就被浪花吞去了，一点踪迹也不留，一声呻吟也没有。河

岸上跟先前完全一样。这好像是梦，可是我底身子很热，唇边还有血底气味。

“我赶车离了河岸，一路上我唱着歌，心里非常快乐，觉得我是世间最幸福的人。我底仇人已经在我底手里死掉一个了。

“希米特失踪了，但没有一个人知道是我把他杀死的。不过我不久也就离开了这个城市，因为鲁登堡已经离开这里了。

“这三年来我到处跟着他。他到哪里，我也要到哪里。自然在他旅行是容易的；在我却很困难，往往因为筹旅费的缘故耽误了时间，等我赶到那个地方，他已经走了。我跟他到过来比锡，到过汉堡，到过柏林，到过维也纳，最后到了巴黎。三年来我历尽千辛万苦，做过种种的工作，每天只吃白面包，喝清水，但是我从没有一天失掉过健康和勇气。一个伟大的理想鼓舞着我，——复仇。一想到那个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而且是我底仇人的鲁登堡底死，我觉得这是莫大的幸福。为了这个未来的幸福，我就忘记了一切的痛苦和琐碎事情。

“到了巴黎以后，我买了一支手枪，到处探访他底踪迹。后来从一个犹太朋友那里知道他常常到日光咖啡店去。

“我每天出门时总要把那支装好子弹的手枪吻许久。有一天我果然找着他了。他一个人坐在咖啡店里面。

“我闯了进去，对他叫道：‘现在福尔恭席太因找着你了。’我连续发了三枪，我亲眼看见三颗子弹都打进了他底身体。他只是呻吟着。我却在一阵混乱中逃走了。这是我一生中最

快乐的时候。

“没有人捉住我，我到过比利时，到过瑞士，才到了意大利。我底姓名响遍了全个欧洲，可是我自己却依旧困苦地、无名地而且像一只狗那样被人追踪地活着。……

“我底精力渐渐地消失了。从前因为有仇人在，有复仇的事待做，所以我能够历千辛万苦而活着。现在呢，生活没有了目标，复仇的幸福已经过去。我没有家，没有亲友；在前面横着不可知的困苦的将来。工厂里的繁重的工作和奴隶般的生活，我实在厌倦了。我一个人不能够改变这一切。我决定把我的生活结束，因为我一生再也不会有那样的幸福了。”

三

医生说到这里，停了一会儿，把桌上的一杯咖啡端起来喝完了，又惋惜地接下去说：

“福尔恭席太因底遗书大概就这样完结了。我很对不起他，不曾把他底遗书发表，因为他底话虽是真实的，我虽然也像他那样相信复仇是最大的幸福，但是人们互相仇杀的事在我看来终于是可怕的。难道除了复仇以外，我们便找不到别的道路吗？……譬如宽恕，不更好吗？……”

“我倒劝你把他底遗书交给我发表，这样就可以把鲁登堡事件底悬案解决了。你把福尔恭席太因底秘密永远藏在你底心里，又有什么好处？”新闻记者热心地说。

医生在沉思，还没有答话，比约席开口了。他严肃地、决

断地说："在现在，除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外，还没有别的路。"

路，我想是有的，不过他们不想走罢了。至于路是什么呢？在我也只有含糊的概念。

奇怪的是医生既然相信复仇是最大的幸福，却又说起宽恕来。这不是很矛盾的吗？

我们都在思索，大家不再开口。我默默地抬起头，望着繁星在深蓝的天空中飞舞。

1930年。

不幸的人*

一

还不到五点钟，太阳已经落下去了。

从美观旅馆底第五层楼上我看见了海滨底全景。青白色的水波上闪耀着千万条金光。斗大的红日逐渐被水波吞下，一面还射出强烈的光芒，给几片紫色的云镶上了一道金边，衬上了一层金底。太阳愈往下落，它底光愈强。最后它完全被水波吞没了，于是从水波里放射出万道夺目的霞光，但是一瞬间光芒又淡了。几片粗大的云已经逐渐散去，被淹没在金光里。天边横着五颜六色的带子，青色、红色、灰白色、蓝色、金色、黑色，成了一片，很难分辨出各个的边际来，而且它们一直在动着、变着，在一分钟里面又换上一个样子。光不住地淡下去。同时暮色也使人看不见地偷偷走过来。天边，黑色紫色的浓云幻成了各种形象，人啦，物啦，兽啦。这些形象也是随时改变，互相替换，时而兽变为人，时而人变为兽，或者兽变为物。青色的天淡得差不多没有了颜色，云也不停地消散。谁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〇年十月十六日《现代文学》第一卷第四期。发表时题为《苦人儿》。

都知道夜快要来了。

我一个人立在五层楼上的一扇窗前，默默地观察着这个迅速而奇妙的变化。我在思索我底童年。我底失去了的幸福的童年。我从这些变幻的云里看出我过去的一切。那些人、物、兽不都是我幼时的伴侣吗？

忽然一阵提琴声送到了我底耳边。声音很凄凉，像是在向人诉说什么哀怨。我不自觉地用眼光去找寻这个声音来的地方。

在下面是一条大街，就是叫做海滨街的。右边不多远，有一个小的广场，中央立着一个铜像。就在这个广场上我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穷音乐师在拉提琴，周围有寥寥的十几个听众。我走下楼去了。

几分钟以后我便立在那个音乐师底面前。我对于音乐是一个门外汉，不能够批评他拉得好不好，不过提琴声使我很感动。这是一只破旧的提琴，他拿着弓满不在意地拉着。他拉得很纯熟。枯瘦的手微微地颤抖着。他微微闭着眼睛，面容憔悴、苍老，飘蓬的头发已是灰白色了，还盖着一顶破旧的礼帽。

我看他底脸，听提琴底声音。我不知道他拉的是什么曲子。不过我似乎懂得这是哀诉一个人的不幸的遭遇：一个人无可奈何地听凭命运底颠簸，忍受一生的痛苦，找不到一条反抗的路，现在还带着满身的创伤，到处飘泊，连一个安息的地方也找不到。

他底嘴唇微微地一张一闭，我知道这里面一定隐藏了一

段伤心的故事。我愈听下去，愈同情他，同时还起了一种好奇心。我很想知道他底身世。但是我又怕问他。

提琴底声音突然停止了。他揭下帽子，在稀少的听众面前走了一转，到了我底面前时，我看见里面只有一些二十五生丁的铜币，便从怀里摸出两个法郎丢进去。他看了我一眼，露出感激的颜色，连说了两声“多谢，多谢”。

听众散去了。我也沿着海滨信步走去。但是我走不多远，一种无名的悲哀又抓住了我，耳边仿佛听见刚才的提琴声。我觉得心里不大好过。我也说不出是为了什么缘故。我底忧郁性是与生俱来的，甚至在远渡重洋到了异国以后也不能够把它摆脱掉。我既然没有兴致，便不再往前走了。

在归途中我又走过铜像前面，我看见那个音乐师还坐在像座脚下，双手捧了埋着的头，提琴放在怀里。他好像缩做了一团似的。

我又走到广场上，站在他底面前，默默地把他望了片刻。我拍了拍他底左肩，叫了一声“先生”。

他慢慢地放开手，抬起头望了我一眼。他颤抖地拿着提琴立起来。

“先生，你愿意到我那里去喝杯茶吗？”我不等他开口，先说出这样的问话。

他摇摇头，做出要走开的样子。但是我一把握着他底左手，一面说：

“为什么不去呢？我就住在这个美观旅馆里面。我知道你很疲倦，喝杯茶，休息一下，不好吗？”

他底血红的眼睛像针一般地向我底双眼刺来。然后他底左手便翻过来把我那只手紧紧地握住，努力说："先生，我答应你了，真是多谢得很。"

我们同进了美观旅馆，我引他进了我底房间。我煮好茶，斟了两杯，端一杯放在他底面前，给他放了三块糖，我们就对坐在一张小圆桌旁边喝起茶来。

他渴极了似地，把一杯茶喝干了，称羡地说："真好啊，这样的茶我一生也不曾喝过！"

"那么，请再喝一杯罢，"我满意地拿起壶又给他满满地斟了一杯。

"那真是多谢了，"他好像在享用盛馔似地做出感激得了不得的样子对我谢道，笑容像一道光似地掠过了他底脸。

"听你底口音，你好像也不是法国人，我可以问，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吗？"我这样地问。

"不，我不是法国人。我是意大利人，"他诚恳地回答我。随后他又感伤地加了一句："在那边人们都叫我做 Poveretto①。"

他不作声了，慢慢地喝着茶。

"请恕我失礼，我可以请你把你底身世告诉我吗？……我想，你一定有一段伤心的故事，我想你一定有什么隐痛，难道我不可以给你帮一点忙？"这样的话确实是从我底心里出来的。我自己也非常感动。我底眼睛也润湿了。

---

① Poveretto：意语，不幸的人的意思。

我底话，我底态度一定感动了他：虽然他起初不说什么，但是他随即把双手从圆桌上伸了过来，紧紧地握着我底右手，他跟自己挣扎了一会儿，然后声泪俱下地说：

"上帝保佑你！我一生也不会忘掉你的。只有你，我一生中，只遇到你一个人对我这样和善。……啊！感谢上帝，在我快要结束的几十年的岁月中，我究竟遇见了一个好人。……好，我要去了。愿上帝保佑你！"他放下我底手，站起来，戴上帽子，拿起提琴向着门走去。但是走到门口，刚把门打开，他忽然又关了门回来。他仍旧把帽子和提琴放在一把安乐椅上，自己又拣了原位坐下来。这其间我带着莫名其妙的感觉默默地看着他做这一切的动作。

"我何苦死守着我底秘密！还是把它付托给一个真实的人罢。自己也可以安心一点。今天我找到一个真实的人了。"他这样地开始了他底叙述，并不管我有什么话要说，就一个人独自说下去，很热烈地，愤激地，说下去，好像那件事情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二

我生在皮德孟特的一个小城里。我两岁的时候母亲就死了，剩下贫苦的做鞋匠的父亲把我养活到十九岁。

这个小城是一个多阳光的地方，四围有一带美丽的小山。我年幼时曾到本村小学校里读书。学校里有一个我所爱的美丽的女孩，姬素巴·麦林洛姑娘。

麦林洛姑娘比我年轻一岁，但她底聪明却是全学校的人所不及的。她底功课样样都好，先生们都称赞她。她一点儿也不骄傲，时时帮助我。我本来天资愚钝，得到了她底帮助和鼓励，却也发狠用功，所以成绩并不坏。在全学校中她同我最要好。她总是爱同我一道玩，不是把她底玩具分给我，就是把她从家里带来的糖果给我吃。

她底家里很有钱。父亲虽然早死，可是男爵夫人底别墅还是我们这个村里最华丽的新建筑物。那个中世纪城堡式的大厦骄傲地俯瞰着马格拉河，对岸是一带树林，有一道石桥可以通过。

每天放学以后，有时有一个保姆来接她，有时便是我送她回去。学校离别墅不远。不过我们时常走过石桥到对岸树林里去玩，或采摘花朵，或做各种游戏。

孩子底心里并不知道人间有阶级。我们忘记了她是一个男爵夫人底女儿，我是一个穷鞋匠底儿子。我们只知道一个是男孩，一个是女孩罢了。我爱她，她也爱我，我们两个在一起玩时，彼此都很幸福。

可是人们不愿意这样。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我们两人底亲密关系被她母亲知道了。男爵夫人不许她再和"臭鞋匠底儿子"往来。每天一到放学时节，那个永远穿着黑衣服的老保姆就来把她接回去。那个老妇人总是用憎厌和轻蔑的眼光看我，她不许我和麦林洛姑娘说一句话。我不敢跟她争执，好像自己生在贫家就犯了罪，没有面目见人，跟人争论。这个经验我以后有过不知若干次。可是第一个给我这个教训的人却是

那个老保姆。不过甚至到了今天，甚至到了临死，我依旧坚决地相信，我底父亲一辈子都是很正直，很诚实的。我做他底儿子，没有一点辱没我的地方。

每次她和那个老妇人坐上马车回去的时候，不管马底急走，不管老妇人底责骂，我总要追上去，因为我看见她掉过身子不住地叫我，对我招手。

从那个时候起，忧郁便来侵蚀我底心了。我常常拿"为什么贫穷就是罪恶"这句话来问父亲。年老而终日劳苦的父亲只是含着泪叹息，一面拿锤子用力把一根一根的铁钉敲进鞋跟里去。他底头发一天一天地变得更灰白了。

我自己常常一个人到她底别墅对岸的树林中去徘徊；我采摘了许多野花，第二天便带到学校去送给她。

不久我们连见面的机会也没有了。我们修完了小学的课程。我进了中学，这是依照父亲底愿望，父亲宁愿自己过得很苦，要让他底儿子将来做一个有学问的人，不再被人笑骂为"臭鞋匠底儿子"。她呢，听说，她底母亲请了家庭教师在家里教她读书。

我在中学里最初两年中间虽然看见了许多新奇的事物，足以使一个青年感到愉快的，但是过去的伤痕依旧不曾治好。我想到她，忧郁便侵袭来了。

两年很容易地过去了。在我底生日那一天一个年轻女人送了一件东西到父亲底店里来。这是一只提琴，另外有她底一封长信。她说起这两年在家中的生活是如何寂寞，她底母亲和哥哥对她如何不好，她怎样想我。她又描写她底几个家

庭教师底趣事。她最后说，因为我从前常常说起想买一只提琴，但是看见父亲经济困难不敢开口，所以她买了这只提琴做我底生日礼物。她说，这件事她做得很秘密，家里的人都不知道，全亏这个送信的女仆帮忙。这个女仆很可靠，以后她还有办法使我们见面。

这只提琴把我底全部悲哀都驱散了。几年来我所渴望的东西得到了，而且还是她送给我的。我不知在提琴上面吻了多少次。我开始拉着提琴底弓，它发出非常可爱的声音。我不能忍耐地等着跟她见面。

又过了一些时候，有一天傍晚那个女仆来了。我和她同去别墅。她引我从后门进去，经过曲折的路，到了花园的一角。一带冬青树的短篱遮掩住一条长的石凳。一株大树耸立在那里，树枝向四面伸出，使人看不见天空。对面是一个喷水池，池畔有几棵树。再过去有一个斜坡，坡上是一带小树林。房屋就在树林外。我们那里的天气素来很好，特别在黄昏时分。女仆叫我坐在石凳上等候。她绕过喷水池，穿过树林去了。

黄昏的空气挟着草木底芬芳把我包围住了。四周没有人声。我疑心是在做梦。然而她来了。

她真像一个梦里的白衣仙女。两年多的分别使她出落得更苗条、更漂亮了，她简直长成了一个美丽的少女。

“路易基，你果然来了，”她快活地向我跑过来，投在我底怀里。

我们坐在石凳上，一面谈着别后的一切，一面看见圆月从

树林里升了起来。我们分别的时候，明月已经高挂在天空中了。

此后我们每一星期至少总要这样地会见一次。我们过得很幸福，但是这样的幸福也是不长久的。不到半年的光景就什么都完了。

有一天晚上我到别墅底后门去时，给我开门的却是另一个女仆。我觉得奇怪，因为她曾经告诉过我，在她底家里只有一个女仆是忠于她的。但是我也照平时那样地进去了。

我坐在石凳上并不等多久，就有人来了。来的并不是她，却是几个男人。我知道事情坏了，连忙站起来，正要走开，但是他们已经到了我底面前。

“你这个臭鞋匠底儿子！你敢同我底妹妹讲恋爱吗？她，一位男爵小姐！”一个穿着很漂亮的年轻男子恶狠狠地对我骂道。

“先生，你不知道，她爱——”我诚意地向他解释。他不等我说完，就暴怒地叫起来：

“你们这般穷鬼还懂得什么爱？”一记耳光打在我底右颊上。“你想我底妹妹真正爱你吗？”

我不能再忍耐了，便动手还击，并不管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单是他一个人跟我相打，我也许会打赢他。可是那几个男人一齐上前来帮忙了。

我终于被按倒在地上，拳和脚不停地在我底头上、身上落下来。……

我醒过来时，发觉自己在家里。父亲一面在做鞋，又不时

放下工作到我底床前来看我。他对我垂泪。

“儿啊，请原谅我，我不该使你生在我家来受苦，”他底呜咽使他不能再说下去。我抚着满身的伤痕，痛得要转动身子也不能够。我拿什么话来回答他呢？我也只有哭，我愿意我这一次会死。

然而我们穷人是求死不得的。不到一个月光景我已经痊愈了，身上的创痕好了，可是心上的伤痕是永不能治愈的。更不幸的，是父亲经过了这次事故以后更衰老了。他不但不责备我，反而像他亏欠了我什么似的。他时常一个人喃喃自语，或者暗地哭泣。不过几十天的光景他就病了，在病床上整整睡了一个月零五天就永闭了他底双目。他底最后的话，依旧是：“儿啊，请原谅我，我不该使你生在我家来受苦。”

我听见他半带哭声、半喘气地说出这样话的时候，我底心好像被千万根针刺着一般。我哭不出声来。只要能够使他多活一天，我愿意交出我以后的几十年光阴作为代价。我拚命地狂吻着那只逐渐冷了的手，我挣扎了好久才迸出了一声：“我底正直而诚实的爸爸！”可是他已经听不见了。

我埋葬了我底父亲以后，也不继续进学校了。我决定离开这个地方。我卖掉了父亲剩下的东西，带着这只唯一的提琴走上了飘泊的路。

麦林洛姑娘在我底心里也死了。我知道我这个臭鞋匠底儿子是不配同男爵小姐恋爱的。我们穷人底爱不过是富人底玩具罢了。我想恨她。但是我总觉得她可爱。我想卖掉这只提琴，可是我太爱提琴本身了，终于舍不得离开它。

我先到邻近的一个城市，在那里一家大旅馆里做一个茶房。这种生活很苦，而过去的回忆更使我痛苦。我决定不要想她，可是我不能不想她。每晚空闲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躲在家里拉提琴，因为我底伴侣如今就只有这只提琴了。

某一天我意外地在街上遇见了她底女仆。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麦林洛姑娘死了。"

我邀她到一个咖啡店里，要她告诉我详细情形。满屋的热气和闹声并不能驱散我们底悲哀。她含泪诉着，我含泪听着。

原来我们底事被她底哥哥知道了，她底哥哥要她跟我断绝关系，她不肯。他便同母亲商量好把她送进修道院去，同时设计痛打了我一顿。

修道院底生活简直就是监狱底生活，她在那里面没有自由，也没有生趣。不到一年她就恹恹地病死了。修道院后面墓地上多了一个坟墓。外面没有人跟她通过消息，所以她最后一年的生活以及她临死的情形并没有人知道。

"是我害死了她，"我离开那个女仆以后，就一直这样地想。过去的一切重重地压在我底心上。我痛悔，我痛哭，我在哭她，我还在哭我自己。

我不能再像这样地做茶房活下去了。我又带着提琴走上飘泊的路。我走遍了全意大利。我有时也做工作。找不到工作我就拉这只提琴讨面包吃。后来我就成了这样的一个穷音乐师。

从那时候起笑容就不曾出现在我底脸上。讨饭的生活并不是愉快的，况且靠了我这拙劣的技艺。但是我底悲哀太大

了，要不这样，便无法获得片刻心境的安宁。我觉得自苦便是消除自己罪孽的唯一方法。我不是为生活而活着，我是为受苦而活着的。

在意大利，人们都叫我做Poveretto。不错，我是一个不幸的人，一个可怜的人。这二十几年来只有这只提琴是我底唯一的伴侣。我没有家，我没有休息的地方，到处飘泊，受人白眼，被人轻视，从来没有一个人拿和善的态度对待过我。所以我在四十几岁竟然衰老到了这样。

这样的生活我不知道是怎样过下去的。老实说这二十几年来我连一次也没有笑过。有时候觉得生活的担子太重了，我真愿意死。然而死也拒绝了我。我跨过阿尔卑斯山，旅行过欧洲各大城，历尽了千辛万苦，有几次病倒在异国逆旅，但是终于没有死。我不知道还要飘流到什么地方去，要到了什么地方我才能够找到一个归宿地。可是这样的生活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

上帝啊，请给我以休息，……永久的休息！

三

他说完这个故事，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夜色从窗外窥进来，房里完全黑暗，黑夜早已来了。我完全被他底故事抓住了，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在街上汽车吼着、驰着。屋子里却是闷得死人一样的沉寂。我听见他底急促的呼吸，我无精打彩地站起来把电灯扭燃。

我看见他倒在椅子上双手捧着头似乎在哭。他忽然放下手站起来，戴上帽子拿了提琴，对我说："我走了。先生，再会罢，愿上帝保佑你！"

"不，你不要走，我们一起出去到餐馆里用晚餐罢，想必你也很饿，"我看见他要走，便诚恳地挽留他道。

"不，谢谢你底好意，……我已经很满足了。二十几年来从没有人对我这样和善的，"他紧紧地握着我底手，他底眼角已经有了两颗大的泪珠。"我至死也要保留着这个记忆。这两杯好茶，多么甘美的茶啊！……再会罢！"

我知道他是留不住的，但也再一次劝他道："何必这样客气，一餐也不算什么。你不看见我也是很孤寂的吗？"

"谢谢你，……我已经拜领过你底赐与了。……再会罢，愿上帝保佑你！"

这一次他说再会，却不用 au revoir①，而用了 adieu②。他微笑地向我再点了一次头便走了。我望着他关了门，听见他慢慢地走下楼梯。我走到窗前，过了一会儿才看见他底颤巍巍的身子走在灯光辉耀的街上。他缓缓地走着，走过了广场，还把头掉过来望一下，然后向前走了几步，就转了弯不见了，好像是被一阵风吹去了一般。

我痴呆似地站在窗前。口里不住地念着刚才学会的这个意大利字：Poveretto，并不管拼音念得是否准确。

1930 年。

---

① au revoir：法语，再见的意思。

② adieu：法语，别了的意思。

洛伯尔先生*

你底倩影在田畔出现时，
星儿收敛了它底光芒，
夜莺停止了它底歌唱，
月儿羞惭地遮了面庞，
羞见你那娇美的模样。

你好像穿着金色衣裳，
你好像沐着圣洁的光，
你走一步啊，
紫罗兰的香雾便在你四周荡漾。
在这时候啊，
我真是快乐无疆！

月儿再露出她底面庞时，
正照见我送你回到你底家门。
我底眼里还留着你底倩影，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〇年七月十日《小说月报》第二十一卷第七号。

你底接吻还在燃烧我底嘴唇，
我忘记了归途的寂寞冷静。

我呆呆望着天，
天使我记起你底面容，
我呆呆望着海，
海使我想起你底爱情。
可是天啊，不及你底面容清，
海啊，它也没有你底爱情深！
…………

正是在傍晚时分，洛伯尔先生又唱起他底歌来了。

自从我知道洛伯尔先生以后，这首歌我不知道听见了多少次。不仅是我，恐怕附近一带的居民也是如此罢。

老实说，洛伯尔先生是不会唱歌的，他底颤抖的、枯涩的低音很难听。听见他唱歌的人总要嘲笑他。

"洛伯尔先生，你唱得真动人啊！你把我女儿底心都引动了，"有的男子说。

"洛伯尔先生，你再要唱下去，我可要抛了我底丈夫，跟你跑了，"有的妇人说。

然而洛伯尔先生只是颤巍巍地摇头叹息道："我老了，老了！"于是人们大笑起来。

洛伯尔先生的确老了。他至少有五十岁。头上只有寥寥几根灰白发，一脸都是皱纹，两颊陷了进去，背也驼了。可

是两只眼睛还射出光来，好像里面有一种不可扑灭的火焰一样。

他没有家，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他住在我们学校对门的一个人家，他租了一间小屋。白天我们很少看见他出外。每天傍晚他照例要在学校后面的河畔田边散步。

我底家就在河畔。我们还有一块小菜园，平日吃过晚饭后我总要跟着妈妈在菜园里工作。我底父亲在一年前死了。

这个时候我看见洛伯尔先生扶着手杖走过，他照例给我们道个"晚安"，又向前走了。不出几分钟，洛伯尔先生就走过桥，在对岸白杨树下一块大青石上面坐下，唱起他底永远忘不了的歌。

你底倩影在田畔出现时……

"妈妈，你听，那个讨厌的洛伯尔先生又在唱歌了，"我向母亲大声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很讨厌洛伯尔先生。他对我很好。可是我反而更加讨厌他。他有时候给我道"晚安"，我理也不理他。我不喜欢他，大概因为这首歌的缘故。一则，他唱得那么难听；二则，他在那样的年纪不配唱这首歌。我想，像他这样的人居然还有女人爱他，那比我们前任校长底妻子跟着学监逃走的事情奇怪得多了。

"雅克，你为什么这样不高兴洛伯尔先生？他是个很可怜的老人，"母亲常常替他辩护。

"妈妈，你听，他唱得这么难听，这个老流氓，真不害羞！"我不高兴地争辩说。

母亲突然放下了浇水器，走到我底身边，紧紧地握着我底手。“孩子，亲爱的，答应我不要骂人。你还年轻，不懂得世间的事。你要相信妈妈底话，洛伯尔先生是一个很可怜的人……”我觉得母亲底声音有点古怪，我抬起头望她底脸，她底眼泪正落下来，落在我底脸上。母亲哭了。我紧紧地抱住她底身子，着急地说：“妈妈，你哭了，为什么？”

母亲也紧紧地抱住我，默默地过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说：“我想起了你底爸爸。”停了片刻，她又说：“雅克，亲爱的，答应我，你要做一个好人。”

“妈，我答应你，”我不假思索地说出来，同时对母亲感到无限的亲爱。

母亲放了手，说：“洛伯尔先生底歌声里有眼泪啊。”她又去拿浇水器了。可是她好像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出来似的。我想也许她要说洛伯尔先生有神经病罢。

这个晚上母亲照应我睡下以后，忽然流下眼泪紧紧地抱住我，吻我底脸。她接连地问：“雅克，你爱你底妈妈吗？说，是不是？”

“妈妈，我爱你，我只爱你一个人。”

“你说，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你听见什么关于妈妈的话，你依旧像现在这样爱你底妈妈吗？是不是？”

“是，无论如何我总是爱你的。”

母亲在这个晚上有点精神失常的样子，但是第二天她又跟平日一样了。

日子依旧照常平淡地过去，洛伯尔先生依旧照常唱他底

“你底倩影在田畔出现时”的歌。

别人依旧嘲笑他，可是我答应了母亲不再骂他“讨厌”了。而且我学会了他底歌。不知道为什么在母亲面前我不敢唱这首歌，可是背开了母亲我就常常学着洛伯尔先生底调子唱起来，我自以为唱得比他好。

我很骄傲自己比洛伯尔先生唱得好，因此总想找个机会唱给他听听，使他羞愧。可是他白天不出外，傍晚我要跟母亲在菜园里工作。

有一天放学早一点，我一个人跑到洛伯尔先生底窗下唱起这首歌来，因为他住的屋子是面着街的。我刚唱了三句，洛伯尔先生便在楼上打开窗户，伸出他底头。他底脸上带着一种惊讶而忧郁的表情。

我一看见他底头，连忙跑开了，一路上还高兴地大声唱下去。

“雅克，好孩子，这里来，”他底颤抖的声音在我底后面追来。这声音似乎有点凄惨。我几乎要站住，但是我终于走开了。自己心里很满意，只是不敢让母亲知道。

这以后洛伯尔先生对待我似乎更加和善。我也渐渐不觉得他讨厌了，他虽然照常坐在青石上唱歌，但是我也不觉得歌声难听了。他在河那边唱歌的时候，我也在河这边暗暗地和着。

这时正是初夏。白杨树叶随着晚风颤动。空气里充满着麦子和草底香气。太阳已经落了下去，夜还没有来。河畔的草昂着头等待夜底来临。天色已经渐渐黯淡了。但是坐在青

石上的洛伯尔先生底轮廓还看得分明。他在这一幅黄昏底图画里显得很美丽。他忘记了自己似地唱着歌，好像歌中人就在旁边静听一般。忽然平静的水面被扰乱了，一只小船从后面流过来。船里有一对青年男女。男子摇着桨，女子坐在对面。她底清脆的笑声把洛伯尔先生底歌声打断了。

"你底接吻还在燃烧我底嘴唇，"男子带笑地大声唱起来。

女子忽然止住笑向男子扑过去，男子放下桨抱住她底身子。船缓缓地流过去了。我再往对岸看，洛伯尔先生已经不见了，我奇怪这一晚他为什么回去得早一些。

某一天傍晚忽然出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洛伯尔先生底歌声听不见了；对岸青石上也没有他底影子。

"妈妈，怎么洛伯尔先生今晚不来呢？"我挂念地说。

"他大概有事情罢，"母亲不在意地说。

第二天晚上又不见洛伯尔先生来。

"妈妈，洛伯尔先生今晚又不来了。"

"他大概有事情罢。"她过了一会儿又说："他该不会生病罢，"接着她又反驳似地说道："不会的，他明天晚上一定来。"她露出很关心的样子。

这两天母亲底心里好像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可是第三天傍晚又不见洛伯尔先生底影子。

"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母亲自语道。我们依旧忙着工作。

忽然母亲拉住我底手，急急地说："雅克，你去看看洛伯尔先生，他一定病了。"

我也不问什么，就听从母亲底话，走出菜园，向洛伯尔先生家去了。母亲还在后面嘱咐："你要早些回来。"

天黑了。路灯也燃起了。我踏着路旁的软草，转过学校底背后，走到洛伯尔先生底家。好奇心鼓舞着我，我走得很快，我好像在奉行重大的使命一般，所以路上遇见老学监的时候，也几乎忘记行礼道"晚安"了。

洛伯尔先生底房间我是知道的。我匆匆地走上了楼，走到他底门前，在门上轻轻地敲了两下，没有应声，便又重重地敲了两下。

"进来，"从里面传出来这个微弱的声音，我听得出是洛伯尔先生底声音，便推开门进去。

在电灯光下我看见洛伯尔先生躺在床上。他见我进来，抬起头惊奇地望了我一眼，说，"孩子，你来了。好，我知道你要来的。有三天不看见你了。……没有什么，不过……不过身体有点不舒服。"这些话差不多是一口气说出来的，他说了，又倒下去，好像力竭了似的。人更瘦了，但是眼里还有光，脸色是红红的，嘴上带着笑容。大概他喜欢我来看他罢，我想。

"洛伯尔先生，你病了，不要紧罢，我们三天没有看见你了，很挂念的，"这些话都是从我底心里吐出来的，我差不多快流眼泪了。

他叫我坐在床前一把椅子上。他伸出两只瘦得只有皮包骨的手把我底左手握着，露出感激的样子，一面说："好孩子，谢谢你底好心，愿上帝保佑你。我睡在这里，没有一个亲人，一个朋友，只有房东有时还来照应照应。你是我底唯一的朋

友了。"他放开我底手，歇了一会儿忽然又叹息地自语道："青春真可爱啊！真美丽啊！……我老了，老了。"

"洛伯尔先生，你明天就出去散步罢，这几天天气很好。"我找不出别的话来说。

"青春真美丽啊！"他又重复说了一句，然后翻了翻身，再握着我底左手，安慰地说："你觉得在这里没有趣味吗？"他停了片刻，忽然下了决心似地说："好，我给你讲个故事罢。"但是他底嘴又闭上了。

他放了我底手，闭上眼睛思索了一会儿，忽然睁开双眼，像从梦中醒过来似地望着我，一面慢慢地讲起故事来：

"从前在某一个城里有一个不出名的音乐师。他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没有家庭，虽然还不到四十岁，就已经显得很衰老了。离他底家不远，有一所卖花店，他到中学里去教音乐，总要从那里经过。

"卖花店底主人是一个老太婆。她有一个女儿，那时还不到二十岁。她底相貌算不得十分美丽，但是她有一对非常可爱的眼睛。音乐师每次经过卖花店总看见她立在门前。他们起初只打招呼，道一个'日安'，后来他便时常进她底店里买花。在那个少女底天真无邪的心中也许没有什么，可是音乐师却爱她快要到发狂的程度了。他设法引诱她，跟她谈爱情，时常同她一道去跳舞散步。他在她底身上花了许多钱，可是并不曾买到她底爱。因为少女说他老了。但是后来有一天他居然骗着少女同他干了一次犯罪的事。以后少女就答应嫁给他，虽然她并不爱他。"

他说到这里，便停住了，过了一刻，才慢慢地继续说下去：

“可是她底母亲知道了这件事。一定不许她嫁给音乐师。音乐师却得到了少女的同意：两人秘密结婚，然后一起逃到别处去。音乐师把一切都准备好了。然而到了约定的时间，少女却失了信，也许是她底母亲知道了这个计划，阻止了她。音乐师一个人走了。

“他在外面飘泊了一些时候，然而无论到什么地方他总不能够忘记那个女子，他总不能够消灭他对她的爱情。过了一年，他便回到故乡，可是少女已经不在那里。据说她嫁了人，而且生了儿子了。这个孩子其实是音乐师底儿子，只有音乐师和少女知道。

“因为这件事，音乐师感觉到自己对少女犯了一件大罪。他始终爱她。他决心去找寻她，求她底宽恕。从那个时候起他又离开了故乡，带着痛苦和悔恨，走遍了整个法国，到处去找寻她底踪迹，可是连一点影子也没有找到。最后他便飘流到我们这个城里来。他已经是又老、又弱、又苦的人了。他的神经受了大的刺激也失了常态。他不能够再动身到别处去找她了。他知道，他在世的时间是不会久的了。

“他知道她到死还会恨他，所以他想在未死之前见她一面，跪在她底面前求她底宽恕，或者见着他底儿子，也求他底饶恕，以便放下他背上那个痛苦的十字架，那么他将来也可以安心地死去。

“他一天一天地唱着他从前为她做的那首歌，希望它会把

她招回来。可是他的努力也没有用。上帝底责罚太严酷了。”

他愈说，话愈急，好像害怕谁阻止他说下去似的。他底眼睛里射出强烈的火焰，这里面燃烧着痛苦与悔恨。他接连地喘气。

“上帝啊，你底责罚太严酷了！”他忽然撑起半个身子叫道。

一阵恐怖的感觉抓住了我。我不禁大声问：“那个音乐师是谁？”

“他现在就要死了，……你还不明白吗？”他狞笑道。“玛丽—波尔啊！……”

“你说什么？”血在我底全身沸腾，我底身子战抖起来，我疯狂地问。

“玛丽—波尔……那个少女底名字，”他昏迷地说，眼光开始散乱了。

天呀！

“玛丽—波尔？……那么你底儿子，不，……她底儿子今年不是十四岁吗？”我希望他回答我不是。

可是他已经倒在床上说不出话来了。

我疯狂地摇撼他底身子，他底头，一面大声问：“你说，是不是十四岁？快说！”

他被我摇了好久，忽然睁开眼睛，痛苦地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便把眼睛闭上了。这一次是永远地闭上了。

我伏倒在他底身上，大声地哭起来。……

你可曾听见河上的歌声？

它是多么温柔，多么动人！

…………

几个年轻人唱着《印度支那的夜》的流行歌曲在窗下走过去了。

1930年。

房东太太*

一九二四年的冬天到了。算起来，我来法国已将近四年。飘泊的、困苦的勤工生活把我底身体弄得瘦弱不堪，从前出国时那种求学的雄心渐渐地消磨尽了。四年的成绩不过是手上添了几处伤痕，身上添了一些病症。家中的母亲还时时来信问我底身体怎样。我能够把我现在的情形告诉她么？

最近因为怕弄瞎眼睛，怕砍掉手指，我毅然地辞去了哥伦布人造丝工厂的工作，在巴黎郊外凡尔登街四十五号的住处过了半个多月安闲的日子。然而我过去积蓄的那一点点工钱看看就要用完了。我不得不再到资本家那里去讨一点工作。老实说，讨一点剩饭。于是每天绝早，我便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扭燃了电灯，匆忙地穿好衣服，洗了脸，冒着朔风，跑到赛纳河边各工厂底门前，寻找一个能够购买我底劳力的主顾。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我已经踏遍了赛纳河边的衰草，靠遍了各工厂招工处底大门，认熟了通巴黎大道的车迹，然而依旧是一无所得。

有一天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哥伦布，走过福士饭店的时候，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〇年一月十日《小说月报》第二十一卷第一号。

遇到一个几个月不见面的朋友。从他那里我知道拿旺地方正在招募大批工人，据说对中国工人也很欢迎。

我向朋友问清楚了工厂底名称和地址，以及觅工的手续。第二天早晨我在法华教育会借到了路费，就到巴黎搭火车往拿旺去了。

从巴黎到拿旺要不了多少时间。我在寒风凛冽中到了拿旺车站。

拿旺是哀斯纳省的省城，居民大概只有一万五千多人。欧战时经过几年的大战弄得人口减少，百业雕零。现在虽然逐渐恢复了战前的原状，可是还留下几处断瓦颓垣来唤起人们底悲痛的回忆。

我出了车站，问明了到工厂去的路，便一直往里走去。我底朋友告诉我的话果然不错。工厂要赶制汽车，需要很多的工人，因此我一去便成功了。

生活底问题解决以后，居住底问题又来了。出了工厂，走了几条街，我还没有看见一家旅馆。冬天日子短，看看又是黄昏了，心里自然有点着急。忽然在一家门口我看见了一块“房间出租”的纸牌。我连忙欣喜地前去叩门。可是叩了几下，还不见有人答应，我只得忍耐地等着。

我并没有等到多久，对面走来了一个老太婆。她走到门前，把我打量了一下，也不说什么话，便从袋里摸出了钥匙开门。我想她大概是这家的主人，就上前去问道：“我是来租房子的。可以领我进去看看吗？”她很和蔼地答道：“可以。”我便跟着她走进去了。

房间虽然不十分大，倒也中我底意，我便出每月三十五个法郎的租钱租了下来。

房东太太现在有五十四岁。她底身体还健康，精神也饱满。不过她底深陷的眼睛和额上的皱纹却说明她是个饱经忧患的人了。人家都叫她做格拉班太太，我也这样称她。她底家世我不知道。她底家境似乎不大宽裕。她常常围着一条青色的布裙，一天到晚总是不停地在做事。虽然她家里不常有客人，但是她待人很和蔼，对待我也是再好不过的。

两个礼拜就在这种和平的空气中过去了。在第三个礼拜天的早晨，正落着雪，寒风利刀一般地割着人底脸，我从市场买了一启罗① 的马铃薯和半打鸡蛋归来，在路上遇见了房东太太。她手里提的篮子满满地装着苹果、梨子、萝卜、白菜、马铃薯、鸡蛋等等。我看见她提着篮子有点吃力，便自告奋勇，说我愿意替她提。她也就不客气，向我道声谢，便把篮子交给我。我几年来作惯了工，一手提她底篮子，一手拿自己买的东西，并不觉得十分吃力。

法国女人是爱说话的。这时候房东太太底话匣子打开了："人真是不晓得满足的，现在我们要什么就可以买到什么，可是买了这许多还总觉得不够。前几年有战争的时候，不说别的东西买不到，便是每餐不能够缺少的面包也要受限制，由政府支配呢。那时候吃的只有黑面包，哪里有像现在这样好的面包？……那时候我们这个城里有很多中国工人。他们也领

① 启罗(kilogramme)：一启罗即一公斤。

得有面包券，可是他们不喜欢吃面包，尤其不喜欢吃当时的黑面包。他们只喜欢吃米。米是我们法国人不常吃的，价钱又比面包便宜，所以我们常常拿米去交换他们底面包。来往久了，感情也就渐渐地亲密了。我们觉得他们底举动虽然有些古怪可笑，但是他们底心肠也是好的。因此我们这里的人对你们中国人的感情很好。……"如果不是已经到了家，她底话恐怕还说不完。我已经走上了楼梯，她还在下面说："下午我们要去看电影，晚上再谈罢。"

吃过中饭以后雪已经住了，太阳也露出了它底半面。我初到这里没有朋友，也不知道有什么玩的地方，一个人在家里起了乡愁，无法排遣，只好在房里踱来踱去。我知道在礼拜天，这时候在咖啡店，在影戏场，在戏院里，在公园内，在和睦的家庭中，法国的青年正在享乐。我却把我底青春断送在工厂中，埋在这间寒冷的小屋子里。在我底脑子里只有那个大工头底一对吃人的眼睛，小工头底带怒容的面孔，还有繁重的工作，危险的机器，和前几天一个同伴被割断手指的惨状。我知道我在这工厂里做一天的工，就等于缩短我一个月的生命。那种可怕的机器一天一天地在吸我底血，嚼我底肉。然而为了每礼拜几十个法郎的工钱我不得不出卖我底生命，把我底血和肉渗在钢铁里面，制成一辆一辆的汽车来给有钱人坐乘。"你这个蠢东西，你偷懒吗？快作工啦！"一句粗俗的、不合文法的法国话在我底耳边响了起来，我不自主地伸出了手。我猛然一惊，张眼四望，才明白自己并不在工厂里面，便叹了一口气，往床上一倒。

冬天日子很短，过五点钟天就全黑了。我一觉醒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懒洋洋地起了床，扭燃电灯，摸出表一看，才知道已经是六点一刻了，便打起精神胡乱弄了晚饭来吃。我吃过晚饭收拾好家具，就到了七点半钟。我正打算拿本书来翻看。房东太太就在下面客厅里大声唤我了："张先生，你房里没有生火，天气这样冷，请下来烤烤火罢，还可以喝杯咖啡。"的确一个人在房里果然又冷又寂寞，一晚上很难混过去，下去烤烤火跟她闲谈，倒也还是混时间的办法。

我刚把门打开要下楼去，她已经站在楼梯下面，看见我便说："下来了！好，好！这就对啦！"我连忙走下楼，跟着她进了客厅。客厅里面坐着两个年轻女子。大的一个，我已经见过了一面，是她底大女儿，叫鲁易丝，现在在巴黎一家公司里当打字员，今天才回来的。小的一个，她给我介绍说，是她底二女儿，叫柔瓦丝，在外省亲戚开的一家衣店里做店员，也是今天回来的。我不得不跟她们姊妹随便应酬了几句。

房东太太走到火炉前把火炉通了几下，然后在壁橱里拿出糖缸和一瓶酒放在桌子上，又拿咖啡壶在各人面前的杯子里斟满了咖啡。柔瓦丝揭开糖缸底盖子，把方糖逐一放到各人底杯里。鲁易丝便拔了酒瓶底塞子，给各人斟酒。

房东太太右手拿着酒杯跟我们的杯子碰了一下，左手拿着红酒酒瓶说："你们现在喝的是廉价酒。这瓶酒还是大战以前买的，每瓶只售三个法郎五十生丁。现在到店里去买，出到十五个法郎，还买不着这种老的牌子！不单是酒而已，各种东西都是一样：大战以前的是价廉物美；大战以后的是价高质

劣。所以现在无论什么东西都是大战前的好。"说到这里她就喝光了杯里的酒。

我很想知道欧战的情形，便向她问了几句，这又引起了她底话头：

"战争，唉，我们受它底恩惠实在不少！当初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法国正式动员的时候，这里还是后方。但是不到半个月，前方的军队节节败退下来，风声一天一天地紧急。街上的汽车、货车、自行车、马车、坦克车，来来往往拥挤得连过身的地方都没有；马蹄声、军号声、兵士底呼唤声，嘈杂得几乎把人们底耳朵都震聋了。可是消息越来越坏。'布稀[1]到巴黎'的呼声响得像打雷一样。到后来我们这个城终于给'布稀'占去了。他们进占这里的时候，倒没有大战，听说恶战都在玛伦河一方面。这里有一辆坦克车，它底结局很悲惨。张先生，你将来可以去看看，在背后山坳里还有那辆坦克车的骷髅。我们大军后退的时候，它在压阵。它平日在前线上跟'布稀'打过很厉害的仗。它底大炮不知打死了多少敌兵。有一次一排敌兵冲锋上来，没有一个逃掉了性命。所以'布稀'非常恨它。恰好这一次大军都退尽了，它还在这里，给逼在山坳里，不容易逃走。敌军四面逼来，它虽然用炮火抵抗，但是结果终于被几个炸弹炸得粉碎。六个兵士、一个队长、一个驾驶员就永远埋在这个钢铁的坟墓里面了。

"法军退了，'布稀'来了。这里的有钱人同他们贵重的东

① 布稀：法国人对德国人的贱称，等于说："德国鬼子"。

西早已满车满载地运到了巴黎。粮食是我们底生命，但是大部分也被工兵运起走了。至于居民，有气力的早已入伍；老弱的也做了运送夫。便是女人，稍微能干点的也去做了看护妇。只有我们这些又穷又无用的不能远走，只得留在'布稀'底掌中，听他们蹂躏。'布稀'一到，马上就搜索，凡是他们用得着的东西，都抢去了。稍微年轻一点的女子也只好让他们戏弄，他们要怎样办就怎样办，哪里还敢抵抗！最伤心的是城北的那件惨案。

"城北德利家的苔尼丝姑娘，那时候正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女，长得相当漂亮。她底父亲已有五十多岁，患了四个多月的病。坦克车被'布稀'围在山坳里的时候，他忽然一个人逃了出去，想逃到法军的阵线里去。'布稀'看见了他，对着他放了两枪。两颗子弹都打在老德利底身上。他痛得在草上乱滚，创口里喷出了鲜血，把满地染得鲜红，苔尼丝姑娘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赶去，她底父亲已经奄奄待毙了。她抱着父亲哭，一面哀求'布稀'答应她把父亲抬回去医治。'布稀'不但不答应，反而说她底父亲是侦探，纵然受了重伤也应该收在俘虏队里，同时又派了一小队兵到苔尼丝姑娘家里去监视她。那天晚上邻人听见苔尼丝姑娘底哭声，呼救声，中间还夹着'布稀'们争论贼杀的声音。然而谁敢到她底家里去看看呢？大家心惊胆战地过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知道前一晚上'布稀'酗酒，不知为什么起了争论竟然自相残杀起来。结果死了一名头目，伤了三个兵士。苔尼丝姑娘也受了重伤，虽然表面上没有显著的伤痕，但她底形容非常萎顿，走起路来，也很艰难，再也

不是从前的苔尼丝姑娘了。她底父亲不到两天就死在'布稀'底俘虏队里。苔尼丝姑娘听见父亲底死耗大哭了一场。一个礼拜以后，驻扎在她家附近的'布稀'，约有一排人，忽然全死了。后来经过医生底精密检验，才知道饮水中含得有毒质。侦查底结果，说苔尼丝姑娘是凶手，就把她枪毙了。……张先生，你说她可怜不可怜呢……"

这时候我底心里似乎压上了一块重的石头。我想说什么，但是我底口却被什么东西塞住了。我望着房东太太，她底老眼正含着一包眼泪；我望着鲁易丝，她底眼圈也红了。柔瓦丝默默地站起来，在火炉上取了咖啡壶过来，又给我们斟了一杯。她斟到我面前的时候，我觉得她底手在微微地打战。

忽然有人在外面敲门。柔瓦丝走了出去。不久她扶了一位老太婆进来。这个老太婆面容非常苍老，脸上很多皱纹，戴了一副黑眼镜，穿了一件黑色长衣。她底左手放在柔瓦丝底肩上，右手一直在摸索。她刚走进客厅便大声叫道："格拉班太太，晚安。莫利士回来了！你看见他吗？……是，他回来了！……他回来了！……他做了营副了！……你不听见军号声吗？……我要去……我要去接他！……我底莫利士回来了。……他说过要回来。他果然回来了。……"她说完不等人回答，马上就转过身子，挣开了柔瓦丝底手，双手摸索着向门外走去。柔瓦丝关心地大声说："姑然太太，慢点，我来扶你回家去！"连忙上前，扶着她出去了。房东太太和鲁易丝还在屋里高叫："姑然太太，再会。"

在门外姑然太太底颤抖的声音"我底莫利士回来了"还继

续地送到我底耳朵里来。接着便是一阵令人难堪的宁静。柔瓦丝还没有回来。房东太太和鲁易丝都埋着头不做声。我拿起杯子慢慢地喝咖啡。过了一会儿，房东太太抬起头，叹息地说："她底莫利士永远不会回来了。"

"莫利士是她底什么人？"我问道。

"莫利士是她底第二个儿子。这位姑然太太是我底老邻居，她又是我底老朋友。她就住在这条街上。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名叫居斯达夫，二儿叫做莫利士。居斯达夫在大战时只有二十五岁。他起初在本省一家工厂里学车床，后来就升做了技工，每月有不少的入款。莫利士比他底哥哥小两岁，在多耳矿业学校毕业，后来就在那里实习。大战爆发后，兄弟两人同时被征去当兵，后来就加入凡尔登战线，凡尔登的战争是大战中最厉害的，一进一退，一得一失，双方不知死伤了若干人。居斯达夫也立过小功，但是他终于惨死在战场上。那时正是一九一六年八月光景，凡尔登战事非常紧急。一天下午他们两弟兄接到了家中母亲底长信，正在细读，第一页的信还没有读完，紧急集合的军号忽然吹了起来。他们只得藏好家信，拿了枪，跑去集合了。那时的形势的确十分危急，敌人底队伍离他们还不到二里远。他们那一排人刚刚散开，还未卧下，敌人底枪弹便雨点一般地射了过来，居斯达夫底胸口上中了一颗子弹，痛得他倒在地上乱滚，他底两手扪着伤口，马上染得通红。他底弟弟还来不及看他，一颗炸弹就把他炸成粉碎了。

"这场战争结果，他们这一排人就只剩下莫利士同排长两个，都做了敌人底俘虏。莫利士被俘以后心里很痛苦，他每次

想起他底哥哥血肉横飞的情形，就恨不得马上逃回自己军队，替哥哥报仇。后来他居然联合了十一个人逃出来。但是逃到中途他们就被‘布稀’发觉了。‘布稀’开枪追捕。结果十一个人中间逃出来的只有三个，其余的不是中弹身死，就是给敌人抓回去了。

“莫利士算是逃出来了，但是腿部中了一枪。他回到家里，我们都不认识他了。他本来是一个漂亮的少年，却变成了一个奇形怪相的男人。他把他哥哥临死的惨状告诉了我们。他底母亲大哭过几次，我们也流了不少的眼泪。莫利士受了这么大的刺激，便发誓说以后再也不当兵了。战争实在太野蛮，太残酷，不是人干的事情。然而过了几个月他又给逼着到前线去了。这一次出发的时候他两眼含着泪，抱住他底妈妈哭了许久。临行他还回过头来望着他底妈妈说：‘妈妈！不要挂念我。上帝保佑，我这一次一定要回来！’

“然而莫利士从此就没有回来了。没有人见过他底尸首，阵亡将士名册上也没有他底名字。据说他和他底五个同伴被敌人生擒了去，至于怎样处置就不得而知了。大战完了，也不见他回来。

“可怜他底妈妈自从他去了以后，天天痛哭。后来因为忧郁过度，她生了一场大病，瞎了眼睛，而且发了神经病。战争结束，所有未死的兵士都解甲回家。但是她底莫利士却没有一点消息。从那时候起，她就天天向人说，她底莫利士回来了。我有时到她家去，还看见她坐在椅子上，手里抱着莫利士底衣服，抚爱地叫着‘莫利士，我底小宝贝’。她听见我底声

音，便向我介绍她底‘莫利士’。有时候夜已很深，她却端了一把椅子，坐在门口，说是等候她底莫利士回家。有一夜我同柔瓦丝看了电影回来，走过她底家。门大开，她独坐在门前，怀里抱着莫利士底旧衣，笑容可掬地睡着了。月光照着她底枯瘦的脸，晚风吹着她底灰白头发。我们害怕她受凉，走到她面前，想唤醒她，叫她进去睡觉。然而我们又不愿意惊破她底好梦，因为她在梦中一定见到了她底爱儿。我们正在踌躇的时候，她忽然跳起来，抱着柔瓦丝哭叫莫利士。我们费了很大的气力，才劝好她，扶她进去，上床睡觉。

“我每一次看见姑然太太，就想到莫利士底最后的话：‘妈妈，不要挂念我。上帝保佑，我这一次一定要回来。’我相信上帝是公道的，她底莫利士一定会回来罢。我每个礼拜天到教堂去，总要替她祈祷，哀求上帝，保佑她底莫利士安然回来。可是我整整祷告了几年了。她底身体一天天地枯瘦下去，老下去。可是我们连莫利士底影子也没有见到。他究竟会回到母亲底怀里来吗？……上帝保佑！

“战争！……这就是战争。我亲眼看见这个老太婆把她底两个儿子献给祖国，说是为了祖国底光荣牺牲了。可是战争结束后我们祖国给了她什么报酬呢？

“她还有一个侄儿，今年要是活着，该有二十岁了。他十六岁时候正在你做工的那个工厂里当学徒。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可恶的工头在一个礼拜天一定要他去打扫烟囱。他拿着扫帚站在烟囱上面看城里的景致，忽然一个不小心就从二丈多高的烟囱上跌下来。右手完全折断，仅仅留了一丝皮

连在肩胛骨上。头震开，成了两块。她底赖翁就这样地死了。这就是祖国给她的报酬！……

"我没有儿子，这是我底幸福。如果生了儿子，单为着送出去受人虐待，让人残杀，还不如不生的好。至少我不能够生出儿子来让人残杀。……我不能够生出儿子来造成那些人底光荣。……我没有儿子，这倒是我底幸福。至少我不会像姑然太太那样在这样大的年纪，还每天晚上在家门口坐到夜深，痴心等候她那个永远不会回来的爱儿。……"

愤怒和疲倦使得房东太太不能够再说下去。她底脸因激动而变得通红。她最后就颓然地倒在椅子上。接着又是一阵令人难堪的沉寂。柔瓦丝还没有回来。

我不想说什么话，我在深深地想。在我底眼前突然现出了一幅战场的画面，随后又换了一幅工厂的图画。我知道在那些地方已经断送了无数人底生命了，而且还有更多的人底生命要继续断送下去。是，她说得不错。如果我自己是一个女人，我也不能够生出儿子来让人残杀。然而谁又不是母亲生的呢？

可是我自己已经走进工厂底血盆大口了。

门底响声惊醒了在沉思中的我。我抬起头看，柔瓦丝正无精打彩地慢慢走了进来。

1929年。

丁香花下*

春光渐老，丁香花开始在谢了。

一九一九年的春天虽然给世界带来了和平，但是过去的战争依旧像梦魇一样地压住全法国人的心。在玛伦河岸上一个小城里，那许多满身创伤的断井颓垣还在向人诉说它们悲惨的遭遇。战争虽然结束，人们还在痛定思痛地回想战争的情况。城南新开辟了一所公墓来埋葬远渡重洋战死的美国青年；还有许多人家失掉了儿子，妇人失掉了丈夫，少女失掉了情人。失去了的幸福是找不回来的了，在这个充满废墟的小城里，一九一九年的春天给人们带来的只是悲痛的回忆。

可是春天毕竟是春天，所以气候依旧是一样地暖和，一样地明媚，花依旧照常开放，河水依旧照常在涨，跟往年并没有差别。

在墨尼家的田庄上也是如此，虽然这家的小主人死在战地，可是丁香花依旧在田庄上开得很茂盛，空气里弥漫着清香，一串一串的紫花垂到绿色短篱外面来。篱外一条窄小的土路上也积了不少的紫色小花，人们知道丁香花开始在谢了。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六日《现代文学》第一卷第五期。发表时题为《谢了的丁香花》。

墨尼家的田庄上自从小主人安得烈出发到战地以后，就只剩下两个女人：伊弗莱和她年老的婶娘。她们的生活跟本城大部分家庭的生活相似，寂寞而忧郁。战争已经在没有丝毫忧郁性的法国民族的精神上刻下一个不可磨灭的痕迹了。

一天早晨，带露的碧草受到阳光的接吻、微微颤动的时候，一个二十左右的女郎正俯着身子在打扫院子里的落花。晓风微微地吹动她的金发，紫色印花布的衫子和地上的丁香花仿佛映成了一片。两只雪白的膀子在晨光里显得更加美丽。她握着扫帚，一边扫落花，一边小声唱歌。她已经扫干净了一大块地，忽然停止了工作，埋着头，好像在思索什么。

篱外的小路上响起了男人的单调的脚步声，院子里的女郎忽然停止了唱歌。她看见一个风尘满面的中年人推开了木栅门走进来。

"日安，小姐，"他客气地招呼女郎说。

"日安，先生，"她很客气地回答了一声。

"请问伊弗莱·墨尼小姐住在这里吗？"

"是，先生，我就是伊弗莱。"

"哦，原来就是小姐。我是亨利·加山，你哥哥的朋友，同伴，"他很和蔼地伸出手来。

"你是我哥哥的朋友？"她吃惊地紧紧握住他的手。"是不是他生前有什么口信带给我？"

"是的，"他从衣袋里摸出一个薄薄的小纸包，打开了纸包，里面有一封信，信封已经褪了色，而且揉得很绉，还有几滴淡淡的红黄色的迹印，似乎是血迹。他把信封拿在手里。"我是

你哥哥生前最后看见的一个人，我们同在战壕里面，飞机在空中丢炸弹，地雷到处爆炸，枪弹不住地飞来。他不知道为什么把头伸了出去，一颗枪弹打进了他的头，他倒在战壕里，血流了满脸。他一面呻吟，一面摸索他的衣袋。我知道他要取出什么东西，因为他以前常常告诉我，要是他比我先死，就请我把他衣袋里的那封信代他交给受信的人。我替他把信取了出来。他接过信，要拿到嘴上去亲一下，但是还没有到嘴，他的手又放下来了。他的喉咙响了一阵，身子抖了几下，就不动了。我把那封信取了下来。我当着他的尸首发誓要把信亲自送到你的手里。停战以后，我回到故乡，见到我家里的人，养好了我的伤。但是我没有一个时候忘记了我对死友的诺言。现在我亲手把这封信送到你的手里。我履行了我的诺言，我可以无负死友了。……小姐，再见，愿你有福。"他最后的话里带着悲怆的声音，声音的抖动表示出内心的激动，他差不多要哭了。他把信交到她的手里，也不等她说什么话，连头也不回地往外面走了。

她动也不动地立在他的面前，像化石一样。在他讲话的时候，她的脸上现出了交织着痛苦与恐怖的表情。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他把信放在她手里，她连一句话也不说。她默默地好像看不见似地望着他走出了木栅门，让他慢慢地向右边的路上走去。

一切又归于静寂，鸟儿在树上欢欣地歌唱，太阳渐渐地升到天空，草地上的阳光也不住地扩大。过了好一会儿，女郎才慢慢地移动她的脚步，走到苦栗树下，在一块光滑的青石上坐

下了。

她无精打彩地拆开了信，吃惊地发见里面有一枝枯萎的丁香花，她把这枝花拿到嘴边吻了几下。她仿佛还闻到了残花的余香。

她取出了信笺，一页一页地读着。她流泪，她叹息，但是她勉强地读下去：

伊弗莱，我的小妹妹，好妹妹：——自从那一天以来我的心情就大大地变了。死的翅膀时时在我的头上飞翔，我觉得我随时都有粉身碎骨的可能。不过我并不害怕，因为我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我怎么能够活着把那件事告诉你呢？在做了那件事以后我怎么能够跟你再见面呢？我不敢求你的宽恕，因为我对你的犯罪太大了。然而真相又是你不能不知道的。不过我希望你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世界上了。那么你恨我的心思也许可以淡一点。

战争！我们以前曾经热烈地相信而且宣传战争是光荣的，神圣的。我们毫不犹豫地拿起枪上战场去保卫祖国，好像赴盛筵一样。然而在战场上我才看见了战争的另一面。我听过垂死人的呻吟哀号。我看见活人被撕裂成碎片，血肉和白骨散布遍地，让鸟啄狗啃；腐烂的尸首到处横卧，连空气也变臭了。这一切是我从前所梦想不到的，而且也是那许多书上不曾提到的。从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起，人们就拿战场上英雄的死来教育我。可是

一旦身临战场，我所见到的就只有脱了毛哀号悲鸣的野狗一样的死。

然而我发誓说我要做一个拯救祖国的英雄，我要奋勇杀敌。我横着心肠毫不怜悯地屠杀一切的敌人，甚至受了丧失了抵抗力的敌人我也不肯把他放过。我失掉了理性，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英雄的标本：杀敌愈多，愈是英雄。几年来我一进一退，经过许多战阵，我一个人一共杀了二十多个敌人，得了几个奖章，而且升为少尉。

在阿拉斯一战，我们三个联队把敌兵赶退了一百多里，缴了大部分的械，杀伤了一千多人。有一次在一块广阔的田野上，一小部分的敌人挖了战壕，防守他们这一道最后的防线。我们冲锋几次都被打退了。他们的机关枪杀死了我们不少的弟兄。最后我不能够忍耐下去了。头热得发昏，心里燃烧着强烈的愤怒，我带着十几个弟兄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去。这时候是在黎明，枪弹带着火花在空中飞舞，敌人的机关枪接连地密放。我们都伏倒在地上，慢慢地向前爬。地上的石子和干土块把我们的手磨出了血，空中飞扬的尘土时时遮住我们的眼睛。但是我们终于爬到敌人的战壕旁边，十几个人一下子拥上去，把两架隐蔽在一棵大树后面的机关枪夺了过来。我们两个对付一个地把那几个德国狗弄倒了。我们的人也伤了两个。我弄倒了一个年轻人，我把他的腰刺伤了。他忽然叫起我的名字来。天渐渐地大亮了。我把他仔细认了一下。我突然认出来他就是路得维奇。伊弗莱，他就是

你的路得维奇啊！他一只手抚着腰，一面含笑地想撑起身子跟我握手。然而我……然而我怎样呢？伊弗莱，……我发誓说，我那样做了！我又向他的胸膛送去一刺刀，随着刺刀冒出了鲜红的血。他的脸色立刻变了，身子倒了下去，发出一声悲惨的呻吟。是我杀死了他。我亲眼看见他死的。他最后的话我听得很清楚："伊弗莱，……伊弗莱……丁香花……你给我的……怀里……"我拉开他的衣服，取出了那枝枯萎的丁香花和一张你的照片。我的心情突然变了。我记起了大战前他在我们田庄作客的情景，我后悔为什么要杀他。难道杀死他就可以使法国人幸福吗？我自己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

从那一天起，这样的问题就时时来折磨我。他的含笑的面孔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一想到他，一想到失去他以后的你，我的英雄的梦就打破了。我才明白我是多么地残酷啊！我的好妹妹，我知道你在家里也许天天在替我祷告，要上帝保佑我平安归来。可是我在战场上却把失掉抵抗力的你的情人杀死了。我现在才觉得这种行为是卑鄙的。虽然可能有人替我辩护，说这是英雄的行为，但是我知道在你那纯洁无垢的少女心灵中，会有一个最公正的批评。那么我还有什么理由来求你的宽恕呢？这件事在我们中间建筑了一堵推不倒的墙。我们决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在一起幸福地生活了。

战争。这个残酷的战争虽然带走了我的幸福，可是它也会给我带来安息。我的同伴们大部分都不在人间了，

我自己的归宿地也会是战场。谁能知道一分钟以后的事？也许下一分钟就会有一颗炮弹来使我粉身碎骨。那么趁我未死之前，把这件事情的原委告诉你，而且把路德维奇怀里那枝枯萎的丁香花转交给你，免得你还在痴等你那个永不会回来的人的归来。如果能够的话，还请你原谅你的哥哥，他本来也愿意你幸福的。我的好妹妹！永别了！婶娘前均此请安。

你的哥哥安得烈

…………

“伊弗莱，伊弗莱，”屋子里传出女人的声音，但是并没有得到回答。

“伊弗莱！”一个头发灰白的老妇人出现在屋前的台阶上。她连忙向伊弗莱跑去。她看见她的侄女呆呆地坐在青石上，手里握着信笺。

春风吹拂着她的灰白头发，丁香花阵雨似地从枝上落了下来。满院子都是丁香花的芬芳。太阳慢慢地在天空中移动。

1930年。

墓　园*

我以偶然的机会来到这个古城。我以前没有到过这个地方。但是短短的两个多月的居住使我熟习了周围的一切。我并不觉得自己在这里是一个陌生的人。

我的性情随和，无论是繁华的都市或者僻静的乡村，我都可以安静地住下去。虽然人还在青年，但是在气质上与经验上都跟一般的年轻人不同，自己以为已经看得多，知道得多，对于任何事情差不多都是淡然处之，争胜好动的心思也是非常之淡。所以在这个古城里我也可以住到两个月以上，并没有厌倦的心思。

我住的地方是再静寂不过的。隔壁便是一个墓园。我的房间在楼上，从开着的窗户望出去，正看见那两排不很高的桦树，和许多排白木的十字架。短短的墙上生着长春藤，永远带着丰富的生命活着，跟那些灰白色的石棺放在一起，反倒给人一种阴森可怕的印象。

秋天，常常起风，尤其是在夜里，因为静寂，所以人更容易听见风声。一刮风，桦树叶便不住地颤抖，发出忧郁的细语。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中学生》第十五号。发表时题为《管墓园的老人》。

如果是在深夜，我便觉得那些安睡在坟墓中的人醒过来了。他们在互相叙述各人生前的故事。风带着落下的桦树叶敲我的窗，使我从梦中醒过来，这样的事是有过的。我听见桦树叶的私语因而做了凄凉的梦，这样的事也是有过的。但是我并没有恐怖的感觉。这一切都好像是我平静生活中的点缀。我埋头在书堆里，或者跟房东夫妇闲谈，再不然便是到墓园里散步。

房东夫妇住在楼下，年纪都在五十以上了。他们和平地生活着、劳动着，生活的必需品都是自己制造的。他们自己种菜、烘面包。他们每个星期到市上去两次，买些零碎的东西回来。他们没有儿女，但似乎并不感到寂寞。他们互相爱着，便是在老年，他们也是活泼健壮，跟年轻人差不多，也许我还不及他们。我的伙食便由他们供给，我和他们处得很好，他们把我当作一家人看待，我常常充满了感激地承受他们的照拂。

除了房东夫妇外，在这附近我还认识一个人，便是那个管墓园的老头儿。他的年龄据说跟房东夫妇的相差不远。可是他显得十分衰老，头发全白，而且头顶已经光秃了，背弯着，腿也不很活动，走路不大方便。他每天除了打扫地上和墓上的落叶外，似乎就没有别的事可做。我常常看见他一个人坐着晒秋天的太阳。两只眼睛呆呆地望着一片绿阴阴的长春藤，好像在回忆失去了的青春，重温神奇美妙的幻梦。他一个人可以在那里坐许久，动也不动一下。我很同情他，因为我看见他是那样地无依无靠，而且也知道他不久就要躺在石棺里，跟那些被他照应的墓中人为邻。他不喜欢说话，我们虽然时常见

面，但是很少谈过三句话以上。有几次即使我想对他说几句安慰的话，但是看见他望着我沉默不语的神情，我的话总是到了口而被咽住，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也许是害怕因此引起他什么凄凉的回忆罢。我自己屡屡拿这样的话来解释。

墓园里共有三十九座坟，再加一个便凑成四十的整数，——这也许是偶然的巧合罢。但是我每次想到这个，对管墓园的老人就起了怜悯心。我甚至做过另一个不认识的健壮的老人来照管这个墓园的梦，那时候不用说左边墙角的小块空地上添了一座新的石棺。然而这只是梦。墓园里现在依旧只有三十九座坟，都是我所熟习的，我认识它们犹如认识我的朋友。

睡在墓里的有军人，有工人，有学生，也有农人。每个墓上的几行字说明了各人的身世。从其中十几座坟上的字句看来，我知道那里面的人都不曾活过三十岁，有一大半的人是死于战争的。他们的墓上都刻得有这样的一句话："自从你的眼睛永闭了以后，我们的眼睛就没有干的时候了。"这句充满了感情的话，使我很感动。

一天傍晚，我进了墓园，管墓园的老人俯着身子，在打扫地上的落叶。他的背微微地动着，没有气力地抓着扫帚，一面扫，一面喘气。后来他停了帚，立在一座墓前，呆呆地望了一会儿，又拖起扫帚走到邻近的一座坟前，然后又走向第三座坟。我对他说了一声："晚安。"他不回答，也不掉过身子来看我。我默默地跟着他。他这样看了十多座坟以后，才转过身来。他垂着眼皮，脸上挂了几滴泪珠。他哭了。我又好奇又

感动，连忙走上前去紧紧地握着他的一只手，激动地问："什么事？请你告诉我是什么事！"

"没有什么事，"他依旧垂着头回答。

"那么你为什么哭？这些坟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激动地问道。

"我在哭——我的学生，"他的声音呜咽着。他抬起头，迟钝的眼光穿过眼泪射在我的脸上，"他们都是我所爱的学生，而且跟你一样，都是很健壮的青年啊。"

"真的，你们年轻人都是一样地可爱啊！"他停了一下又接下去说："……我见过不少的年轻人了。……这里面洛伯尔、居乐美都是很出色的孩子，还有向培诺，从前在学校里的时候，门门功课都考第一，我们都说他将来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还有德利叶，他很有文学的天才，写诗写得很不错，很有希望做一个大诗人。……还有那许多的孩子……"眼泪还留在他的脸上，脸上似乎罩着一层淡淡的光辉，他仿佛进入了梦幻的境界，他在回忆过去的日子。我呆呆地望着他。他的脸忽然阴沉起来，他声音悲苦地说："可是他们如今都睡在这里面了。……徒然给了人们一个永不能实现的希望。……他们被逼着抛弃了自己的志愿，在战场上断送了性命，在像你这样的年纪，……说是为了法国。现在他们都睡在这里了，人们很快地就忘掉了他们。……他们，我的这些学生。……我爱过他们，我把我的知识尽量传给他们，希望他们做一个比我更有用的人，做出更多更大的事情。……是的，我辛辛苦苦地教过他们，我热烈地爱过他们。可是别人把他们给我夺走了。……甚

至不等我做完我的工作，尽了我的责任……更不必说让他们做他们的工作，尽他们的责任。……现在他们死了，就没有人记起他们的姓名了，让他们躺在这里，听桦树的凄楚的哭诉。……我老了，不能够做什么了。我又是独身，没有家，所以我到这里来。……因为我教过他们，爱过他们，所以我要来陪伴他们，安慰他们，……照应他们啊！……”他说到这里，又抽泣起来了。

这时候月亮已经升上天空，月光穿过桦树枝叶，在我们两人的头上洒下一些光明的斑点。因为他停止了说话，我才注意到夜早已来了。

夜晚的空气柔和地包围着我们。老人的抽泣声逐渐低下去。虫鸣声却高起来了。我紧紧地靠着他，但是我找不到一句安慰他的话。后来还是他说：“我只顾说话，连时候早晚也忘记了。……今晚上话说得太多，我这一年来都不曾说过这样多的话。……你回去罢。我要睡了。”

我把他扶进他的房里，等他在床上睡好了，我才掩了门出来。

第二天我又看见那个老人照常地工作。我招呼他，跟他说话。可是他除了点头外，并不回答，也不提起前一晚上的事情。而且从此以后，他的嘴又闭起来了。我屡次想问他，总是话到了口边又咽下去了，我疑心那晚上的事情是不是一场梦。

他的身体虽是那样衰弱，但是他依旧一天一天地照常活下去。我也照常去到墓园。可是他每次看见我，总要把我望几眼，总是那同样的眼光。他虽然不说话，但是我也明白他的

意思。他是在说："你这样年纪轻轻，不到外面去做事，却躲在这个墓园里，给死人做伴侣——真不应该！"或者"别人是没有机会，而你是有了机会，却拿来浪费掉。——你这浪费者啊！"

1931年。

父 与 女*

八月八日

父亲回来时已经十点钟了。外面正落着雨。

灰白色头发上的雨珠在黯淡的灯光下面抖着。他底脸显得更苍白了。我给他脱去了湿衣，他颓然地倒在沙发上，开始喘息起来。

我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我想跟他说话，但是我怕开口。

“不行了，我现在更老了！”终于是他先打破沉寂。这个枯涩的、微弱的声音一声声打进了我底心坎。

不错，自从母亲死后，不过几个月的功夫，父亲就显得更衰老了。面容枯瘦而苍白，背微驼，步履迟缓，并且时时喘息。

我看见他一天一天被悲哀蚕蚀，我底心好像被什么咬着似地痛得厉害。在失掉了人生只能有一个的母亲之后，父亲便是更可宝贵的了。我好比一块肉，寄生在他底身上，我是离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东方杂志》第二十七卷第二十四号。发表时题为《父女俩》，文末并有如下附记：“近来写了几篇小说，都是取材于欧洲生活，为的是免得别人拿去作考证的资料。这一篇自然也是以法国的一段故事作题材的，但我愿把它献给我的一个姊姊，这意思，她一定懂得（一九三〇，八月，于厦门）。”

不开他的。可是他却一天一天地瘦下去了。

母亲死去以后，我就不曾看见父亲底笑容。除了在公司服务的时间外，他总是枯坐在家里独自流泪，有时候也同我到母亲底墓地去。在母亲底墓前，他跟我谈起母亲生前的种种事情。他不曾流泪，但是他常常叹息地说：

"你还不能够知道她是多么的好，多么的好！"

我望着母亲底墓碑，她底慈祥的面容立刻出现在我底眼前。我能够用什么来回答父亲呢？……我底唯一的思想就是把我底爱全部献给他。我愿意爱他，至死也爱他，像母亲那样地爱他。

然而我底这种思想，他似乎不了解。他这几天来好像跟我疏远了。他一个人在母亲底墓地上徘徊，往往迟到深夜，让我留在家里等他。他回来的时候总是非常萎顿，倒在沙发上面喘息。我劝他，我底话总是没有用。

今天晚上他又回来得这样迟，外面正落着雨。

我给他弄了一杯咖啡，放在他身边的小桌上。我坐回在椅子上，不说一句话，带着责备的眼光看他。

我看见他底战抖的手端起杯子。他喝了几口咖啡，便又喘息起来。我底心痛着。

他放下杯子，一手抚着胸膛，口里喃喃地说："鲁易丝，鲁易丝。"这是母亲底名字。

"父亲，"我忍不住迸出了这哭声，"你一点也不爱我吗？"

他吃惊地睁开了眼睛，似乎不懂这句话。

我走过去，伏在他底身上，双手挽住他底颈项，哀求地说：

"父亲,……你难道不知道我怎样地爱你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地摧残你底身体?……你真是什么也不爱,什么也不留恋了?……告诉我,我不可以代替母亲来爱你吗?"

他不回答一句话,只是把头俯下来,让我吻他底胡须丛生的嘴唇。他底手伸过来紧紧地抱着我底身子。

外面依旧落着大雨,可是我心里很快乐。

八月十二日

这两天父亲底心情改变了一点,昨天晚上我们同到公园去玩,他好像很愉快。他并不曾提起母亲底事。他向我畅谈他年轻时候的东方旅行。

斜阳挂在树梢,东方的一角天空中已经露出了半圆月底无光辉的面庞。我们坐在喷水池畔的石凳上。我靠在父亲底身边。晚风吹动我底发鬓。我望着水面上自己底面影。我快乐。我对着自己微笑。我觉得只要有父亲在,我决不是孤独的。

我掉过头来,正望着父亲底眼睛,在那里面我看出一种爱底表情,这是我以前不曾注意到的。我含笑地看着他。他底整个身子微微地颤动着,脸上发出一种柔和的光。我明白他是在笑,这是心灵的笑。自从母亲去世以来,我看见他底笑容,这是第一次。

"酿莱,要是没有你,我恐怕我不能够活下去了,"他底眼里闪耀着几颗泪珠。

晚上父亲底微弱的呼吸从开着的门传到我底房里来的时

候，我正跪在母亲底遗像前祷告。我说：

“母亲，我已经把父亲救活了。但是请你帮助我不要再失掉他。”

八月十七日

一切都是安静而和平。在父亲底心里生机渐渐地多起来了。我相信我能够使他恢复从前的样子。

他今天又谈起母亲底事。但是他不再悲哀了。他只是用了一些尊敬亲爱的话来形容她。他说他仍然不能够忘记她，不过他不再去想她了。

我希望他永远如此。

八月二十四日

晚饭后我们沿着玛伦河散步，走进一带桦树林。太阳早落下山了，夜色已经降临。几只小鸟在树上叫，战抖的桦树叶不住地发出飒飒的声音。六七株砍掉的大树倒在地上，剩下的树桩上还留着白色的新伤痕。一株倒下的大树横在前面拦住我们底去路。我们退后几步，找到旁边的一条小路绕过去，长得高高的芦苇遮住了我们底视线。我在前面走，忽然看见前面的芦苇向后倒卧，地上的泥土又软又湿，不多远就有一片水阻了我们底去路。我们不能再前进了。

“水，我们只有转身了，”我说。

“好，时间也不早了，就回去罢，”父亲说罢便掉转身子，走向归途。我跟在他底后面。

忽地里后面芦苇丛中起了扑的一声，周围似乎都震动了。一只水鸟飞了起来，等我转过头去看时，它已经飞远了。

黄昏的空气在我们底周围织成了串串的花圈。山啦，水啦，树啦，都带上了一层神秘的朦胧的颜色，在我们底眼前渐渐地隐去了，只剩下了模糊的轮廓，好像梦中的幻景一般。黑暗不住地包围过来。桦树叶因了晚风抖得更厉害了，飒飒的声音时断时续，好像有人在后面追踪着我们似的。父亲底背影也看不清楚了，我只听见他底呼吸和脚步声。我们摸索地走。我底心里起了莫名的恐怖。

"父亲，"我叫他。

"什么？"我底带恐怖的声音使他吃惊，他问道，我觉得他回过头来看我了。

"我害怕，"我底声音抖着。

"不要紧，父亲在这里，"他底温软的手伸过来把我拉近他底身边。我底身子靠着他，我们并肩走着。我觉得我好像是父亲身边的一个小女孩。

回到家里，父亲好像很兴奋。他告诉我他要开始写他底东方旅行记，这一定是一部伟大的著作。

他又跟我谈起孔德①。他说，孔德说过人一生离不掉女人，幼年时他需要母亲，壮年时需要妻子，老年时需要女儿。我不知道孔德是什么样的人，他所要建立的女人崇拜教是什么一回事，但是我喜欢他说过了这样的话。

---

① 阿·孔德(A. Comte，1798—1857)：法国哲学家。主张所谓实证主义，晚年想建立女人崇拜教。

我为孔德祝福，他说得不错：人一生是离不开女人的。老年人需要一个女儿。我底父亲也需要我。我不能够离开他。

八月二十八日

父亲已经开始写他底东方旅行记了。他这几天生活得很有秩序，很愉快。他白天到公司办事，夜里写旅行记，黄昏时伴着我出去散步。

他不谈起母亲了。昨晚他对我说我很像母亲。我听了很高兴，我希望我能够像母亲，能够使他忘记母亲。

九月十四日

约赛夫从巴黎来信，说明天到这里。他要来看我。我早已把他忘记了。他底信又使我记起过去的一切。我希望他不要来。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父亲没有说什么话。

我早已把过去埋葬了。我愿意和父亲同过和平的生活。然而约赛夫一来，就会给我挖开过去的坟墓。我怕，我怕他来扰乱我们底安宁。但是我不能拒绝他。我只有希望他不来。

父亲安静地睡了，他底均匀的呼吸使我不能够闭眼。我暗中祷告不要有人来惊破他底好梦。

母亲啊，请保护我，使我有力量拒绝约赛夫底诱惑。

九月十六日

父亲还是照常安静地工作，旅行记已经写了不少。

约赛夫并不曾来，我想他也许不来了。我们没有谈他，我

差不多把他忘记了。

父亲好像也高兴约赛夫不来。

九月十八日

约赛夫来了，出乎我们底意料之外。他底态度很好，对父亲也很客气，父亲似乎满意他。我跟他没有谈几句话。我对他颇冷淡，我想这样或者可以使他忘记从前的事。

他也没有说什么，临去时他说明天还要来。他现在住在他婶母底家里。

父亲睡了。我又跪在母亲底遗像前祷告。我希望她帮助我来抵抗约赛夫。

九月二十五日

约赛夫时常来。但是我们底生活还没有起什么变化。他似乎把我们过去的关系忘记了。我愿意他能够永远如此。

父亲底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他底旅行记已写成了一小半。他常常欣慰地对我说："再过两个月我底著作就完成了。"我也很高兴。我一定要鼓励他，帮助他完成这个工作。我想我能够做到这样。

约赛夫读他底原稿，时常给他以好的批评，他很满意。近来他们两人谈话的时间很多。

九月三十一日

我们三个人底关系还是跟从前一样。不过一种暴风雨底

预兆快要来了。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约赛夫并没有对我作过什么表示，然而父亲已经开始在怀疑他了。今天早晨父亲突然问我道："约赛夫天天到这里来有什么用意？"

我不能够回答他。我知道约赛夫到这里来是为着我，但是我能够把这个意思告诉父亲吗？

十月二日

父亲底工作渐渐地慢起来了。昨晚他不曾写一个字。他烦躁地、苦闷地在房里踱着，不说话。我觉得我底勇气开始消失了。

今天早晨父亲去公司后，我独自在母亲底遗像前祷告了许久。母亲啊，难道我终于不能够把父亲拉住吗？

十月三日

父亲一个人出去了。我想他一定到母亲底墓地上去。约赛夫和我留在家里。

苦栗树下放着两把藤椅，我们对坐着。他一直望着我。他底眼里有一种神秘的光，我不得不避开他底眼睛。我知道他有什么话对我说。我怕听他底话，但是我无法使他不说。我觉得我底心跳得很厉害。

"酿莱，"他用战抖的声音叫我，我抬起头来，我们两人底眼光对射着，我连忙埋下了头。我觉得我底脸在发热。

"我来了，我来求你底宽恕，求你把过去的一切忘掉，再给

我一个机会把我底心剖给你看，让你知道我是如何地爱你。”我知道这些话是从他底心里吐出来的，但是我不能够忘记过去。

“不，不要再向我说你底爱。你想想，从前是谁背弃了诺言？我把我底爱全部给了那个人，他却把它看得比他父母底一句话还轻。他骗去了我底心，却又把它掷在泥土里。现在他还敢向我说他底爱吗？”我愤怒地说。但是我心里并不恨他，我只觉得心酸，眼睛已经润湿了，我便用双手捧着脸倒卧在藤椅上。

“酿莱，我固然错了，但是我也受了母亲底骗。我并不知道你到巴黎来找过我，并不知道我底母亲对你说了那许多话，后来知道时已经迟了。……你竟然不能够宽恕我吗？……想想从前！”他差不多跪在我底面前，一手压着我底膝，一手拉着我底裙，带着哭声哀求说。

我原谅他。我知道并不是他底错。但是我怎样回答他呢？

“酿莱，说，说你爱我，说你宽恕了我。……说你答应做我底妻子，”他继续地哀求，声音抖得更厉害。我知道希望与失望在他底心里激斗。

我宽恕他。我爱他。……但是我不能做他底妻子。我挣脱了他底手，跑进房里，伏在枕头上哭。

父亲回来了。

十月四日

约赛夫没有来。父亲心里很烦躁。不过今晚他特别努力写他底著作。

我极力压住心里的激动，不让它在父亲底面前显露。

我爱父亲，但是我不能忘记约赛夫。我对我自己说，我还在爱约赛夫。

十月六日

傍晚时分我们并没有出外散步，约赛夫来得很早，父亲故意躲在房里。

约赛夫底态度很平静。我们两人立在苦栗树下谈了许久。我对他暗示，要他以后不再来。他似乎不明白这个意思。

我处处躲避他底谈锋，然而到后来我们底真心终于相见了。我不得不向他说我爱他，但是我不能够离开父亲，我不能够做他底妻子。

“难道女儿应当终身陪伴父亲吗？这是你底最大的幸福，你不应该为父亲而牺牲。去，快去向你底父亲说，他一定会答应你，他一定高兴你找到了自己所爱的人。……”他底声音里带着自信，他底脸上发出光辉。

我埋着头不作声，因为我已经被他渐渐地说服了。

他底身子更和我底挨近，他底两只手伸到我底背后，一把将我抱着，抱得紧紧的。我底脸贴住他底脸，我好像触电似的，一种奇异的感觉通过我底全身。我只觉得热，我底抗拒的力量都没有了，任他吻我底脸，吮我底嘴唇。我陶醉在他底怀抱里，我忘记了一切。我也回抱了他。我愉快，我满足。这时

候父亲走出来了。

约赛夫立刻放开了我。我红着脸，低着头不敢看父亲一眼。

父亲把约赛夫邀出去谈话。约赛夫临去时对我得意地微笑。然而我底心里却充满了恐惧。我不敢跟他们出去，我只希望他们谈得很好。

父亲回来得很迟，他不说什么，一个人关在房里。我不敢进去找他。

我不能闭眼，各种矛盾的思想都来到我底脑子里。

十月七日

早晨在喝咖啡的时候，父亲告诉我他已经答应约赛夫同我结婚了，他说他知道我满意约赛夫。他好像很高兴，但我看出来这是很勉强的。

我本来愿意答应约赛夫，然而这时候我忽然分辩说我不爱约赛夫，我不嫁给他。我说我永远不离开父亲。可是同时我自己又觉得这不是真话，这完全是虚伪的，勉强的。

父亲似乎不相信。他恳切地劝我不要拒绝约赛夫。他说我不应该为着他牺牲自己底幸福。他是不要紧的，我应该有一个自己所爱的人，而且应该同那个人一起生活。

"父亲，你不是我所爱的人吗？"我差不多带着哭声地叫道。

"不要欺骗你自己了，酿莱，"父亲带着微笑温和地说。但是我看出来这是苦笑。"对于一个少女，还有比父亲底爱更重

要的东西。我老了，活着的日子也许不多，你应该听从我底话，免得耽误了你自己。”

我同意了。父亲好像很欣慰。

约赛夫来得很早。我接受了他底戒指，我们接吻，我们说了许多话。我实在爱他，我已经是他底未婚妻了。

晚上父亲锁着房门。后来他一个人走到外面去，到夜深才回来。我知道他到母亲底墓地上去了来。但是我不敢问他。

十月十二日

约赛夫天天来。

这几天晚上我都听见父亲底叹息声。我问他，他极力否认。我又问他为什么锁着房门，他说这样才可以安静地写作。我以为他说的不是真话。

我屡次跟父亲谈起我底婚事，他总是将话题支开，他只劝我早点同约赛夫结婚。但是我底决心今天又动摇了。

约赛夫今天向我说，他要我跟他到巴黎去结婚，他以后还是住在巴黎。我说让我好好地考虑一下。我答应明天给他一个回答。

现在应该决定了。不是跟约赛夫到巴黎去，就是留在这里陪伴父亲。然而在父亲与约赛夫之间，我还不能够毅然地决定选择谁。

父亲底房门大开，他伏在书桌上写字。我静静地站在门外。我想我也许就要离开这间屋子到巴黎去，让他一个人留

在这里，孤零零的，没有人安慰他，鼓舞他，陪伴他。灯光照着他底稀疏的灰白头发，他底背弯得比平时更厉害，写字时像是很费力。我这时候才发现他是这么衰弱，这么老。他苦心地用慈父的爱养育了我这许多年。现在正在他需要人扶持的时候我却要离开他了。我记得前两年这里的老盖尔吕先生，他在一个月中间死去了妻子和一双儿女。他一个人孤独地生活了几天，就变成疯狂，抛弃了家财，不带一文钱，徒步旅行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临行时曾走过我家门前。他那种可怜的样子，我一生也不会忘记。我想起他，我又想我底父亲。我仿佛看见父亲也变成了那个样子。

“酿莱，酿莱，”父亲放下笔悲声叫着我底名字，然后又叹息一声，把头埋在桌上。我跑回房里，我哭了许久。我决定了。

十月十三日

约赛夫来时已经是夜间了。我在父亲底房里。我当着父亲底面把戒指褪下来还给约赛夫。我说我并不爱他，我不愿意做他底妻子，并且请他以后不要再到这里来。我当时的态度异常坚决。我觉得我有很大的勇气。

约赛夫好像受了很大的打击，脸色立刻变了。他瞪着眼睛张着口，在短时间内说不出一句话。过了一回，我才听见他喃喃地说：“酿莱，酿莱，你疯了，……你疯了。”

我不敢看他，我不敢再听他说话。我怕我底勇气会消失。

我不顾约赛夫和父亲，一个人跑出房来。我走出了院子。

黑暗包围过来，墨色的天空中闪耀着无数的明星，凉风四面吹来。我底心空无一物。我只是不住地往前走。

回到家里不过九点多钟，我马上关上房门睡了。父亲底房里还有灯光，但是门已经锁住了。

我想今晚我一定会有恶梦。

十月十四日

我起来得较迟，父亲早已起来了。他底房门大开。但是我看不见他底影子。

我煮好咖啡。我叫他，却听不见他底回答。我走出院子，但是附近也没有他底影子。

我又走回他底房间。书桌上放了一封信，封面上写着："给我底爱女酿莱。"我连忙拆开了：

> 酿莱，我底小酿莱：——我去了，我永远地去了，这不是为了使你痛苦，这是为着使你幸福。我知道你爱他，他也爱你。你刚才当着我底面对他说了谎，说你不愿再见他。你拒绝了他，这全是为我。我固然不愿意在失掉你底母亲之后再让你他去。然而你底这样大的牺牲我是不敢接收的。我不愿意把你底青春拿来为我浪费。我必须使你跟着他去。我太爱你了，所以我要使你得到幸福。我放弃你，离开你，正为的是使你幸福。
>
> 你底内心的冲突我早已看出来了。我明白我底存在是你们两人中间的障碍，也就是你底幸福底障碍。我早

就应该去了。可是为了完成我底著作的缘故，我又留了这许多天，以致引起今晚的事。我固然爱我底著作，我以为这是我毕生的事业。但是我更爱你，现在为了你底缘故，我把它牺牲了。我去了。我没有一点遗憾。我实行了我底志愿，我是很快乐的。你不要找我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中你不会找到我。

快去把约赛夫找来，同他结婚。我知道他爱你，所以我把你托给他，他可以代我保护你，照应你。不要再想我了。祝你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这就是你底父亲底最后的愿望。别了，我底永不能忘记的爱儿。

我仿佛还在吻你底双颊。

你底父亲 13 晚

我没有眼泪，我不再像一个女孩似地哭了。我要压下我底悲哀。我预备出去找约赛夫，找他来共同实现父亲底最后的愿望，建立我们底幸福的生活。

也许我底眼睛在短时期内不会干，但是幸福的生活必须建立起来，为父亲，为约赛夫，也为我自己。

1930年。

狮　　子*

外面落着连绵的雨，夜已经很深了，远远地送来圣母院的沉重的、忧郁的钟声，正是十二下。

桌子上摊开一本书，在黯淡的灯光下一行一行的字迹似乎全消失了。我的眼里只有这样的一句话：

“狮子饿了的时候，它会怒吼起来。”

渐渐地连这一句话也不见了，我的面前立着一个人影，我认得这是“狮子”。

说起来这是九年以前的事了，我那时在沙——城的中学校念书。

有一天在午饭后的休息时间里，我和同学们在学校的草地上踢球，第五班的白克把球向我踢来，我一脚接上去，球端端正正撞在门房的玻璃窗上，把玻璃打得粉碎，球落进门房里去了。在场的同学都叫起来。我呆呆地立着，望着破窗户，不敢动一下，也不敢响一声，汗珠往额下流，全身发起热来。学监莫勒地耶走到我面前，拧我的耳朵，在我的脸上打了四五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中学生》第十一号。

下。我痛得哭了，用手揉着脸，眼泪遮了我的眼睛。各班的同学们在我周围大笑。我感到了一种形容不出来的奇耻大辱。我恨莫勒地耶。我要对这个“狮子”复仇。

实在，绰号“狮子”的莫勒地耶是全校学生所最不喜欢的人。我们虽然讨厌总学监格南，但是我们更讨厌“狮子”。他那披着长发的头，他那冷酷的面貌，他那暴躁的性情，使我们给他取了“狮子”的绰号。他到这里来有两年多了，其余的三个学监已经换了几次，他一个人老是不动。他没有笑容，也没有亲切的话，只是打，只是骂，这就是他管理学生的方法。他发怒的时候，两只眼睛圆圆地睁开，口大大地张着，同学们看见这个样子，知道狮子在咆哮了，马上静下来，或者避开一点让他一个人远远地站着，不去理他。也有些时候我们气不过了，便闹起来故意跟他捣乱，那时他也没有办法。

尤其讨厌的是在寝室里我们睡下以后：要是别的学监当值，我们说一两句话也不要紧，但每逢狮子当值的时候，他一定要在寝室里踱来踱去，整整走一个钟头，要到了敲十点钟他才肯安静下来。他不许我们说一句话，而他的皮鞋声又妨碍我们睡眠。我们屡次商量想惩罚他一下，给他一个教训，但是总想不出好的办法。

时间很快地过去了，我已经忘记了我的受辱与复仇。但是天幸我得到了一个机会。

一个礼拜天，校长夫妇坐他们的汽车出去了，学校里还留着二三十个未回家的同学。下午三点钟的光景，我因为肚饥，不能等到四点钟吃面包的时候，一个人私下跑到膳堂里去拿

面包。膳堂里没有面包，我想去向女厨子讨。厨房就在膳堂隔壁，我轻脚轻手地走，刚要跨进厨房的门槛，忽然注意厨房里有男女谈话的声音。我从板壁缝里偷偷张望，看见女厨子白朗西坐在切面包的长桌上，跷着腿，我们的狮子站在她面前亲切地对她说什么。我这时候快活极了，面包也不要了，连忙轻脚轻手地走了出去。我并不把这个有趣的消息告诉同学。我望着他们笑。我在心里说："我现在有办法制服狮子了。"

这个晚上轮到狮子在寝室里当值，我正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我不能忍耐地盼望着九点钟到来。我想，无论如何狮子今晚上一定会落在我的圈套里，他一定会向我投降。

我们都躺在床上了，狮子照例地在房里踱着。我笑嬉嬉地望着他，但是他没有注意到我。

"白克，"我对那个睡在左边床上的第五班同学说，"我告诉你……"

"闭嘴！"狮子掉过头怒吼起来。

我们宁静了一会儿。

"女厨子白朗西很漂亮！莫勒地耶先生，是不是？"我带笑地说。

"你说什么？你这小猪！"狮子这样怒吼着，大步向我走来，他站在我的床前，圆睁着双眼，捏着两个拳头，正要打下来。

我吓着了，勇气也消失了，下面的话不觉冲口而出：

"在厨房，说情话，我看见。我要告诉东家①。"

---

① 东家：法国中学生常称校长作东家。

狮子的拳头在我的脸上晃了几下，但是并没有落下来。他的眼里差不多要冒出火。他闭着嘴，咬紧牙齿做出一个歪脸，愤恨地望了我许久，恨不得将我吞下去似的。最后他叹了一口气，便离开我的床，马上灭灯睡了。

我心里非常快活，这一次我大获全胜了。

第二天早晨上第一堂课的时候，佛朗得尔先生还没有来，狮子领着我们这一班进课堂，我走在最后。

“午饭后到我的房里来，我有话对你说，”狮子低声在我的耳边说。我点了点头，便走进课堂去了。

“他要玩什么花样？”我解答不出这个疑问。我在课堂里思索。但是佛朗得尔先生来了。今天又轮着我上去背诵文选。

午饭时我吃得很快，不能忍耐地等着校长的“完了”的声音。我走出了饭厅，在门口等候狮子。狮子一出来看见我，便叫道：“布勒芒！”我跟着他到他的房里去了。

他的房间在阁楼上，非常小，房里也没有什么陈设。他叫我坐在屋子里唯一的椅子上，他自己在床上坐下了。

我不知道他要玩什么花样，坐在那里很拘束，心里也很不安。我颇后悔不该跟了他进来。我想着操场上的阳光、空气和球戏，同学们的笑声从窗户送进来，把我的心牵引去了。但是我知道在我的面前便坐着那个可怕的狮子。

“布勒芒，听我说，”狮子今天似乎变样了，他露出从来不曾有过的那种温和亲切的样子，声音也很柔和。我觉得奇怪，便收了心注意地看他。

“孩子，你还年轻，你不懂得这个世界，”他继续地说。“你昨晚上说那些话，在你不过图一时的痛快，你却不明白你怎样地伤了一个人的心。……白朗西，……那个女厨子白朗西，你知道她是谁？……她是我的妹子。”

“怎么？莫勒地耶先生，她是你的妹子？”我惊讶地叫起来。

“是的，”狮子点头说。“你现在还年轻，但是你总有一天会走进社会的。我把我的事情告诉你，对你也许有一点好处。”

白朗西是狮子的妹妹！这真有趣。我愿意知道这详情，便注意地听他说。

“生活，你也许还不懂得生活是怎么一回事，我晓得你的家境很好，你是富家子弟。你也许不知道许多贫苦的人怎样地忍受耻辱和痛苦，甚至愿意卖掉自己最宝贵的意志，只是为了每天的面包，为了生活。你们安安静静地读书，你们从来不曾为每天的面包发愁，你们从来不曾为生活受苦，所以你们笑骂那般人，你们轻视那般人，你们骂别人不读书，骂别人无知识。你们不知道学问的门对某一些人是不会打开的。你也许会问，像我这样大的年纪为什么不进大学去研究，却在这里过这种无聊的生活，浪费光阴，消磨我的青春呢？你也许会因此轻视我。但是你听我说。

“生活，你们是不知道生活的。你们不知道某一些人，那许许多多的人是怎样生活的。就拿女厨子来说罢，她们每月的工资仅有一百多法郎，这样少的数目！然而为了这一百多法郎，她们却不得不像奴隶似地劳动，而且像奴隶似地忍受

耻辱。不错，我的妹子白朗西是女厨子。……老实说，我的母亲从前也是的。”

他说到这里，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他捏着拳头在床上捶。我的心中充满了恐怖，但是我不敢走。他歇了一会儿才说下去：

“我母亲在年轻的时候做过女厨子，在某地的中学里。那里的总学监看中了她，她虽然不愿意，但是为了生活的关系，为了这个小小的位置，她无法拒绝他。结果她有了孕，不得不离开学校，而他却把她置之不顾了。母亲生下了我，她辛苦地劳动，换了几个地方，才把我养活到五六岁。那时候她嫁了一个丈夫，又生下了白朗西。白朗西还不到一岁的光景，她的父亲就被伤寒症夺去了。他是一个工人，没有什么东西给我们留下来。但是我们要生活下去。母亲抱着极大的决心终日地劳苦，养活我们兄妹，使我进了小学和中学。

“我那个时期的生活很苦，不但身边没有一个零用钱，连学校里需用的书都是向同学借抄的。同学们常常因此嘲笑我，作弄我，鄙视我。但是我都忍受了。我很用功，我的各门功课成绩都很好。我满心希望着毕业后能够进大学。我对哲学感到很大的兴趣，我知道巴黎大学的伯烈教授很有名，我很想跟着他研究。我相信学问的门对任何人都会打开。我想我可以在那里找到我的终身事业。

“然而这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在我快要毕业的时候，我的母亲忽然死了。她辛苦了一生，只得到这样的结局。我用我的眼泪埋葬了她。我不仅为她的死而哭，我还在哭我的破

灭了的希望。她快死的时候，我去看她，她躺在病床上，用她的瘦弱的手抚摩我的头，带了愁烦的眼光望着我说：'儿哟，我不能够再供给你读书了。你毕业后能够自己想法进大学也好，不然就把那个妄想抛弃了罢，不要苦了你自己。在这个社会里我们贫苦的人是不能够同富家子弟相比的。'

"母亲的话是不错的。中学毕业了，大学的门在我的面前关住了。我再叩也叩不开。我听见十几个成绩比我差的同学进了巴黎大学的消息，我只有羡慕，我只有痛哭。

"我暂时抛弃了进大学的妄想，我做了学监。但是我还不曾失掉希望。我最初的主意是得到这个位置以后，我一面存钱，一面继续研究学问，过几年也许可以达到进大学的目的。

"然而事实总是跟理想差得很远。这微少的薪金只够我同白朗西二人的用度，因为我还得养活白朗西。说到研究上来，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能够研究学问！没有书，又没有指导的人，一天又要做这些无聊的事。

"我看见我的希望一天一天地远了。我自己好像陷落在一个黑暗的深渊里面，没有一条出路，没有一点生趣，生活简直成了苦刑。我很愤激，很烦躁。报复的思想渐渐地来到我的脑子里。我对于那些有钱读书的人都憎恨，因为他们垄断了学问，霸占了学校，才使我们贫家孩子无法求学。所以对于你们这般富家子弟，我非常讨厌，我喜欢用打、骂的办法来管教你们。……不知你曾否注意到，我对龙伯尔、达拉狄叶这几个孩子表示好感，从来不曾打骂过他们，这理由就是他们跟我一样是贫家的孩子。这也可以证明我并不是一个生性残酷

的人。

“我的这心情只有白朗西一个人知道，她几次劝我不要这样做。我也同意她的话。可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能够禁止自己不这样做吗？

“我还告诉你……你知道白朗西为什么到这里来做厨子？这是为了我，为了减轻我的负担，为了使我进大学的希望得以早日实现。这固然是出于她的好意，但是这种帮助对我并没有多大用处，只苦了她自己。我不要她来，她终于来了。现在呢，这里的总学监又看上她了。我们昨天便是在商量这件事。我无论如何，即使去做奴隶，做牛马，我也要保护我的妹子，不让她再走母亲所走过的那条路。……公道是不存在的。……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能够做什么呢？……我知道你们叫我做‘狮子’。狮子饿了的时候，它便会怒吼起来。我现在饿了，我的心饿得战抖了，我的口渴得冒火了。我不能再忍下去，我希望我能够抖动我的鬃毛，用我的指爪在地上挖成洞穴，张开我的大口怒吼。我希望我能够抓住我的仇人撕出他的心来吃……”说到这里他突然变了脸色，两只眼睛大大地睁开，活像一对狮子眼，里面露出了凶恶的光。他站起来，两只手的手指弯曲着像兽爪似的，他慢慢地向我走来：“现在我找着你了。”他发出了这样的一声怒吼，他的两只手对着我的颈项伸过来。

我吓得叫出声来，连忙推倒椅子向外面跑，但是他用一只手拉住了我。

我们都不说一句话。我觉得莫勒地耶先生的那只手在我

的手臂上战抖。我的心跳得很厉害。

又过了一些时候，我胆怯地看他，他的相貌变得很温和了，好像刚才的一切不过是一场梦。

“孩子，去罢，没有什么了，刚才不过是跟你开玩笑，”他拍着我的肩头温和地说。“你现在可以了解我了。……我希望我们能够做朋友，你看我在这里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把我的手紧紧地握着。

奇怪的是，最后的一句话差不多是带着哭声说出来的。狮子居然哭了！

我很感动，诚恳地叫了一声：“莫勒地耶先生，再会，”便走出来，自修课的下堂铃已经敲过了。但是我连上堂铃都没有听见。

从这时候起我对莫勒地耶先生有了好感。我有空就常常到他的房里去看他，他总是温和地跟我谈着许多有趣的事情。他似乎忘记我是富家子弟了。这以后不久我患了重病，母亲把我送进医院去治疗。我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这一学期我就没有再去学校。等到第二年开学时，四个学监都换了新人。莫勒地耶先生没有了，白朗西也不来了。同学中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消息。从此我也就不曾再听见别人说到他们的事或者提起他们的名字。就在今天我还不知道他们是生存，或是已经死亡，或者莫勒地耶先生已经在大学毕了业。虽然我知道最后一个揣想的可能性最小，但我却希望它是事实。因为要这样我在巴黎大学上课时才能够安心一点，不会想到世间还有像莫勒地耶先生那样想进大学而进不去的人。

“狮子饿了的时候，它便会怒吼起来。”

我好像不是在我的屋子里，却在一座荒山中，我的周围有无数的狮子在咆哮。它们饿了，它们怀着空虚的心痛苦地叫吼着，这样的吼声要叫彻人间。

1930年。

亡　　命*

这是半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发布里还在巴黎。

有一天我和他去听了波兰大科学家波龙斯基的讲演，讲题是《人类的将来》。

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在潮涌似的人群中挤出了一条路离开哲人馆的时候，那位白发飘飘的老科学家的最后一段话还在我的耳边：

"我没有家，世界就是我的家。我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我都觉得是在我自己的家里。各处的人都一样地欢迎我，好像我是他们的一个亲人，一个同胞。国家的界限在我眼前消失了。我在世的时间也许不多了，然而我做了五十年的科学工作以后看见人类一天天地逼近那个伟大的目的，我真是万分高兴。一想到将来四海一家的那一天，一想到我们子孙的无限幸福，我觉得一个人几十年的工作算不得什么，但是我已经得到很大的报酬了。"

这样的话从七十多岁的老人颤动的嘴唇里吐出来的时候，全会场的听众像着了魔一样，都屏息地听着。我呢，热泪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〇年八月十日《东方杂志》第二十七卷第十五号。

已经湿润了眼睛，可是我心里反倒畅快。我好像进入了幻想的境界，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听众狂热的拍掌欢呼声惊醒了我，我还想多看波龙斯基两眼，可是他已经走下讲坛了。

我们在圣米雪尔大街上慢慢地走着，我还在细细回味波龙斯基的话。

“你觉得他的演说怎样？”我的意大利同学发布里忽然问我道。

“好极了，尤其是最后的一段叫人感动，”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你是说他的词令好呢，还是意思好？”他淡漠地问道。

我毫不迟疑地答道：“自然两样都很好。我相信四海一家的日子不久就会来了。我们不论想去什么地方，就可以到什么地方。在那里就好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这样的日子迟早会来的，并不要多久。”我的话是从我心里出来的，我那时的激动，很难找到恰当的话来形容。我觉得我的整个心都在说话。后来我又加上一句：“你在我们法国不觉得像在你的家里一样吗？”

“不，你不懂得，”他痛苦地、短短地说。

“为什么呢？”我惊奇地说。我望着他的眼睛。我忽然记起来，在我跟他认识的几个月里面，我很少看见他的笑容，我又说：“尼克，告诉我，你有什么悲哀？”

“维克多，你不会了解，”他忧郁地摇着头，然后又大声说，“你懂得什么叫做‘亡命’吗？”

他当然不是向我问这个字的意义。我明白他的问话。但

是我用什么话来回答他呢？我一生从没有离开法国。我的父母在这里，我的亲戚在这里。我过着舒服的生活，安安静静地在大学里、在图书馆里继续我的文学史的研究。我知道什么叫做“亡命”吗？

我拿什么话来回答发布里呢？他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我正要找话来回答，他却又说了：

“来，你跟我到我家里去，我要告诉你。”他的声音低沉，但是很严肃，使我起了一种惶恐的感觉，我不知道他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圣米雪尔大街的咖啡店里很热闹，音乐和谈笑声送到我的耳边来，刺痛了我的耳朵。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传染到了发布里的无名的悲哀。

发布里的住处就在拉丁区的一条小街里，旅馆的名字我从来不注意，他的房间在第四层楼。一百四十法郎一月的房租就可以说明房间的不好。我一进屋就闻到煤气，因为他在房间里做饭。他的经济情形当然很差。

“这就是亡命的生活！”他让我坐下以后，自己就在房里大步踱起来，忽然说了这句话。停了一下，他又说下去：“你们这般人是不会懂的。这种亡命生活！这种可怕的亡命生活！……”

我从前疑心他是一个亡命者，现在知道他果然是了。

“你晓得什么叫做‘亡命’吗？这就是离开你的家庭，你的亲友，抛弃你的一切！”他愤激地说，愈说声音愈激昂。“不许你住在那个你知道得更真切的地方，不许你跟你所爱的人共同工作。还有呢，那永久的飘泊！到处的歧视！到处的压迫！没有一个可以工作的固定的地方，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我

不论走到哪里，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异邦人，一个陌生者。我到过比利时，我到过西班牙，我到过德国以及别的地方，可是没有一处住上半年的。到处的歧视、压迫、驱逐，世界上快要没有我立足的地方了。这种亡命的生活，你想，谁能够长久忍受下去！你看……”说到这里他走到我面前把左手伸给我看。五根手指上都布满着齿痕，密密麻麻，像蜂巢一般。奇怪我以前怎么会不曾注意到！

“这是我用自己的牙齿咬的，”他不等我发问，便做出残酷、坚忍的样子给我解释说。“我这一年来实在忍受不了这种生活了。每天晚上全个巴黎都睡去的时候，我的心燃烧着一种不能扑灭的烈火，和一种压抑不住的欲望。我想回到那里，回到我所知道得更真切的人民那里，去帮助他们。然而这只是一场梦。一只铁腕压住了整个地方。我呢，人家不许我回去。我每一想到蓝天的意大利，想到匍匐在法西斯铁腕下面的人民，想到我那永远不能实现的愿望，我的整个心都要燃烧起来了。我只得用力咬这五根手指，才可以使心里的火渐渐地熄下去。自然这是很痛苦的，但是我那愿望在心里燃烧的时候，那比痛苦还要更难忍受呢！……不错，波龙斯基是有理的，世界就是他的家，他不论到什么地方，人们总是一样地欢迎他。我呢，在我，世界就变得这样窄小了。我到处被人驱逐。现在就在这里，我也不知道还能够住多久。一个思想时时在震撼我的脑子，我清楚地知道要是我在这里也给人驱逐，那么我到什么地方去呢？……”他发狂似地笑了起来。“哈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立足的地方了。”

我知道他的话是真实的，但是我却好像在做梦。这样的事怎么会是可能的？在这样大的世界中竟然会有人找不到一个立足的地方！我同情地、惊疑地望着他。他的眼睛里射出来强烈的光，我知道他那个永远压不住的愿望又在燃烧了。我找不到话来安慰他，便站起来，向他告辞。

“不，不要去，这里寂寞得很！死，这里只有死，我怕，我忍不住！”他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说。

我便留在他家里用了晚餐。吃过饭他又说在屋里很闷，约我一道出去散步。

出了旅馆我们又在红天下面了。在夜晚，巴黎的天空是红的，圣母院的两个高耸的钟楼黑森森地突出在红天中，显得十分可怕，这条街上的古建筑物颤巍巍地立在半黑暗里，似乎要倒下去的样子。两三个喝醉了的行人在我们面前哼着小曲走过。一切都增加了发布里的悲哀。他又叹息起来：

“啊，在我们那里，这时候是多么美丽啊！在月明之夜，在蓝天底下，同自己所爱的人……”他似乎进了梦境，以后的话说得很低，我听不清楚了。

走不多远，刚走入圣米雪尔大街，他忽然又烦恼地说：“不走了，我要回去了。我实在忍不住……”他不等我答话便径自去了。

他走得很快。我想唤他，可是他已经走远了。只有他的黑影还在红天下面颤巍巍地抖动。

我痴立着。红天的巴黎与蓝天的意大利在我的脑子里打转。

在回家的途中，我只是在思索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晚的新发现——亡命。我早把波龙斯基的讲演抛在脑后了。

大约三四天以后，我又在某教授的课堂里遇见了发布里。他似乎专心在听讲，可是面貌憔悴多了。我的眼光落在他的左手上，那只手拿着笔记本，微微地抖着。下课后他不跟我说话就走了。

又过了一个礼拜的光景，一天晚上他忽然到我家里来。他带着满面愁容，拿出一份报纸给我看。这是从罗马寄来的。他指给我看的一段新闻是最近在那里被捕的青年的名单。其中有一个女人的姓名是用红笔勾了出来的：罗沙·布拉提。

罗沙·布拉提，这个姓名我第一次见到。她究竟是什么人？跟他又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她不过是那些革命党人中间的一个女人罢了，这是从报纸上看出来的。我默默地把报纸还给他，并不说一句话。

他在我的房里大步踱着，双手反抄在背后，头埋下，好像很苦恼。我默默地注意他的举动。

他忽然抬起头来，圆睁着两眼看我。他的眼睛里又燃烧着那个永远压不住的欲望，而且比以前更厉害了。这里面还含着一种不可了解的东西。他的眼光挟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向我的脸部扫来。我怕看他那对眼睛，便掉开了头。我一面翻看桌上的书，一面无心地念道："罗沙·布拉提。"

"你知道她吗？"他跑过来摇着我的膀子，狂暴地问。

"什么？"我惊奇地反问道。但是我马上了解了，答了一句："报纸上不是载着她的姓名吗！"

"是的，"他绝望地说，"她是我的……未婚妻，她也被捕了。……朋友们在那里奋斗。我却在这里浪费我的光阴。我不能够帮助他们。……我在这里只有死。在你们的巴黎只有死。……我要的是生命。……"他抓住自己的头发，疯狂地走着，用嘶哑的声音说下去："我要回去，便是拿生命冒险我也要回去！……在那里才有生命！……巴黎……咖啡店的音乐，跳舞场……戏院……红磨坊……美国人……图书馆……鲁佛尔……女人……够了，够了。只要我能够回去啊……能够离开这里啊！……我还年轻，我需要的是生命。……我不要这种不生不死的生活！……你们的巴黎有什么给我呢？"他说到这里忽然跑到床前躺下去，捧住脸大声哭起来。

我没有话劝他，我有我自己的思想。我觉得羞愧。我第一次替我们法国人惭愧。他说得不错。我们的巴黎有什么给他呢？我们又有什么给住在这里的十几国的亡命者呢？国家图书馆、鲁佛尔是不朽的，但那是我们祖先的遗产。我们现在有什么给他们呢？……我们满足地生活，满足地享乐。我们旁观着别人为理想奋斗，为理想受苦。在我们这里有十几国的亡命者为理想、为人类的将来受苦。而我们法国的青年却只顾自己享乐。我们有什么给他们呢？

许多愁思缠住了我。过了一些时候，我掉头去看他，他正把左手放在口里咬。看了这个景象，一种无名的悲哀又抓住了我，我把头埋在桌上。后来听见他站起来慢慢地走出去的声音，我也不曾抬起头来。

不久大学放了假，我就没有再看见他，我也不知道他的行

踪。今天我才在《小巴黎人报》上读到他的消息。

报上那一段记载的大意是：意王明日将到巴黎，警察总监夏布君为保障意王的安全起见，已于日前下令将留居巴黎之反法西斯蒂意大利人三百名全数驱逐出境。其中有四个人是押送往比利时，被比国政府拒绝，再放逐到别处去的。这四个人中间有一个是尼可拉·发布里。

“要是我在这里也给驱逐，那么我到什么地方去呢？”这句话我还记得非常清楚。他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我祷祝他能够找到一个比巴黎更好的地方，虽然我知道世界是这样的小。

《人类的将来》，听说大科学家波龙斯基又在美国讲演这个题目了。要是他听到了发布里的故事，不知道还有什么话可说？

1930年。

老　年*

日子过得很快，我们喜欢的星期天又到了。早晨我跟着母亲到礼拜堂做了弥撒。

这一天天气真好。阳光照在一片绿油油的田上。空气使人感到舒服。我真高兴。我想跳，我想叫，我想大声唱歌。

"妈，这几天河水涨了，好钓鱼。下午我想一个人出去，到大石桥边钓鱼，好吗？"午饭的时候我对母亲说。

"好，"母亲和蔼地望着我；"不过你要早点回来，明天的作文你还没有作好呢。"

我答应母亲早回家。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刚吃过午饭，我马上就拿了钓鱼器具出去了。

我们住在古堡的脚下，在一个斜坡上。路是石子铺的，不十分宽，转了两个弯，走下去，便是一条马路。穿过马路向右边走，有一个广场，再转一个弯，就看见那条美丽的河。

我一边唱，一边走，遇见同学，便跟他握手，或是遇见先生或熟识的商店店员，便向他们招呼行礼。

"彼得，你去钓鱼吗？祝你运气好，"正街上格南书店里的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中学生》第十四号。发表时题为《赖威格先生》。

那个金头发、苹果脸的大姑娘笑嬉嬉地对我说。我在新桥桥头遇见了她。

“日安，曼丽姑娘，”我笑着答道，“谢谢你，我正是到大石桥畔去钓鱼。”

“好，鱼钓得多了，可以送我一尾吗？”她开玩笑地说。

“可以的。”

“再会罢，”她笑着点个头便向前走了。

我回答了一声。我掉过头看了她一眼。她那件在阳光下面发亮的粉红色衫子，和她那一头散开垂下的金色卷发配起来，真好看。“这个小姐很可爱，不知道谁有福气？”我心里这样想。

她走上了桥，向对岸去了。我继续走我的路。我起初还在想曼丽姑娘，但是过了几分钟，我就把她完全忘在脑后了。

我很快活地往前走着，时时向四面张望。我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很可爱的，世界美得很。我很快活，不知道要怎样做才好。

我走进了那个稀疏的小树林，披开两旁的草，踏着软软的土地。路愈来愈低下去。小鸟在树上唱得真好听，我也和着它们的歌声唱起来。我走不多久，树木渐渐少起来了。在我的前面躺着一片倾斜的草地，高高的坚固的大石桥出现在我眼前，三个大的桥洞露在水上，好像三只大眼。我慢慢地走过去，走到桥洞下面，看见那些红色记号，记着某年某月河水涨过了桥洞，有若干的高度。我进了桥洞，立在那里叫了几声，回声很大，非常有趣。我又走出来，择了一个干净的地方，放

下了钓鱼器具，便躺下去，伸伸四肢，觉得十分舒服。我望着天空，天空真是一碧无际，有几片白云在飞舞。我的眼光跟着这几片云跑。这些云真是变化无穷，幻成了各种形状，我似乎进了童话里的国土。

有时候我还听见人在桥上说话，男的女的都有。过了好久，又有一只船从桥洞那边驶过来。那个年老的渔人是我认识的，我照例跟他交换了一个"日安"，随便说一两句话，他就去远了。

又过了一些时候，我躺得没有趣味了，便站起来，整理好钓竿，放上饵，然后坐到河边，就在桥洞旁边。

对岸有两三株柳树，树枝往下垂，柳叶差不多拂到了水面。树身上锁着一只小船。船上没有人。水不停地向前流，缓缓地，连续不断地，同时发出有节奏的声音。水面上散满了无数颗明珠，在阳光下面跳荡。我安安静静地坐在这里钓鱼，我希望钓到几尾大鱼送给曼丽姑娘。我差不多屏住了呼吸注视着水面。

线似乎动了一下，水面起了几个泡。我连忙扬起竿。没有捉到鱼，但是饵却没有了，原来我当初没有把它穿好。我另外把饵穿上钩，又放下线去，静静地望着水面。

又过了一阵，水面上接连地起了几个泡，线动了几下。我高兴地扬起钓竿，果然一尾小鱼挂在钩上乱动。我收了线，把鱼取下来放在篮子里，然后又穿上饵再把钩抛下水去。

就这样地过了好些时候，我已经钓到了好几尾鱼，可惜没有一尾大的。我专心地注视着水面，并不注意周围的一切。

忽然间一个灰白色的东西从后面飞来，落到了水里，“冬”的一声便沉下去了。水面上起了一个圆圈，渐渐地扩大。我回过头去看，一个孩子的背影在后面的坡上爬，向桥上爬去。

“谁呀？”我装出发怒的声音问。

没有答话，可是背影像是阿伯尔。我便叫道：“我知道，是阿伯尔，我已经看见你了。”然后我又掉过头去钓鱼。

“哈，哈！”有人在我右边笑起来。奇怪，我掉过头看。原来是赖威格先生，我们的历史教员。他站在我的旁边。

“赖威格先生，日安，”我说着就要站起来。他连忙按住我的肩头说：“就这样坐着好了，不要起来。”

他俯下身子，含笑地揭开我的篮子，很和蔼地说：“你的本领倒不差，已经钓到不少的鱼了。”他把篮里的鱼拨弄了一下，“送给我好吗？”

“先生，你要的话，一两尾是可以的，”我爽快地说，并不加思索。“可是不能多送，因为我答应送给曼丽姑娘了。”

“我说着玩的，”先生笑道，又站直了。“我在你这样的年纪，也是这样。……送给姑娘们。是的，年轻人都是一样，没有分别。……我看你们真快乐，我从前也像你们那样。可是现在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你们的时代了。”

赖威格先生在我们学校里做了十几年的教师。他到学校来的时候我还没有出世。可是现在他还教我们这一班的历史和其他两三种课程。他现在是孤单单的一个人了。他家住在新桥畔，家里有一个管家老太婆。他有一个侄女嫁在北方，每年暑假里她多半要来他家住几天。他没有什么嗜好，可是他

的好学是出名的。他家里有不少的书。他一天除了到学校里教书外，就躲在家里读书，在那一大堆古书中讨生活。他很少到外面来玩。像今天这样的事情是不常有的。

他抚摩着颔下的灰白胡须，似乎有点感伤的样子。但是他的脸上还带着笑容。

“先生，平日很少看见你出来玩，听说你在家里用功。可佩服啊！”我亲切地对他说，我们素来敬爱赖威格先生。“不过，年纪这样大了，正可以休息休息。像我们年轻的孩子总是把用功当作很难的事情，不知道怎样才能够学到先生的这个样子！”

先生不说什么。他从怀里摸出一方手巾，铺在地上，然后坐下去，默默地望着水。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说：“不要学我，我已经没有用了。你看我头也秃了，体力也衰弱了，我只能够拿书本销磨我的生命。……你说你们把用功当作难事。其实我看，你们只要稍微专心，学那一点点功课也并不难。……你们跟我不同……”

我望着先生的瘦弱的脸、稀疏的灰白发和光秃的头顶，我不懂他的意思。先生继续说下去：“你不懂吗？是的，你当然不会明白。你年纪太轻，我却太老了。……老年人另有老年人的世界，这跟你们年轻人，甚至壮年人都不同。人到了老年，他的体力、精力和勇气都一天一天地在消失。他觉得自己一天一天地走向死亡。别的人（年轻人和壮年人）似乎也知道他是一个快死的人，没有用的人，都离开了他，让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死去。我也是这样。我一生走过好些地方，到处碰壁。最

近十多年来，我在思想上，在生活上都是孤单单的。……然而我的眼前却有一个幸福的年轻人的世界。过去的青春的回忆给我唤起了许多热望。可是我的精力、体力都竭尽了。我好像给关在一个笼子里面等死一样。你想，怀着那么多青春的热望的人怎么能够长期安静地等死呢？所以我只好拿书本销磨我的生命，整天埋头在古书堆中，使我不知道我还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不知道还有种种人间的活动存在。我整日整夜地读那些古书，读希腊人、罗马人等等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记载。可是这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甚至在那些书本里，甚至在那些死人的著作里，我也看得出来他们从前追求'充实的生活'那一个事实，连这些书本也压不住我胸中的热望。这些热望还是照常折磨着我的精神。然而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不过我那个唯一的办法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用的，你看我的头发落得更多了，脸也更瘦了，记忆力也更衰退了。我不久就可以免掉这种痛苦了。"

先生停止说话，在沉思。我注意地看先生的脸，觉得先生果然瘦多了，又想起近来先生在课堂上果然谈过记忆力衰退的话。这时候又听见先生说到死，虽然不能够完全明白先生的意思。但是想到像先生这样的好人就会不存在的事，也觉得心里非常难受，好像先生马上就要死去似的，很后悔平日不用功听先生讲书，于是回忆到先生在课堂上的种种情形，忍不住就流下泪来，放下钓竿，双手紧紧握着先生的手。

我的眼泪一定落在先生的手上了，所以先生和蔼地安慰我说："孩子，不要哭，……我还不会死。……我明白了，为了

你们，我还应该活着，”先生的声音抖得厉害，他的手在抚摩我的头。

“我要是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孩子啊！……”先生叹息地说，然后扶起我的头，拭了我的眼泪，装出笑容说：“我们还是来钓鱼罢，恐怕饵已经给鱼衔走了。”

先生举起钓竿，饵还在钩上，于是又放下去。我坐在旁边看先生钓鱼。先生对我讲了一个笑话。我笑了。

“我要是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孩子啊！”过了一会儿，先生又叹息道。

“先生，你难道就没有过孩子？”我亲切地问。

“有是有过一个。不过他在十九岁的那一年跑掉了，因为我不让他跟一个咖啡店侍女订婚。他们两个人一道跑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从此我没有得过他们一点信息。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在世界上。这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我现在想起来也很懊悔。其实这是我的错。……可是如今明白，也已经太迟了。……”先生又现出悲伤的样子。

“先生，不要提那些事了，我们还是好好地钓鱼罢。你看你还不曾钓到一尾大鱼呢，”我着急地说。

“好，说得不错，还是钓几尾大鱼送给你那位曼丽姑娘大吃一顿，”先生说着，我们都笑了。

傍晚时分，夕阳送着我们两人回去。我拿着钓竿，先生提着篮子，篮里装满了的鱼，说是要给曼丽姑娘送去。

1931年。

哑了的三角琴*

父亲的书房里有一件奇怪的东西。那是一只俄国的木制三角琴，已经很破旧了，上面的三根弦断了两根。这许多年来，我一直看见这只琴挂在墙角的壁上。但是父亲从来没有弹过它，甚至动也没有动过它。它高高地挂在墙角，灰尘盖住它的身体。它凄惨地望着那一架大钢琴，羡慕钢琴的幸运和美妙的声音。可是它从来不曾发过一声悲叹或者呻吟。它哑了，连哀诉它过去生活的力量也失掉了。我叫它做“哑了的三角琴”。

我曾经几次问过父亲，为什么要把这个无用的东西挂在房里。父亲的回答永远是这样的一句话：“你不懂。”但是我的好奇心反而更强了。我想我一定要把这只三角琴弄下来看看，或者想法使它发出声音。但是我知道父亲不许我这样做。而且父亲出门的时候总是把书房锁起来。我问狄约东勒夫人(管家妇)要钥匙，她也不肯给我。

有一天午后父亲匆忙地出去了，他忘记锁上书房门。狄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日《小说月报》第二十二卷第一号。发表时题为《哑了底三弦琴》。一九八二年编入十卷本《巴金选集》时，作者曾补作了如下的题注：“这个短篇是根据旧的故事改写成的。”

约东勒夫人在厨房里安排什么。我偷偷地进了父亲的书房。

哑了的三角琴苦闷地望着我。我不能忍耐地跑到墙角，抬起头仔细地看它。我把手伸上去。但是我的手太短了。我慢慢地拉了一把椅子过去，自己再爬上椅子。我的身子抖着，我的手也在打颤。我的手指挨到了三角琴，自己也不知道怎样地忽然缩回了手，耳边起了一个响声，我胆怯地下了椅子。

地上躺着那只哑了的三角琴，已经成了几块破烂的旧木板。现在它不但哑，而且永远地死了。这个祸是我闯下来的。我吓昏了，痴痴地立了一会儿，连忙把椅子拖回原处，便不作声地往外面跑。刚刚跑出书房门，我就撞在一个人的怀里。

“什么事情？跑得这样快！”这个人捏住我的两只膀子说。我抬起头看，正是我的父亲。

我红着脸，不敢回答一句话，又不敢挣脱身子跑开，就被父亲拉进了书房。

三角琴的尸首静静地躺在地上，成了可怕的样子，很显明地映在我的眼睛里。我掉开了头。

“啊，原来是你干的事！我晓得它总有一天会毁在你的手里。”父亲并不责备我，他的声音很柔和，而且略带悲伤的调子。父亲本来是一个和蔼的人，我很少看见他恶声骂人。可是我把他的东西弄坏以后，他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却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他放了我，一个人去把那些碎木板一片一片地拾了起来细看，又小心地把它们用报纸包起来，然后慎重地放到橱里去。

他回到书桌前，在那把活动椅上坐下，头埋在桌上，不说一句话。我很感动，又很后悔，我慢慢地走到他的身边，抚摩他的膀子。我说："父亲，请你饶恕我。我并不是故意毁坏它的。"

父亲慢慢地抬起头。他的眼睛亮起来。"你哭了！"他抚着我的头发说。"孩子，我的好孩子！……我并不怪你，我不过在思索，在回忆一件事情。"他感动地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

"父亲，你又在想念母亲吗？"

"孩子，是的，"父亲松了手回答说。他揩了一下眼睛，又加了一句话："不，我还在想一件更遥远的，更遥远的事情。"

他的眼睛渐渐地阴暗起来。他微微地叹息了一声，又抚着我的头说："这跟你母亲也有关系。"

我在两岁的时候便失掉了母亲，母亲的音容在我的记忆中早已消失了。只有书房里壁炉架上还放着母亲的照像，穿着俄国女人的服装，这是在圣彼得堡摄的；我就是在那个地方出世，我的母亲也就是死在那里。

这些都是父亲告诉我的。这一两年来每天晚上在我睡觉以前父亲总要向我讲一件关于母亲的事，然后才叫狄约东勒夫人带我去睡。关于母亲的事我已经听得很多了。我这时便惊讶地问："父亲，怎么还有关于母亲的事情我不知道的？"

"孩子，多着呢，"父亲苦笑地说，"你母亲的好处是永远说不完的。……"

"那么快向我说，快说给我听，"我拍着父亲的双膝请求道。"凡是跟母亲有关的话，我都愿意听。"

"好，我今晚上再告诉你罢，"父亲温和地说。"现在让我静静地思索一下。你出去玩玩。"他把我的头拍了两下，就做个手势，要我出去。

"好，"我答应一声，就高高兴兴地出去了，完全忘记了打碎三角琴的事情。

果然到了晚上，用过晚餐以后，父亲就把我带到书房里面去。他坐在沙发上，我站在他面前，靠着他的身子听他讲话。

"说起来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父亲这样地开始了他的故事，他的声音非常温和。"是在我同你母亲结婚以后的第二年，那时你还没有出世。我在圣彼得堡大使馆里做参赞。

"这一年夏天，你母亲一定要我陪她到西伯利亚去旅行。你母亲本来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女子。她爱音乐，又好旅行。就在这一年春天她的一个好友从西伯利亚回来，这位女士是《纽约日报》的记者，到西伯利亚去考察监狱制度。她在我们家里住了两天。她向你母亲谈了不少西伯利亚的故事。尤其使你母亲感到兴趣的，是囚人的歌谣。你母亲因为这位女士的劝告和鼓舞，便下了到西伯利亚去采集囚人歌谣的决心。我们终于去了。

"我们是六月里从圣彼得堡出发的，身上带着监狱与流放部的介绍信。我们在西伯利亚差不多住了半年。凡是西伯利亚的重要监狱与流放地，我们都去看过了。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流放地还容易听见流放人的歌声。在监狱里要听见囚人的歌声却很难。监狱里向来绝对禁止囚人唱歌，犯了这个禁例，就要受严重的处罚。久处在这

样的环境之下，连本来会唱歌的人也失掉了唱歌的兴致。况且囚人从来就不相信禁卒，凡是禁卒叫他们做不合狱规的事，他们都以为是在陷害他们。所以每次禁卒引着我们走进一间大监房，向那些囚人说：'孩子们，这位太太和这位先生是来听你们唱歌的。你们随便给他们唱一两首歌罢。'那时候他们总是惊讶地望着我们，不肯开口。如果他们给逼得厉害了，他们便简单地回答说：'不会唱。'任是怎样强迫，都没有用处。一定要等到我们用了许多温和的话劝他们，或者你母亲先给他们唱一两首歌，他们才肯放声唱起来。这些歌里面常常有几首是非常出色，非常好的。例如那首有名的《脚镣进行曲》与《长夜漫漫何时旦》，便是我们此行最好的成绩。你母亲后来把它们介绍到西欧各国和美洲了。但是可惜这样的歌我们采集得不多。

"这些囚人大部分是农民，而俄国农民又是天生的音乐家。他们对音乐有特殊的爱好。在他们中间我们可以找出一些人，只要给他们以音乐的教育，他们就能够成为音乐界的杰出人物。我们在西伯利亚就遇到一个这样的人。我们第一次听见的《长夜漫漫何时旦》便是从他的口里唱出来的。

"这是一个完全未受过教育的青年农人，加拉监狱中的囚犯。我还记得那一天的情形：我们把来意告诉狱中当局的时候，在旁边的一个禁卒插嘴说：'我知道拉狄焦夫会唱歌，'典狱便叫他把拉狄焦夫领来。

"拉狄焦夫来了，年纪很轻，还不到三十岁。一对暗黑的大眼，一头栗色的细发，样子一点也不凶恶，如果不是穿着囚

衣，戴着脚镣，谁也想不到他是一个杀人犯。他站在我们的面前，胆怯地望着我们。

“‘拉狄焦夫，我听见人说你会唱歌，是不是？’典狱问。

“他微笑了一下，温和地答道：‘大人，他们在跟我开玩笑。……很久以前，我还在地上劳动的时候，我倒常常干这种事情。现在完全忘掉了。’

“‘你现在不想试一试吗？’典狱温和地问，‘这两位客人特地从远道来听你唱歌。不要怕，他们不是调查员，他们是音乐家。’

“这个囚人的暗黑的眼睛里忽然露出了一线亮光，似乎有一种快乐的欲望鼓舞着他。他稍微迟疑了一下就坦白地说：‘我还记得几首歌，在监狱里也学到了一两首。既然你大人要我唱，我怎么好拒绝呢？’

“听见这样的话，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你母亲便问道：‘你现在可以唱给我们听吗？’

“他望了望典狱，然后望着你母亲，略带兴奋地说：‘太太，没有乐器，我是不能够唱歌的。……如果你们可以给我一只三角琴，那么……’

“‘好，我叫人给你找一只三角琴来，’典狱接口说，‘你明天到这里来拿好了。’

“‘谢谢你，大人，’拉狄焦夫说了这句话以后，就被带出去了。

“第二天我们到了监狱，禁卒已经找到了一只旧的三角琴。典狱差人把拉狄焦夫叫了来。

“他现出很疲倦的样子，拖着沉重的脚镣，一步一步地走进来，很觉吃力。可是他看见桌上那只三角琴，眼睛立刻睁大起来，脸上也发了光。他想伸出手去拿，但是又止住了。

“‘拉狄焦夫，三角琴来了，’典狱说。

“‘你大人可以允许我拿它吗？’他胆怯地问。

“‘当然可以，’典狱说。禁卒就把琴放在拉狄焦夫的手里。他小心地接着，把它紧紧地压在胸上，用一种非常亲切的眼光看它。他又温柔地抚摩它，然后轻轻地弹了几下。

“‘好，你现在可以唱给我们听了！’你母亲不能忍耐地说。

“‘我既然有了三角琴，又为什么不唱呢？’他快活地说。‘可是这几年来我不曾弄过这个东西了。最好我能够先练习一下，练习三天。……太太，请你允许我练习三天。那时候我一定弹给你们听，唱给你们听。’他的一双暗黑的大眼里露出了哀求的表情。

“我们有点失望，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得附耳同典狱商量。典狱答应了这个囚人的要求。拉狄焦夫快活地去了，虽然依旧拖着脚镣，依旧被人押着。

“三天以后，用过了午饭，我们又到监狱去，带着铅笔和笔记本。典狱把我们领到办公室隔壁一间宽大的空屋子里，那里有一张小小的写字台，是特别为你母亲设的。

“囚人带进来了。两个带枪的兵押着他。我们让他坐下。一个禁卒坐在门口。

“拉狄焦夫把三角琴抱在怀里，向我们行了一个礼，问道：‘我现在可以开始吗？’

“‘随你的便，’你母亲回答。

“他的面容立刻变得庄严了。这时候秋天的阳光从玻璃窗射进屋子里，正落在他的身上，照着他的上半身。他闭着眼睛，弹起琴弦，开始唱起来。他唱的是男高音，非常柔和。初唱的时候，他还有点胆怯，声音还不能够完全听他指挥。但是唱了一节，他似乎受到了鼓舞，好像进到了梦里一样，完全忘掉了自己尽情地唱着。这是西伯利亚流放人的歌，叫做《我的命运》。这首歌在西伯利亚很流行。但是从没有人唱得有他唱的这么好听。

“一首歌唱完了，声音还留在我的耳边。我对你的母亲小声说：‘这个人真是天生的音乐家！’她也非常感动，眼睛里包了泪水。

“尤其使人吃惊的是那只旧的三角琴在他的手里居然弹出了很美妙的声音，简直比得上一位意大利名家弹的曼陀林。这样的琴调伴着这样的歌声，……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面！

“他的最后一首歌更动人，那就是我方才说过的《长夜漫漫何时旦》。我完全沉溺在他的歌中的境地里了，一直到他唱完了，我们才醒过来。我走到他的面前，热烈地跟他握手，感谢他。

“‘请你设法叫典狱允许我把这只琴多玩一会儿，’他趁着典狱不注意的时候，忽然偷偷地对我说，‘最好让我多玩两三天。’

“我去要求典狱，你母亲也帮忙我请求，可是典狱却板起面孔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已经为你们破过一次例了。

再要违犯狱中禁例，上面知道了，连我也要受处罚。’他一面又对拉狄焦夫说：‘把三角琴给我。’

“拉狄焦夫紧紧抱着琴，差不多要跪下地哀求道：‘大人，让我多玩一些时候罢，一天也好，半天也好，……一点钟也好。……大人，你不懂得。……这生活，……开恩罢。’他吻着琴，像母亲吻孩子一样。

“‘尼特加，把三角琴给我拿过来！’典狱毫不动心地对禁卒说。

“禁卒走到拉狄焦夫面前，这个囚人的面容突然改变了：两只眼睛里充满着血和火，脸完全成了青色。他坚定地立着，紧紧抱着三角琴，怒吼道：‘我决不肯放弃三角琴。无论谁，都把它拿不去！谁来，我就要杀谁！’

“我们，你母亲和我，都吓坏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典狱一点也不惊惶，他冷酷地说：‘给他夺下来。’

“他这时候明白抵抗也没有用了，便慢慢地让三角琴落在地上，用充满爱怜的眼光望着它，忽然倒在椅子上低声哭起来。他哭得异常凄惨，哭声里包含着他那整个凄凉寂寞的生存的悲哀。这只旧的三角琴的失去，使他回忆起他一生中所失去的一切东西——爱情、自由、音乐、幸福以及万事万物。他的哭声里泄露了他无限的悔恨和一个永不能实现的新生的欲望。好像一个人被抛在荒岛上面，过了一些年头，已经忘记了过去的一切，忽然有一只船驶到这个荒岛来给了他一线的希望，却又不顾他而驶去了，留下他孤零零地过那种永无终

结、永无希望的寂寞生活。

“我们听见他的哭声，心里很不安，因为这一切都是我们夫妇引起来的。我们走到他面前，想安慰他。我除了再三向他道谢外，还允许送他十个卢布。

“他止了泪，苦笑地对我说：‘先生，我不是为钱而来的。只请你让我再把三角琴玩一下，——只要一分钟。’

“我得到了典狱的同意，把琴递给他。他温柔地抚弄了一会儿，又放到嘴唇边吻了两下，然后叹了一口气，便把它还给我。他口里喃喃地说：‘完了，完了。’

“‘我们不能够再帮忙你什么吗？’你母亲悲声地问，我看见她还在揉眼睛。

“‘谢谢你们。我用不着什么帮助了，’他依旧苦笑地说。‘不过你们回去的时候，如果有机会走过雅洛斯拉甫省，请你们到布——村的教堂里点一支蜡烛放在圣坛左边的圣母像前，并且做一次弥撒祝安娜·伊凡洛夫娜的灵魂早升天堂。’说到安娜这个名字，他几乎又要哭了出来，但是他马上忍住了。他向我们鞠了一个躬，悲声地说：‘再会罢，愿上帝保佑你们平安地回到家里。’

“门开了，两个兵把他押了出去；脚镣声愈去愈远。一切回到平静了。刚才的事情好像是一场梦，但是我们夫妇似乎都饮了忧愁之酒。你母亲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这个拉狄焦夫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凄然地问。

“‘谁知道！’禁卒耸了耸肩头说，‘他的性情很和顺，从来不曾犯过狱规。无论你叫他做什么事情，他总是服从，永远

不反抗，不吵闹，不诉苦。可是他不爱说话，很少听见他跟谁谈过话。所以我简直没法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总之，他跟别的囚犯不同。'

"'那么他犯的是什么罪呢?'你母亲接着问。

"'事情是很奇怪的。在雅洛斯拉甫省的布——村里，有一天教堂中正在举行婚礼，新郎是一个有钱的中年商人，新娘是本村中出名漂亮的小家女子。一个青年男子忽然闯进来，用斧头把站在圣坛前面的新娘、新郎都砍倒了。新娘后来死了，新郎成了残废。凶手并不逃走，却丢了斧头让别人把他捉住。他永远不肯说明他犯罪的原因，也不说一句替自己辩护的话，只是闭着嘴不作声。他给判了终身惩役罪，也不要求减刑。从此他的口就永远闭上了。他在这里住了这些年，我从来没有听见他像今天这样说了这么多的话。他的事情，只有魔鬼知道!'禁卒一面说，一面望着桌上的三角琴，最后又加了一句，'三角琴也弄坏了。'

"你母亲就花了一点钱向禁卒买来了三角琴。她把它带回圣彼得堡。我们以后也没有机会再看见拉狄焦夫。我们临去时留在典狱那里的十个卢布，也不知道他究竟收到没有。

"说来惭愧，我们所答应他的事并不曾做到。雅洛斯拉甫省的布——村，我们始终没有去过。第二年你母亲生了你，过了两年她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她临终时还记住她允许拉狄焦夫的蜡烛和弥撒，她要我替她办到，她要我好好保存着这只三角琴，以便时时记起那个至今还不曾实践的诺言。可是我不久就离开了俄国，以后也就没有再去过。

"现在你母亲睡在圣彼得堡的公墓里，三角琴挂在墙上又被你打碎了，而雅洛斯拉甫省布——村的教堂里圣母像前那支蜡烛还没有人去点过，为安娜做的弥撒也没有人去做。……孩子，你懂得了罢。"

父亲说话的时候常常抚摩我的头发。他说到最后露出痛苦的样子，慢慢地站起来，走到钢琴前面，坐在琴凳上，揭开钢琴盖子，不疾不徐地弹着琴，一面唱起歌来。这首歌正是《长夜漫漫何时旦》。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地感动过。父亲的声音里含得有眼泪，同时又含得有无限的善意。我觉得要哭了。我不等父亲唱完便跑过去，紧紧地抱着他，口里不住地唤道："我的好爸爸！……我的唯一的善良的父亲！"

父亲含笑地望着我，问："孩子，怎样了？"我从模糊的泪眼里看见父亲的眼角也有两颗大的泪珠。"啊，父亲，你哭了！"我悲声叫道。

父亲捧起我的头，看着我的眼睛，温和地说："孩子，你也哭了。"

1930年。

爱的摧残*

八月三日

西蒙纳到我家来，已经两个多月了。

我看见她半裸的身体，忽然感到憎厌。我奇怪，我怎么会认识这个女人。鼻子那么尖，眼睛那么小，面颊并不丰腴，在她身上简直找不到美点。这样的女人居然会做我的情妇，我自己也讲不出理由来。“去罢！我不要再看见你！”我很想对她这样说。

我的眼睛贪婪地望着她的肉体，我的嘴终于不肯说出这样的话。

“你来的时候，给房东看见没有？”我淡漠地问。

“没有，”她对我含笑说，脸上现出欣慰的表情。“我上楼梯的时候，脚步放得很轻，我很怕看见老太婆那双凶恶的眼睛，天幸终于躲开了那个老东西。……”

这个女人是一个所谓的良家妇女，她靠自己的双手作工度日。然而她宁愿忍受耻辱任我的房东太太把她当作暗娼，天天晚上到我这里来，不要任何的代价，把她的身子交给我。第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日《小说月报》第二十一卷 第 十 二号。

二天早晨她临走的时候，除了说“再会”之外，还要说一声“多谢”。但是现在我却要对她说：“去罢，我不要再看见你！”了。

她的热烈的接吻和拥抱阻止我说出这句话，我终于没有勇气推开她。她又吻我的眼睛，我想她一定是不要我看见她那张丑陋的面孔。她松开了手的时候，我忽然开玩笑地问她道：

“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因为我爱你，”她庄重地说，又把脸偎过来。但是我的激情已经死了。

爱！什么是爱？“我爱你，”她真的爱我么？也许。但是我果然在爱她么？我曾经爱过她么？

我不再思索。我只是默默地、冷淡地接受她的热吻。

八月九日

她不说什么，不过从她的眼光里我看出一种责备的表情，她似乎怪我不该对她冷淡。我并没有表示。我装出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我们各人心里都关着自己的秘密，彼此都不打开自己的心。我们戴着面具在互相欺骗。

她说：“明天我不能来了，我要到乡下去看我的弟弟。”她的脸上现出惋惜的表情。

“不来也好，”我耸了一下肩膀说。

“你……不再爱我了。”她忽然迸出这句带哭的话，于是伤心地哭起来。

我望着她。我看见她那张脂粉狼藉的脸，我想说：“我从

来就没有爱过你。"但是我，这个卑怯的、说谎的我却抚着她的身子安慰道：

"我不爱你又爱谁？"

"不要骗我，你的眼睛明明告诉我了，"她依旧悲伤地说。

不管我的眼睛告诉她什么，我是不会对她屈服的。我说谎就要说到底。

"亲爱的，你们女人总是这样多心。你明明知道我在爱你，却偏偏要说我在爱别人。现在我分明在你身边，你还怕会失掉我吗？"我装出笑容对她说。她似乎相信了，便止了泪。一双清明的但依旧带着哀怨的眼睛默默地望着我。这一次却是我用嘴去吻她的眼睛，她的脸。她在我的怀抱中用了感动的声音喃喃地说着："我多么爱你，你就是我的生命……"

夜非常静，整个世界都死去了。屋子里抖着黯淡的灰白色的光。她的均匀的呼吸不绝地送进我的耳朵。她的身体在我的怀里像一具死尸。我忽然感到恐怖，又感到憎厌。我想把她推下床去，我的手一动，她的身子也微微地抖动了。

"路易，不要抛弃我！"她好像知道我的动机似地低声哀叫。我紧紧地抱着她，不敢说一句话。过了一会儿她又安静了。我知道她在做梦。但是我更希望我能够知道在她的梦中我是怎样地对待她。……天保佑！希望她梦中的我不要比真实的我做得更残酷。

她的呼吸一声一声地刺入我的心里。灰白色的光似乎抖得更厉害，整个屋子好像都在动了。光啊，你为什么不完全消去，让黑暗到来，把这个为思念所苦恼的我埋葬一夜！

八月十日

今天早晨，她六点钟便走了。她临去的时候，我给了她一张五十法郎的钞票。

她接了钞票，冷笑一声，然后把它放回我的衣袋里。她说：

"我不是为这个来的，你知道我不是为这个来的。"

"哪个女人不是为了这个到男人家里来的呢？"这句话几乎脱口而出，我忽然瞥见了她眼里发亮的东西，我便咽住了它。我默默地埋下头，不敢看她一眼。这时候我的感觉是没有文字可以形容的。

她叹了一口气。歇了一会儿，她俯下头吻我的嘴唇，从她的眼里落下两滴眼泪到我的颊上。我想说什么，但是我找不到一句适当的话。她慢慢地走出去了。

可怜的女人，你为什么要爱我？

我究竟爱过她吗？究竟还能够爱她吗？这样的问题时时来逼我，但是我不敢给它一个明确的回答。不过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的激情死了。

今晚上没有了她，我觉得更寂寞。我起先想，不看见她那张讨厌的脸，我总可以安安静静地过一夜罢。可是到了她平时来的时候，看不见她，我的心便烦躁起来。一切事都无心做，我每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心弦便要震动一下，我屏住呼吸，静候听惯了的敲门声。然而这个晚上门偏偏不响了。时间过得真慢。

我这一夜特别睡得早。枕上还留着她的头发香，一阵一

阵地送进我的鼻孔。我想安静地睡一下，但是她的影子不停地在我的眼前晃动。

“你不再爱我了，……亲爱的，”似乎她还在这里说话。

“你让我安静地睡一刻罢！”我挥着手气愤地说。

她的影子好像更逼近了。我不能忍受。

我不爱人，但是我被人爱着。

八月十一日

我在工厂里特别烦躁。做填颜色工作的柔曼娜时时借故跑到我这边来，含笑地找话对我说。这个可恨的小妮子！她好像对我有意思。跟她开开玩笑不好吗？我这样想道。但是我还想着我那个忠实、可怜而又可厌的西蒙纳。

柔曼娜，我们所称为“南方小美人”的柔曼娜，是我过去时代好梦中的仙女，我的初恋的对象。我还记得，这不过是两年前的事，有一天早晨我比她先进工厂，我在她的桌上留下了一张字条：

> 我爱你，我想你也爱我。那么我们两个共同来创造新生活，岂不更好？——路易。

这个傻女郎，她读了我的字条，居然哭起来了。她把字条拿给她的同伴看。从此我就做了她们谈笑的资料。

我的初恋死了，我的爱情也跟着它死了。我只有恨，我恨一切的女人。

但是我找到了西蒙纳，那个忠实而可怜的女人。

我为什么要爱西蒙纳呢？不，我并没有爱过她。只有在今天我同柔曼娜谈话的时候，我才明白，我找西蒙纳是对柔曼娜报仇。

我胜利了吗？……不，柔曼娜还在拿我开玩笑。楼下那个烧火炉的年轻人上来的时候，她又到他身边去了。我知道他近来同她很要好，我看见他几次送花给她。我还在电影院里遇见他们几次。

她为什么爱那个人不爱我呢？我有什么不及他的地方吗？……我在工厂里的地位和工资都比他高。

我说，我讨厌西蒙纳，憎恨柔曼娜。但是我的眼睛却时时望着柔曼娜，我的心却时时想到西蒙纳。

下工的时候柔曼娜和那个年轻人肩并肩地走出工厂。我跟在后面。她忽然回过头来，对我笑了笑。我摸不着她的心思。

西蒙纳来得很早，她已经在我的房间里等我了。她非常亲热地跟我拥抱，接吻。桌子上堆满了她带来的食物和果品。食具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一面吃，一面谈话。她絮絮地讲她的旅行和家庭状况。我并不注意地听。我只知道她那个寄居在婶娘家里的弟弟身体不大好。

她似乎很高兴。她不会知道我并不爱她。那么我究竟爱谁呢？柔曼娜吗？不！我的激情死了，我的爱也死了。

对于西蒙纳好像有一种义务把我们俩连接在一起。我不爱她，我想对她说："去罢，我不要再看见你。"可是我一面又在

接受她的拥抱和接吻。

在西蒙纳的眼光和举动上，我明白我是被人爱着。我想我为什么不可以把我从前献给柔曼娜的爱献给西蒙纳呢？这个我自己也不知道。柔曼娜得到了我的爱，却把它当作毫无价值的东西毁掉了。现在西蒙纳给了我她那颗真诚的心，想换得我的爱，我却没有什么给她了。

我觉得我对西蒙纳犯了罪，因为我不曾把真面目给她看。但是我又怎样能够把真面目给她看，告诉她我不爱她呢？我不能够把那个不要任何报酬自愿将身体交给我的女人推开。

我们两个紧紧地抱在一起，各人怀着一种心思。黑暗压下来，我们动也不动一下。渐渐地一切的思念都死去了。黑夜，我希望你永远统治世界，不要让我们两个再醒过来，看见彼此的真面目。

八月十五日

我们的关系还是跟以前差不多。她越是挨近我，我离开她越远。她越往前进，我越向后退。她这几天的心情很古怪。她有时很快乐，向我叙说种种的计划，或者她的工厂里面的事情。有时她又忽然伤感起来，独自流泪不说一句话。

今天是礼拜天，她很早就来了。我们在家里用过了午饭，就出去到凡山树林里玩。

在地道车里我们遇见了柔曼娜。我给她们彼此介绍了。她好像很注意柔曼娜似的。柔曼娜打扮得十分漂亮，对我特别亲热。她一个人讲话最多，时而骄傲地瞟了西蒙纳两眼。西

蒙纳似乎躲在角里，不说一句话，有时偷偷看我，有时又偷看柔曼娜。我跟柔曼娜谈得很亲热。我还约她同到凡山树林去。她说是有别的事情，谢绝了。她答应今晚到我家里去。过了几站她便下去了。

柔曼娜虽然去了，但是她好像留下一个障碍在我跟西蒙纳的中间似的。西蒙纳变得忧郁了。她虽然跟我靠得近，却似乎隔得很远。我知道她在思索什么。柔曼娜的印象在苦恼她，但是我拿什么话向她解释呢？我害怕提起柔曼娜这个名字。

我还在想：要是柔曼娜果然和我们同去凡山树林，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不敢再想下去。

我们出了地道车站，坐出租汽车一直到凡山树林。在汽车里她把身子紧紧贴在我的身上，头放在我的颔下。我抱着她，我觉得她究竟是我的人。我又捧住她的脸，亲她的红唇。她不说什么，从她的眼睛里我看出来欣慰与感激。我自己也有点感动，但是我还不能不想起柔曼娜。

树林里到处都是野花，草地上躺着一对一对的男女。一条曲折的林荫路把我们引进树林的深处。西蒙纳很高兴地牵着我的右手，我们穿过树林，披开垂下的树枝，踏着地上的枯叶走。我们走了一些时候，树木渐渐稀疏。走过这一片树林，便是一块斜坡。阳光从后面射过来，正被高大的树木遮住，只露出一些明亮的大斑点在草地上。我们拣了一块完全没有阳光的地方坐下，把带来的点心吃了一些，又喝了些矿泉水。我看见旁边有紫堇花，便摘了几朵小花给她插在衣衫上。她含

笑地对我说了一声“多谢”，我们就在草地上躺下来。

这里十分静，只听得见几声鸟鸣。偶尔有一两个游人走过，但都向前走了。有时还有几声笑语传过来，但马上就被风送到远处去了。只有我们两个人还躺在草地上。这时候我没有想到柔曼娜，我的眼睛耽耽地望着西蒙纳。她的面貌，她的身子，在这个环境里好像有一种纯洁的美。我觉得我的爱、我的激情又复活了。

她睡着了，头枕在我的身上，脸上带着和平的微笑，胸膛微微地起伏着。看见她这个样子，我也感到欣慰。过去的一切苦恼都去远了。我想从此我们该可以把新的生活建立起来。

回到家里我们都好像变成了新的人。我们都觉得快活。我知道她高兴的原因，但是我戏问她为什么今天特别高兴。她起先不答应，只是吻我，后来才说因为她知道我还在爱她。

“你们女人居然把爱看得这样重要？”我惊讶地问道。

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温柔地在我的耳边说：“爱是我的生命，没有它，我就不能够活下去。”

对于这个诚恳、纯洁的女人的自白，我找不到一句辩驳的话。忽然从我的眼睛里落下了泪珠。我把头俯在她的怀里。她用温柔的手抚着它，不停地说着那一句在全世界的语言中找不出相当美丽的译文的话：“Je t'aime.①”。

“Je t'aime, Je t'aime.”我陶醉在这美丽的音乐里，我忘

---

① Je t'aime：法语，我爱你的意思。

了柔曼娜，忘了她今晚的约。

柔曼娜并没有来，这是万幸的事。

八月二十四日

西蒙纳还是照常到我这里来，可是我的感情又渐渐地变了。

柔曼娜跟她那个年轻人闹翻了，便向我进攻，我抵抗不住她的魔力。西蒙纳在我身上唤起来的爱，唤起来的激情，被柔曼娜夺去了。

我今夜回家很迟，因为同柔曼娜在舞场里一直跳舞到一点多钟。我把她送回家，然后回到自己屋里。这个晚上她第一次让我吻她的香唇。她的确比西蒙纳可爱。这个小妮子的迷人的手段真不错。

西蒙纳在屋里等我，她还没有睡。她并不问我到什么地方去了来，只是默默地望着我。她的眼睛里充满哀怨。我只好向她撒谎。我说，一个朋友请我去商量事情，他一定不让我走，所以回家很迟，使她等了这么久。

她并不责备我，不过劝我以后不要回来得这样迟，因为我第二天早晨要上班作工。

我答应她以后不再这样迟回家。她好像放了心。我们并没有再谈什么话，就睡了。

她还是一样地爱我，可是我却不爱她了。她在我的怀里只是一个陌生的人。我的心远在柔曼娜的身旁。

八月二十九日

“路易，你不再爱我了，”西蒙纳含着眼泪对我说。

我埋着头不做声，因为我实在不爱她。

“我知道，你爱她。……是的，你爱她。……但是你不可以多少爱我一点吗？……我是多么爱你！你想想从前，”她抽泣起来，两只手摇着我的肩膀哀求似地说。“不要抛弃我，我把我的一切都给了你。……我没有爱就不能够生活。爱就是我的生命。……把你的爱多少给我一点点罢。”

我带笑地拿下她的手，安慰她说：“你们女人总是多心。我明明在你的身边，你却说我爱她。难道要我永远跟你厮守在一起，一刻都不离开？我不过是在敷衍她。我爱的只是你。”我自己也知道我在说谎，但是我一点也不觉得惭愧。我心里在盘算怎样才能够离开她到柔曼娜那里去。

她似乎不相信我的话。不过她也不再说下去了。

今天虽是礼拜天，但是我们并没有出去玩，时间就这样地过去了。

八月三十一日

“你为什么一定要爱我？在巴黎有那么多的男人！”我气愤地对西蒙纳说。

“不要对我这样说，路易，亲爱的。”她掉转身哭起来。

我在房里大步踱了一阵，忽然记起了柔曼娜的约会，便取了帽子走出去。

她跑过来跪在地上，抱住我的腿。“不要去！不要抛弃我！

……你的爱就是我的生命。……无论你怎样待我都可以，只求你不要抛弃我到她那里去！……她是跟你闹着玩的，只有我才是真正地爱你，"她呜咽地向我哀求。

她的眼泪弄湿了我的裤子。我愤怒地挣扎着，一面大声叫："放开我！放我去！"但是我挣不开她的手。她把我的腿抱得太紧了。

我快要发狂了。我打她的头，打她的背，我震摇她的身子。她并不抵抗，只是哀哀地哭着说："你打我，骂我，我都愿意忍受。只求你不要离开我。"

我用尽力量，都不能够挣脱自己的身子。我的兴致渐渐地消失了，愤怒也渐渐地消失了。

"我不去了，"我颓丧地说，便丢开了帽子。她放松我，让我睡倒在床上。

这个晚上我并不曾对她说一句安慰的话，反而是她带着眼泪装出笑容来安慰我，向我谢罪。

她脱去衣服的时候，白的皮肤上几块青紫的伤痕一齐映入我的眼睛。她装出不在乎的样子，连看也不看它们一眼。

悔恨的眼泪堵塞了我的咽喉，我把这些伤痕都吻遍了。我的眼泪终于流在她的背上。我向她发誓不再去找柔曼娜了。

九月七日

"路易，你现在又变心了，"西蒙纳悲哀地对我说。

我不开口。

她说得不错，柔曼娜不肯放我，她又把我拖过去了。

“路易，难道你还舍不得那个丑女人？”柔曼娜时常当着许多人对我这样说。她又把“丑女人”的故事讲给她的同伴听。虽然全是捏造的话，但是我听起来好像就是真的一样。我心里很难受，我觉得在人面前丢了脸。

柔曼娜一面用她的美丽引诱我，一面又捏造西蒙纳的故事羞辱我。她的这个手段终于把我征服了。这一次是完全征服了。

九月十日

西蒙纳似乎知道有一个悲惨的命运会落到她的身上。她没法抵抗，只有顺受地、战栗地等着它来。这几天她不大说话，也不常露出笑容，就是笑的时候，也只是苦笑，惨笑。

至于我呢，我知道自己的心思，我知道我在骗她，我没有勇气对她多说话。但是我觉得从她的举动上看来，她这几天爱我爱得更厉害，而且更害怕会失掉我。

但是我只想用一个巧妙的方法永远撇开她。

九月十八日

“路易，你就忍心这样抛弃我吗？”西蒙纳哭着对我说。

“你怎么会有这种心思？我不是爱着你吗？”我红着脸强辩。

“你难道这个时候还不肯对我说真话？……我知道你明天就要搬家了！”她哭得更加厉害了。

我被她揭穿了真相，有点恼羞成怒了。我赌气说："我搬家，跟你有什么关系？"

她走到我的椅子跟前，跪下去，仰起头望着我的脸，哀求地说："路易，请你把地址告诉我，我要跟你去，做一个奴隶也可以。只求你不要抛弃我。你的爱就是我的生命。……没有它，我就会死。……"

门上起了叩声。

"进来，"我大声说，一面推开西蒙纳，要她站起来。

来的是柔曼娜，她看见西蒙纳跪在地上哭，便冷笑道：

"你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吗？我知道你舍不得她。"

我想站起来，可是西蒙纳抱紧了我的腿不放。她哭道："不要抛弃我，路易，亲爱的，不要抛弃我！"

"路易，现在应该由你自己决定了。在我跟她的中间你究竟要谁？快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柔曼娜做出坚决的样子对我说，一面褪下大衣露出她那丰腴、雪白的肩膀。她看见我还在迟疑，便对我笑了笑，说："你既然舍不得这个丑女人，我只好走了，从此什么都完了。再见！"她掉转身子去开门。

"柔曼娜！"我连忙叫起来。

"什么？"柔曼娜掉过头带笑地问，用她那带诱惑性的眼睛望着我。

我要奔过去，但是西蒙纳死死地抱住我的腿。我急了，一脚踢开西蒙纳，把她踢倒在地上，终于说出了我早就想好却始终没有说出来的那句话："去罢，我不要再看见你！"

我跑到柔曼娜面前，一把抱着她。她故意做出大的响声，

接连地亲我的嘴唇。

西蒙纳止了哭，站起来，大衣也不穿，急急地打开门，跑出去了。

她到什么地方去呢？在这样的夜里。

我的头昏了。

柔曼娜坐了一会儿才回去。她要我送她，但是我谢绝了，因为我还想着西蒙纳。

柔曼娜去了。我孤零零地留在屋子里。西蒙纳的大衣躺在床上，突然地映入了我的眼睛。她大概不会回来了。我想起她平日对我的好处，觉得今晚上很对不起她。我走到床前，把她的大衣轻轻地摩了一阵，然后拿起它挂到衣橱里去。从大衣袋里落下来一张纸。我无精打采地把它拾了起来。原来是一封短短的信：

姐姐，亲爱的好姐姐：

好几天不接你的信了。我们大家都很念你。快写信来。婶母说等我的病好了就带我到巴黎去看你。你说你有了姐夫，你把他形容得那么好。你说他怎样爱你，怎样体贴你。你说你同他在一起生活得多么幸福。我们都高兴。婶母尤其高兴，她说今年圣诞节要请他到我们乡下来。我的病快好了，你不要挂念。我们都跟你接吻，也跟他接吻。我们都爱你，也爱你所爱的人。我们诚心地祝福你们两个。

你的小弟弟杰克。

我狂吻这张信笺，然后拿起帽子开了门出去。

我走到静卧在冷月下的街上，我的脑子突然清醒了。我到哪里去？我去什么地方找她？在这样大的巴黎城里！……

在我的眼前现出了一幅图画：赛纳河的清波在月光下发亮，把一具女人的浮尸缓缓地送往下流。

“没有你的爱，我就会死，”她的话在我的耳边响起来。

我拚命向赛纳河岸跑去。我跑到了河边。我沿着石头栏杆飞奔。我一路上唤她的名字。我听不见一声回应。两个人跟着我跑。警察要拦住我，向我问话。我到处寻找西蒙纳的影子。

我终于找到了她！她靠在冰冷的石栏杆上，头发散乱，衣裙、袜子、鞋子全湿了。她不动，不看我，也不说话。我扑过去，跪倒在她的面前，两只手紧紧抱住她那双湿淋淋的腿。我哭着唤她，求她的宽恕，求她跟着我回家去。我答应今后永远同她厮守在一起，共同创造新的生活。

1930年。

亚丽安娜*

星期六早晨我从图书馆回来，走到旅馆门口，遇见亚丽安娜，她说："我留了一个信给吴。"她跟我握了手，不再说什么便匆忙地走了。

我进了旅馆，在放钥匙的地方发见亚丽安娜的信，便带了它上楼，先到吴的房间。钥匙在门上锁孔里。我不敲门就进去。吴穿着他那件玄青缎子的中国皮袍端坐在小圆桌旁边，专心地读书。

"怎么？你在家！"我惊讶地问，"亚丽安娜来，怎么没有看见你呢？"

"亚丽安娜？什么时候？"吴放下书站起来。"我并没有离开过这间屋子！"他疑心我在跟他开玩笑。

"我刚刚在下面遇见她，她好像来找过你似的，"我正经地说。

吴马上跑到窗前，伸出头去望下面的街。

"她已经走远了，"我在后面拍着他的肩膀含笑说，"我知道你近来喜欢她，你不怕杭可拿手枪打你吗？"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日《妇女杂志》第十七卷第三号。

“杭可早就不跟她在一起了，”吴笑答道。“她对我说过她并不爱杭可，杭可不过是她的许多同志中间的一个。”

“那么她对你的态度怎样？”

“我不过……”

“不过是她的许多同志中间的一个，”我连忙接口说。

“不错，”吴忽然大笑起来。“我不过是她的许多同志中间的一个……”吴迟疑了一下，又加了一句话：“而且她生得并不漂亮。”

“但也不丑。我爱她的勇敢，我爱她的坦白。”

“我最爱她的……这个我现在不告诉你，”吴得意地说。吴素来爱卖弄玄虚，说话每说到重要的地方便住了口，使人忍不住好奇心，一定要听下去，但是他无论如何不肯再说。我最不满意他这个脾气，我屡次想对他报复都没有成功。

“她刚才给了我一封信……这是不能够给你看的。”我从袋里摸出信来，故意在他的眼前晃一下。

“给我。”吴伸过手来拿。

“为什么要给你？你知道是写给谁的？”

“自然是写给我的，”吴毫不迟疑地说。

“不，这是写给我的！”我做出得意的样子。

“我不相信，你跟她没有交情，”吴摇头说。

“难道除了私人感情以外，她就没有话可以谈吗？”我说了便把信放回在衣袋里。

“她绝不会单写信给你不给我的。……快把信给我！”吴有点着急了。

“这样说来，亚丽安娜岂不成了你的专利品吗？”我大笑起来。“好，给你罢，我没有话可说了。”我便把信取出来给了他。

吴听见我的话也笑了。他接过了信，一面拆，一面说：“不要老是这样地开玩笑，外国女人跟中国女人不同，她们并没有那种小家子气，不怕人拿她们开玩笑。”

“快读信罢，你的这种中外妇女优劣论我已经听够了。”我又忍不住笑了。

我不等他读信就走开了。

二十多分钟以后有人在敲门。

“进来，”我不注意地说。

进来的是吴，他已经换好了衣服，脸上笼罩着一片愁云。他那双自以为女人见了就要软骨的眼睛里射出来忧郁的光。他咬着嘴唇皮，不说话。

“什么事？”我笑着问，“亚丽安娜信里有什么话使你不高兴吗？”

“她被驱逐了！”吴愤激地、绝望地摊开两只手。

驱逐了！这几个字向我的头打来，像鞭子一样。我的心情马上改变了。

“她马上就走吗？”我痛惜地叫起来，我后悔先前在下面遇见她时没有拉住她。

“不，还有三天的期限。……我马上去看她。……你看这封信。”吴从衣袋里摸出一张信纸交给我，便出去了。

一张小小的信纸上面写着几行工整的法文：

亲爱的吴——因为国际大会的事，我和杭可五个人都被驱逐了。他们已经离开了巴黎，只有我的期限是三天。你知道我在巴黎还有许多事要做，所以不来跟你详谈。华沙城的景象还在我的眼前，虽然危险在那里等着我，但是我要回到那里找生命去。别了。愿你快乐，并望你给我一样东西作为纪念，我再没有机会回到巴黎来了。

你的亚丽安娜。

我反复地读着信，感到一颗温柔的女性的心在纸上跳动。在这些简单平淡的话里我看出了一种斯拉夫女性所特有的深情。我觉得要哭了，但这不是因为悲哀。一种欲望在我的胸中活动，我的思想在远方，在广大的草原，在浓密的树林，在寒冷的村落。我想在那里人们该可以自由地生活，自由地享乐，自由地爱罢。在那里一定是充满着生命的。我要到那里去。然而华沙的热闹的街市的景象遮住了这一切。我似乎从幻梦中醒过来又回到了现实的生活里。

我手里还拿着信笺，我知道亚丽安娜要回到华沙找生命去了。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我忽然觉得寂寞起来，心里燃烧着不能实现的欲望。我到什么地方去找生命呢？在无可奈何之中我把亚丽安娜的信揣在怀里，无精打采地走出去用午餐。……

到了晚上十点钟，吴还不曾回来。我熄灯睡了。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我被脚步声惊醒了。

月光从开着的窗照进来，映在我的床的另一端，吴靠着床栏杆立着，背向着月光。我看不清楚他的脸。他的上半身的影子映在我的被单上。

“多么好的月光！”我这样地赞道。“吴，什么时候了？你还不去睡？”过了片刻我向吴问道。

“已经敲过一点钟了，”他的声音颤抖着，“我实在不想睡，我不能够睡。”我从来不曾看见他这样地激动过。

“吴，你有什么事？”我诧异地问；“你见到了亚丽安娜吗？……她什么时候走？”

“我在伊达家里看见了她。我和她同到霞徽尔去，帮她收拾好了东西，在她家里吃了晚饭。我们谈了许多话，我们同到附近树林里去散步。她在一道小溪旁边洗她的头发，”吴做梦似地说，“啊，我从没有看见这样美丽的头发！黄澄澄的金丝发全披下来垂到肩上，非常细密，非常柔软。”吴似乎找不到适当的形容词，稍微停顿了一下。“她每说一句话，头一动，头发也飘动起来。我们后来走到一块草地上，便躺下来。我们的身子离得很近，渐渐地她的头往我的身上移，终于放在我的胸上，我抚摩她的细发，我又用嘴去亲它们。我们这时都不说话。月亮已经升到天空，草也染上了银白色。远远地有些灯光。偶尔还有一两对男女走过，他们在低声讲话，脚步下得很轻，并不会惊动我们。我觉得好像是在梦里，一切现实的苦恼都去远了。我忘记她是被法国政府下令驱逐的人。她也忘记了在她前面的华沙的危险生活。我们只是一对青年男女，正沉醉在青春的好梦里面。”

吴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用手抚着他那被月光洗着的乱发，又继续热烈地说下去："她忽然仰起头来，望着我的眼睛问道：'我去了，你就一点也不想我吗？'这时候我的激情被她唤起来了，我忍不住捧着她的脸狂吻起来。"

"这要怪你不好，要不是你今天早晨向我说那些话，我绝不会有这样的举动，"吴带笑地加了这一句。

"你应该感谢我才是，"我笑着回答。

"啊，这样好的月夜……一个少女的接吻……我怎么能够去睡？"吴叹息地自语道。"亚丽安娜！"他忘了自己地轻轻唤了两三声。

我也不想睡了。月光渐渐地爬上了我的身子。我索性坐起来，头正迎着月光，这清冷的光芒使得我的脑子突然清醒了。我的思想又在远方、在广大的草原、浓密的树林、寒冷的村落了。我幻想着在那里人们自由地生活，自由地爱。那是多么幸福的人生啊！我不住地望着月光出神。

"这一夜，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为爱情所苦恼着的吴又继续地说。"她让我吻了许久，然后她告诉我：她也爱我，她很不愿意离开我，可是她却不得不去了，此去就是跟我永远分离了。她对我谈了许多事情。她说她还有一个母亲在华沙附近的一个村落里。她有一个姐姐比她大六七岁，因为参加革命运动被判罪监禁十五年，后来便发了狂死在监狱里面。她自己也受到波兰政府的通缉。在一个深夜，在村狗狂吠的时候，五六个宪兵来逮捕她，可是她先一个钟头得到友人的通知逃走了。这是两年前的事情。……现在她又要回去了，要是她

在华沙被人认出来，至少也有十五年的监禁罪。她后来终于哭了，她说这并不是在悲惜她自己的遭遇，她在为她故乡那般女工的命运哭，她在为她年老病弱的母亲哭。我替她揩干了眼泪，我吻着她的润湿的眼睛。我并不说什么安慰的话，我知道像她那样的女人是不能够用话来安慰的。我低声唱起革命歌来。她的悲哀逐渐消失了。压抑不住的热情鼓舞了她，她也唱着。我们都站起来，我抱着她的腰，慢慢地走着。我们走过一道小小的石桥，桥下的水嘶嘶流着，我们靠着石栏杆，望着巴黎城里耸立着的放出五色灯光变化万千的铁塔。她又絮絮地向我叙述她故乡的景物。我回来的时候，她把我送到车站。火车开了，我在车厢里还看见她披着一头灿烂的金发直立在月光里，像一座优美的石像。……"

吴掉转身子迎着月光，让清辉洗着他的脸。他沉醉似地赞道："这样好的月光！"他痴痴立着，动也不动一动。

我自己也被感动了。看见平日极其"实际的"吴居然也这样充满诗意地赞美月光，我并不想笑，我只想流泪，因为我感到了人间的缺陷，因为我想向他表示在这一刻我确实是真挚地与他同感的。

"吴，快去睡罢，已经很迟了，"我诚恳地说。

"在月光下面，一个少女的接吻，少女的眼泪……我怎么能够去睡？……金，你还不了解我吗？"吴激动地说。

是，他说得不错，我也不能够睡了。

"我下了火车，不想回到家里，我走到赛纳河岸边，"吴又忘了自己地说下去；"我的心热得厉害，我觉得胸里有满腹的

话要找一个人来听我倾诉。车辆渐渐地稀少了，月亮在河里浮沉。我迎着圣母院的两个高耸的钟楼前进。我忽然记起了巴黎公社时代曾经有人在那里发见埋在地窖里的被教士奸污后杀害的几百个贞女的尸体。我在一本书里读过这样的记载。我可怜她们，如同我可怜一切的女人。但是她们都不曾引动我的心。我一生不曾爱过女人，你们常常笑我无情，我自己也承认过。谁知道我遇见了亚丽安娜，她跟一般女人不同，她居然把我的整个心都拿去了。我爱她，我爱她！……”

我看见吴激动得太厉害了，快到了发狂的程度，想找些话来劝他。但是我自己也很激动，很难静下心来劝别人。最后我终于找到了适当的话：

“吴，你读过左拉的《萌芽》吗？”

“《萌芽》？是，我去年读过，”吴掉过头来惊讶地说。

“那么你不记得那里面赛威林的一句话？……‘我们不应该相爱，我们爱，我们就有罪了！’……”我把这句话的法文原文背了出来。

吴的脸色似乎变了，他口里喃喃地念着：“我们爱，我们就有罪了。”

“你既然明白了，那么，你为什么还不去睡？”我忍心再说了这一句。

“我们爱，我们就有罪了，”吴又念了两三遍。他忽然下了很大的决心说：“金，你有理，我去睡了。”他走到门口还立了片刻，赞叹了一声：“这样好的月光！”

屋子里又是异常清静了，月光照着我的脸。矛盾的思想

来到我的脑子里。我不能够熟睡。我怜悯这个为爱情所苦恼的男子。我自问，我们爱，我们就果然有罪吗？我不能够答复这个问题。我起来关了窗，放下了窗帷，让黑暗来统治这个房间。

第二天早晨我起得很迟，吴已经出去了。这一天他回来得颇早。他并不跟我谈亚丽安娜的事，我也不曾问他，怕引起他的悲哀。

星期一午后我们在家里早早弄了晚饭吃。我正要到公园里去，吴忽然对我说："我们一起去送亚丽安娜好不好？她今晚上就要走了。"

"好，"我爽快地答应了一声。吴的提议正合我的意思。

我们走出了旅馆。

"到霞微尔去吗？"我问。

"不，她已经搬到城里来了，就在伊达家里，"吴答道。

走不到多远，就到了那条街，我们进了一家小旅馆，在四层楼上一间房门前吴突然站住了。他在门上敲了两下。

"进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吴开了门，我们进去了。

亚丽安娜在这里，房里另外还有三个女郎，都是我在《星报》的聚餐会上见过的。一个穿青色衫子、一头黑发的少女，我知道她就是伊达，其余两个的名字我都忘记了。穿绿色衣服的那一个坐在桌子上，另外一个斜卧在床上，伊达坐在沙发上，亚丽安娜立在窗前。她们似乎在讨论什么问题。看见我

们进来，她们都走过来跟我们握手。

我们坐下来，随便谈了一阵，后来谈到一些有趣的事，大家有说有笑，好像这是一个欢乐的集会，绝不像一场悲惨的送别。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似乎都忘记了亚丽安娜的行期。她自己忽然摸出表来看，便说："时候到了，我该走了。"

大家的脸色马上变得庄严了。伊达她们三人一个一个轮流地拥抱亚丽安娜，在她的脸颊上左右吻了两下。每人都说了几句话，我不知道她们说的是波兰话，抑或是俄国话。因为这两种话我都不懂。亚丽安娜把两个提包交给吴，我从吴的手里接过了一个较小的。我们先走出去了。亚丽安娜还在屋里说什么，最后终于匆忙地走出来，还高声叫着"再会"，这是用法文说的，声音异常温柔。

我们三个人一路上闲谈着，搭地道车到了北火车站。

车票早买好了。我们买了月台票，把亚丽安娜送到往柏林去的国际通车上。时间还早，没有多少客人，亚丽安娜占了一个靠窗的座位。

"这个东西你留着做纪念罢。"吴放好了提包，便从衣袋里摸出来一个小纸包交给亚丽安娜。

她惊喜地看了吴一眼，便拆开纸包，里面是一张吴的近影。这是美术照相，我以前并没有见过，一定是吴特别为她照的。

"谢谢你，"亚丽安娜十分欣喜地说，"我要把它永远保存着。"

吴痴痴地望着她，想说什么话，但是又不曾开口。

她明白了他的意思，便含笑地说："我的，我到了那边一定寄给你。"……

车上客人逐渐增加，位子快满了，站丁在催送客的人下车。

"你们下去罢，车子快开了，"亚丽安娜对我们说。

我们跟她握了手，便下了车，走到她的窗下。她伸出头来同我们谈话。

车站上的小贩正走过旁边，我买了两块面包给她递上去，又买了一瓶汽水递给她，刚刚递到她的手里，车子就开始动了。

"谢谢你，"她含笑地说，"再会。"

车子慢慢地把她载走了，我们不住地挥着帽子，直到看不见她的头为止。

我痴痴地立在月台上。我不想回家，我的心好像跟着她走了。

"金，"有人在拍我的肩头叫我的名字。我回过头看，吴立在我的背后，他的眼角各缀着一颗大的泪珠。"回去罢，我不能够支持下去了，"他有气无力地说。

我埋下头默默地跟着他走回旅馆去。

1931年。

初　　恋*

在孙君底宴会上我们谈到了"初恋"这个题目。这两个很平常的字结合在一处，竟然有一种迷人的魅力，它给每个人带来了一段美丽的回忆，使他回到了幸福的青春时期的梦景。连素来寡言笑的唐君也滔滔不绝地谈起来了。

唐君在友人中是年长的一位。他底清癯的面貌常常给了人以严肃的印象。唇边寥寥几根胡须，一对不十分大的眼睛却是异常明亮，它们一旦注视在一个人底身上，就像要把那个人底心也要看透一般。我们都敬佩他，我们称赞他为聪明、博学的人，实际上他也就是这样的。

他底话之所以特别引起人注意，一半也因为他那平静而深思的面容，这使他底故事也带了点严肃的性质，不像是茶余酒后的闲话了：

"算起来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在我底脑子里它还是很

---

* 本篇编入《复仇》前，未在报刊发表过。编入《复仇》时，文末有作者如下的附记："近来重读旧作《灭亡》，觉得里面第八章可以改写为一篇短篇小说，便费了半天的功夫做了。写成后自己读过一遍，并不满意，不过这究竟是人生的一段实录，所以还是把它存留着，编在这本集子里；而且我还抱了真挚的同情，把它献给我的友人桂君。"

鲜明的，就好像事情发生在昨天一般。从那时候以来我已经忘记了许多事情，然而这个故事，却永远忘不掉。我想大概我一生也不会把它忘记的。好，就让它永久留在我底脑里罢，也可以给我留下一段美丽的回忆，虽然这样的回忆不免令人悲伤，但究竟是美丽的回忆啊！”

他笑了，不过这是凄然的微笑。他拿起酒杯放在唇边呷了一口，又把眼光向四座望了一下，然后放下杯子，慢慢地说下去：

“那时候我还在法国读书，因为身体不好，在多雨的巴黎城里住着很不相宜，便听了医生底劝告，到南部的一个城市去休养。

“这是法国南部一个近海的城市，风景非常美丽。风土人情都很使我满意，海滨的空气不消说很温和，况且我去的时候又是初春。

“我在山上一个人家里租了一间房子，地方很幽雅。房子底外形颇像一座中世纪的城堡。我住在楼上右边一个宽大的房间。房里陈设也很合我底意。打开窗户就看见前面的小小花园。那时候桃李正在开放，园里还有些我不知道名字的花。每天早晨我到园里散步，看见那些充满了生机的花木，我觉得自己底身子是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了。夜晚我站在玻璃窗前又可以望见全城五光十色的灯火。

“房东是一位将近六十岁的老妇；她有一个女儿，也快要到四十岁了，这位小姐在十八岁曾和人结过婚，但是不到半年，丈夫就抛弃了她，据说是到外国去了，从此音信杳无。她

遭到这个打击以后，便立誓终身奉养老母，过着清闲的日子。她们母女间的感情是再好不过的。

“法国人素来对人谦和。我底房东对我尤其客气。她们没有儿子，就把我当作亲人看待。她们知道异乡作客的苦味，常常拿亲切的话安慰我。我在她们家里住了一个月就有一种住在自己家里一般的感觉。我底生活舒适，我底心也很平静，颇似一泓秋水。

“然而两个多月以后，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从此我底心境就再也没有平静的时候了。

“有一天午后四点钟的光景我从外面回来，刚刚走进门，就遇见房东母女送了两位女客出来。房东把她们介绍给我。我仓卒间不好说什么，只握了手，说了两句客套话，就分别了。

“这两位客人一位是四十多岁的中年妇人，一位是十七八岁的少女。女郎穿了一件粉红色的衫子，外面罩上一件青色大衣，披着白羊皮领。淡青色的帽子下，露出她底鹅蛋形的脸，鼻子隆起，眼深横若凤眼，嘴很小，却红得像熟透了的樱桃，但这是天然的颜色，并不是用口红染成的。

“虽然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我却也把她看够了。不仅是看得够，而且还入迷了。这几年来我也见过不少的法国女子，其中也有几个使我时常怀念的。可是一见就能令我倾心至此的，她却是第一个。

“她们去了以后，房东母女就告诉我这位姑娘底身世。从她们底话里我知道她今年不到十八岁，在这里的女学校读书。她住在叔父家里，父亲在巴黎开店。她最近患病，婶娘带她到

巴黎去就医，现在病好回家，所以到这里来看看房东母女。她们两家也有一点亲戚关系。房东母女还絮絮地向我说起这位姑娘底种种好处。我从她们底口气中知道她们都喜欢她，而且我也不知不觉地被房东母女底谈话所感动了。老实说，从这时候起我就盲目地爱上她了。

“说恋爱是盲目的，也许有人不承认，然而我底经验的确是如此。譬如我只见了曼丽（房东女儿告诉我，姑娘底小名叫曼丽）一面，谈过两句话，我就爱上她了。总之从这个晚上起我就添了一件心事。书看不进去，事也无心做了。其实单是这样，倒也不要紧。无心看书，不看书就是了；无心做事，不做事就罢了。所苦的是时时刻刻都在想她，想着她，心就无处安放了。第二天起得特别迟，因为前一晚上苦想她，不能睡觉的缘故。

“又过了两三天，房东请姑娘全家吃茶点。下午两点多钟客人就来了。我在楼上看书，其实不过是在消磨时间而已，我底心早就不能够关在书上了。然而我没有听见门铃响的时候却极其希望她们早来。但是听见了门铃声，知道她们已经来了之后，我又忽然胆小起来，又不敢下楼去见她们了。我只有躲在房里看书。幸而不久房东女儿上楼来了，她好像知道我底心事一般，一定要我下去。我起先推口说我是外国人，夹在她们中间会使她们不方便，又故意找了些不大近情的托辞，但是终于半推半就地被房东女儿拉下楼去了。

“客厅里的三位客人正在跟房东讲闲话，一见我同房东女儿走进去，便站起来带笑带说地欢迎我。姑娘正坐在门边不

远的一把椅子上。她今天更美丽了。除了那天见过的她底婶娘外，还有一个中年男子。房东介绍他是某某先生，就是姑娘底叔父。大家握了手，说了几句客套话。房东给我指定了一个座位，恰恰在姑娘底上手边。

“房东女儿说：‘唐先生本来不好意思下来，还是我把他拖下来的。’大家都笑了。我特别注意她，她笑得确实动人，身子微微颤动，尤其可爱的是她那张时开时阖的小嘴，和从嘴里露出来的白玉一样的牙齿。我等大家笑够了，便红着脸把我不下楼的理由说了出来。她底叔父便说：‘这并没有什么。在法国，外国人就像在自己底家中一样。我们法国人对待外国人跟自家人是没有分别的。你们中国人又很客气，我们也很愿意跟你们往来。只要你愿意，请你常常到我家玩，我是再欢迎不过的。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图书室。你如果要借书看，我也很高兴。’

“‘是呀，只要唐先生肯来，我也高兴得很呢！’姑娘说了又笑，多么洁白的牙齿！

“房东母女跟她底叔父夫妇谈得很起劲。我也就逗引姑娘说话。起先是我问一句她答一句，后来她也向我问长问短了。我觉得她底举止和表情上都带有不少东方少女底文静。房东看见我们谈得很好，也不来打岔我们。

“我们谈的大半是彼此底身世，说到得意处彼此代为欢喜，说到心酸处又代为悲伤。这一点同情心就把我们两个联系得更密切了，况且她又是一个多情善感的法国少女呢。奇怪的是彼此底情形差不多：母亲早死，父亲在京城经商，从小

就寄住在亲戚家里。

“我爱看她笑，常常用话逗引她笑，她果然每次都笑了。她笑的时候脸上便现出一层薄薄的红晕，雪白的牙齿也从红红的小嘴里露了出来。她这一天穿的是紫罗兰色底透出淡白色小花的衫子。颈项上戴了一个金锁链。颈项和膀子底藕白色皮肤都露出来了。

“四点钟的光景房东女儿把客厅中间的桌子整理好，我们就开始用茶点了。两位女主人坐在那张长方桌子底左右两端。她底婶娘同我坐在上面，她同叔父坐在下面。我同她正是斜对着。用茶点的时间差不多有一个钟头。她很少说话，只有别人问起她，她才答应一两句，不然她就只有笑的份儿。她底叔父跟老房东谈得起劲。我一面听着，一面偷偷地望她。不知道为什么，她也时常望我。有几次我们两人底眼光对射着，成了两根平行线。我底心突然跳得很厉害了，她底脸也发烧了。我故意对她笑了一笑。她并不把眼光避开，只是脸上多染了淡淡的一层玫瑰色。可惜我不是画家，不能够把她那时的神态画下来。

“五点钟一到，她同叔父婶娘就向房东母女告辞回家了。

“我回到楼上的房间里，忽然觉得冷清清的，好像刚刚做过了一个神奇的、美妙的好梦，现在从幸福的世界里落下来了。这样大的屋子里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没有她，似乎连这个晚上也无法过去。那么追到她家去，向她表白爱情罢。我固然无此勇气，而且似乎也没有这种道理。说起来我们只见过两面呢！我没有办法，只好拿书本出气，打开一本书翻了

几页抛开了，又去翻第二本书，不到两页又把它丢了。连平日最爱读的传记，这时候也完全失掉了它们鼓舞人的力量。在我的眼睛里这不过是印在白纸上的一个一个的字了。它们变成了一串一串的黑色小虫，在我的眼前跳来跳去。

“我这样无聊赖地混过了几天。一个早上，她底婶娘到房东家来玩，临去的时候邀请房东母女晚上到她家去闲谈，顺便也请了我。我自然一口答应。吃过晚饭不到八点钟光景，我就高高兴兴地跟着房东母女到姑娘的家去了。

“这一天正落着小雨。我们到了她家，没有看见她，很觉扫兴。我还以为她是给雨阻留在学校里了。幸而老房东立刻问起她，婶娘说她取牛奶去了，马上就回家。我才高兴起来。果然我们刚刚坐好，她就活泼地走进来了。她笑嘻嘻地给我说个‘晚安’，不松不紧地握一次手。我们大家围着一张方桌坐下。在灯光下面看起来，她底美丽又别有一种风味。

“她们女人底话照例很多。她底婶娘又爱开玩笑，所以谈笑一直没有中断。她有时也笑嘻嘻地插进来说两三句。这个晚上她同我正坐在桌子底相邻的两角。她们向我问起中国的风俗，我也略略说了一些，常常惹起她们发笑。有些地方她们不容易了解，又费了我一番解释的功夫。

“有一次她底婶娘叫我做小孩子，我带笑分辩道：‘我不是一个小孩子，已经是成人了。’婶娘便含笑向老房东说：‘还不是吗？这里有两个小孩子。你家里有个男孩，我家里有个女孩，刚刚是一对。’说了大家都大声笑起来。你们想我是多么满意！‘刚刚是一对’，这句话说得多么有意思！然而我口里

还要分辩道：'曼丽小姐，自然是女孩，可是我已经是成人了。'婶娘笑得更厉害说：'你不相信，且站起来，跟曼丽比比高矮。'曼丽小姐听了婶娘底话，果然站起来，挨近我，真要跟我比。这在我虽是求之不得，然而我总有点胆小。脸已经涨得通红了。我迟疑了一阵，后来受到她眼光底鼓励，也就站了起来，走去跟她背靠背地站在一起。我底背触到她底温软的肉体的时候，一道电流通过了我底身体，而达到了全身，我差不多完全沉醉了。

"说也惭愧，我虽然长她五岁，但是她还比我高两个生的米突①。于是大家都说：'你们真是一对小孩子。唐先生现在没有话分辩了。'我也只得笑了笑，便掉转了身子，无意间把她底肩膀轻轻地按了一下。我自己觉得有点冒犯，但是她并不畏缩，只无言地回过头看了我一眼，在她底少女的天真的眼光中，我看不到责备的意思。我感激她，而那时我也就入迷更深了。

"后来我们告辞走了。一路上老房东不停地对我讲曼丽小姐底种种好处。但是这些话我已经听不进耳了。我独自在重温刚才的好梦似的情景。

"从此我时常借着向她底叔父借书的题目，在星期天或者晚上到他们家去，因为只有在那些时候曼丽才在家。

"记得一个礼拜天的早晨我同她和婶娘从教堂出来（我是为了她才进教堂的），路过她家，她们要我进去坐坐，我也就进

---

① 生的米突(centimetre)：一生的米突即一厘米。

去了。婶娘到厨房里去做事，她一个人陪着我闲谈。她又拿出一本照片簿给我看。其中有许多张她自己底像，尤其是今年二月里照的那张最可爱。我真舍不得释手，有意无意地把那张照片抽了下来看。她似乎知道了我底心思，便含笑说：'我还有一张同样的，如果你高兴，就把这一张送给你作个纪念罢。'这种意外的礼物，真使我不得不千恩万谢了。

"爱情这个东西生长得最快。只要它发芽以后不曾受到阻碍，它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会发育到成熟的时候。我同曼丽的爱情就是这样。于是那个不可避免的时刻就来了。

"另一个礼拜天的晚上，我同她从影戏院出来，时间已经不早了。路上冷清清的，看不到几个行人。我们走过我家门前，我邀请她进去，她推口说不早了，要回家去。我见她一定不肯进去，便说：'路上冷清清怪可怕的，我把你送到家罢。'她答应了。我们一路走下山去。在路上我们谈起今晚的影片，又把话题引到她底身世上面。她说她底父亲待她如何冷漠无情；又说父亲要她去巴黎学戏，她如何不愿意；更说世间没有一个真正爱她的人。她忽然眼里落了眼泪，就靠在路旁一棵菩提树上不走了。她小声地哭起来。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少女底眼泪，而且也绝对不曾想到像她这样的一个活泼可爱的少女会哭得这样伤心。我有点窘，不知怎样办才好。她的天真的脸上笼罩着一种凄哀的表情，一颗颗的眼泪活像一粒粒的明珠。我也觉得凄然了。我找了许多话安慰她，都没有用。我本来已经挨近了她底身子，这个时候就贴近她，把她抱着。我在她底耳边激动地说：'曼丽，我爱你，我爱你快要爱到发狂

了！'我用我底燃烧似的眼睛望着她，她不曾开口。然而她底脸发亮了，泪晶晶的双眼已经告诉了我：我底爱情的自白是得到欢迎的。我知道她也爱我。我底胆更壮了。我先在她底被眼泪打湿了的右颊上亲了一下，她并不避开。然后我就吻着她底润湿的嘴唇。这时候我们完全沉醉了。我忘记了一切。我只有一个她，一个爱我，而又为我所爱的她。

"我送了她到家，回来时的心境又不同了。我觉得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是幸福的。一路上似乎一景一物都在含笑地为我祝福，都在羡慕我底好运。冷清清的路上虽然只有我一个行人，我也并不觉得孤寂。因为我底胸膛里已经有了两颗心。除了自己原有的一颗外，现在又加上她底一颗心了。

"从此我们便成了一对情人，至少每隔一天要见一次面。我们指定了一个约会的地方。每天或每隔一天的傍晚我们在公园里的一个石凳上相聚。在那些时候，我们谈着将来的一切：如何先告诉她底叔父婶娘，如何同去见她底父亲，求她底父亲允许，将来如何结婚，如何回中国去组织新家庭。我们两人天天生活在好梦里面。

"然而好梦也是不能久做的。命运所注定的东西终于到来了。某一天我在约会的地点见到她，觉得她好像有什么心事。我问她几次，她总说没有什么。虽然她底脸上依旧带着笑容，但是我看得出来她是在强为欢笑，不过我也说不出这是什么缘故。这一天她讲话很少。她紧紧地贴着我，眼里含着泪，口里喃喃地说些我听不懂的话。好像有人欺侮她，她要求我保护她一样。虽然她总说没有什么事，但是我早已料到一

件意外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第二天她就没有到约会的地方来。我从傍晚等到十一点钟，始终见不到她的影子。我想她也许有事情不能够抽身来会我。第三天晚上我又等到十二点钟仍然不见她来。我只好绝望地走回家里。

“我这一晚心里一上一下，一翻一覆，不知道要怎样办才好。第二天早晨我十点钟起来，穿好衣服走下楼去。我在厨房里遇见了房东女儿。她告诉我昨天八点半钟曼丽姑娘曾来此告别，并致意我。我大吃一惊，问道：‘怎么，她走了？到什么地方去？’房东女儿才一一地把昨天的情形告诉我。原来她底父亲前天下午来到了这里，专来接她到巴黎去学戏。她本来不愿意，也曾在信函中几次反抗父亲。但是父亲一来，她终于屈服，跟着父亲走了。原来今天早晨我在床上的时候，正是她同父亲乘车去巴黎的时候。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有什么力量反抗呢！房东女儿说起曼丽姑娘底事情也有点伤感。她又告诉我法国社会上薄命的女子太多了。她似乎记起了自己被人抛弃的那一段历史，也不觉落了伤心的泪。我回到房里哭了许久，这时候我也忘记了一切。我感到自己底孤独，人生底无味。以后我又回想起她从前待我的种种情况。我更明白她临行因为怕触动我底悲哀，所以挑选了我在约会的地点等她的时候到我家来告别。可见她始终很爱我，一直在为我着想。然而她已经去得远了。一点痕迹也不留地去远了。我这里只保存着她底一张照片。

“不久我就病倒了。靠着房东母女底细心看护，我的病才

渐渐地好起来。从此我心灰意懒，感不到一点人生乐趣。我到这里的目的原是休养身体，谁知病反由此而深。虽然房东母女待我那样好，但是我实在不能住下去了。这里的一景一物都使我记起了往事。我不久便离开了这个地方。我到罗马凭吊古迹，又到瑞士留连风景，但是依旧不能够治好我底创伤。后来我终于回到那个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城市去。我在房东母女那里得到了曼丽姑娘底消息。据说她正在巴黎某医院里卧病垂危，她们不知道是一家什么医院。我在她们那里住了三天，从她底婶娘那里知道了医院底名称，就马上赶到巴黎去。但是到了那个医院，我才知道并不曾有这样的一个病人住过院。我又到另外几个有名的医院去打听，也没有一个人知道她底消息。

"她消失了，就这样不留一点痕迹地消失了。我至今还不知道她究竟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已经死亡……"

唐君说完他底故事，长叹了一声，大大地嘘了一口气。他底脸上又现出了淡淡的笑容。我没法猜到他心里在想什么，不过我知道他是一个悲喜不形于色的人。

"我一生就只有过这一段恋爱史。这是我底初恋，也就是我底最终的恋爱罢，"他用一种含有深意的调子说。在他底脸上笑容已经淡到完全看不见了。他仍旧泰然自若地举起杯子劝大家喝酒。

"好厉害的镇静功夫！"我暗暗地称赞道。我又带着好奇心仔细地观察他，我才看见他底眼睛有点异乎寻常。他底眼睛显得非常深邃，里面好像有什么不可了解的东西，我无论如

何总不能够看透它们。

“唐先生，但是你后来结了婚呢！”一个年轻的朋友说。

“是的，不过这完全说不上恋爱。我娶了妻，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义务。我同她结婚只是因为她需要找一个丈夫，我需要找一个妻子。事情就是这样简单的。有时候我也想爱我的妻子，但是我跟她中间总隔着一个曼丽姑娘。我屡次对自己说：你把她忘了罢，人并不单是靠爱情生活的。然而事实上我做不到。一直到今天我还深深地记住她。你们看，这就是一个证据，这十几年来我天天都带着它。”他从西装上衣里面的袋子里郑重地摸出一件东西。我坐在他旁边，便伸手去接过它来。

这是一个软玻璃做的小镜框，样式很新奇，两面都是玻璃，里面嵌一张法国少女底半身像。她底相貌和唐君描写的差不多，不过照片已经褪色了。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的少女。那么当时的肉身的她不知道要比照片上的好看多少倍。我有意无意地翻过照片底背面。这张小小的照片纸上有一首写得很工整的新体诗，字非常小，我慢慢地替大家读了出来：

失去的星

我昨夜曾徘徊在中庭，
蓝空中闪耀着满天的星辰。
我不住在天空中搜寻，
寻求我那一颗失去的明星。

我曾堕入在黑暗的深渊，
我曾徬徨在寂寞的荒原，
感谢你这颗天畔的明星，
照彻了我底灵魂底黑暗。

其实这不过是春梦一场，
徒然给了我一段痛苦的回想。
我知道我本无福进天堂，
但是你为什么又要给我希望？

我知道我们只应有片刻的相聚，
我知道你是不会永久属于我的，
但是你为何要给我一线的光明，
只为的使我日后寂寞痛苦如此？

我如今又堕入在黑暗的深渊，
我如今又徬徨在寂寞的荒原，
我绝望地等待着失去的明星，
重回来照彻我底灵魂底黑暗。

我看这首诗底墨色很新，便问："这是你新近题的诗吗？"唐君默默地点了点头。我看见他底眼睛有点湿了。

1930年。



光　明

《光明》，一九三二年五月由新中国书局初版，迄一九三五年四月，共印行四版（次）。

序

这是我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

如果《复仇》是我的悲哀，我的眼泪，那么这一册《光明》就是我的诅咒了。

我自己跟别的许多人一样也有过童年。在那时候我也有一个爱我的母亲。她给了我这颗无所不爱的心。她教我爱人，祝福人。她这样地教育着我一直到死。可是在我长大成人之后，我却要来诅咒人了。

自然，诅咒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我从祝福走到诅咒，在这爱与憎的挣扎中是熬尽了心血的。然而我究竟得到了什么代价呢？我如今连自己也诅咒起来了。

这一年来不知道怎样，我竟然把患病以外的全部光阴花在写作上面。每夜、每夜，一切静寂了，人间的悲剧也都暂时结束了，我还拿着笔在白纸上写黑字，好像我的整个生命就在这些白纸上面。这时候我的眼前现出了黑影。这黑影逐渐扩大，终于在我的眼前变成了许多幅悲惨的图画。我的心好像受到了鞭打，很厉害地跳动起来，我的手也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我自己也不再存在了，至少在这个时候。不仅是一个阶级，差不多全人类都要借我的笔来倾诉他们的痛苦了。

他们是有这个权利的。在这个时候我还能够絮絮地像说教者那样说什么爱人，祝福人的话么？

我在创作里犯了种种的过失跟在生活里一样；有时候憎恨会迷了我的眼睛像爱迷了我的眼睛那样。但是我始终相信我的创作态度是真实的，因此我的作品里就含了矛盾：爱与憎的矛盾。……然而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正如我在小说《新生》里所说的，我要珍爱着这个矛盾，我并不掩饰它。自然这情形是某一些人所不了解的，他们整天舒服地躺在象牙之塔里面，看不见我的书中的种种事情。他们自有他们的世界。我也另有我的世界，我也另有我的读者。他们是能够了解我的。我为他们而写书。我要把这样的诅咒植在他们的心中，唤起他们的憎恨的记忆。

无疑地在我的诅咒中同时也闪耀着爱的火花。这爱与憎的矛盾将永远是我的矛盾罢。我并不替自己的过失辩护。请看那个宣传爱之福音而且为爱之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怎样地诅咒过人：

> 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恸哭泣。……（《新约·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四、二五节）

将来在人间也许这爱与憎的矛盾会完全消灭。可是现在我却要学那个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那样来诅咒人了。

1931年11月。

苏　　堤*

我们游了三潭印月回到船上，月亮已经从淡墨色的云堆里逃出来了。水面上静静地笼罩了一层薄纱。三个鼎样的东西默默地立在水中，在淡淡的月光下羞怯地遮了它们的脸，只留一个轮廓给人看。三个黑影距离得并不很近，在远处看，常常使人误把树影当作它们中间的一个。

船向右边去，说是向博览会纪念塔驶去。坐在我对面的张忽然指着我背后的方向问道："前面是什么地方？"

"那是苏堤，"黄接口说。我回过头去看，我知道他们说的是那一带被黑黝黝的树木遮掩了的长堤。那里没有灯光，只有一片黑影表示了岸与水的分界。

"要是能够上去走走也好！"张渴慕似地说。他素来就憧憬"苏堤春晓"的胜景，这一年的春天他同三个友人到西湖游玩，据说他本来打算在春天的早晨到苏堤上去散步，可是那天早晨偏偏落大雨，他只得扫兴地跟着朋友们回上海去了。在湖滨旅馆里住了三天，连苏堤是什么样子他也不知道。回到上海以后他便抱怨朋友，于是张与苏堤的事在友人中间就成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中学生》第十九号。

了笑谈。一提到苏堤，张的渴慕马上被唤起来了，这是谁都知道的事。

"好，正有月亮，上去走走也好，"黄似乎了解张的心情，马上附和道，"我们就叫船往苏堤靠去。"

虽然离苏堤并不远，我自己并不想去苏堤，因为我害怕耽误时间。可是张既然那么说，黄又那么附和，我也不愿意使他们扫兴，就一口答应了。我们叫船夫把船往苏堤靠去。

"那里灯也没有，又没有码头，不好上岸，"船夫用干燥的低声回答我们，这样的声音表示他并不愿意把船往那边靠去。"那里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什么好玩的，你们先生还是明天去玩罢，"他还絮絮地说。他完全不了解张的心情。

"不要紧，那里可以上去，"黄坚持说，他似乎曾经这样上去过。"你只顾摇过去好了。"

"我说不好上去，你们先生不肯相信。那里有很高的草，我不会骗你们先生，"船夫不高兴地分辩说。

"好，我们就不要上去了，"我说。我想船夫的话也许有理。不然他为什么不愿意去呢？他给我们划船是按钟点论报酬的，划一点钟有三角钱，多划一点钟，当然可以多得三角钱。

"不行，我们一定要上去。你看现在月亮这样好。机会万不可以失掉。明天说不定就会下雨，"张热心地说，仰起头望月亮，我想他大概被他理想中的胜景迷住了。

"你快把船靠过去罢，我们自己会上岸的，"黄固执地吩咐船夫道。

"你把船摇到那里再说。要是真的不可以上岸，我们在船

上看看就是了，”我用这样的话来调解他们两人的争论。

船到了苏堤，船夫停了桨，先说：“你们先生看可以上去吗？”

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可以上去。我很懂得。不过我马上也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看见船靠在树下。这一带尽是树木，并不很密，树丛中也有可走的路。但是我的眼睛分辨不出究竟哪些路是被水淹了，是污泥、沼泽，还是干燥可走的土地。我仿佛觉得那是泥沼。我正想说：“那是泥沼，恐怕没法到堤上去。”

“等我试试看，”黄马上站起来，手挽着树枝，使船靠得更近些，就拣了干燥的地方走上去了。他站在树丛中，回头叫我们。张在那里拾他的手帕。我便跨过去，预备先上岸。我知道黄走过的地方是可以走的。

“先生，我不划了。请你把钱给我，让我回去罢，”船夫说。

“为什么不肯划呢？”我惊讶地问。“我们还是照钟点算钱，上岸去玩一会儿，你不是可以多得点钱吗？”

“我不划了，你们把船钱给我。我从来没有给人家这样划过，”他生气地说，向我伸出了手。

“黄，下来，我们不要上去了。我们还是坐船到博览会塔去罢，”我听见船夫的话觉得扫兴，便对着黄大声叫道。

“上面好得很，你们快点上来。先游了这里，等一会儿再到博览会塔去！”黄在堤上兴致勃勃地大声说。他又转身往前面走。

“我不等了，你们另外雇船罢，”船夫明白地说。我不知道

他为什么这样容易生气。

“我们在上面并不要玩多久，马上就要回去的。你沿着堤荡桨，把船摇到那边等我们，”我看见一方面黄不肯下来，而张又在这时候上了岸，一方面船夫又是如此固执不通，便极力开导他。

“你们上岸去，又不认识路，说不定把路走错了，会叫我等三五个钟头，”他忍住了怒气说。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在短时间，在一两分钟以内，我受伤了，我的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受伤了。原来那些话都是托辞。总之，他疑心我们会骗他。上岸去，当然可以步行或者坐车回旅馆，这里不比在三潭印月孤零零立在湖中，没有船便不能出去。他也许有理由，也许有过经验，可是他冤枉了我们。我可以发誓，我们想也没有想到这上面去。

我被人疑为骗子！我的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受伤了。我好像受到了大的侮辱。我极力忍住，不要叫自己跳起来。我只是气愤地对站在堤上的黄叫道：“黄，不要去了。他不肯等我们。他疑心我们不给他船钱，就从岸上逃走……”

船夫咕噜地分辩着，并不让我把话说完。

黄并没有在听我讲话。他大声叫：“不要多说了。快上来叫船摇到西泠寺等我们。”

“他疑心我们会骗他的船钱，我们还上去干什么？”我这样嚷道。

“你快点上来，不要管他，”张这样催促我，他也许被前面的胜景迷住了，并不注意船夫的话，也不注意我的话。他开始

转身走了。

我没法，只得把脚踏上岸去。船夫忽然抓住我的膀子。我吃惊地看他一眼。虽然是在树荫下，月光被我们头上的树叶遮住了，朦胧中我看不清楚他的脸，但是我却仿佛看见了一对忍受的、苦恼的眼睛。

“先生，请你看清楚这只船的号头，”他不等我发问就先开口了。他把船的号数指给我看。我俯下身子看清楚了是五十三号，我相信我可以记住这个号数。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我知道这个号数，难道真是怕我们回来时不认识他的船吗？这个意思我还不大明白，但是我决定上岸去了。

“先生，你看清楚船的号数了，那么请你放点东西在船上。……”

我不再听下去了。我明白一切了。他还是不相信我们。我俯下头看我的身子，我没有一件可以留在船上的东西，而且即使有，我也决定不再留下什么了。他不相信我，我一定要使他明白自己的错误。如果我留下东西，岂不是始终没有机会向他证明我们并不是骗子吗？

我短短地说了“不要紧”三个字，就迈着大步走上去了。我要赶上张和黄。

“我划到岳坟等你们吗？”船夫在后面大声叫，声音里似乎充满焦虑，但是我不去管他。

“不，在西冷寺前面等，”黄抢先大声回答。

他的话船夫似乎不懂，而且我也不明白。西冷寺这个名称，我第一次听见。

“我在楼外楼等罢，”船夫这样叫。

“不，给你说是在西冷寺，”黄坚持说，并不知道自己的错误。

我笑着对黄说：“只有西冷印社和西冷桥，从没有听见说西冷寺。”我又大声对船夫说：“好，就在楼外楼等罢。”我想多走几步路也好，免得跟船夫打麻烦。

我们已经走出了树丛，现在是在被月光洗着的马路上了。

这里我一年前曾经来过，那是第一次。当时正在修路，到处尘土飞扬；又是在白天，头上是一轮炎热的骄阳。我额上流着汗，鞋里积了些沙石，走完了苏堤，只感到疲倦，并没有什么好的印象。

如今没有人声，没有灯光，马路在月光中伸长出去，两旁的树木也连接无尽，看不见路和树的尽头。眼所触，都是清冷、新鲜。密密的桑树遮住了两边的景物，偶尔从枝叶间漏出来一线的明亮的蓝天——这是水里的天。

“好极了！竟然有这么清凉的境界！”张仰起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赞叹说。

“你还叫我们不要上来，你几乎受了船夫的骗，”黄得意地对我说，“你看这里多么好，比三潭印月好得多！”

我只是笑。我觉得我笑得有点不自然。我在赶走我脑中的另一种思想。

我们走过一道桥。我们站在桥上，湖水豁然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一道堤明显地给湖水划分了界限。左边的水面是荷叶，是浮萍，是断梗，密层层的一片；可惜荷花刚刚开过

了。右边是明亮的、缎子似的水，没有波浪，没有污泥，水底还有一个蓝天和几片白云。虽然月亮的面影不曾留在水底，但是月光却在水面上流动。远远的，在湖水的边际有模糊的山影，也有明亮的或者暗淡的灯光，还有湖中的几丛柳树，和三潭印月的灯光。游船不过几只，比较看得清楚的是我们的那一只。船夫慢慢地荡着桨，把船淌在湖心，直向着有灯光、有树影、有房屋的白堤淌去。

"你看他划得这样慢，"黄不满意地说，一面大声对着那只船叫，"划快一点！"船上果然起了含糊的应声。船还是向前面流。我仿佛看见那个船夫吃力地划着桨，带着苦恼的面容，朝苏堤这面望。其实我看不见什么，我只看见船的黑影与人的黑影在明亮的水面上移动罢了。

我突然被一种好奇心抓住了。我想要是我们果然就在白堤上坐了车回旅馆去呢，在月光下面，斜卧在人力车上，听着当当的铃声，让健壮的车夫把我们拖过白堤的光滑平坦的柏油马路，回到湖滨的旅馆里，把船夫留在楼外楼下面空等，等了一点钟，两点钟，等到无可等待的时候，只得划着空船回去，以后他到什么地方去找我们呢？我们明天就要离开杭州了。我们是很安全的。而他呢，他就会受到一次惩罚了，他会后悔不该随便怀疑人。他会因为这笔快要到手却又失掉的钱苦恼。或者他竟然会因此失去一顿早饭，这倒不至于，不过我希望能够如此。于是我的耳边响起了他的自怨自艾的话，他的叹气，他的哭泣，他的咒骂。我觉得我感到了复仇心和好奇心的满足。

我们这时候又走过了一道桥。可是周围的一切已经不再像先前那样地明亮了，它们在我的眼前开始暗淡起来。月下的马路，浓密的树丛，明亮的湖水，模糊的山影，都不再像先前那样地美丽了。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后悔的、朴实的脸庞，还带着一对忍受的、苦恼的眼睛。它占据了我的脑子，把别的一切都赶走了。我的耳边又接连地响起了自怨自艾的话、叹气、哭泣和咒骂。我差不多完全沉醉在这个想像中了，我的脸上浮出了满足的微笑。我的心开展了。我慢慢地下着脚步。

过了一些时候，我开始感到心里空虚了。刚才的满足已经不知道消失在什么地方去了。它来得那么快，飞去也是这般速。依旧是月光下的马路，依旧是慢慢下着脚步的我。可是我这颗心里却缺少了什么东西。这时候我再想到逃走的打算，觉得毫无意义。我只感到一种悲哀，一种无名的悲哀。

张和黄仍然不停地赞美周围的景色和月光的美丽，但是已经引不起我的兴趣了。

我们看见了路灯，遇见了两三个人，走过了最后的一道桥。我们走完了苏堤。

黄后悔地发见自己说错了地方。原来在这里泊了几只小船，我们本来可以在这里下船的。于是我们下了堤，转了弯，走到岳坟旁边的码头。这时候我才明白船夫的话是对的，他本来说要在这里等我们。

"起先我们叫他把船停在这里就好了！"黄后悔地说。

"他本来说把船停在岳坟等我们，你却叫他靠到白堤上去，这是你的错，"我这样抱怨他。

“我起先不知道这里就是岳坟，”黄笑着说，一面向白堤望了望。“我们叫他把船摇过来好了，他刚刚摇到了那边。”黄并不征求我们的同意，就用手在嘴边做个扬声筒，大声叫道：“喂，把船摇过来！喂，把船摇过来！”

我向楼外楼那边看。我看见了灯烛辉煌的楼外楼酒馆，看见了楼前的马路，看见了泊在柳树下面的几只小船。

从那边，从小船上送来了应声，接着又是黄的“喂，把船摇过来”的叫声。我们等待着。

“不要叫他摇过来，还是我们走过去罢。在月夜多走走也不坏，”张忽然举头望着秋瑾墓前的柳树说。

我无意间向秋瑾墓看去。稀疏的一排高柳垂向岸边，丛生的小草点缀了墓前的一条石板道。月光从树梢洒下来把柳枝的纤细的影子映在石板道上。没有风吹动柳树，没有脚步扰乱草间的虫鸣。我便附和着张说：“好，还是散步好些，也没有多少路，并不远。”

“然而船已经摇过来了，”黄反对说，“你们早又不说！”这时候船已经走在半路上了，好像比先前快了许多。

“那么就叫船摇回去，我们还是在那里上船罢，”张提议说。

“船既然摇过来了，就坐上去罢。何苦叫船夫摇来摇去。他不是已经疑心我们有意骗他吗？何苦老是叫他担心！”我说了自己不愿意听的话。我又一次掉头去望秋瑾墓。我想只要走十多步路的光景，我们就可以在垂柳拂着的石板道上散步了。

船摇过来了。黄第一个就抱怨船夫说："你划得这样慢！"

船夫似乎并不留心听黄的话，他只顾说："你们先生叫我在楼外楼等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喜悦。用什么话来形容这种喜悦才适当呢？就说是绝处逢生罢。

我不由自主地看他的脸。他无意间把头往上面一仰，月光在他的脸上掠过。我看见那是一张朴实的、喜悦的脸。我觉得自己也被一种意外的喜悦感动了。

船在水面上淌着，比先前快了许多。这一次我和张、黄两人换了座位。我跟船夫离得近。我掉过头注意地默默观察他的动作。我觉得现在的他跟先前的他完全不同了。先前的一个是苦恼的，现在的一个是快乐的。而且现在的比先前的似乎还要年轻些。

我也许还不知道他的喜悦的真正原因，但是我自己也被一种从来没有感到过的喜悦抓住了。我觉得这一次我才是真正地满足了。我想笑，我想哭。我很庆幸，庆幸好奇心和复仇心并不曾征服了我。……

最后我们回到了湖滨。我在他应得的船钱以外，多付了一半给他。他非常喜悦、非常感动地接了钱。

我们要走开了，忽然我觉得非跟他说一两句话不可。究竟这是什么缘故，我也讲不出来。不过我确实跟他说了话。我问他："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说这句话，然而我却这样说了。

"只有一个女儿……十多岁的女儿……她在家生病……我现在就要去买药……"他断续地说，他的喜悦在一刹那间完

全消失了。

我呆呆地立在码头上。我想不到会从他那里听到这样的答话。我不知道究竟怎样做才好。我也想不到应该拿什么话安慰他。

他忽然拔起脚就跑。我慢慢地转过头，我看见他还在不远的地方跟一个人说话，但是一转眼间他就消失在人丛中了。

张、黄两个人走回来，带笑地问我站在码头上干什么。我只是苦笑。

最后我还应该补说一句：今天晚上并没有去博览会塔。

1931年。

爱底十字架*

××我友：

从喧闹的小酒馆出来，醉眼朦胧中看了周围的景色，一切都变得模糊了，都是空虚而不实在的。心里飘飘然，似乎忘掉了一切。我感到了暂时的痛快。那酒，那可祝福的酒啊！

回到你家才知道时间已经很迟了。敲了一阵的门，没有应声。直到我把手捶酸了时，娘姨才起来披着衣服给我开了门。她轻蔑地看我一眼，满不高兴地说了一句："这样迟！"

我进了亭子间，扭燃了电灯，正要上床睡觉，却在桌子上发见你留给我的长信。

我匆忙地读了。你说了那许多话，其实无非是三个字："请你走。"于是我连后面的话也不看下去了，因为我已经懂得你的意思了。

自然，你请我走是有很多、很多的理由的。然而这些我也用不着知道了，因为我自己也有更大的理由。这个理由超过你的一切理由之上，因为它，我走的事便成了天经地义般确定的了。我不仅应该走出你的家，我还应该走出这个世界。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创作》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朋友，我了解你，我并不怨恨你，而且我还感谢你这两个月来对我的款待，将我收留的一番好意。你指出了我所有的缺点，我完全坦然地接受了，我一点也不否认，因为你所指摘的都是真的事实。你并不曾过分地指摘了我。我确实如你所说，是一个好吃懒做自甘堕落的人，是一个有神经病的人。我住在你家里白白地吃闲饭，而且屡次向你讨了钱出去偷偷喝酒，有时候喝得大醉，深夜才回来，在家里吵闹，把从早到晚为生活忙碌着的你吵得睡不安宁，甚或要你从床上起来给我弄了醒酒的药水喝，我才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早晨我在床上醒了。我躺着不起来，听见你走下楼，一面在和你的妻子说话。她说："还早，何必去得这样急？"

"要早一点去，才有时间慢慢走。这样的热天，在太阳下面走真作孽呀！"你在楼梯上说了，便走下去，在下面长长地叹息一声，才开了门去了。

我仿佛看见你带着疲倦的面容，模糊的眼睛，没精打采地一步一步在街上走着。

你想，我这时候躺在床上做什么呢？我又模糊地睡去了吗？或者我在暗暗地笑你的愚蠢吗？或者我在怜悯你的劳苦吗？不，都不是。我哭了，我用薄被蒙住头，痛哭了。我在哭我自己，同时我也想到你，我深深地感激你。我说，我差不多要发誓地说："我一定要悔改了，我决不再做那样的事了。"

可是过了一天，我又腼然向你讨了你用血汗换来的钱，跑出去，进了吵闹的小酒馆把钱喝得精光，出了酒馆又不敢回家见你，便在马路上徘徊，直到夜深，知道你已经睡在床上了，才

踉跄地赶回家，于是又换得第二天早晨的痛哭和悔恨。

朋友，你看我竟然是这样可恶而又可怜的一个人！我真如你所说是无可救药的了。然而你为什么早些时候不这样告诉我呢？为什么你老是那样和蔼地一声不响听我做着一切的事呢？你说，你起初还希望我能够悔改，恢复从前那个样子，而且就在这时候，在你请我走的这时候，你还说："我希望这个刺激能够给你带来新的生活，使你忘掉过去的一切，做一个新的人。"总之，你虽然说我是无可救药的了，但是你同时还在相信我会有新生的一天。

朋友，你错了，我是决不能够新生的，任凭怎样大的刺激也不能够使我的神经苏生了。而且我也不愿意有新生的一天了。像我这样的人不早些死去，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用呢？而且要是我的麻木的神经苏生了，过去的创痛又会来重重地压迫我，你想，我又如何能够有新的精力活下去？

朋友，说到过去的创痛，一定会使你陡然吃惊，怎么像我这一个堕落到这样地步的卑不足道的人还会有过去的创痛吗？朋友，这样想，你就错了。便是一条狗，一口猪也有它的悲哀啊！

而且像我这样的人也曾经被女人爱过呢！

现在让我来告诉你罢。六年以前我在上海别了你，回去结婚了。

我的妻子是我的叔父替我定下的，可是等我回去结婚时，叔父已经早死了。我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和我的宝珠结了婚，就住在她的家里。她的父母待我很好，差不多把我当作亲

生的儿子看待。我在她的家里吃着，喝着，玩着，笑着，生活得很适意。

宝珠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她不仅有中人之姿，还有温淑的性情和善良的心。她爱我，体贴我，安慰我，鼓励我。她希望我能够有所作为，不要这样吃喝着，玩笑着，就过了一生。

我呢，你知道我过去是怎样的一个人，我的思想如何。我当然不能够就这样把日子玩过去。我也想找一个适当的工作做。可是这个乡村太小了，简直找不到可做的事情。而且我又不甘心埋没在乡村里。所以在岳家住了五个整月之后，我便决定出来。我打算到南京去，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南京做事，我想在那里总可以设法找到一个工作。

她的父母苦苦地挽留我，一定不要我走。他们说没有事做也不要紧，在家里住下去就好了，虽然他们并非富裕，一口饭却是有得吃的。至于她呢，她也不一定就希望我出去。她只要我在这里找个小小的事情做就够了。然而我决定出去了，不管我对将来有没有十分的把握。

她的父母看见无法动摇我的决心，便提议说："这关系你的前途，我们也不敢十分强留你。不过你可以把宝儿留在这里，你一个人先出去。等你的事业有成就，那时我们再把她给你送出来，送到南京，送到杭州，送到上海都可以。"他们这样说，差不多淌了眼泪，可是我一点也不动心，我的前途迷了我的眼，我看不见其余的一切。我固执着，我一定要两个人同去。妻答应了，岳父岳母也就没有话可说了。

分别的时候，她们母女、姊妹都很悲痛。那时候，就在那

时候，她的母亲还含着眼泪对我说："愿你们在外面好好地过活。不过要是你的事情不如意时，你们可以回到家里来，我们一样地看待你们。不过那时候望你们双双地回来，不要一个人回来才好。"

妻更伤心，然而我却在心里暗笑，我想我们决不会回来了。

我们到了南京，靠了朋友的力量，在教育厅里找到了一个位置。我们过得很好，还积了一点钱。我觉得岳母太过虑了，我怎么会不如意呢？

然而不如意的事终于来了。不到一年这里就换了厅长，我的位置也被别人夺去了。我失了业，而那个朋友又已经他去。我到处奔走，请人写介绍信，见了许多不愿意见的人，结果还是一无所得。失业，依旧是失业，失业之后节省，节省之后困苦。一月，两月，三月，四月，到了半年以后妻的丰润的脸变成了苍白色，我们所有的可变卖的东西已经卖了大半，而希望依旧迟迟不来。我自己已经感到疲倦了。每夜每夜我们相对着，我望着妻的默然沉思的脸，一种无名的悲哀压倒了我，我感到痛悔，于是带了酸痛的心情对妻说了些抱歉的话，而且表示后悔，说不该带她出来跟着我一道受苦。我看见她的眼里含着泪。可是她不说一句抱怨的话，她反倒安慰我，鼓舞我。我很感激她，但是这比骂我、不理我还更使我心痛。

第七个月又来了，依然没有希望。前途更加渺茫了。这个情形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再继续下去的了。妻也失掉了她的沉默的忍耐。她提议说："这样过下去，无论如何是没有办法

的。我留在这里，没有一点用处，我不能够给你帮忙，反而只有累你。你一个人总好想法，你可以到别地方去找朋友，还不如让我一个人回家去罢，这倒可以减轻你的负担。等到你将来有好事情，我再出来陪伴你。"我感激妻体贴我，因为她知道生性固执的我在这时候决不肯回到岳家去，所以只说一个人回家。然而我这时候却记起了她的母亲所说的"要双双地回来，不要一个人回来才好"的话，我没有脸让她一个人回去，而且如今对于我，她变得更可宝贵了，她差不多成了我的生命，我不能够失掉她，我不能够失掉我生活中的唯一的伴侣。

我反对她的提议，我极力表现出舍不得离开她的样子。这也许感动了她，她以后便不再提起回家的事了。

于是我又以新的精力来从事新的挣扎，她整天带着笑容来安慰我，鼓舞我。前途似乎有了一线的光明。我们期待着。

期待的结果是完全绝望，而这一线的光明也只是一个幻象。希望完全断绝了，我正要躺下来，等候那不可避免的灭亡，而情形突然改变了。某一天我从外面匆匆地回家来，怀着一个意外的好消息要告诉妻。可是妻已经躺在床上了。她的口里出了血，困难地呼吸着，脸色成了纸一样地白。

我的心绞得很痛。我忘了一切地向她奔去，我跑到床前，俯下去抱住她的身子，用力地唤她，我觉得我的血在沸腾，我的心要跳出口腔。

她突然睁开了微闭着的眼睛，望着我苦笑，吃力地举起一只手抚着我的头说："原谅我，我先你去了。这样你少了一个累赘。你可以好好地干你的事，我不会来妨害你。等到你将

来事情如意，你可以娶一个比我好过十倍的妻子，"她断续地说了这些话，就闭了眼睛。

我不住地摇撼她的身子，我发狂地唤她，我把头放在她的耳边，大声把我带回来的好消息告诉她，可是她已经听不见了。

过了一些时候，她忽然睁开眼睛，摇着头说："太迟了。"她用她的无光彩的眼睛望着我，像认不得我似的。她开始大声呻吟起来。

我问她究竟服了什么毒药，她一定不肯说。我没有办法使她再说一句话。我绝望地、疯狂地跑了出去。等我把医生找来时，她的身子已经冷僵了。我抱着她的身子哭了一阵。我不忍再看她的变得那样可怕的脸。

我带来了好消息，我已经把自己从绝望中救拔出来；而她，我所宝贵的她却躺在床上死了。

我陪伴她过了一夜。我整夜在房里大步踱着。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办才好。后来我终于决定了。

我把剩下的东西，除了自己随身的衣服外全当卖了。我买了棺木，收殓了她，于是雇了船把棺木运回去。这一次我们是双双地回家了。

我到了那个乡村，叫船停在河边，我一个人登了岸到岳家去。

虽然我的衣服和举动都显出落魄的样子，但是岳家的人却很热诚地接待我。不过他们看见只有我一个人回来，觉得奇怪，便惊讶地问："你回来了，宝珠呢？"

朋友，你想我怎样回答他们呢？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吗？我没有脸再骗他们，我也没有勇气对他们说真话，我只好说："她在船上，你们去看去。"我极力忍住泪，丝毫不动声色。

"为什么她不上岸呢？她生病吗？或者出了什么事情？"他们很关心地絮絮问着。

我不回答，我只顾说："你们到了船上便知道了。"

于是我陪了她的父母走出来，远远地看见船在那边靠着，我们走过桥，离船愈近了。

我正走在桥上，强烈的痛苦的感觉抓住了我。我恐怖，我惭愧，我悲哀。我觉得我没有勇气陪伴他们到船上去。我没有勇气面对他们那种悲痛的失望。我没有脸再跟他们谈话，因为我就是杀死他们的女儿的凶手。于是我奋身往桥下跳去。

我落进了水里。我听见他们在呼救，我的头脑昏眩起来，我的心里很难受，我挣扎，于是我失了知觉。

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岳家了。我睡在一个小房间里的床上，岳母坐在旁边。她含着眼泪劝我。她说人已经死了，她并不怪我，这不是我的错，只怪她的女儿命不好。她又劝我好好地保养身体，不要为死者悲伤。她还答应将来把她的第二个女儿嫁给我，叫我就在她家里住下去，以后不要再出去了。这一切我都听在耳里。每个每个的字像针一般刺得我的心痛。我感激她，而同时我更憎恨自己，我更诅咒自己。

因了病我就在这里住下去了。在这里我每天所得到的是安慰和看护，岳父、岳母和我的小姨（就是岳母答应将来嫁给

我的那个十八岁的少女）都拿一颗真诚的心看待我，不像一个仇敌，倒像一个恩人。然而这安慰，这看护，究竟给了我什么呢？它们像最严厉的刑罚那样折磨着我的心，使它没有一刻安静的时候。无论什么时候我都看见在我的面前横着那个黑漆棺木，盖子开着，她躺在里面，我看见她的纸一般白的脸和出血的嘴。于是我暗暗地祈祷着那个惩罚的到来，我盼望她们打骂我，虐待我，责备我。我向岳母哀求，向小姨哀求，可是结果只得到她们的凄然的微笑。这其间我的心痛得更厉害了。

到后来我终于不能忍受下去了。我决心离开这里，我要到上海，到南京，到别的地方，去寻求我应得的惩罚。在一个月夜，众人都睡了，我偷偷地从床上起来开了门出去。

我刚刚要走出大门，我的衣服忽然被人拉住了。我吃惊地掉过头，看见我的小姨站在我的背后。她的头发散开来，披了一头，被月光梳洗着。她的少女的美丽的脸在月光里伴着那坚定而凄哀的表情，显得更是圣洁了。我痴痴地立在她的面前，好像在瞻仰一座女神的石像。

朋友，便是像我这样一个卑不足道的人，也知道怎样崇拜这位圣洁的女神呢！

"姐夫，你为什么要走？我们真把你劝不转来么？难道世间值得你爱的就只是姐姐一个人？你为什么不肯留下来？"她悲声说着，眼里淌了泪。

朋友，她的声音至今还在我的耳边荡漾。要是你能够听见这个声音啊……

这个少女，在乡间是以学问和相貌出名的，许多人来求婚都不中她的意，她现在却对我说了这样的话。朋友，你想我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不是木石，我有感情，我不能不爱她。然而棺木又在我的脑子里浮现了，它横在我们两人中间。

我于是跪下来，流着泪，把经过的情形据实告诉了她。没有夸张的话，也没有隐藏一句。我说明我为什么不能够留在这里；又说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怎样值不得她爱。最后我站起来大步往外面走了。

我还留恋地回过头去看了她一眼。她痴立着，让月光拂拭她的脸。她的眼里包含着眼泪，她站在月光里，显得非常庄严，非常美丽。我想回去，留在她的身边。但是我终于不敢。我毅然走了。朋友，这个情形确实值得人一哭啊。我已经在她的心里撒下悲哀的种子了。……

从此我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就成了一个神经病人。我的心已经死了。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看见那个棺木。于是我马上想起了一个女人为我牺牲、一个少女为我心碎的事，我的心痛得更厉害了。我努力去找惩罚来安慰这颗心，而结果仍是一无所得。最后我找到了酒。这酒虽不能给我痛苦，却能给我麻醉，使脑筋变得迟钝，现实变得模糊起来。在失了心的笑中、哭中，我才得到了片刻的安慰，这安慰也不会折磨我的心了。

我飘泊，我闲荡，我喝酒。我做这一切，无非使自己容易把一切忘掉。社会太黑暗了，生活太痛苦了。而过去的创伤像担子一样压在我的肩上。像我这样的人当然没有勇气站起

来承担这一切，我只有逃避在遗忘、麻木、堕落中了。朋友，你想，我还有别的路可走吗？我除了遗忘、麻木、堕落之外，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我杀了一个女人，误了一个女人，她们都是爱我的；我扰乱了一个家庭的安宁，而这家庭又是我的恩人！朋友，你想，我经过了这一切以后，还能够丝毫不动心地像一个“人”那样地活着吗？不，我已经不能算是“人”了，我把我自己埋葬在遗忘、麻醉、堕落中，而剩下这个躯体，这已经不是人的躯体了，这里面不曾跳动着人的心，也没有人的灵魂。它生存着，只是为的腐朽；它生活着，只是为的累人。像这样的东西正应该如你所说要走出去，而且还应该走出这个世界去。

朋友，我现在走出去了，因为我不能够再挑那个担子了。我想，在那里，在那无名的死里，我也许可以得到真正的安宁罢。我背负着十字架，已经走了这几年了，现在也许可以达到目的地罢。我背负着十字架，并不像基督，而只像那个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的小贼，——如果你有眼泪为他流，就请你多少为我流几滴眼泪罢。

这时候自然我还不能没有留恋，我还不能忘掉在遥远的乡村里含着眼泪等待我的那个少女。然而我的面前只横着死的一条路了，一根鞭子在后面鞭打我，要我向前走去，不容我再有片刻的留恋。朋友，这个情景确实也值得人一哭啊！虽然我是这样卑不足道的一个人。

朋友，我去了，永远地去了，不再来累你了。请你不要为我的命运悲伤，我是一个值不得你同情的人。我现在背起我

的十字架向着那个目的地走了。但是我在最后的一瞬间还会记住你的好意，还会祝福你。

你的向坟墓走去的朋友×× 1931年。

奴隶底心*

"我的祖先就是奴隶!"彭有一天骄傲地对我说。

我有许多朋友，他们都对我讲过他们的祖先。他们都同样得意地说："我的祖先有不少的奴隶呢!"在这些朋友中间，大部分现在还有很多的奴隶，也有一小部分却已经把奴隶的数目减少，或者完全失掉了，所以常常惋惜地回忆过去的黄金时代，这是从他们的举动和谈话上可以看出来的。

至于我自己呢，我的记忆告诉我：我的曾祖有四个奴隶，我的祖父有八个奴隶，到了我的父亲就有十六个奴隶了。我领有这十六个奴隶。我很得意，因为我是一个奴隶所有主①。而且我还有一个志愿，就是把奴隶的数目从十六个增加到三十二个。

但是我的生活里出现了彭，他居然毫不惭愧地甚至骄傲地对我说，他的祖先是奴隶。我想他一定发狂了。

彭的来历，我不知道。然而他是我的朋友。我结识他跟结识别的朋友不一样：他是偶然闯进我的生活里来的。事情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小说月报》第二十二卷第十二号。

① 奴隶所有主：指地主。

是这样：

一天下午我从大学里走出来，脑子里在想一件事情，不注意地在马路上面下着脚步。一辆汽车从后面驶来，汽车夫接连地按喇叭，我好像并没有听见。汽车快要挨到我的身子了，忽然一只铁腕抓住我的膀子往旁边一拖。我几乎跌倒在地上，然而汽车安稳地过去了。我定了神站住脚跟，一转头便看见一个瘦长的青年板着面孔站在我背后。我感谢他。他不回答我，也不笑，只是冷冷地看了我两三眼。好锋利的眼光！最后他自语似地说："以后要当心一点，"便昂然走开了。从此我认识了他。

在学校里我们不同系。我学文学，他学社会科学。我们没有在同一个课堂里听过课，但是我们常常见面。每一次我们只说两三句话，或者甚至不说话，只交换了一瞥冷淡的眼光。然而我们终于成为朋友了。

我们两个很少作过长谈，也不曾说过像"天气好"这一类的客套话。我们说的都是些一针见血的话。

我们两个可以说是熟朋友，但是我并不爱他。我跟他做朋友，大半是因为感激与好奇的缘故。我也许尊敬他。但是我决不喜欢他。他在面貌上，在言语上，在举动上都缺少温情。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显得是一个冷酷的人。

他的身世我也不知道，他从来没有跟我谈过。不过从他在学校里的情形看来，可以知道他并不是有钱人家的子弟。他平时很节俭，普通大学生的习气，他一点也没有染到。他不穿西装，不看电影，也不进跳舞场。他一天除了在讲堂上听

课外，不是在寝室里读书，就是一个人在操场上或者校外散步。他不笑，他只顾沉默地思索。

是的，我常常想，他的脑子里一定装得有什么东西。我和他同学三年，我就看见他整整思索了三年。

有一天我忍不住问他："彭，你整天在思索，你究竟在想些什么？"

他冷冷地答道："你不懂，"便掉头走了。

他回答得不错，我的确不懂。一个人在他这样的年纪为什么这么阴沉，这么孤僻？这原因我的确不懂。但是惟其不懂，惟其觉得奇怪，我便愈加想了解它。从此我便愈加注意他的行动，我留心他读的书，我留心他结交的朋友。

说到朋友，他除了我以外，似乎就没有一个朋友。自然他也认识一些人，但是谁都不愿意同他往来，而且他自己也不高兴同别人做朋友。他永远板起面孔，无论对谁都是这样，便是女同学找他说话，他也不肯露出笑脸。我同他虽然很熟，可是他对我也很冷淡。我想，我不喜欢他，大概因为这个缘故。

我留心过他读的书。他读的书太杂了，有许多很古怪，著者的名字我从来没有见过。而且有些是终年终月放在图书馆的书架上，从来就没有人过问的。他读着各种各类的书：譬如昨天读一本小说，今天便读一本哲学书，明天读的又是一本历史书。老实说，要从他读的书上了解他，也是很困难的，因为那些书的内容，我完全不知道，除非我自己拿来从头至尾地读过一遍。

有一天晚上他忽然来到我的房里。这个学期我已经迁出

校外住了。我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很舒适的屋子，是在楼上，从窗里可以望见学校和校前的马路，还有那个新辟的小高尔夫球场。

彭走进房来，不客气地在那张雪白的沙发上坐下，拂了拂他那件旧夹袍上面的灰尘，半晌不说话。我正坐在书桌前读一本书，抬起头看了他两眼，便又把头埋下去。我的眼光在摊开的书上，脑子里却想着那张在他那件旧夹袍下面的新沙发。

"郑，你知道中国现在有多少奴隶？"他忽然用他那低沉的声音问我。

"大概有几百万罢，"我淡淡地回答，这个数目是否正确，我也不知道，不过前几天曾听见一个朋友说过。我对于这些问题素来就不关心。

"几百万？实际上何止几千万！"彭的声音变得苦恼了。"而且要是把奴隶这个意义扩大些说，全中国的人至少四分之三以上都是奴隶。"

"无论如何，我自己总不是奴隶，"我庆幸地这样想着。但是我又抬头去看彭，我不明白彭为什么这样苦恼。

"你也有奴隶吗？"他突然不客气地发问。

我想他也许藐视我没有奴隶罢，那么他就错了，我家里确实有十六个奴隶。我的脸上现出了得意的笑容。我昂然回答道："像我这样的人当然有奴隶，在我家里就有十六个奴隶！"

听了我的话，他冷笑了一声。我发见他向我这边射过来的眼光里含着更大的轻蔑。他的眼光里没有尊敬，没有羡慕。

对于一个领有十六个奴隶的人，居然加以蔑视。我倒觉得奇怪了。我几乎不相信我的眼睛。我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我在思索。我忽然想明白了，我以为大概是妒嫉在作怪罢，因为据他的经济情形看来，他当然不会有奴隶。于是我同情地或者怜悯地问他道："你家里大概也有些奴隶罢。"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又把眼光向我射来，这一次他的眼光里充满了骄傲。他昂然说："我的祖先就是奴隶！"他叙说这个，好像在叙说一个功绩。这使我更加惊疑了。

"不见得罢，你何必这样谦虚，我们既然是熟朋友，"我说。

"谦虚？我为什么要谦虚？"他惊奇地说。看他的神气，好像我说了什么奇怪的话似的。

"但是你明明说你的祖先是奴隶，"我解释说。

"我的祖先本来就是奴隶。"

"然而你在大学里读书……"我说，我还不肯相信他的话。

"你说奴隶的后人就不应该在大学里读书吗？"他傲慢地问，"我看你的祖先也不见得就不是奴隶罢。"

我好像头上受了鞭打，捧着头跳起来。我认为我受了大的侮辱。我向着他走去。我站在他面前，我气愤地看着他说："你以为我的祖先跟你的一样吗？不，决不。告诉你，我的父亲有十六个奴隶，我的祖父有八个奴隶，我的曾祖有四个奴隶，再数上去，我的祖先还有更多的奴隶呢！"其实再数上去究竟有没有奴隶还是个问题。我的高祖也许是一个没有奴隶的小商人，也许就是奴隶的后裔，都是可能的。然而我却时常梦想他是一位大官，有华丽的府第，有不少的姬妾，还有几百个

奴隶。

虽然不是常常，但是我确实有几次对人说过："我的祖先做过大官！"可是如今他却敢在我面前说我是奴隶的后人，这个侮辱太大了。我一生只受到过一次这样大的侮辱！我不能够忍受。我要对他报复。我用憎怒的眼光看他。我们的眼光遇在一起了。在他的冷酷的眼光下面，我渐渐地恢复了平静的心境。我想我应该对他客气一点，因为他曾经有恩于我。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来。

"是的，这个我相信你，因为像你这样的人一定是从奴隶所有主的家里生出来的。同样像我这样的人也一定不能够生在奴隶所有主的家里。而且我正以此自豪。"他的态度很傲慢。显然他的话里含得有若干讽刺。

我想他一定是妒嫉到发狂了，便忍不住笑起来。

他的脸上现出了愤怒的表情，他用手在眼前拂了拂，好像要把我从他的眼前拂去似的。"你笑，笑什么？是的，我以做奴隶的后人自豪。因为他们的心跟我的心接近。……你知道些什么呢？在你的华丽的房屋内，温暖的被窝中，甜蜜的好梦里，你究竟知道些什么呢？……我恨不得使你们这般人的眼睛睁大一点！……是的，我是一个奴隶的后人，我用不着讳言。我可以毫不惭愧地宣布我是一个奴隶的后人。我的父母是奴隶，我的祖父是奴隶，我的曾祖是奴隶，这样数上去，也许在我家里，根本就找不出一个不是奴隶的人来。"

我想他一定疯了，最好还是设法骗他出去，免得他在这里有什么意外的举动。但是他马上接着说下去：

“是的，你有十六个奴隶。你满足，你快乐，你骄傲。可是你知道你的奴隶是怎样生活的吗？你知道一个，是，只说一个奴隶的故事吗？……不，你不会知道！

“好，让我告诉你一些奴隶的故事罢。……我的祖父是一个很忠心的奴隶，我再没有看见比他更忠心的人。他在主人家里辛辛苦苦地作了四五十年的苦工。他是奴隶的儿子，所以在很小的时候就做奴隶了。在我有记忆的时候，我就看见他的头发已经灰白了。那时我们住在公馆后面一间破屋内，父亲、母亲、祖父和我。但是母亲不常到这里睡，她要在上房里服侍太太、小姐。我常常看见祖父给大小的主人责骂，他总是红着脸低着头接连地应着‘是’字。在冬天，大风摇撼着破屋的屋顶，冷气从缝隙里透进来，我们冷得睡不着，床太硬了，被太薄了。一个像我这样的小孩，一个像祖父那样的老人，还有一个我的正在壮年的父亲。我们去找了些枯枝败叶和干草，在土地上烧起一堆火，大家便蹲着烤火。这时候祖父的话匣子便打开了。他讲起他的种种事情，又开始他的说教，要我将来做一个正直诚实的好人，要我像他那样忠心地服侍主人。他说有好心是有好报的。父亲是不爱说话的人。在祖父的一番说教之后，我们看见火势渐渐地衰了，而且时候也不早了，于是三个人紧紧地抱着，在床上度过了寒冷的夜晚。

“祖父所说的‘好报’终于来了。一个夏天的早晨他忽然失踪了，后来有人发见他吊死在花园里槐树枝上。我没有看见他死后的面貌，因为母亲不许我去看，而且人们很快就把尸首处理好了。祖父躺在木板上，一张席子盖住他的上半身，我

只看见他那双肥大而污秽的脚。从此我的祖父就消失了，我就永远不能够再看见他了。

“祖父为什么要吊死呢？据说原因很简单：原来在他临死的前一天，主人发见失掉了一件贵重的东西，说是祖父偷出去卖了。祖父分辩说，他从来对主人就很忠心，决不敢偷主人的东西。然而分辩的结果是主人打了祖父两记耳光，痛骂了他一顿，要他赔偿。祖父自己很惭愧，觉得对不起主人，不能获得主人的信任，不能报答主人的恩典。他越想越苦恼，加以他做了多年的奴隶，并没有积蓄，赔不起这一笔钱。于是在四五十年忠心服侍主人之后，结果他用一根裤带把自己吊死在主人花园里的槐树枝上，这就是祖父所说的‘好报’了。

“公馆里的人虽然可怜祖父，但是都承认东西是祖父偷了的。从此我不但是奴隶的后人，我又是窃贼的孙儿了。然而我不相信我的祖父会偷东西。我相信他不会做这样的事。他是一个好人。常常在晚上，父亲把我抱在怀里，父亲因为白天工作忙碌，很快地就闭上了眼睛。我却想起我的好祖父。我睡不着，我想着祖父平日的慈祥的面颜。我淌了眼泪。泪水迷了我的眼睛。我忽然觉得我是在祖父的怀里了。我紧紧地抱着他。我感动地大声说：‘爷爷，我相信你不会偷人家的东西。我相信东西不是你偷的！’

“有人在说话了：‘牛儿，你说什么？’我分辨出这是父亲的声音。我属牛，所以我的小名叫做牛儿。我揩了揩眼睛，祖父已经不见了。我的身边睡着父亲。我大声哭起来。这一来父亲也不能够睡了。他也流了眼泪。他哭着安慰我说：‘牛儿，

你说得很对，东西不是你爷爷偷的，我知道是什么人偷的。'于是我拉着父亲的膀子着急地说：'告诉我是什么人偷的。告诉我，是什么人偷的。你知道。你要告诉我。'父亲显得很为难。他迟疑了一会儿，叹了口气，然后说：'我告诉你。你要赌咒不告诉人。'我发誓了，虽然孩子的嘴是不可靠的，但是他终于对我说了。他悲声说：'我知道是大少爷偷的，你爷爷也知道。这是不能够告诉别人的。你爷爷愿意断送他的性命，我也不能够说出真话来。现在人死了，说出来，也没有人相信，而且会给我们自己招来麻烦。……'"

彭说到这里略略停了一下，接着苦笑地解释道："我这里转述的父亲的话自然不是他的原句，不过我相信我还没有把他的大意忘掉。你不会以为我是在编造故事罢。"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又让他继续说下去："我不明白父亲的理由，但是我也不敢再问他了。不过我还想念我的祖父，哭我的祖父。

"这些时候我还有父亲同母亲。我爱他们，他们也爱我。自从祖父死后，父亲脸上总是带着愁容，我很少看见他笑过。

"有一天晚上，已经是冬天了，父亲带着我在屋里烤火。外面忽然起了吵闹声，接着又有人在喊'救命！'我吓得连忙往父亲的怀里躲，紧紧抱住父亲的颈项。父亲温和地在我耳边说：'不要紧，不要怕，爹爹在。'后来外面寂然无声了。不多几时有人把我父亲叫了去，说主人唤他。他去了，许久不见回来。我一个人在屋子里怕得很。后来父亲同母亲回来了。两个人脸上都有泪痕。父亲抱着我哭个不止，他又跟母亲讲了

些伤心话。这个晚上我们三个人抱着睡。父亲同母亲说的话我现在都记不起了，因为有些话的意义我当时还不懂。我只记得有几句：‘还是让我死了好，我活着有什么用处？我们是主人的奴隶，我们只有听从主人的话。……我们会生更多的儿子，儿子又会生孙儿，都是给人家做奴隶的，没有一个人会逃掉奴隶的命运。与其活着，让牛儿也给人家做奴隶，让奴隶的血统延长下去，还不如由我把这条命卖给主人，让牛儿读点书，将来也有个出头的日子。’……”

彭这时眼睛红了，他停了停，又说：“父亲的话我现在还记得。我一生也不会忘记。固然在这里我把他的话修饰了一下，使它们更接近你们的语言，但是你总可以多少感到他那颗心还在这些话里跳动罢。

“……母亲不多说话，只是抱着父亲哭，口里喃喃说：‘你叫我怎么舍得你？’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我也哭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还睡在床上，就有人来把父亲带走了。母亲拉着他的袖子哭，我也跟着母亲那样做。他们说，他昨天晚上打死了人。我不相信。昨天晚上他明明陪着我烤火。外面吵闹声起来的时候，父亲正把我抱在怀里，他并没有离开我，他不会到外面打死人。父亲并不分辩，默默地垂着头让人把他拉走。我非常着急，我跑去拉住他的袖子，我的话还没有说出口，他们就把我摔倒在地上，父亲就给人带走了。

“从此我就没有再见到父亲一面。据说不到几个月功夫他就病死在监牢里面。我的母亲也不在公馆里做事了。我们

搬到公馆外面住，而且我还得到了读书的机会。我们的用费都是由主人供给的。他买了我父亲的命，替他的儿子死（我后来听见人说那个人是小主人打死的），他并不曾违背他的诺言。……你想我感激他吗？不，我恨他，我恨他的儿子！他们是我的仇人，他们害了我的祖父同父亲。然而他们的钱我是要用的，那是我父亲用性命换来的。父亲牺牲了性命，却把我造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他的目的达到了，无论如何我是要把奴隶的血统终止的。……"

他突然闭了口。我看见他的脸上起了一阵可怕的痉挛。他极力咬着嘴唇皮，好像要忍住一种愤怒的爆发。我想他一定还隐匿着什么话未说出来。虽然多少被他的话感动了，但是我还在用锋利的探索的目光看他。我的眼光并不把他放松，似乎在问他："你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衷吗？"

他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他的脸色马上涨红了，不知道是因为羞愧，还是因为愤怒。他站起来在房里大步走了几步，又坐下来，脸上的表情忽然变得很可怕了。他说："不错，我的故事是不完全的，我还隐藏着什么话没有说。……现在我还是说了罢。有一天我从学校里回来得早一点，我看见母亲同一个男人坐在床上。他们不曾看见我。我躲在门外。我的心里被愤怒和羞愧填满了。我在外面苦苦地用功读书的时候，我的母亲在家里陪男人玩。这个思想刺痛我的心，然而我爱母亲，我不愿当面侮辱她。而且我也认出这个男人就是我的小主人。不是别一个，正是小主人！就是他害了我的祖父，他害了我的父亲，他现在又要来害我的母亲了。我仿佛听见母亲

对小主人说：‘快走，快走，牛儿要回来了。’小主人说了几句话，母亲接着又说：‘请你不要常来，常来会碰见牛儿的。请你开个恩，发个慈悲罢。’……

“我走进了屋子，母亲一个人坐在床沿上埋着头在想什么。我连忙奔到她的面前。她吃了一惊，脸涨得通红，问：‘你回来了？’

“我紧紧抱着她的腿。我羞愧地、愤怒地说：‘妈，你好羞呀！爹死了不到一年，你就陪别人玩！’母亲不说一句话。‘我在学堂里苦苦用功，你却干这种事，妈，你好羞呀！’母亲只叫出‘牛儿’两个字，就斜着身子俯在床上呜呜地哭起来了。母亲的哭声使我的心软了。我记起她怎样爱我，怎样体贴我，怎样每天晚上陪伴我温习功课，又怎样安慰我，鼓舞我。我便向她谢罪说：‘妈，我错了，我不该对你说这些话，使你伤心。请饶恕我。’她不动，又过了一些时候她才抬起头，坐起来，叫我仍旧靠在她的身边。她悲声说：‘牛儿，你不错。我要请你饶恕我。自从你爹死后，我心里就只有你。我活着也只是为了你。不是为你，我情愿跟你爹到地下去。你不记得你爹临死前说的话？他一定不让你做奴隶，要你读点书，好有个出头的日子。他舍了一条性命，我还舍不得一个身子吗？不知道是前世冤孽还是别的缘故，我在公馆里伺候太太、小姐的时候，大少爷就常常跟我胡缠。我当时总是设法避开他。你爹死了我搬出来以后，他又常常来找我。自然我知道他是拿我来开开心。他到别的地方去没有这么容易，也要怪我自己的脸子生得端正一点。如今我们拿他家的钱过活，你要读书，又离

不了他家的钱。他这个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没法不答应他。……牛儿，请你饶恕我。为了使你读书，使你不再做奴隶，你妈是不顾惜这个身子的。'自然这些话都不是她的原句，我只记得大意罢了。

“我把她抱得更紧。我觉得我更爱她，比从前更爱。我痛苦地说：'妈，太苦了你了，我以后不要读书了。我不能够让你再受这样大的痛苦。我以后再也不要读书了。我还是去做奴隶罢。'

“她连忙用手蒙住我的嘴说：'不要乱说。你要读书，你要做一个好人。为了你读书，你妈妈吃一辈子的苦也情愿。'

“母亲哭着把我劝了一个晚上，我终于听从了她的话。第二天早晨我依旧上学校去读书，而且以后也不再提起不读书的话。我非常用功，我盲目地尽量吞食学校给我的知识。我相信在这些知识的彼岸便是我的光明的前途。我决定要努力实现父母的愿望把奴隶的血统终止。

“然而痛苦的现实沉重地压在我的头上，过去又像鬼魂一般抓住我的心。生活太痛苦了，尤其是对于一个想从奴隶的境地中努力爬起来的人。不过我还有希望，我还有母亲的爱和母亲的愿望。这可以鼓励我忍耐一切。

“自然小主人还常常来。我心里非常恨他，但是对他也没有什么表示。他走了以后母亲好像变了一个人。她总要哭许久，使我费许多功夫去安慰她。这样的生活如果多继续一些时候，我母亲早就死了。幸好过了四五个月的光景小主人讨了一个年轻的姨太太，从此就不再到我家来了。母亲和平地

同我在一起过了几年，一直到我来这里进大学的时候。

“母亲死了以后到现在又有三年了。我没有一天忘记过她，我没有一天忘记过祖父和父亲。我常常想起他们的卑贱的生存，我一点也不惭愧，我没有红过一次脸。我很骄傲我的祖先是奴隶，是的，我很骄傲。固然我的祖父被人诬为窃贼而上吊，我的父亲代人受罪病死在狱中，我的母亲被人奸污，但是你能够说他们身上有什么污点吗？他们害过什么人吗？……”他的话说得更急了。“是的，你会嘲笑他们，你会鄙视他们。要是你能够知道他们的心啊！他们的黄金似的心，在你们那般人中间是找不出来的！

“我常常在深夜不能够闭眼。我想着他们，我的心被一种思想折磨着。这并不是羞愧，这是愤怒。我想像着：这时候我安静地睡在床上，然而在别处还有那几百万、几千万的奴隶在悲泣他们的不幸的命运。他们就像我的祖父他们那样地生活，受苦。就在这时候，主人们已经沉醉在甜蜜的好梦里了，而他们，年老的被人诬为窃贼，等待着第二天早晨吊死的命运；壮年的被逼着替主人受罪，等着受刑；做母亲和做女儿的都睡在主人的怀里，任他们调笑；孩子们紧紧抱着父亲痛哭。这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恶毒的诅咒。我诅咒你们，我诅咒你们那般人。我要消灭你们，不留一个。你们害死我的祖父，又买了我父亲的命，奸污了我的母亲。现在他们都死了，而你们还活着。我要向你们报复……”

他的样子变得更可怕了。他站起向着我走过来。我吃了一惊，几乎要叫出声来，正要抵抗，他却走向窗前去了。他站

在窗前，看着外面的景物，忽然把手指向外面一伸，愤怒地说："你看！"我随着他的手指看去，正看见斜对面的小高尔夫球场。球场里电灯燃得十分辉煌，两三个白衣侍仆在门口徘徊，一个半裸的外国女子在那里卖票。一对一对的装饰得很漂亮的男女青年安闲地朝门里走去。

"我们整年整日辛苦地劳动，我们的祖父吊死在树上，我们的父亲病死在监牢里，我们的母亲、姊妹受人奸污，我们的孩子在痛哭。而那般人呀，从你们那般人中间找不出来一个有良心的。"他的声音里含着无穷的愤怒，似乎整个阶级的多年来的痛苦都在他的声音里面荡漾了。这个声音无情地鞭打着我的心。我的眼睛突然睁开了。我的眼前出现了许多幅悲惨的图画。我清楚地知道我家里有十六个奴隶，而且我记起来我曾经有意把奴隶的数目增加到三十二。十六，三十二，这些数字不住地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我仿佛觉得我就是那个小主人，我在陷害人家的祖父，让人家的父亲代我受刑，奸污人家的母亲。我感到一种恐怖，好像有两只攫取捕获物的眼睛在我的身上转，我想我的末日到了。我不觉惊恐地叫了起来。

"郑，什么事？你在叫什么？"他温和地问。

我半晌说不出话，我只顾揩眼睛。

"郑，你怕我吗？你知道我是不会害你的，"他苦笑地说。

这时候我已经镇静多了。我注意地看他的脸，那张脸上并没有凶恶的样子。我记起了他曾经救过我的性命。我惊疑地问："彭，你当初为什么要救我的命？我也是一个奴隶所有主，我也是你的仇人，你为什么不让我给汽车辗死呢？"

他苦笑着，半晌不作声，然后温和地说："大概我还有这颗奴隶的心罢。"

我静静地望着他，很想痛哭一场。

他看见我不说话，以为我不懂他的意思，便解释道："把自己的幸福完全抛弃，去给别人谋幸福。为了别人甘愿把自己的性命牺牲，一点也不悔恨：这就是所谓奴隶的心罢。这颗心我的祖先传给我的祖父，祖父传给父亲，父亲又传给我了。"他用手指指着胸膛。我望过去，我仿佛看见一颗鲜红的大心在他的胸膛里跳动。我又回头看自己的胸膛。我的漂亮的法兰绒上衣遮住了一切。

"这颗奴隶的心，要到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去掉这颗奴隶的心啊！"他的痛苦的声音直往我的耳边送。我连忙蒙住耳朵。我连这颗奴隶的心也没有！也许我竟是全然没有心的人。我的确被羞愧、恐怖、悲哀、昏乱压倒了。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的。

以后我也不常跟他见面，因为他的举动渐渐地变得更古怪了。操场里很少有他的脚迹，也不看见他在校外散步。我常常在寝室里找他也找不到。我们终于疏远了。后来我也就忘记了他的故事。我有我的朋友，我有我的娱乐。我也进电影院，我也进跳舞场，我也和女朋友同去玩小高尔夫球。我跟朋友们谈起各人家里的奴隶时，我也很骄傲地说："我家里有十六个奴隶，而且我将来一定要把奴隶的数目增加到三十二个！"

我毕业以后不到几年的功夫，我的愿望果然实现了。我

有了三十二个奴隶。他们忠心地服侍我们一家人。我快乐，我满足。我早把彭告诉我的奴隶的故事忘得干干净净了。

有一天我和妻在花园里纳凉，五个奴隶在旁边伺候。我翻阅当天的报纸，偶尔在本埠新闻栏里发见一则枪毙革命党人的记事。这个革命党人的姓名跟彭的姓名相同。我知道一定是他，一定是那个救过我的命而又被我忘记了的恩人。他那些被我忘却了多年的话又浮现在我的脑子里了。我想他现在是把那颗奴隶的心去掉了。他的奴隶的血统是从此终止了。这在他也许是幸事。但是我想起他救过我的命的事情，总觉得歉然。我望着报纸想了一些时候，忍不住长叹了两声。

“亲爱的，你好好地为什么叹气？”妻伸过手来抚摩我的手，用她的温柔而惊讶的眼光看我。

“没有什么，我从前的一个同学死了，”我淡淡地回答道。我看见妻的充满爱情的美丽的脸和明亮的大眼睛，我把一切都忘掉了。

1931年。

好　人*

我做小孩的时候很少回想到过去的事。可是年岁增长，回忆就渐渐地多起来，似乎过去的事都是值得怀念的了。我可以说不是为着现实在生活，而是为着怀念生活。

以前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似乎眼睛上束了一层绷带，我所看见的只是世界的极小部分。我只看见花，看见光，看见春天的太阳，我觉得世界是十分美丽。

到了一定的期限我跟学校生活绝了缘，据说我应该走进社会去了。我便开始发见世界的另一面目。绷带从我的眼睛上落了下来。于是世界变得更大了，我看见了污泥，我看见了眼泪，我看见了黑暗，因为我走进社会了。

我的生活方式也完全改变了。从前在学校里苦心学到的东西这时候毫无用处了。我便又开始受一种新的教育，这才是真正的吃饭处世的教育。

这种教育的第一步就是拚命忘掉在学校里所学的东西。我倒后悔以前在学校里为什么要那样地用功。我更后悔的是曾经远渡重洋，给自己增加了更多的回忆的材料。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十日《小说月报》第二十二卷第十号。

不管这一点是否做得到。然而每天的功课却是必须做的：奉承上司、统御属下，打牌、看戏，喝酒、吃饭，换句话说，就是向一些人做笑脸，又向另一些人做歪脸，或者请客吃饭或者被人请去喝酒。这并不是因为我对这些事本身有兴趣，却是因为我不得不这样做。

从前在本省中学校读书的时候，曾经听过名满全国的模范督军①的讲演，其中最响亮的两句是"学不学个做好人有饭吃学个什么？——诸生当以此立志。"我跟许多同学一样都是崇拜伟人的，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立了志了。虽然当时也跟现在一样，并不知道怎样才算是"做好人"，而且模范督军也并不曾告诉我们。可是现在我却是"有饭吃"了。

然而单是有饭吃是不够的。在吃了饭以后记忆便时常来折磨我。我屡次想把学校时代的旧事忘掉，结果总是这些事情比别的更先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有时候它们甚至于接连地来，把我的脑子完全占据了。于是我的眼光便落在写字台上一本蓝皮小书上面（我家里也有一个很好的写字台，虽然我平日很少读书写字）。我把书拿在手里，翻开封面，书前空白页上的题字便出现在我的眼前："赠给我的年轻朋友王，"署的名字是C. M.。望着这似乎还在颤动的字迹，我马上记起了那个温和的老年人的相貌，光阴便又倒流到几年以前去了。

我同查理·穆东先生认识，是我在巴黎读书的时候。我那时并不像现在这样，我很喜欢读书。我住在巴黎的第五区。穆

① 模范督军：指反动大军阀阎锡山，当时的山西督军。

东先生在第六区的某街开了一家书铺，离我寄宿的旅馆并不远。穆东先生的书铺是卖旧书的，但是新出的书那里也有，不过封面稍微旧一点，书页也已经裁开了，价钱却因此便宜了许多。我的经济情况并不太宽裕，所以我平日很少进新书店。我要什么书，总是到穆东先生店里买。要是那里没有现成的，我就请他替我去找。并不要许多时间，他就会把我要的书找了来。我到书铺去的次数愈来愈多，我跟这位店主人就成了朋友。

穆东先生快五十岁了。他有一个妻子，相貌很端正，年纪却比他小得多。可惜她是一个聋子。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有一天我到书铺去问一本书，老头儿不在店里，我推开门进去，看见她，便招呼了一声"日安"。可是她并不回答我，好像不曾听见一样。我便又大声说了一句，她依旧不动一动。我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中国人在外国往往让人轻视，我还以为她看不起中国人呢。我正要走出去，却看见那本书在书橱的最高一层，非常显目。我实在想把它买回去，所以冒险地再去试一试。这一次我走到她面前，还未开口，她便笑嬉嬉地招呼我。我发出第一句问话，她就取出了听筒来。我才知道先前的疑心是错误的，她原来是一个聋子。

可是我又起了好奇心。我想一个快到五十岁的老头儿会娶一个年轻的女郎，她又是一个聋子：这是什么缘故呢？我的好奇心一天一天地增加，但是我却不敢问老头儿，因为当时我跟他还不熟。

机会终于来了。一个春天的下午我在卢森堡公园散步。

卢森堡的春天是很迷人的。每一株树，每一片草都含有强烈的生机，甚至于终年立在那里的石像也似乎露出了温和的笑容。许多十六七岁的姑娘袒着胸露着臂，在稀疏的林间跑，草地上还有男女青年在拍网球。到处都是儿童的笑声。我坐在喷水池畔，看一股一股的水冒上来，被风一吹，把水花吹得四散，一丝一丝的，连续不断。我注意地看着。忽然有人在后面拍我的肩头，叫"王先生"。我转过身子，看见穆东先生立在我的面前。阳光照着他的半秃的头，依旧是扁平的鼻子和发光的眼睛。今天他似乎年轻了些，脸上的血色也多了些。"穆东先生，你真是愈活愈年轻了，"我笑着说。他点头微笑。

我们握了手，就在旁边找了一个空着的石头长凳坐下来，开始谈着各种闲话。他的口一开，似乎就关不住了，总是我说一句他就说十几句，决不肯让我多说。我看见他的兴致这样好，觉得机会来了，就大胆地问起关于他同他妻子奇怪的结合的事情。

"怎么会是奇怪的呢？"他惊讶地说；"我觉得一点儿也不奇怪。很自然的，她需要我，我需要她。就完了。"他耸了耸肩头。

"事情不会是这样简单罢。每一件事说起来都是很长的，"我解释说。

"好，我告诉你罢，"他点着头说，"距今二十几年前，我有一个年纪跟我差不多的朋友。他起先在大学里读书，后来却停了学做工去了，大约是因为没有钱的缘故罢。他的兵役的年限到了，他应该去服兵役，可是他拒绝了。因此他受了严

重的处罚，被押到非洲殖民地上去作苦工。”说到这里，他忽然问我道：“所谓在非洲殖民地上作苦工是怎么一回事，你知道吗？”他不等我回答，自己又说：“你不会知道的，这就是死。”

其实我完全知道，因为我曾经在蜡人馆里见过关于这种事情的塑像。我知道他的话并不夸张。那个惊心动魄的景象又在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但是这时候我并没有多的时间去想它，因为穆东先生又在说话了。

“他一去就没有回来。他去了不久他的情人（他们虽然同居，但是并没有结婚）便给他生了一个女孩。

“三四个月以后，在一个落雪的夜晚，我从外面回家，在门口拾到了一个包裹。我拿到里面去看，才知道这是一个女孩，另外附有一张字条，写着几行拙劣的字，这几句话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我也勉强支持了几个月，现在不得不放弃她了。我把她交给你，因为你是他唯一的朋友，你又是一个心肠好的人。我怕你不肯要她，所以才在夜晚偷偷地放在你的门口。请你看在上帝的面上，把她收下抚养罢。’我知道这是谁写的。

“我从来没有照料小孩的经验，我费了很大的力才把她安置好了。第二天早晨我抱她到她母亲那里去，可是屋子已经空了。

“我只得把孩子带回自己家里抚养，虽然很费力却也应付过去了。不到一个月我得到了她母亲的消息。她在某某县里投水死了，究竟是为了什么缘故，我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于是抚养这个孩子的责任就紧紧地压在我的肩上了。

“孩子一天一天地大起来，渐渐成了一个可爱的女孩。我

爱她跟亲生的女儿没有两样。我送她进中学读书。后来她就在我的店里帮忙，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开书店了，不过是在我的故乡。

“她在小时候是我的累赘物。可是慢慢地长大起来，她又是我的安慰了。我每天非见到她不快活。她愈长大起来，我愈爱她。可是另一种恐怖的感觉又慢慢地生长起来，似乎有什么人天天在我的耳边说：‘她愈长大，她离开你的日子便愈近了。’想到这一层我觉得难受。可是我既不是她的父亲，又不是她的亲人，我有什么权利可以留住她呢？她要去的时候我也只好让她去。

“从这时候起我的生活便不安定了。恐惧的思想时时缠住我。我害怕她会从我的口里探出来我不是她的父亲。

“我所恐惧的事终于来了，这并不是她知道了我不是她的父亲，却是她有了爱人，是一个从巴黎来的富家子弟。他们中间的爱情越来越浓，我的恐惧也逐渐地增加了。我知道我不能够把他们两人分开，因此我的妒忌也变得更厉害了。有几次我做出悲伤的样子对她说：‘你一点儿也不爱你父亲吗？他辛辛苦苦地抚养你这许多年，你现在就忍心离开他跟别人走！’

“这些话虽然赚了她一些眼泪，但是并不能消灭她对他的爱情。后来她决定同他订婚了。

“这些日子里我心里起了激斗。几种冲突的思想互相斗争。我有时想到为了她的幸福我应该让她去；我有时又想她去了以后我自己如何能够生活下去。我有几夜没有睡好觉，最后我终于决定了。

"在他们订婚的前夕，我跑到他的家里，把她的来历告诉了他，说她并不是我的女儿，她父亲是非洲殖民地上的囚徒，她母亲投河自杀，而且他们并不曾结过婚。你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话，我并不曾假造一句话来诬蔑我的死友。

"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她，说明他为什么缘故不能够同她结婚。他真狠心，他把我的话全写进去了，不过不曾注明话是我说的。

"她得到信整整地哭了半天。她去见他，被他拒绝了。她知道他在某一个晚上搭夜车去巴黎的时候，便跑到车站去看他。

"我们的家离车站很远，那个晚上落着大雪，道路快被雪封了，我苦苦劝她不要出去，但是她无论如何不肯听从。她终于出去了。我想她一定不会走到车站，她会中途折回来。可是她去了许久还没有回家。我急了，我觉得一定发生了意外的事情，连忙找了几个人打起灯笼去寻她。

"雪漫天地落着，风尖利地割着我们的脸，我屡次要倒下去，但是终于支持住了。后来在山脚一株柏树下面找到了她。她侧着身子躺在那儿，一身盖着雪，只有一丝的热气。我们把她抬回家里，费了许多功夫才把她救醒。第二天她就病了。她病了两个多月，病好起来，耳却聋了。

"病好以后她似乎完全忘记他了。她甚至不愿意跟别的男人往来。她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关系，后来倒是她先表示愿意嫁给我。于是我们结婚了。这是她需要我，我需要她。这样的结合并不奇怪。你看我们过得很快活，从来不曾吵过架。我

告诉你，她的名字叫玛尔德。”

他讲完了故事，现出满意的笑容，表示他的生活是很幸福的。他提到她的名字时，露出了无限的温情。我知道他仍然很爱她。

可是我却奇怪，他对于他自己所做过的那件事（即是破坏那对青年男女的婚姻的事），居然一点也不后悔，好像认为这是很平常的事情，而且他采取的手段是正当的，这更使我惊疑不止了。

“怎么，你说不奇怪？你不是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取得妻子的吗？”我惊讶地问。

“不正当的手段？”他也惊讶地望着我说。“什么不正当的手段？我说过一句假话吗？我骗取了她的爱情吗？我们两个不是过得很幸福吗？”

“可是她应该嫁给那个富家子弟呢！”我庄重地说。

“为什么？”他惊疑地问。他忽然笑起来说：“你们东方人真没有办法。你真是十足的东方人！”

我还想跟他辩论，却被他笑得不好意思起来。我沉默了一会儿。他却借这个机会告辞走了。

后来我也常常到他那里去，我注意地观察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确过得很好。我不懂这是什么缘故。我想，要是玛尔德知道了真相呢？……可是我又没有勇气把真相告诉她。

他们两个对我都很好，在回国以前我一直是他们的好朋友。我动身回国的时候，穆东先生还把他自己珍爱的一本绝版的游记送给我，就是这本蓝皮小书了。

我回国以后，还不曾忘记穆东先生。他送给我的纪念物——蓝皮小书还在我的身边。我每次看见它，就想到穆东先生这个人，我不禁要问自己："他究竟算不算是好人呢？"我不能够确定地回答这个问题。

我依旧一天一天地奉承上司、统御属下，打牌、看戏，喝酒、吃饭，换句更好听的话来说，我是在受吃饭和处世的教育。

狗*

一

我不知道自己的姓名，也不知道自己的年纪。我像一块小石子似地给扔到这个世界上来，于是我生存了。我不知道谁是我的父亲，谁是我的母亲。我只是一件遗失了的东西。我有黄的皮肤，黑的头发，黑的眼珠，矮的鼻子，短小的身材。我是千百万人中间的一个，而且是命定了要在那些人中间生活下去的。

每个人都有他的童年。我也有我的童年。我的童年却跟别人的童年不同。我不知道温暖，我不知道饱足，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我知道的只是寒冷和饥饿。

有一天，正确的日子已经记不清楚了，总之是有一天，一个瘦长的满脸皱纹的老年人站在我的面前，他严肃地说："在你这样的年纪应该进学校去读书。求学是人生的第一件大事。"

于是我去了。我忘记了自己的饥饿，忘记了自己的寒冷。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日《小说月报》第二十二卷第九号。

我四处找寻，我发见了富丽堂皇的建筑物，我也发见了简单的房屋，据说这都是被称为学校一类的东西。我昂着头走了进去，因为我记住求学是人生的第一件大事。

“去！这里不是你可以进来的！”无论在漂亮的建筑物或者简单的房屋，无论在门口遇见的是凶恶的面孔或者和善的面孔，我总会听见这一句同样的话。这句话像皮鞭一样地打着我的全身。我觉得全身都在痛。我埋下头走了。从里面送出来孩子们的笑声，长久地在我的耳边荡漾。我第一次疑惑起来，我究竟是不是一个人。

我的疑惑一天一天地增加。我要不想这个问题，可是在我的耳边似乎时常有一个声音在问：“你究竟算不算是一个人？”

破庙里有一座神像。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我这样想。神龛里没有帷幔，神的庄严的相貌完全露了出来。虽然身上的金已经脱落了，甚至一只手也断了，然而神究竟是神啊。我在破烂的供桌前祷告着：“神啊，请指示给我，我究竟是不是一个人呢？”

神的口永远闭着，甚至在梦里他也不肯给我一点指示。可是我自己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说：“像这样怎么能够算做一个人呢？这岂不太污辱了这个神圣的字吗？”于是我明白我并不是一个人。

我断定我的生活是很合理的，我乞讨残汤剩饭，犹如狗之向人讨骨头。我并不是一个人，不过是狗一类的东西。

有一天我又想：既然是东西当然可以出卖。我自己没有

办法好好地活下去，不如把自己卖给别人，让别人来安排我的生活，我也可以给他作牛作马，只要他把我买到家去。我便下了决心要出卖自己。我插了一根草标在背上，我走过热闹的与不热闹的街市。我抬起头慢慢地走，为的是把自己展览给人们看，以便找到一个主顾。我不要代价，只要人收留我，给我一点骨头啃，我就可以像狗一样地忠心伺候他。

可是我从太阳出来的时候起一直走到太阳落下山去，没有一个人过来向我问一句话。到处都是狞笑的歪脸。只有两三个孩子走到我身边玩弄我背上插的草标。

我又倦，又饿。然而我不得不回到破庙里去。在路旁，我拾起半块带尘土的馒头，虽然是又硬、又黑，但是我终于吞下去了。我很高兴，因为我的胃居然跟狗的胃差不多。

破庙里没有人声。我想，连作为东西，我也卖不出去了。我不但不是人，而且也是人间完全不需要的东西。我哭起来，因为人的眼泪固然很可宝贵，而一件不需要的东西根本就不值一文钱。

我跪在供桌前痛哭。我想哭个够，因为我现在还有眼泪，而且我只有眼泪。我不仅在破庙里哭，我甚至跑到有钱人的公馆门前去哭。

我躲在一家大公馆门前的墙角里，我冷，我饿。我哭了，因为我可以吞我的眼泪，听我的哭声，免得听见饥饿在我的肚子里叫。

一个穿漂亮西装的青年出来了，他并不看我一眼；一个穿漂亮长袍的中年人进去了，他也不看我一眼；许多的人走过

了，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好像我没有站在这里一样。

最后，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从里面走了出来。他注意到我了。他走到我面前，骂道："去，滚开！这里不是你哭的地方！"

他的话跟雷声一样响亮，我的整个脑子都震昏了。他踢着我的身子，像踢着狗一样。我止了哭声，捧着头走开了。我不说一句话，因为我没有话可说了。

回到破庙里，我躺下来，因为我没有力气了。我躺在地上叫号，就像一只受伤的狗。神的庄严的眼睛看下来，这双眼睛抚着我的疼痛的全身。

我的眼泪没有了。我爬起来，我充满了感激地跪在供桌前祷告：

"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是既然命定了应该活在世界上，那么就活下去罢。生下来就没有父母，没有亲人，像一件遗失了的东西，那么就请你大公无私的神作为我的父亲罢，因为我不是人，在人间是得不着谁的抚爱的。"

神的口永远闭着，他并没有说一句反对的话。

于是我有父亲了，那神，那断了一只手的大公无私的神啊。

二

我虽然跟平常一样每天出去向人们讨一点骨头，但是只要有了一点东西塞住我的饥饿以后，我便回来了，因为我也跟

别的人一样，家里有一个父亲。虽然这个家就是破庙，父亲就是神，而且他的口永远闭着，不说一句安慰我的话，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不肯离开我的就只有他。他是我的唯一的亲人。

虽然是在寒冷和饥饿中，日子也过得很快，我是一天一天地长大了。

一种奇怪的东西也渐渐地在我的身体内生长起来。

我自己明白我并不是人，而且常常拿这样的话提醒自己。但是人的欲望渐渐地在我的身体内生长起来了。

我渴望跟别的人一样：有好的饮食，大的房屋，漂亮的衣服和温暖的被窝。

“这是人的欲望了。你不是人，怎么能够得到那些东西呢？”我发见自己有了奇怪的思想以后，就这样地提醒自己道。

然而话是没有用的，人的欲望毕竟在狗一类的身体里生长起来了。虽然明知道这是危险的事，自己也没法阻止它。

于是大街上商店里的种种货物在我的眼前就变得非常引诱人了。有一天我在人行道上看见一双很好看的粉红色的腿。这双腿有时在人行道上走着，不，不是在走，是在微微地跳舞。它们常常遮住我的视线，好像是两只大的圆柱。有时候它们放在街中间黄包车上面，一只压着另一只，斜斜地靠在车座上。

我每次远远地望见那双腿就朝着它们走过去，可是等到我的眼光逼近那双腿的时候，一个念头便开始咬我的脑子：“小心，你不是人呢！”于是我的勇气消失了。

有一天，我却看见那双腿的旁边躺着一条白毛小狗，它的

脸紧偎着那双腿，而且它还沿着腿跳到上面去。我想："这不一定人才可以呢！小狗也可以的。"这样想着，我就向着那双可爱的腿跑过去，还没有跑到，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只手抓住我往地上一推。

"你瞎了眼睛！"我只听见这句话，便觉得头昏脑胀，眼睛里有好多金星在跳。我睡倒在地上。

我爬起来，四面都是笑脸，腿已经看不见了。奇怪的笑声割痛我的耳朵。我蒙住两耳逃走了。

现在我才明白了。我得意地以为自己是一条狗，或者狗一类的东西。现在我才知道我连做一条狗也不配。

我带着沉重的心回到破庙里。我坐在供桌下面，默默地想着，想着。我仿佛看见了那条白毛小狗怎样亲热地偎着那双好看的腿；我仿佛又看见它怎样舒服地住在大公馆里，有好的饮食，有热的被窝，有亲切的爱抚。妒嫉像蛇一样咬着我的心。于是我爬在地上，我用双手双脚爬行。我摇着头，摆着屁股，汪汪地叫着。我试试看我做得像不像一条狗。

我汪汪地叫着，我觉得声音跟狗叫差不多。我想，我很可以做一条狗了。我满意，我快活。我不住地在地上爬。

然而我的两只脚终于要站直起来，两只手也不能够再在地上爬了。失望锁住了我的心。"连狗也没有福气做啊。"我又躺在地上绝望地哭起来。

我含着眼泪跪在供桌前祷告：

"神啊，作为我的父亲的神啊，请你使我变做狗罢，就跟那条白毛小狗一模一样。"

神的口永远闭着。

我每天在地上爬，我汪汪地叫，但是我还没有做狗的福气。

三

我有黄的皮肤，黑的头发，黑的眼珠，矮的鼻子，短小的身材。

然而世界上还有白的皮肤，黄的头发，蓝的眼珠，高的鼻子，高大的身材。

他们，一个、两个、三个在街上和人行道上大步走着，昂然地抬头四面张望，乱唱、乱叫、乱笑，好像大街上、人行道上就只有他们三个人。其余的人胆怯地走过他们身边，或者远远地躲开他们。

我有了新的发见了。所谓人原来也是分等级的。在我平常看见的那种人上面，居然还有一种更伟大的人。

戴着白色帽子，穿着蓝边的白色衣裤，领口敞开，露出长了毛的皮肤，两个、三个、四个。我常常在街上看见这种更伟大的人。

他们永远笑着、唱着、叫着，或是拿着酒瓶打人，或是摸女人的脸。有时候，我还看见他们坐在黄包车上，膝上还坐着那双可爱的粉红色的腿。他们嘴里说着我不懂的话。

人们恭敬地避开他们，我更不敢挨近他们身边，因为他们太伟大了。

我只是远远地望着他们，我暗中崇拜他们，祝福他们。我因为世界上有这样的伟大人物而庆幸，我甚至于因此忘记了自己的痛苦。

我暗中崇拜他们，祝福他们。我时时提醒自己：不要挨近他们身边，免得亵渎了他们。可是有一次我终于挨近他们了。

有一个傍晚，我又饿又倦，走不动了，便坐在路旁墙边，抚着我的涂着血和泥的赤脚。饥饿刺痛我的心。我的眼睛花了，看不清楚四周的一切，连那个伟大的人走过来我也没有看见，等到我最后看见了要起来避开，已经太迟了。

一只异常锋利的脚向我的左臂踢来，好像这只手臂被刀砍断了一样，我痛得倒在地上乱滚。

“狗！”我清清楚楚地听见这个字从伟大的人的口里吐出来。

我的手揉着伤痕，我的口里反复地念着这个“狗”字。

我终于回到了破庙里。我忍住痛，在地上爬着。我摇着头，我摆着屁股，我汪汪地叫。我觉得我是一条狗。

我心里很快活。我笑着，我流了眼泪地笑着。我明白我现在真是一条狗了。

我带着感激跪在供桌前祷告：

“神啊。作为我父亲的神啊！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你。因为我现在是一条狗了，那伟大的人，那人上的人，居然叫我做‘狗’了。”

神的口永远闭着。

我不停地在地上爬，我汪汪地叫。因为我是一条狗。

四

我又在街上遇见那双粉红的腿了，它们慢慢地向我走来，旁边还有一条白毛小狗。

我几乎不能忍耐地等它们走过来。我的心里充满了快乐，因为我现在是一条狗了。

皮鞋的声音近了。白毛小狗汪汪地叫，突然向我扑过来。它扑到我身上，咬我的破衣服。我爬在地上，紧紧地抱住它跟它扭在一起，它咬我，我也咬它。

“你狗，滚开！”跟着这个清脆的声音，一只粉红色的腿朝我的头踢过来。我抱住小狗在地上滚。我的耳边响着各种的声音，许多只手在拖我，打我。可是我紧紧抱住那条白毛小狗死也不放。

五

等到我回复知觉的时候，我是在一个黑暗的洞里。没有人声，空气很沉重，我快透不过气来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但是我知道这决不是狗窝。我还想在地上爬，还想汪汪地叫。可是我的全身痛得厉害，而且身子给绳子缚住，连动也不能够动一下。

我又想，在那个破庙里，断了一只手的大公无私的神，作为我父亲的神，依旧冷清清地坐在神龛里面。他在那里等我。

我要回去，我无论如何要回到破庙里去。

不管我全身痛得怎样厉害，我毕竟是一条狗。我要叫，我要咬！我要咬断绳子跑回我的破庙里去！

1931年。

光　　明*

青年作家张望的生活近来发生了一个奇怪的变化。这个变化是逐渐来的，而且最初来的时候连他自己也不觉得，可是后来终于有一天他恍然明白自己跟从前不同了，这就是说跟近三四年来的他不同了。

是的，他如今的确跟从前不同了。最显著的差别就是他觉得自己的脑子枯了。他每天拿起笔摊开纸，要像从前那样地写文章，结果思索了许久却不曾写出一个字。他觉得自己精力竭尽了，好像他的脑子里只有一点点死水，一旦用尽就再也不会流出水来，甚至于一滴也不会再有。一个著作家遇到这样的情形当然是很可悲的。要是这个人上了年纪的话，他也许就会抛弃一切躺下静候着死亡到来。然而张望是一个青年，在他的身体内还有年轻人的热血。他不愿意死，他不想放弃一切。他还不灰心，还不肯屈服。所以不管他的生活里有了什么变化，他依旧每天每夜地拿起笔摊开纸，继续做他的工作。

这一个晚上他也是如此。这是一个非常沉寂而优美的月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创作》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夜，没有一点声音来扰乱他的思想。周围跟往常一样，他拿起笔摊开纸，打算继续写完他的一个短篇，小说的标题是“光明”，这是一个青年追求光明的故事。他想在这个短篇里写出一个青年怎样跟黑暗的环境奋斗，经历了艰难困苦，终于得到了光明。然而他花费了几夜的功夫，也只写了一个头。

“怎么！脑子竟然这样枯窘了！”他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不觉悲叹起来，便放下笔，向四处望。他的眼光落在右边几个叠在一处的信封上面，他的身子不自主地颤抖了一下。他的眼光长久地落在这一叠信封上。他又想起了这些信的内容。

他近来常常接到这一类的信。这些信都是不相识的人寄来的。有的人在信函末尾署上一个非常陌生的名字，有的人甚至不署名，或者用一个简单的符号代替。然而这些信里都充满了率直、诚恳的句子，而且每封信都给了他不能忘记的印象，好像它们都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似的。

第一封信一开头便说：“我在你的文章上认识你。我相信你是一个充满热血的人，我相信你不是一个想踏着用骨头铺砌的路来登上金字塔的人，所以我才跟你通信。”在这段开场白之后，作者接着便介绍他自己的三十多年的生活：他是一个孤儿，怎样经过多年的奋斗，才在中学毕了业，故乡的环境又如何使他在那里不能立足，于是到了南洋。在那里飘流了一些时候，才找到一个比较安定的位置，而现实生活又把他的希望摧毁干净了。但是他并不灰心。他鼓舞起勇气从事社会事业。经过了两年的辛苦工作之后他所得的报酬是殖民地政府的驱逐。他说：“当我还在驶向祖国的轮船上的时候，我觉得

我似乎做了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我满心以为归国后一定会找到光明的前途。"他带着这样的热情回到他所渴望的祖国。可是他终于失望了。在归国后的几年中间他渐渐地认识了祖国的一切，他的希望一天一天地减少以至消灭。他追求光明，追求温暖，而他的周围却只有黑暗，只有寒冷。他怀着一颗真诚的心相信一切的人；然而结果他受了众人的骗。他看见许多的人一面喊着种种好听的名词，一面又在往金字塔、往那用骨头堆成的金字塔上走。"我绝望了。我开始诅咒一切了。我准备躺下来，让黑暗埋葬我。但是我读了你的文章，又给我引起了一线的希望。"于是那个人便简略而直接地提出了他的两个问题："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做？"和"我们现在能够做什么？"

第一封信就这样地完结了。对于这个可以称为他哥哥的人的两个问题，张望将怎样地回答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思索着，他已经思索了几天了，然而依旧想不到一句适当的答语。如今这两个问题又来逼他了。他想着，他想像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怎样怀着不能抑制的热情伏在桌上一字一字地写成了这封信，寄给不认识的他，又如何不能忍耐地等待他诚恳的回答，好决定自己的行动。这样的信任和崇敬使他非常感动。他觉得那位不认识的哥哥把他看得太高了。他又想，要是他随便装作诚恳的样子答复了那两个问题，在他一点也不费力，也许以后就永远忘记了这件事情，忘记了这一个人。然而另一个人就会永远受到了他的影响。对于别人的生活他能够负得起责任吗？譬如说，他写封回信道："你不要灰心，你应该奋斗到底，你应该牺牲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他

有权利这样说吗？他有什么权利对那个人说牺牲呢？他曾经拿了什么东西给那个人？他，一个把自己年轻的生命销磨在文字上面的人，他究竟能够给那个人什么呢？他果然知道现在应该做什么，而且能够做什么吗？

“不，你不知道，你什么也不会知道！”他竟然骂起自己来。他想，还是不写回信罢，但是刚刚这样想，他的眼前又出现了一幅图画：一个中年男子被一种不能实现的希望苦恼着，折磨着，终日终夜地在思念这一封没有回音的信。这个人已经准备着，要重新走上人生的战场。他怀着不顾一切的紧张的心情，静候他所崇敬的人的号令。而现在他所崇敬的人在给了他一线的希望以后，就抛弃他不顾了。张望想到这里，他的心好像被什么虫咬了一口似的，忽然痛起来。他愤愤地说：

“文字，文字又有什么用呢？你不过把苦恼种植在人心上罢了。”以后他又辩解似地说：“不！我的本意并不是这样。”

他猛然地站了起来，大步在房里踱着。他半昏迷地责备自己道：“你拿什么来给那个人呢？他的心已经死了，你却给他唤起了一线的希望，只为的是来苦恼他，来折磨他。现在你就不能够帮助他了。你真是可诅咒的人啊！”

他这样踱了一些时候，他的心渐渐地平静了。他把头伸出窗外。月光正射在他的脸上。他的脑子更清醒了。他又回到座位上，在桌上的信堆中随意地抽出了一封信，读了它。

这封信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女从远方寄来的。在这封信的开头，那个少女胆怯地写了下面的话：“我屡次想写信给你，可是我总不敢拿这些无意义的话来浪费你的宝贵的时间，不

过现在我只好大胆地写了，因为，你，可敬爱的先生啊！只有你是唯一可以听我倾诉的人了。”于是少女用女性特有的委婉的笔调描写了她的处境。她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女郎，父母相继病亡，现在住在叔父的家里。父亲本来有些遗产，都到了叔父的手里。叔父和婶母虐待她。经过她多次请求，他们才让她跟着堂姐在本城中学里读书。可是还没有在中学读到两年，叔父就独断地把她许配给一个三十几岁的男人。“叔父的主意已经打定，在一个多月以后就要把我嫁到钱家去了。这几月来我曾经含着眼泪向他哀求过许多次，都没有一点用处。堂姐姐也帮忙她的父母欺负我。我现在连一个可以信任的人也没有。所有的人都是我的仇敌。先生，你教我应该怎样办呢？我不过是一个没有能力的女孩，孤零零的，有什么办法来反抗他们呢？结果我只有顺从了。然而将来的那种日子怎样过得下去？我要是不读你写的书，也许还可以马虎地生活下去。我只怨自己命薄。可是自从读了你写的书，知道做人是什么一回事，而且知道世间居然有你书中那样的人物，那样的生活方式，我便不能再马虎地生活下去了。要嫁到钱家去，我还不如一死。先生，你说过做人应该奋斗，应该征服环境，现在我愿意这样做。先生，请你告诉你，我应该怎样做，怎样奋斗，怎样征服环境……”

对于这个少女的问题，写了二十本书的作家张望回答不出来了。其实即使他能够回答，也没有用处了。这封挂号信因为写错了地址，又加上邮局的耽搁，信到时已经过了她的婚期。她究竟是顺从地嫁到钱家去了呢？或者她已经在家里

自尽了？这一层张望当然不知道，而且也无法知道了。看着这一大张布满娟秀字迹的信纸，他觉得一个快要灭亡的年轻生命在那里挣扎，他想像她写这封信时的心情，他的心也颤抖起来了。他拿着信纸呆呆地望了许久。他忽然带着痛悔的心情用力吻了一下信纸。"原谅我，"他喃喃说，好像在求谁的宽恕似的。

他悔恨了。他希望自己并不曾写过一本书，他希望自己不是一个作家，只是一个一字不识的农人。"文章，书籍，这有什么用呢？它们给人们带来苦恼罢了，"他这样想。他花了自己的心血写成二十本书，他想给人们指出一条到光明去的路。然而结果却给人们，给他自己带来了这些苦恼！他明白了。人类决不是可以由书本得救的。

怀着这种心情，他又抽出了第三封信。在这封信里写信的青年学生并不曾叙述自己的过去生活。说了一些仰慕的话之后，那个青年就直捷了当地说："我现在不能够继续求学了。我是有志于文学的。我已经开始写小说了。我想将来靠写文章维持生活，你看这个办法可以行吗？"

这封短短的诚恳的信给他带来了恐怖。好像受了鞭打似的，他捧着头呻吟起来。于是一幕悲剧又在他的眼前重演了。过去的事非常清楚地现出来，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般。

他最初并不曾有志于文学，也没有想做小说家的心思。他跟许多同时代的青年一样，虽然生在资产阶级的家庭，却把自己的精力用来挖自己阶级的坟墓。他有过爱，有过恨，有过悲哀，有过欢乐，有过受苦，有过同情，有过希望，有过幻灭，有过

挣扎。他以一个青年的心经历了这一切。后来另一种的生活方式来了。他离开了过去的一切，一个人孤零零地跑到一个陌生地方去，整天把生命销磨在破书上。可是他还有热情，还有爱憎，他不能够使自己变成一株枯木。过去的一切又不断地折磨他。为了安慰这颗寂寞的年轻的心，他把他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点东西写下来。这就是他的第一部小说。这是三年前的事。这部小说出版以后得到了读者的意外的赞美，这样鼓舞起了他的勇气。他为了安慰他的寂寞的心，继续不断地写作，好像他的脑子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文章从他的笔下写出来，就跟水从喷泉流出来一样，很自然，而且他自己也从来不曾想到会有竭尽的时候。于是一本一本的小说，长篇和短篇，陆续由各书店印出来，印着张望的名字，陈列在许多玻璃橱窗里。在短短的三四年中间他的著作先后出版了二十种，放在自己的小书架上，也差不多占了一格的地位。

这其间他已经看见自己的文章的影响了。他的名字被很多的人提起，一些不认识的人开始写了钦慕的信来。他以为他已经给了人们什么东西了。他开始有了另一种思想，他想他毕竟不是白白地活着的，他也许已经给人们指出了一条到光明去的路罢。

但是他自己呢？除了痛苦以外，他自己什么也不曾得到。这几年来他就在同样的一个痛苦的环境中生活。这一切所谓的“成功”也不能够改变他的环境。他愈来愈敏感了。在他的身体还健康的时候，热情不但销磨不掉，反而愈磨愈强烈了。为了安慰寂寞的心他开始写作，而写作的结果，他的寂寞的心

更加空虚了。无论什么时候都有一种渴望活动的热情在折磨他的敏感的头脑，摧残他的并非强壮的身体。他跟他的主人公一样不断地追求光明，追求人间的爱，而结果依旧是黑暗与隔膜。反而在他的心痛得最厉害的时候，人们却写了钦慕、赞美的信函来。这钦慕，这赞美，好像是一种反面的讥刺，一点也不留情面地折磨他。这清清楚楚地告诉他，这时候在这样大的中国是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他的。他生活，他挣扎，他受苦，并没有一个人为他流一滴眼泪，为他发出一声同情的悲叹，甚至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痛苦。然而在这些日子里他还有一种想法，就是他的著作虽然给自己带来苦恼，但是它们也许会给人们带来一点有益的东西。他这样想着，在绝望里他也可以得到短时间的安慰。

可是如今事实证明出来，他究竟把什么东西给了人们了。桌上的许多封信就是他的罪状。他的著作不仅给自己带来苦恼，同时也把苦恼带给人们了。

"我爱你，但我又是多么地恨你啊！……"前些时候一个青年读者来信中的这句话又在他的耳边响了起来。

自己的三四年的写作生活只是一个悲剧。他已经陷入了这样的境地，他不愿意别人也走上他这条路。"写文章来维持生活，或者做一个小说家，不过给人们，给自己带来更多的苦恼罢了。人类决不能够由书本得救的。书本只是销磨生命的东西。我已经误了自己，决不能够看着一个活泼有为的青年重演这个悲剧，把他的充满了活力的青春这样无用地浪费！我不能够！我不能够！"他悔恨地自语着。过去的种种痛苦一

齐压在他的心上。桌上那一堆信函默默地躺在那里，它们苦恼地望着他，每一封信都有一段悲痛的故事要告诉他。在他的面前还放着未完的稿纸。两个大字“光明”讥笑地映入他的眼帘。月光在窗外移动。房里抖着黯淡的电灯光。他绝望地抓住自己的胸膛说：“光明，我在什么地方去求光明呢？”然后他把头埋下去，又看见“光明”两个大字。他不觉愤怒地叫起来：“光明，在你这里是找不到光明的。”于是他疯狂地抓起稿纸把它撕碎了，然后埋在桌上哭起来。

月光从窗户爬进来，在地上留下一点点黯淡的影子。远远地有两只狗在叫。

夜已经很深了。

1931年。

生 与 死*

一

李佩如突然站住了，在一道窄小的石桥上。

这并不是偶然的。他锁住眉头，咬着嘴唇，眼里射出强烈的憎恨的光，双手紧紧握住铁栏杆，不住地把栏杆摇撼，使它微微地颤抖起来，桥下流着清澄的水，水面上映出了他的上半身的影子。

"水呀，你为什么只是这样不停地流去！"他苦恼地大声说。他又俯下头去看水，水只是不停地向前流去。

站在他背后的友人陈子渊同情地望着他，知道现在又是什么东西在苦恼他了，便劝慰道："佩如，忘了罢，那过去的事。"

李佩如并不回答，只是呆呆地望着桥下的流水，慢慢地吐了一口长气。在他的眼前这条小河变成了无限的长度。山石没有了，树木也没有了。只有一片青色的水，流着，不停地流着，流向不可知的地方。前面横着渺茫的将来，后面便是那悲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三十日《文艺月刊》第二卷第四期。

痛的过去，分明的、威压的在那里，像鬼魂一般抓住他的灵魂。而现在陈子渊却叫他把过去的事忘掉了。一种绝望的愤怒撕着他的心，他忍不住接连打击他的胸膛。他回过头来，深深地望了陈子渊一眼。他的眼光回答了陈子渊："过去的事是永远不能够忘记的。"

陈子渊知道这个回答是真实的，因为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比憎恨更可怕的了。这个东西像毒蛇一般紧紧缠着人的身子，又像火一般慢慢烧着人的心。它毁灭了人的理智，把人关在一个狭小的囚笼里，一刀一刀地割着他。陈子渊清楚地看见这个东西在李佩如的瘦长的身体内活动着，而且他还看见李佩如的身体一天一天地瘦下去。他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但是他只好同情地甚至悲哀地默默旁观着。

李佩如又慢慢地向前进了。

过了小桥便是一条山道。路并不崎岖，不过有点曲折，转了几个弯，前面似乎没有路了，一座荒山立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小心地慢慢沿着山中的小石路走，转过了一个弯，路逐渐倾斜，不远就是一片斜坡，桃树种了半山，这正是开花的时节，望过去恰似一片丹霞，中间陪衬着一些绿叶，甚是好看。再下去便是几亩菜畦，几家人家了。

"佩如，你看景致多好！在这里人间的烦恼都自然地去远了，"陈子渊半赞叹半安慰地说。

李佩如不回答，只是长叹了一声。叹声里有一种人不能够了解的东西，在温和的空气中，飘荡了好一阵。

忽然间响起了一阵清脆的、悦耳的鸟声。一阵风过处，几

瓣桃花从树上落了下来。

"一个春天又要过去了！"这个念头割着李佩如的心。他觉得那颗热烈的心在胸膛里跳得很厉害。他有点支持不下去了。他有一种欲望：他想毁灭一切，毁灭他自己。这时候在他的心里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憎恨。"这生活，这世界！"他不能自主地喃喃说。

"忘了罢，你自己的身体要紧啊！"陈子渊这样地安慰他。

是的，李佩如自己也曾努力想把过去的事忘掉，然而心上的痕迹却是愈磨愈显的。萍的一双愁烦的眼睛还分明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他怎么能够把她忘掉呢？

"子渊，我的心情你不懂得，"李佩如苦恼地说；"你不曾见过萍，你不认识她。这样好的一个女子，有黄金般的心。……我不知道他们把她怎样了？这几年来没有一点她的消息。自然她不会活在这个世界上了。我也知道。……但是我的心里还有一个秘密的希望。每当夜深狗叫的时候，我总想她该会回来罢。……她住在小学校里面，他们来找她的时候是在一个雨夜。据说，她是从容地跟他们走的。如果那天晚上我在那里的话，就是拚了我的命，我也不肯让他们把她带走。……你不知道我多么爱她。……那班人却毫无怜悯地给我抢走了她！……

"子渊，我想人生到这个世界上，本来是为着爱。丰富的生命的第一个条件就应当是爱！……那么为什么我的爱又会给我带来这样大的痛苦？……我真愿意我不曾爱过萍！要是我不曾爱过谁，至少我不会弄到像今天这个样子！"

同情的眼泪打湿了陈子渊的眼睛。他觉得自己再找不到一句话来安慰他的朋友。萍的事他早已知道了。他不曾见过她，但是他在李佩如那里见过她的照片。一头秀发盖着一张圆圆的面庞，上面最引人注意的就是那一对发亮的眼睛，虽然是印在照片上，人也可以看出来那里面含得有一种可以照彻人的灵魂的光。谁看见这照片，就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种人。即使陈子渊不曾听见过她因革命党的罪名遇害的话，他也会猜到她是一个革命党。然而他又清清楚楚地知道李佩如并不是革命党。

“回去罢，子渊，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又痛起来了，”李佩如又站住说。“看见这种景致只有使我心痛。”

陈子渊揩了揩眼睛，温和地说：“我约你出来，本来是想散散心，解解你的闷。佩如，你何苦把事情看得这样认真！你还年轻，活着的日子还久。……那也不是一两天的事。”

“活着的日子还久，不错，正因为活着的日子还久，所以我不能忍受下去了。你想，像这样浪费生命地活下去，任何事都不能做，每天只是看见自己变弱变瘦，每天只是看见自己愈来愈无力。这种慢性自杀的生活，我怎么能够过下去？子渊！……”他抓住了陈子渊的手臂说：“你有什么办法使我免掉这种苦刑吗？”

陈子渊觉得有一只铁手握住了他，撼动他的身子，连他的心也战抖起来了。好像有一个可怕的怪物向他扑过来，一下子就把他抓住了。

鸟还在鸣，花还在开放，可是这一切在这两个人的心里都

不存在了。

二

在长风小学校教师房的窗下，龙头花和鬼脸花盛开，竹篱边长着绿油油的七姊妹，粉红色的花朵成串地挂在藤上。两只白蝴蝶在长满野草的地上飞舞。午后的日光染黄了半边窗户。

柔和的春风从开着的窗户吹进房里。这一排房屋一共是三间。左边的一间房里，正对着窗户，靠里的墙边安着一张床，床上躺着生病的李佩如。人瘦得多了，脸上没有一点血色。他困难地呼吸着，不时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

“我的病不会好了。人生病的时候总是容易想到死。然而我并不怕死，”李佩如喘息地对坐在床前椅子上的陈子渊说；“不过像这样的慢性的死我受不下去。”他的眼睛里露出祈求和痛苦的表情，一只手揉着胸膛。他喘得更厉害了。

“子渊，你为什么这样关心地看护我？我的病怎么会好呢？”他说罢又住了口，把眼睛闭上。陈子渊默默地望着他，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凄凉。

过了一些时候，李佩如忽然大大地睁开眼睛，疑惑地望着陈子渊问道：“子渊，你是我的朋友吗？”

“当然，你怎么会问这样的话？”陈子渊惊讶地看那个病人，不懂他的意思。

“我请你做的事你都肯做吗？”李佩如仍然这样继续地问。

"当然。不过你还是静静地养一会儿罢。多说话会伤神，于你的病体很不相宜，"陈子渊温和地安慰道。

"你知道我此刻想的是什么？"病人大大地睁开眼睛，脸变得绯红，好像全身的血都冲到脸上来了。他不等陈子渊回答，又继续说："我想的就是能够马上死！"这句话是用力说出来的。接着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陈子渊打了一个冷噤。他想起在他面前说话的李佩如不久就会变成骷髅，就给恐怖抓住了。他的眼前立刻现出了死的阴影。这个阴影不停地扩大起来，在屋角四处都是死的歪脸。屋子里充满了李佩如的喘息声。外面阳光逐渐暗淡了。时间一秒钟一秒钟地慢慢过去。

"子渊，请你给我一点毒药，让我早死罢，"李佩如的痛苦的祈求声在空中响了许久。"请你设法让我早死，免得我受苦。……你为什么不回答我？你刚才不是说我请你做的事你都肯做吗？你是我唯一的朋友。……我恳求你给我帮这个忙。"

陈子渊似乎看见死的阴影走到他面前，露出那张狰狞的歪脸。同时李佩如的话又在刺痛他的脑子。他埋下头，痛苦地说："佩如，请不要叫我做这样的事。别的一切我都肯做的。"他镇定了自己，继续说："你不会死的，过几天你就会好起来，你还有许多事应该做。你还记得你的萍吗？你既然爱她，就应该活着去继续她的事业。……你不会死。你想，离开这个世界，你就没有遗憾吗？"陈子渊流下了眼泪。

"我会有什么遗憾呢？我自己太没有勇气了。我不能够

继续萍的事业，我活着只是浪费我的生命，不能做一件有益于人的事情。我没有坚强的意志。……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却没有力量改造这个世界。……我现在明白一切了。……我没有勇气，没有精力。所以不能像萍那样，只落得这样痛苦的死。……请你看在朋友的份上，设法让我早死罢。"

陈子渊的眼泪像雨点一般地落下来。他差不多带了哭声地说："原谅我，只有这样的事是我不能够做的。"

"你哭了！"李佩如露出苦笑，感动地说，"这几夜苦了你了。为了我的病你几夜没有睡好。你对我这样好，我也不能够拿这个要求来折磨你。好，一切听其自然罢。不要哭，哭起来会叫人不愉快。"

一个校工端了一碗药汤进来，放在离床前不远的桌子上，又静悄悄地出去了。

"药，天天吃这样的苦药，有什么用呢？"李佩如又苦笑地说："我不要吃药了。子渊，医生今天怎么说？"

陈子渊迟疑了一会儿，才答道："医生说，你的病会慢慢好起来的。"

病人摇着头表示不相信，轻轻地笑了一声，又说："恐怕没有那样的事情罢。"过了不多时候，他又问道："子渊，今天是什么日子？"

"四月二十六，"子渊温和地答道。

"病了二十多天了。春天快要过完了，这是我一生的最后一个春天了，"病人叹息地说。"要是身体好的话，这时候到田畔山间去走走，多么好！可惜我永远没有这种幸福了。……子

渊。我实在不愿意死。人是多么矛盾的啊！我爱这个世界，我爱万物。我快要离开它们的时候，我觉得什么都可爱。然而有什么东西逼着我离开这一切。这真是可悲的事。……我憎恨过人。但是我只憎恨那些人，便是现在我也憎恨他们，那些夺去了萍的人。……但是短时间以后，我就会不存在了，李佩如这个人就会消失了。不知道以后你会不会记得起我？……如果你还没有忘记我的话，希望你每个月择几个晚上到我的坟前来看看我，免得我在坟里感到孤寂。……虽然我知道人死后灵魂也就消灭，但是要这样想心里才放得下去。……我一生就只有你一个朋友，这件事你肯答应我么？……还有，我家中的母亲，请你写封简单的信告诉她说我死了。……你哭了！像这样的死，我自己也觉得凄凉。……只怪我自己没有勇气，不能够像萍那样，我一生是完全浪费了的。不必为我哭。……”

陈子渊忍不住哭出声来。日光已早爬上屋顶了。屋子里只有一片黯淡的灰白色的光。

三

大约两个月以后，正是傍晚时分，太阳已经完全沉下去了，只留了半天的红霞。一座新坟孤立在披着黄昏面纱的山坡脚下，坟头几片野草在晚风里微微舞动。黄昏的空气中浓漫着土的香味。

一个青年坐在坟前，喃喃地低声自语：

"佩如，我又来看你了，你现在还觉得孤寂吗？这一个多月来我并没有失过信。可是现在我要走了，永久地走了。我要去继续萍的事业，去做你有志而未做的事。你一定为我高兴。只是我不能够再来看你了！以后你会是多么寂寞啊！孤零零的睡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来看你！多么地寂寞啊！"

1931年。

末寄的信*

Fräulein I.:①——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距今也有四年多了。固然四年不是很长的时间；但是在你那少女的多变化的生活中，这四年里你也许忘记了不少的事和不少的人。那么跟你接触不多而且是异国青年的我，当然不会留在你的脑海中了。然而为了你的缘故，为了伍的缘故，我觉得应该给你写这封信。

我将怎样把我自己介绍给你呢？我说出我的姓名吗？但是在你的耳朵听来显得十分古怪的中国姓名，也不能够描绘出一个具体的我来。我只问你：你还记得在你所爱的伍的朋友中间那个你以为有着正直的面颜的青年吗？我想，提起他来你也许还可能有一点点含糊的记忆。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个青年便是我。然而不管你是否记得我，在我的脑子里你还是活泼地存在着，跟四年前完全一样。我不曾忘记过你，而且恐怕将来也不会忘记你。世间往往有些人或者被别人暗暗地爱着或者在别人的心上留下了永远磨洗不掉的印象，而他或她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文艺月刊》第二卷第九期。收入《巴金文集》时曾改题为《一封信》。

① Fräuleinl：德文，英——小姐。

自己一点也不知道，姑娘，你便是这样的一个人了。

我想你接到我的这封信的时候，你也许会奇怪为什么信是我寄发的，而不是你的伍寄的。姑娘，现在我不愿意再使你纳闷了。我马上就要把这个原因告诉你。

大约在一年以前，伍因为病后体弱，听从医生的劝告，移居到乡下亲戚家里去静养。他的信件依旧寄在他曾经在那里教过书的学校，由我每个星期去取一次，择了重要的转寄给他。有一次我替他取到了一封国外来信，我当时并不曾留心信上的奥国邮票和维也纳地址，我就匆忙地拆开了，因为伍的外国友人，我差不多都认识。一张两折的小信笺上现出了少女的娟秀的法文字迹。信里的话想来你还记得。我虽然只读过一遍，我也就记熟了。你看我把全文抄在这里，并不错一个字：

> 亲爱的伍：
>
> 这是我的第九次的信了。我寄了那么多的画片和信函给你，总不曾接到你片纸只字的回答，我寄的东西又不见退回。你难道真的把我忘记了吗？
>
> 我希望这封信能够到你的眼前。请你务必写几个字寄给我，让我知道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别了。
>
> 你的永远爱你的女友英格堡。

这几句短短的话里含得有很深的感情，它们给了我许多回忆，美丽的、但也有痛苦的回忆。我马上把你的信加封给伍转寄去，并且附了一个字条说：“英的信转上。请你务必写一封回信寄去。无论是为了你的缘故，为了她的缘故，或者为了我

的缘故，总之，请你一定做这一件于你无损的事情。”

你也许会觉得我的字条写得很古怪罢。然而我深知道伍的性情。如果他接到你以前许多次信都置之不理，那么这一封信也不会使他改变心思，这一封信的命运也不过是夹在书里面作蠹鱼的食料罢了。况且连你那张美丽的照相也不知道遗失在什么地方，落在什么人的手里去了。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要在字条上加一句“为了我的缘故”的话。

信发出了，我相信伍一定会写回信给你。你得到了他的回信，知道你所爱的人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对你这也会是很大的安慰罢。这样想着，我觉得痛快，我认为自己做了一件痛快的事情。

我以为信一发出，我的心就可以平静了。然而你这封信却使我做了整整两天的旧梦。我回想起你和伍和我同在巴黎的情形，我们最初的会面，以及你同伍的关系。

四年半前有一天，在巴黎大学听了两年课的伍忽然告诉我说他要到法国协会夜校去补习法文。我和伍同住在巴黎拉丁区的一个旅馆里，他的房间同我的是紧隔壁。我的房间你不曾到过，我们见面都在伍的房里。虽然有时候你来了，伍留你吃饭，把饭拿到我的房里煤气灶上来烧，你却始终不知道我的房间是个什么样子。那些时候我和伍在一道做饭，另外还有两个朋友。我的房间大些，大家就在我这里吃饭，吃饭的时候我们畅谈着国内的种种事情。我们什么话都谈，往往谈了一两个钟头。那一天伍说起要补习法文，我们都觉得奇怪，不过他也有正当的理由，所以他终于去了。他同你认识的机会就

在这一次的谈话里决定了。现在想起来，如果你知道我当时劝过他不要去补习法文，你会感激我呢，或者是怨恨我？然而我们谁都不是预言家，都不知道未来的事。就是我当时也万想不到他会在那里认识你！

伍在夜校里听过了几夜的法文课以后，忽然在一天吃晚饭的时候说出了你的姓名。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名字啊！又过了两天，他对你的批评就来了："非常诚实"，"异常天真"，"有勇气"，"又有毅力"。他夸耀地告诉我们他同你认识的经过，你们同在夜校补习法文，在休息时间里你走过来跟他谈话。你把他当作日本人，但是他说明他是中国人以后，你对他的态度并没有丝毫的改变。于是靠了你们两个都懂得的法国话的帮助，你们，一个奥国少女和一个中国青年就成了朋友。

凡是伍所知道的关于你的事情，他都告诉了我。我知道你是一个中等人家的少女，因为不愿意受家庭的束缚，便跑到外国来谋生。据说你是从维也纳步行到巴黎来的。后来你的生活情形以及别的一切，我都由伍的口里听到了。我知道你学会了装订书报的手艺，白天在一家订书作里作工，每月只有四百法郎的工资。再后你的面貌我也知道了。椭圆形的丰腴的面庞，棕色的头发，活泼的大眼，玉葱般的鼻子，表示有决心的小嘴，健康的身体。我甚至于知道你还有一双粗细适中的腿，因为你对伍说过，你的父亲因为你的腿生得好，要你去学跳舞，学演戏。……总之，我对你知道得这样清楚，可是那时候我还不曾见过你一面！我现在把这些事情毫不隐瞒地告

诉你，你不会怪我罢，而且让你有机会知道你是怎样地出现在一个未见面的人的眼睛里，你也许可以得到一点安慰罢。不过现在对于你我不再是未见面的人了。

那时是在四月，在这个多雨的巴黎城里，四月是天气最好的时期。阳光、新绿，单是这两样就够人怀念了。照例星期天我们几个朋友要到郊外树林里去散步，伍自然也同去。可是自从他认识了你以后，星期天他就不肯和我们同去散步了。为了这件事他不知道受了我们多少次的嘲笑，他都含笑地忍受了，不动气，也不分辩。自然，他知道我们开玩笑也并没有恶意，这只是因为我们这些人的生活太单调了。譬如伍，你看他有时候是多么沉闷啊！我们开玩笑的确并无恶意，而且我们还常常鼓舞他，给他种种方便。譬如伍说他这一天要同你到树林里散步，我们便不约他出去，我们只是开玩笑地说："在树林里很有机会跟她拥抱、接吻。"他虽然分辩说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可是晚上回来的时候，他就会带着羞怯的微笑地抱怨我们："总是你们不好，不然我决不会想到拥抱、接吻的事情上面。"这样我知道他已经拥抱过你了，而且吻过你了。我又知道这时候他心里充满快乐，单看他说话时那种做梦似的样子就明白了。所以我们笑答道："我们不好？你应该感激我们呢！"……这些事你是不会知道的，但是如今我毫不隐瞒地告诉你了。我想你是不会怪我们的。固然我们当时料想不到你们中间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固然这些拥抱和接吻如今会给你增加一些痛苦的回忆，然而这些拥抱和接吻究竟是纯洁的，无可非难的。你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地方呢，纵然是为了现在

的痛苦？

又有一天，我们因为国内的寄款并没有按期到，我们几个在一处吃饭的朋友起了恐慌，大家决定请伍出去借钱，因为他比我们先来巴黎，而且朋友也比较多。他出去了，晚上十二点钟还不见回来。我知道夜校在十一点钟下课，他一定到别的地方去了。也许白天不曾借到钱，所以晚上再去试试。但是这夜深他到什么人家里去了呢？我想不出。可是我的眼皮已经垂下来了。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门响声惊醒了我。我迷迷糊糊地听见伍的脚步声，接着又听见擦火柴的声音。于是火光一亮。我知道一定是伍回来了，到这里拿锅子去烧洗脚水，因为他每晚上床以前都要洗脚。我便问道："伍，你才回来？什么时候了？"

"大概一点多钟，"他站在煤气灶前回答道。

"你早些睡罢。你回来这样迟，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钱没有借到？"

"钱借到了，"他忧郁地回答。

我奇怪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忧郁的声音。可是不等我开口，他就走到我的床头，靠着栏杆。他迟疑地说："金，钱借到两百法郎，……我……用了。"

"你全用了？"我惊讶地问，因为我知道他素来不喜欢乱用钱。然而他说的一定是真话，他素来不扯谎，或者开玩笑。"那么明天我们的中饭呢？"

伍不开口了。我有点不高兴。他为什么不顾到我们几个人的伙食把借到的钱一个人全用光了呢？

“这两百法郎也还是费了大力才借到手的。……明天我怎样对付他们呢?”伍自怨自艾地说。“我本来不该用这笔钱,不过我看见她那个样子,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事。……金,我把钱借给她了。”

“借给她了?”我更惊奇,但是我开始了解伍了。

“是,全借给她了。今天晚上下课以后我和她同到铁塔下面公园里去散步。这是一个明媚、温暖的春夜,已经夜深,游人很少。我们慢慢地在曲折的幽径里闲走,一面谈着彼此的身世。我们走到桥上,眺望春夜的巴黎。我们的话题忽然转到她现在的生活状况。她说她在巴黎很寂寞,没有一个亲人,她怀念着故乡的家庭。她又说到她目前的苦况,明晚因为没有钱交学费就要辍学了。房钱一个星期内也要交了。她手边没有一个钱,现在又不是发工钱的日期,她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好,在巴黎她是孤单单的一个人,连一个亲人也没有。我看见她的眼泪流出来了。我找不到半句话安慰她。我只想和她同声一哭。后来我想起了身边的两百法郎,我拿出来给她。我害怕她不肯收,还扯了一个谎,说我的家款寄到了,所以有钱借给她,她将来可以还我,她才收下了。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们自己。我没有想到我们明天连买面包的钱都不够……”

我不等他说完就打岔说:“不要多说了。钱,我有办法。我明天出去借。你现在去睡罢。明天早晨有课吗?”

“没有。只是我做错了事,要你着急。我知道你也不容易借到钱。”

“做错了事？不，你做得很对。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我也会像你这样做。”

“金，你真是这样想吗？我多么感激你！”伍惊喜地说。

“不要说感激了。你快去睡罢。”我也很高兴。然而等到伍去了以后，我却感到为难了。我到什么地方去借两百法郎呢？我想来想去总想不出好的办法。最后把心一横自语道：“家里还有些玻璃瓶，至少可以换到一餐的面包。其余的事以后再说罢。”我的思想也转到明媚温暖的春夜，树木茂盛的公园，曲径里散步的情人，寂寞的少女的眼泪。我完全忘掉明天的面包了。

第二天早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银行送了通知书来，我的家款到了。于是借钱的问题自然地解决了。

我现在告诉你这件事情，并不是要你回想到你过去的梦魇。不，我的意思全不是这样。我要你明白，就在那时候你已经给了我们多么好的印象。你看，你是怎样地使我们有了含泪的微笑了，这可祝福的微笑啊！它使我们变得纯洁多了。姑娘，你看，生活究竟是多么美丽啊！

于是那一天来了。伍同我商量请你来吃饭，他很高兴地对我说你答应来了。他买了杨梅，买了牛奶，买了鸡蛋，买了番茄，又买了米，早早地在家里预备起来。把番茄放在米里煮，说是你爱这样吃的；把杨梅洗干净了浸在牛奶碟里，放了糖进去，说也是你爱这样吃的。四五点钟的光景你来了，伍的房里有了欢笑声。我和另外一个朋友进了伍的房间。那个另外的朋友，就是你说的有着聪明的面颜的朋友啊！一推开房

门，我差不多吃了一惊，我想怎么世界上会有这样纯洁的面貌！那时你和伍并坐在床上。你穿着黑色的绸衫，腰间紧紧束了一根窄的红皮带，健康色的膀子露出来。这样简单的打扮倒给人一个新鲜的感觉。还有你的面貌：椭圆形的丰腴的面庞，一头棕色的头发，一双活泼的大眼，一根玉葱般的鼻子，一张表示有决心的小嘴，这一切都是我所深知道的。但是我所料想不到的，使我惊奇的，就是在这一切之外，还有那天真的，纯洁的表情。不，"天真"和"纯洁"这些形容词还不恰当。我将用什么字来形容呢？我或者可以把我当时的感觉说出来，就是见了你，人马上就忘记了自己，他的心情高扬，好像受到了一次祝福，要把这个祝福再施给他人。总之一切琐碎的思念都没有了，只想做一件好事，帮助别人，甚至不认识的人。你的美就是这样的一种美，至少你给我的印象是如此。你大概不会以为我的话有些夸张罢，我是真实地写出我的实感呢！

你带笑地站起来。伍给我们介绍了，大家握了手，坐下来，谈了一些话，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我们，我和那个有着聪明的面颜的朋友，都很高兴，因为伍得到了一个这样纯洁的伴侣。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你同伍的关系也跟着时日深了起来。你常常到我们这里来，他也到你那里去。有一天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们，你把两百法郎还给他了。他一定不收，但是你一定要还，他说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你跟别的女子不同。他又说你约他暑假里一同步行到法国南方海滨的城市去玩，他很高兴地答应了。为了筹划这笔旅行费，他选了一本法文小说翻

译，预备寄回国内去卖钱。伍的为人平日是很“实际的”，他不喜欢诗和小说。可是为了你的缘故，为了要同你旅行的缘故，他竟然用功地翻译起小说来，这也可以说明他当时爱你之深。从此他除了上课或者同你出去游玩以外，他就不出街了。他伏在那张小小的圆桌上，一字一字地翻译一本左拉的沉闷的小说。我看见他这样，有时候也会笑出声来。但是我对他的行为很了解，而且我愿意替他交涉卖稿的事。不过这也不能阻止我嘲笑他。我嘲笑他，我同时又暗暗地祝福他，祝福你。日子就这样地过去了。你还常常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常常谈笑。生活是如此地美满。

然而阴影来了。不知道怎样我忽然注意到伍的翻译工作进行得很慢了。而且我还注意到了别的事情。有一天在吃饭的时候，我忽然对伍说：“伍，你近来又变了。”他吃惊地望着我，但是他开始明白我问话的意思了。他埋着头吃他盘里的马铃薯，不回答。我又说：“我看出来你近来不大爱英了。”

伍慢慢地抬起头用忧郁的眼光看我，他开口了。姑娘，你猜他怎样回答我呢？他说：“不错，你说得对。”我又问道：“为什么要这样呢？你们不是很好的一对吗？”

伍思索了半晌，才用忧郁的声音回答我，他的态度依旧是很诚恳的。他说：“我也许生就了这种不适宜于恋爱的性情罢。不知道为什么缘故近来我的心忽然冷淡了，我觉得我不爱她了。而且我们两个也难结婚，她究竟是一个外国女子。”

我愤愤地说：“外国女子又有什么关系？只要是一男一女，只要是互相爱着，就可以结婚了！”我以为我的理由是正

当的。

姑娘，你想伍怎样说呢？他很庄重而且做着手势说："我都想过了，我同她结婚简直是不可能的。风俗习惯都不同，回国以后会感到种种的不便。而且外国人的生活标准比中国人的高得多！……"

"可是英很俭朴，她不见得就不及中国女子，"那个有着聪明的面颜的朋友插嘴说。

"然而她总是外国人，"伍固执地说。

我们的话都没有用，因为伍的心已经冷了。我不敢想像你那时候的心情，我相信你的敏感的心一定会知道伍已经开始不爱你了。这对你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打击啊！

在这次谈话以后，你还到我们这里来过几次。我每次看见你，就想到伍从前告诉我的你愿意跟他回中国去的话，我的心就痛起来。是的，谁看见你纯洁的面庞上强为欢笑的表情，能不痛心呢？

你不再在我们这里吃饭了。我问伍为什么不留你，是的，我相信他要是留你的话，你一定不会走。每次我们，我和那个有着聪明的面颜的朋友，示意叫他留你吃饭，他总是装作不懂的样子，也许他真是不懂，因为你已经不再是他所关心的人了。

爱情变得这么快，简直令人不相信。说伍爱上了别人吗？我们敢担保他那时候很少跟别的女人往来。"你只有五分钟的热度！"我们生气地责备他。我希望他否认，他分辩。然而他却苦笑着，诚实地回答说："是。"这诚实，这多么残酷的诚

实啊！

过了一天你来了，但是不久你就同伍出去了。我只看见你那种极力忍住悲痛的样子，我不知道你跟伍谈了些什么话。在吃晚饭的时候，伍坦然对我们说："我们出去的时候，在路上英忽然悲声对我说：'伍，你不再爱我了。'我回答说：'是的，但是我也没有爱别人呢！'她听见我的话，好像受了鞭打似地急急掉开了头。她埋头走着，不再说一句话。我们快要分手了，我觉得让她这样回去，心上未免过不去。恰好我们走过一家卖花店，我便同她进去，买了一束玫瑰花送给她，又选了一朵最好的替她插在外套上，这样我们才分了手。"

"我想她回到家里一定会吻着花痛哭的，你太残酷了！"姑娘，是这样吗？因为这是那个你以为有着聪明的面颜的朋友对伍说的话呢！

又有一次，晚饭后我们在房里谈话，谈着你的事和别人的事，谈了两个钟头。伍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了。但是不久他又拿了一张信纸走过来，大声说："奇怪，英来过了！"他把信纸递给我。我读着你写的字：

> 亲爱的伍——我知道你不再爱我了。但是我还爱你。你不能多少爱我一点吗？你这几天不再来看我了。我一个人在家里寂寞得难受，到公园去或别的地方去也是一个人，冷清清的，没有一个听我谈话、安慰我、关心我的人。我就只有你。你究竟曾经爱过我呢！所以我来找你。今晚月亮很好，是这样美丽的夜！我想约你出去

玩。我来了，你不在房里。但是钥匙又在门上锁孔里，我知道你没有出去，即使出去了，也去不远。我在房里等着，等了这许久还不见你回来。我想你一定在你朋友的房间里，但是我又不知道是几号房间。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呢？你这几天为什么不到夜校上课呢？病了？还是事忙？我现在去了。希望你明天晚上到我家里来一次，无论你爱我不爱我，请你一定要来一次！我永远是爱你的。

你的英格堡。

姑娘，我把这封信抄错了吗？我敢说不会错。因为我至今还替伍保存着这封信呢。你这封信不仅感动了我们，甚至把“实际的”伍也感动了。他听了我们的劝告马上就到你那里去，到了深夜才回来。我们心里很快活。我们想你们的爱情又复活了！这可祝福的新生啊！

于是我们，你和伍，我和那个有着聪明的面颜的朋友，又有了一些欢笑的机会和快乐的日子。我们想从此忧郁不会再来拜访我们大家了。生活究竟是美丽的！

然而过了一些时候阴影又出现了。我看出来伍的爱情开始在动摇了。于是我们，我和那个有着聪明的面颜的朋友极力设法避免第二次悲剧的演出。

一天晚上我们，我和那个有着聪明的面颜的朋友跟伍谈到你，伍表示了厌倦的意思。那个朋友便庄重地对他说：“伍，我看你也需要一个女人，你有时也感到性的苦闷。那么我劝

你同英结婚罢。你为什么还要犹豫呢？你难道还可以在别处找到比她更好、更爱你的女人吗？”

伍依旧不躲避，坦白地回答道：“你的话固然不错。可是我现在又不爱她了。我这个缺乏热情的人的确不配得到女人的爱。我对于被爱的事情也感到厌倦了。况且她是一个外国女人，我的家庭恐怕通不过……”

姑娘，你的事情失败了。他有那许多的理由。而且现在又加上一个“家庭通不过”。他是很诚实的，他决不想说一句谎话。我们相信他。但是我们也可怜他。我们跟伍又谈了许久，他又发表了他的长篇解说，结果是等于没有结果。

我们只有痛苦地等待着第二次悲剧的演出。我相信这第二次的悲剧一定要比第一次的更可怕。然而另一方面的打击来了。一天早晨伍得到一个电报，是他的兄弟发的，说母亲病危，叫他马上由西伯利亚回国，并且把路费电汇来了。

伍素来爱母亲。这个电报显然给了他很大的打击，同时也一定给了你更大的打击罢。他决定马上回国。他怀着悲痛的心情整整忙了两天，差不多失了常态。他完全把你忘掉了，甚至嘱咐我，你来看他时不要把他回国的消息告诉你，他不愿你去送别。

果然第二天，就是他临行的前一天，你来了。我听见你的脚步声，听见你在叩他的门。我打开门张了一下，又马上把门关了。我害怕被你看见，因为我不愿对你撒谎。你在门前迟疑了一会儿，终于走了。于是我开了门，立在栏杆前，望着正在下楼梯的你的背影，我含着眼泪微笑了。我在心里唤着你

的名字，我暗暗地祝福你。你去了，我又回到我的房门口，我在那里痴立了一会儿。我完全忘记了自己。

第三天，也就是伍动身的那一天，他早早走了出去。我吃过中饭后在他的房里取东西。有人在敲门，我连忙开了门。看见你立在门前，我不让你进来，害怕你看见房里的情形。我带笑说："伍出去了。"你失望地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呢？"为了你的缘故我不得不撒谎了，但是我也不愿意完全撒谎。我说："他得到家里的一个急电，恐怕要到深夜才回来。"

"什么事？不要紧吗？"你的脸色马上变了。我避开你的纯洁的眼光，惭愧地埋着头说：

"谢谢你，不要紧的，我叫他明天来看你。"

姑娘，你看我怎样地哄骗着你呢！你现在愿意饶恕我吗？

你的脸上又有了笑容。你用极其温柔的声音对我说："谢谢你。请你告诉他我来看过他。"多么温柔的声音啊。于是我们握了手分别了。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的会面了。这次会面以来，我忘记了许多事情，可是你的印象我永远忘记不掉。我每次想到这次的会面，我就禁不住含泪地微笑了。我好像受到了一次的祝福，我就想到要做一件好事来帮助别人。为了这个我应该如何地感激你啊！

天晚了，伍回来了，我们几个朋友又聚在一处。行李已经收拾好，而动身的时间还早，我们谈了一些闲话。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便问伍道："你不给英写封信吗？你就这样地走了，也不去跟她告别！"

"好罢，"伍疲倦地说，摸出自来水笔从日记簿上撕下一页

纸，匆忙地写了几行，递给我说："你替我寄去，你知道她的地址。"我把信读了，上面没有一句感情的话，他就拿这个来跟情人告别！我很不满意。可是在这临别的一夜我也不愿意拿不愉快的话来分他的心。我默默地把信藏在怀里。我知道这封信一定会使你伤心。我几乎连寄发的勇气也没有了。

在月台上送了伍上车后回来，在地道车里我同那个有着聪明的面颜的朋友谈着伍和你的事，又谈到伍给你的那封告别信。我把信给那个朋友看，他读完叹了一口气，默默地拿着信纸出神。忽然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得意地说："我有办法了！"然后又问我道："你有伍的相片吗？"

"有一张美术照片，"我回答。我不晓得他有什么办法。

"那更好了。等我造一封假信。我们回去马上就动手。"

他果然用法文写了一封很委婉的告别信，把伍的国内通信处也告诉了，并且把那张美术照片也签了名附寄去。他真聪明，他学伍的笔迹学得真像，他写信写得那样好！你称赞他聪明，他的聪明居然把你也骗过了！

我们把信寄了出去。我想你一定收到了。可是以后我们就没有得到你的消息，也不曾遇见过你。你就不留痕迹地消失了，因为不久我又因事离开了巴黎。半年以后我回到巴黎，忽然想起了你，到那个地方去找你。房东说你很早就搬走了，并不曾留下一个新地址，不过仿佛说过要回维也纳。这就是我所能得到的关于你的消息了。

伍回国后，没有再到法国来，连信也没有寄来一封。我回到上海遇见伍，才知道母亲病危的消息是假的，是造来骗他回

去结婚的。他结了婚很不得意，过着平淡的日子。他时常跟我谈起巴黎的生活，表示了深的怀念。他却不曾谈起你，即使我提起你的名字，他也故意把话题支开，使我也没有办法。我只有暗暗地叹息，我只有祝福你另外找到一个比伍更满意的男人。然而无论如何我从伍的口里得不到一点你的消息。

一直到读了你最近的那封信，我才知道你曾经寄了许多的画片和信函给他，然而他竟忍心连一封回信也不写。

这件事过去以后又有半年多了。伍病好了回到上海来，我们谈了许多话。我忽然想起了你的信，便问他："你接到英格堡的信吗？"因为伍在回信里并没有提过这件事。

"接到了，"伍带笑地说。

"你写了回信去罢，"我无意地说。我并不是有心问他，因为我相信他一定早写了回信去了。

"我没有写回信，而且连她的信也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了。"伍的脸上依旧带着笑容。

"真的？你果然这样做了？"我生气地说。"你连这一点小小的安慰也不肯给她吗？"

"这有什么办法呢？环境逼着我不得不这样做。我已经不能够爱她了，那么留着她的信又有什么好处？只不过更容易破坏我和妻中间的和平罢了。所以连她从前给我的照片也给别人拿走了。我现在才知道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真正爱我，而且我只真正爱过她一个人。……可是现在什么都完了！这只是一场梦……"

我不能够再责备他了。我觉得我开始了解他了。像他这

样的人也只能够这样做。这在他是无可非难的。姑娘，你深知道他，你为他设想，你以为他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吗？……

然而我是不能够沉默的。我应该把他的这番心事告诉你。我是他的一个朋友，我也是你的一个朋友，我应该代他写这封信给你，使你知道他一生也不会写回信给你了。你纵然每天写一封信给他，把你的胸怀完全吐露给他，他也不会放弃他的沉默的态度了。对于你，他是死了。

可是有一件事是你可以引以为自豪的，也许还可以安慰你的，就是你终于获得了他的心。甚至在沉默中他也暗暗地祝福你，想念你。不过为了另一个人，也许同时还为了他自己的和平与幸福，他不得不在表面上把你忘记。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并不赞成他的办法，但是我多少了解他。我希望你也能够了解他。因为你了解他，你自己也可以宽解一点，同时你也可以勉强把过去的事情忘掉了。

世界是这样地大，需要爱的人是这样地多。你在他的身上已经不能够用你的爱了，那么把你的爱发展出去，不要再专爱他一个人。去爱广大的人群罢。从他们那里你决不会得到失望的。是的，能够这样地爱人，决不会有失恋的结果。

姑娘，你相信我吗？这是我的第一封信，也许还是我的最后的信。我祝福你！

你的有着正直的面颜的朋友。

我底眼泪*

正是在旧历新年，我接到了朋友蔡从远迢迢的美洲寄来的书，这是两个意大利人(一个鞋匠和一个鱼贩子)的书信集。淡黄色的封套上面印了某杂志的评语，读出来是："不预备为着生活的恐怖与美丽一哭的人就不要读它。"

可是我还不曾翻开书页，我还不曾读到书中的第一句话，我的眼泪便流出来了。不能够忘掉的四年前的旧事又来到了我的心头。我仿佛回到过去那些日子里去了。

那时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旅馆的五层楼上。不论是在白天或者黑夜我都把窗门大打开。下面是一条清静的街。街角有一家小咖啡店，从我的窗里可以望见人们在大开着的玻璃门里进出。正对面耸立着一座高大的楼房，它不但拦住了我的视线，还给我遮住了阳光，使我的房间里变得更忧郁、更阴暗了。

我出生在温暖明媚的国土，我又来自山明水秀的江南，现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三十日《文艺月刊》第二卷第十期。发表时作者作有如下的附记："本篇除了根据自己底经验而外，并参考我在巴黎收集的三四种文字的材料。篇名之所以为《我底眼泪》者，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写的时候我确实曾流了眼泪。"

在我却定居在这个不日之城，又是在这阴雨连绵的时候。

在这个城里我也有几个朋友。他们常常来看我，有时候一个来，有时两三个来，有时五六个一齐来，我们便有一个欢乐的聚会，使我暂时忘记了寂寞。但是这样的事一个星期里也只有两三次，因为朋友们都有自己的事：有的在大学里读书，有的在工厂里作工。晚上在朋友们不来或者来了又去的时候，我的心就被一阵难堪的孤寂紧紧抓住了。充满了煤气臭的屋子变得更气闷。我从窗户望出去，高耸的古建筑物挡住了一切，下面躺着雨湿的街道，阴暗而清静。有时候在一阵静寂之后忽然空气震动了，街道震动了，连我的房间也震动了。耳边只是一片隆隆的声音。如果有人在房里谈话，我也听不见他的声音。我只有等待着。并不要多久，这些声音就消失了。经验告诉我：一辆载重的卡车又过去了。一切又回到静寂里来。我立在窗前，埋下头看那在微暗灯光下的街道，或者街角的咖啡店，听人们在说话或者偶尔经过的男女在哼小曲，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不知道什么缘故，我的心里突然变得很空虚了，好像胸膛里并没有什么东西存在一般。无论如何我不能在房里停留下去，似乎多留一刻就会使身子僵硬。于是我拿了帽子，披了外套，急急地跑出房门，下了楼梯走到街心去。

立在街心，我不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我踌躇了。我呆呆地立着，帽子遮住了我的头，外套保护了我的身体。但是雨点还时时向我的脸飘来，我终于向咖啡店那边走了。

进了咖啡店，我似乎感到一阵温暖。我立在柜台前要了

一杯黑咖啡，一面望着旁边几个穿粗布工衣的人的诚实的脸，我把杯里的咖啡喝光了，付了钱又踉跄地走出来。虽然咖啡店里有亮光，有温暖，有人声，但是我却一点也不顾惜地抛弃了它们，向着清静的、阴暗的、雨湿的街中走去。我究竟去追求什么呢？我自己也说不出来。

我只是无目的地走着。街上只有寥寥的三两个行人，尤其是国葬院旁边一段路最清静，而且有点阴森可怕。我走过国葬院前面，走到卢骚铜像的脚下。我抚摩那个冰冷的石座，我差不多要跪下去了。我抬起头仰望那个屹立的巨人，喃喃地说了许多话。这些话的意义我自己也不明白，不过我知道话是从我的心里吐出来的。在这里，在这一个角落里，并没有别人，只有那个手里拿着书和草帽的"日内瓦公民"①和我。一直到圣母院的沉重、悲哀的钟声响了，我才踉跄地站起来，向着热闹的圣米雪尔大街的方向走了。

我走着，在微雨下面走着，我不想到什么人家里去，也不想找人谈话。我走过热闹的街，我也走过清静的街。我看见了不少的人，许多愉快的面貌在我的眼前过去了，接着又有许多忧愁的面貌。在我的耳边响起来咖啡店的音乐、笑语和歌声，同样我也听见悲哀的谈话和诉苦。

这一切于我是亲切的，但又是陌生的，它们增加了我的心痛。这个城市并不是坏地方。但是我在这里却是一个陌生的人。我找不到我所追求的东西。每个人，每所房屋对我都保

---

① "日内瓦公民"：指卢骚铜像。卢骚(J. J. Rousseau, 1712—1778)是十八世纪的法国杰出的思想家。

守着秘密，无论是欢乐或愁苦，他们都不肯同我分享。我彷徨着，好像一个失掉向导的盲人一样，一直走到快要迷失了方向，我才绝望地回到自己的住处去。

像这样的事在我也并不是偶然的。白天我也进大学去听课，到图书馆里去抄书。我想在课堂里和书本上找到一点东西，结果依旧剩下我这颗空虚的心。夜里，没有朋友来的时候，寂寞便突然袭来，我又像盲人一样地在街中彷徨。我的孤寂一夜一夜地增加，而且同样我的心也痛得更厉害了。我的眼里只看见被工作摧残了的忧愁的面貌，我的耳里只听见一片悲哀的哭声，甚至在那些从前的愉快的面貌上我也找到了悲哀的痕迹。我的眼前的黑暗一天一天地增加了。从报纸上我知道某一处有许多人在为饥饿而哭，某一处又有许多人像猪羊一样被人屠杀，甚至最僻远的地方也送来了悲惨的消息。这是大批的人的灾祸。此外还有个人的不幸、谋杀、自尽、纠纷、诉讼、失业……差不多每一条新闻都在诉说一段悲惨的故事。报纸上似乎发出了血的气味。眼泪、呻吟、哭泣，简直没有终结。好像整个西方世界都沉落在黑暗的苦海里了，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一线的光明。我怀着一颗空虚的心到处彷徨。我的生活完全失去了目标。我每夜立在卢骚的像前，对那个巨人诉说我的绝望，可是他永远不能给我一个回答。

后来我不常到大学里去了，图书馆里也少了我的脚迹。我只是到处彷徨，像一个没有向导的盲人一样，准备着失脚踏进那个不可挽救的深渊里去。

我看着就要灭亡了，忽然有一天在一个书铺里见到了一

个意大利鱼贩子著的一本英文小说，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

> 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

好像大雨住后的天空那样，我的心豁然开朗了。我把这本小书买了回去，同时还买了两三本跟这个鱼贩子有关的小书。我读着，重读着，我读完了这个意大利鱼贩子的自传，《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活的故事》。

在我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人，他开始向我叙述他的故事。他出生在阳光明媚的南欧的乡村，在双亲的膝下一直生活到十三岁，后来被父亲送到别处去当学徒，受了六年的苦，患了重病，才由父亲接回家受母亲的看护。他的病好了不久，母亲却病倒了。在她的病中一点轻微的声音也会使她发生剧烈的痉挛，因此他不得不时常跑到街上去哀求散步的青年或者过往的行人另走一条街，不要惊动他的母亲。母亲的病愈来愈重，父亲同亲戚都不敢挨近她，只有这个二十岁的青年终日守在病榻旁边尽力安慰她，服侍她。他整整有两个月不曾脱衣服安静地睡过一夜。然而"科学没有用，爱也没有用"，他的母亲病了三个月，终于死在他的怀里。他亲手把她放进棺材，埋葬了她。他不能够在故乡住下去了。他决定到那个所谓"希望之国"的美国去。临行时他的父亲悲痛得说不出一句话，他的妹妹痛哭。邻居们都来看他。每个人都送来了一些希望的话，一些祝福，一串泪珠。他们成群地跟着他走了很远的路。到了美国，他没有一个朋友，孤独地上了岸，带着几件破

衣服，身边只有很少的钱。他后来在一家大饭店里做洗碗碟的工作，每天在那个地狱似的厨房里作十二小时以上的工，吃的食物几乎赶不上狗所吃的。工作的地方更可怕。“一扇窗也没有，终日点着电灯。……在洗碟子、锅、刀、叉、匙的地方，沸水的蒸汽凝结在天花板上，变成了大的水点，挟带着灰尘和脏东西慢慢地落到人的头上。在工作的时间里，厨房真热得可怕，客人吃剩了的残汤剩菜都倒在桶里，一桶一桶地堆在厨房旁边，时时发出使人作呕的臭气。污水槽又不直接通到阴沟。污水常常满溢而倒流回来，流到地板上。厨房的中央有一根排水管，到晚上管子就会给堵塞住了，油水愈积愈高，人只得在油腻的水中走来走去。”他害怕会得肺病，在那里做了八个月以后就离开了。他四处漂游，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最后做了一个鱼贩子。

他的故事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最后他又告诉我们他的精神生活：他在每天繁重的劳动以后又去探求知识。许多个晚上他伏在案头读书，在颤抖的煤气灯光下一直读到天明。他读了各种各样的书，常常跟着书中人一起流泪。天一亮他就阖上书，把头靠在枕上。并没有多久，工厂中的放汽声响了起来，他便拖着疲倦的身子到工厂或者矿里去。

这样他竟然变成了“全世界最优美的精神”，像小说《波士顿》① 的作者所描写的。他在那本小书里用了四页的篇幅写出他的精神生活与信仰：

---

① 《波士顿》：美国作家阿普顿·辛克莱（U. Sinclair，1878—1968）的长篇小说。当时他还是进步的作家。

我心里生长了爱的萌芽，我怀着人类爱的观念……我在众人的自由中求我的自由；在众人的幸福中求我的幸福。……我用我的诚实的汗挣来我的面包。我的手上从不曾染过一滴他人的血，我的良心也是极其清白的。

伟大的心灵常常来自人民中间！

这样的一个人居然被捕了。他在三十二岁的时候，同一个朋友一起被捕。别人说他们是杀人的强盗，说他们在大街上抢劫别人的钱。法庭判决了他们的死刑，有如下的理由：他们有“犯罪的意识”；他们不相信上帝，不相信掠夺制度；他们在欧战时期不肯到法国去替美国资本家打仗，却逃到墨西哥去；他们是下贱的外国人。第一次请求再审，被驳回了，……一连被驳七次，所有新的证据都一律抹煞了。被告律师最后根据真正凶手的自白，作第八次的请求，也没有用。在死囚牢中被“希望的刑罚”折磨了六年之后，那个鱼贩子和那个鞋匠终于得到了最后的决定——七月十日，电椅。

然而反抗的呼声起来了。各阶层、各党派的人从世界各地伸出了援救的手，发出要求“宽恕”或者要求“正义”的喊声。似乎整个世界都为了一个鱼贩子和一个鞋匠的缘故活动起来了。

我的生活里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动。我每次翻读那本鱼贩子的自传，我的眼前就出现了囚室里的景象，一个中年人的朴实的脸，浓浓的眉，安静的眼光，浓密的须髭，接着又是一双肥

大的手遮住了一切。这双肥大的手消失了以后，我的眼前又换了数不清的小手：男人的手，女人的手，老人的手，小孩的手。这无数的手一齐挥动，成了一幅非常动人的图画。

街上到处贴着大张的广告，在《死囚牢中的六年》这个大题目下印了什么“演讲会”、“援救会”、“抗议会”的宣言和会议程序。这些广告上常常有全世界景仰的学者的名字。在咖啡店的柜台前或者公园的门口，我常常听见人们激动地谈起那个鱼贩子和那个鞋匠的名字。在报纸上我看见许多人为他们募集了捐款。

于是我不再在卢骚的铜像前哀诉了。我不再是失了向导的盲人了。我不再徘徊了。我已经找到了我的向导。那个德丹监狱里的囚徒，意大利的鱼贩子在我的眼前变成了比“日内瓦公民”还要伟大的巨人。“全世界中最优美的精神”如今不存在于大学里、学院里、书斋中、研究室里了。他是在金圆国家的一个监狱内，一个刑事犯的囚室内。

于是我怀着感动而紧张的心情，像朝圣地的进香客那样地虔诚，坐在我的寂寞冷静的屋子里，用大张的信纸将我的胸怀，我的悲哀，我的挣扎，我的希望……完全写下来，写给那个德丹监狱里的囚徒。我的眼泪和希望都寄托在那些信笺上面了。

信发出了，恐惧又来压迫我了。我害怕我的信不会达到德丹监狱，我害怕金圆国家的人真会把他们烧死，虽然在全世界中有许多万许多万人要救他们的性命。报纸上关于他们的消息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在报上我常常读到女人和儿童写

的动人的信。整个“不日之城”都因为这两个人的生命骚动起来了。同时那个鱼贩子又不断地从监狱里写信到世界各处，这些信都是不朽的崇高的文献，里面充满了生活的恐怖与美丽，每个人读了都要流泪的。

七月十日逼近了，我的恐惧也增加了。我的眼前时常现出电椅的可怕的形象。这其间一个阴雨的早晨我得到了从波士顿寄来的邮件，除了一包书外，还有一封英文长信，一共是四张大的信笺，而且是两面写的。我看见颤抖似的笔迹和奇怪的拼字法与文法，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我热烈地读着这封信，声音和手都抖得厉害，我每读几行就要停顿一下，因为有什么东西堵塞了我的咽喉。

他的信是以感谢的句子开始的。他感谢我的同情和信任，他说：“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又说：“你必须再生活若干惨痛的岁月，才可以懂得你给了垂死的老巴尔托以何等的快乐和安慰。”接着他又用诚恳的话来安慰我，劝勉我，叫我“要快乐起来，不要灰心”。于是他用他的有力的论证跟我谈起现在社会制度的弊病和未来的革新，人类的进化和将来的趋势。他又跟我谈起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以及别的许多人。他跟我谈话像父亲对儿子，哥哥对兄弟。他说他应该使我明白这一切，以后我才会有勇气来面对生活的斗争，不致感到幻灭。他叫我要忠实地生活，要爱人、帮助人。最后他还以兄弟般的快乐的心情拥抱我。

四页信笺就这样地结束了。我痴痴地坐在桌子前，好像是在做梦。我把信拿在手里，读了又读。我终于伏在桌上

哭了。

从此我的生活有了目标，而我也有面对生活斗争的勇气了。我说我要生活下去，而且要经历惨痛的岁月，即使那个“全世界中的最优美的精神”会消灭在电椅上，我也要生活下去，我要做他所叫我做的事。

这其间好的消息传来了。麻省省长把那两个无罪的人的刑期延迟了一个月，又聘请了一个“顾问团”来审查这个案件。这三个委员是现任哈佛大学校长、现任麻省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和一个退职的老法官。希望来了。谁也不会相信哈佛大学校长甘心做杀人犯。大家以为他们一定会把两个无罪的人救出来。有一天，我在一个咖啡店门前看见人们互相握手庆祝。他们以为公道就要出现了。这时候“宽恕”与“正义”的呼声更漫天地响了起来。

然而晴天里忽然起了一个霹雳，御用的学者们露出了他们的真面目。一个哈佛大学出身的小说家写信给他的校长说：“你使你自己也做了一个政治谋杀犯，而且还以一个残酷愚妄的、反对人道与文明的罪恶来玷污哈佛大学了。”一个大杂志的主笔也说：“哈佛大学将来会被人称为养成刽子手的地方了。”原来学者们审查的结果是——哈佛大学校长说：“总之……有罪；”麻省工业专门学校校长说：“是的；”退职的老法官说：“法庭不应当受人指摘。”自然省长也同意他们的主张，他的决定接着也发表了。

八月十日来了，虽然“正义”与“宽恕”的呼声越来越响亮，然而在那边，金圆国家里的“贵族”们是听不见的。决定的日

子终于来了。波士顿的中夜是巴黎的早晨五点钟，这个晚上不知道有若干人流了眼泪，不知道有若干人不曾阖眼。我自己已经没有眼泪可流了。我无目的地在街头徬徨。在我的眼里一切都好像是梦景。我望着“不日之城”的红天，望着那两个整日整夜哀鸣的圣母院的钟楼。我一直徘徊到深夜。

我回到家里不能够闭眼。我找出了刊载那个鞋匠给他六岁女儿写的信的报纸。我读着：

> ……我非常爱你，爱你哥哥，爱你母亲。我若得和你们同住在一处，在一所小小的田庄上，跟你学习你的真诚的语言和温柔的爱情，那就是我的艰苦生活中最大的幸福了。在夏天的日子我们都在家里，我坐在橡树的浓荫下，你坐在我的膝上；我开始教你读书写字，或者看你在绿的田野上跳荡，欢笑，唱歌，在树丛中摘取花朵，从这一株树跑到另一株，又从清朗、活泼的溪流跑到你母亲的怀里。我梦想我们一家人能够过这样的幸福生活，我也希望一切贫苦人家的小孩们都能够快乐地同他们的父母过这种生活。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下层阶级的梦魇已经使你父亲的心灵变成非常愁苦的了。本来世间一切美与善的东西都是大自然母亲给与我们大家的，为着让大家自由享用。但是这个垂死的旧社会的人却把我生生地从你哥哥和你可怜的母亲的怀里拖走了……

我不能够再读下去。我想像着临刑的一刹那。我想着那个从故乡赶来巴黎，再越过大西洋去和她分别了十九年的哥

哥诀别的女郎。我想着那个为着丈夫的生命奋斗了七年的女人。我又把旧报纸找出来翻读，无意间读到了“援救会”的两个电报。

一个是给鞋匠的：

> 刚刚读了你给你小女儿的告别信；它使得一切有良心的人都感动了。人家读了这封信以后还能够杀你吗？我们爱你，我们怀着希望。

另一个是给鱼贩子的：

> 我们很悲痛，然而全世界都站在你们这一边，我们不相信美国就会立在反对地位。你们要活下去。你的妹妹今晚上船，她应该来得及把你抱在怀里，并且替我们来吻你。

我的心啊！

这一晚终于过去了。第二天早晨我没有勇气出去买报。一个人坐在家里思索。朋友吴走了进来，并不敲门。他一把握着我的手，欢喜地、热烈地说：“他们还活着！他们决不会死。”

我才知道昨晚临刑前二十六分钟，就是在全世界的良心万分痛苦的时候，省长又宣布了延期十二天的决定。

“好一个‘希望的刑罚’，跟中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采用的差不多！”我冷笑道，但是仍然掩不住心里的快乐。

朋友吴还抱着乐观主义，他诚恳地、快乐地对我说：“我给

你担保，他们不会杀死这两个人。"他的眼里闪着发光的东西，他喜欢得流泪了。

于是我又经历了十二天的希望与恐惧。

希望一天一天地淡了。在各处我都看见那个可怕的阴影。"不日之城"被一种空幻的色彩笼罩着，人和物都好像在梦里一样。在我的耳边依旧响着"正义"与"宽恕"的呼声。但是声音比从前抖得厉害了，里面充满了眼泪和愤怒。在街头，在咖啡店里，在公园内，在各处，人们常常用带泪的声音谈起死囚牢中六年的故事。似乎整个巴黎，整个享乐的巴黎都为那两个人哀哭了。

我一生也曾经历过不少惨痛的日子，也许还要经历更长久的时间，更惨痛的岁月。但是我从来没有像在这十二天里面这样地懂得生活的美丽与恐怖的。

希望完全失掉了。总统钓鱼去了。省长玩高尔夫球去了。联邦法庭的首席法官到加拿大避暑去了。在那个可怕的八月二十二日的夜晚，人们还能够有什么希望呢？法律是要执行的。在全巴黎的悲哀、恐惧与骚动中我度过了这个痛苦的夜晚。

我没有梦，我也不能够有梦了。

我害怕看见第二日的天明。

阳光射进我的窗户，我躺在床上，很安全。我痴痴地望着窗玻璃，不明白我是在什么地方。我半昏迷地出去买了一份报纸。我疑心我的眼睛花了。在第一版上我看见下面的一些大字：

全世界的良心从没有像今天早晨两个无罪的人被害的消息传来时这样地空虚的。

我几乎要把报纸落在地上了。

我又读了一遍，我知道“全世界中最优美的精神”在波士顿，查尔斯顿监狱里灭亡了。

我连忙回到旅馆，朋友吴已经在我的房里了。他把头伏在报纸上，听见我的脚步声，便抬起头来对我说了一句：“他们死了。”他忍不住哭起来。

我不回答，我只是咬着嘴唇，接着是一阵难堪的沉默。

“七年前法律说他们的举动像罪人一样，便发见他们犯了谋杀罪。然而在临死时他们的举动又跟历史上的另一个人（耶稣）的举动一样，而且也像他那样地说：‘我宽恕你们！’可惜太迟了。没有重新判决的机会了。”朋友吴忽然翻开他带来的报纸用抽泣的声音读出了上面的一段话。他又接连地说了两句：“可惜太迟了，”便站起来摸出手巾揩眼泪。

他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在屋里。我没有出门，我也不想吃饭。我写了一整天的信。我要把这个消息，把我所感到的一切告诉所有我的朋友。我要向全世界大声说：“两个无罪的人被害了！”

到了夜深我还在写信，朋友卫气咻咻地推了门进来。我不见他有一个多星期了，很奇怪他为什么在这夜深跑来，而且衣服凌乱，头发飘散，面孔通红，他那副平日离不掉的宽边眼镜也没有了。

“什么事？你这个样子？”等他坐好我便问道。

“我才知道法国政府也是站在杀人犯那边的，”他愤愤地说。

我惊奇地望着他。

“我跟着朋友们到美国领事馆去示威……那么多的人……挤满了好几条街……群众大声叫着‘杀人犯’。声音跟响雷一样……警察保护着领事馆，要群众散去。……后来起了冲突，秩序乱了……几个报摊子也被挤倒了……大队的警察赶来解散群众……我和吴被挤到一个咖啡店里，接着又来了一些参加示威的人……忽然这个咖啡店被包围了。大队警察守在门口叫里面的人全出去。出去一个打一个，所有的人都挨了警察的警棒。……我看见吴挨了几下打。我跟警察冲突起来。后来我跌倒在地上。他们用脚踢我。我刚起身，就被一群人拥起走了。我的眼镜也不知道落在什么地方。……我去找吴。我看见一个警察在追他。他吓得乱按人家的门铃。……后来他找到我了。我看见他很委顿，便把他送回家，然后到你这里来。……我倒没有受伤……那些狗！……”愤怒堵塞了他的咽喉。

我们对望着，我们用眼睛表示了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感情，我们互相了解了。

圣母院的钟突然哀鸣起来，已经到了中夜。

“卫，回去罢，”我短短地说。

他突然站了起来。他伸出手，把我的手紧紧地握住。他用极其坚定的声音说：

“金，我们还要活下去，我们还要活更多的年月，我们还要经历更惨痛的岁月，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一晚罢。”

他毅然地去了。

如今四年又过去了，朋友吴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是被伤寒症毁了的。他故乡的家里还剩下年老的母亲和年轻的妻子，我不知道她们靠什么生活。朋友卫还在巴黎，我不得他的消息也快一年了。不知道他现在生存或者已经死亡。我自己呢，我飘泊了一些地方，我又回到山明水秀的江南。我经历了多变化的生活，我有过好梦，我也有过梦魇。而且我也有过——“原野的新绿，海洋的碧波，花的香，果的甜，湖水里映出的蓝天，歌唱的激流，微语的小溪，山谷和峻岭，神秘的黎明，玫瑰色的晨光，美丽的月亮，落日，黄昏，星夜，”如那个鱼贩子所曾有过的。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我总不能够忘记那个给了我巨大影响的人。每一想起他，我就被一个思念折磨着：我辜负了我的“先生”，我忘记了他教给我的话，我并不曾履行我给他的诺言。我把四年的光阴完全浪费掉了，也许我将来还会浪费掉更多的光阴。然而我的美丽的青春快要完结了，它是不会再来的了。

在这种情形下面我接到蔡从远迢迢的美洲寄来的“先生”的通信集，我能够不流眼泪么？

1931年。

我　　们*

外面是火光、枪声、兽的叫喊、人的哭泣……

屋子里是黯淡的灯光，急促的呼吸。

我陪伴着躺在病榻上的弟弟。

我失掉了父亲和母亲。在我的生活里唯一的亲人就是这个十三岁的小弟弟了。

外面街上，那些新进城的高举太阳旗的兵在抢劫，在放火，在杀人。受害的就是我们那些贫苦的弟兄，也就是我常常在街上看见的那些人。我听见他们的哀号和求救声。声音响成了一片，里面也有妇人和小孩的声音。我明白我们的弟兄们遭到残酷的屠杀了。

那些血，那些尸体，那些毁了的家——我不敢想。

我守住弟弟的病榻，不敢出去。

我等着太阳旗进来，我又祈祷着太阳旗不要进来，为了我的弟弟。

弱者的恐怖，弱者的耻辱，弱者的悲哀——我全感到了。

外面仍然是火光、枪声、兽的叫喊、人的哭泣……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小说月报》第二十二卷第十一号。

"哥哥，"弟弟忽然坐起来，高声狂叫。他那只发烫的手紧紧捏住我的手。他望着我的眼睛。我连忙把眼睛掉开，我害怕看到他眼里的强烈的火光。

"哥哥，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人更高贵的生物罢，是不是？"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那么我们算不算是人呢？为什么还有比我们更高贵的呢？"

对于这样简单的问话我平日不假思索就可以答出来。然而现在我能够说什么呢？外面街上是火光、枪声、兽的叫喊、人的哭泣……我们的弟兄们让人任意侮辱、残杀，像一只狗，一头猪。我在屋子里怀着恐怖的心情等待死亡。我能够回答弟弟说，我们是人吗？

"为什么我们应当像猪似地让人宰杀呢？为什么我们应当做别人的枪靶子呢？"他不肯放松地追问下去，他用力摇我的胳膊。"我们不也是人吗？为什么我们生来就受虐待、受侮辱呢？哥哥，告诉我，为什么他们要来占我们的土地、屠杀我们呢？"

我没法回答他。他的叫声刺痛了我的心。

"为什么不回答呢？你这个胆小鬼！"弟弟狂怒地骂起我来。他捏紧小拳头朝我的身上乱打。我一点儿也不躲避。我的心痛得更厉害了。

弟弟终于拿开了手。然而他低声哭了起来，而且哭得很伤心。

"哥哥，你把我杀死罢！"弟弟忽然大声央求我。"这种做别人的枪靶子的生活，我不要再过下去了。我迟早会被他们杀死的。……那么还是请你杀死我罢。死在哥哥的手里倒强似活着去吃别人的刀尖和子弹……"他抓住我的胳膊哀求，狂叫。

"轻声点，不要让日本兵听见，他们会跑进来的，"我恐怖地说，就伸出手去蒙他的嘴。

他推开我的手，只管说下去：

"哥哥，我们和他们不是一样的人吗？在这个世界上不全是一样的人吗？……为什么别人的孩子就有光，有热，有花，有爱，我却应当做枪靶子呢？为什么我们的亲人要被他们杀死，我们的房屋要被他们烧光呢？……哥哥，为什么呢？学堂里、教科书上明明说我们的身体构造和他们的完全一样，我们和他们都是一样的人，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好好地活下去？我们应当把自己养肥来给别人做枪靶子呢？哥哥，我不要活了，请你把我杀死罢。……你哭了！哥哥，我知道你爱我。你不肯杀我。那么你愿意让日本兵来杀死我吗？……"

我望着我的手，我的手在打颤。我抚摩我的胸膛，我的心也在颤栗。我害怕我真会用我自己这双手杀死我的弟弟。

弟弟说得对。他活着，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花，没有爱。他活着，只是为了给别人做枪靶子。像这样地活下去，还不如死了好。与其留着给高举太阳旗的兵开刀，还不如由做哥哥的我亲手杀死。

然而我看见弟弟那张可爱的脸，那张让眼泪打湿了的、被

热情烧红了的圆圆脸，我的心又软了。我连忙扑过去，抱着我的弟弟，我狂吻他的脸颊。我坚决地说，我要保护他，决不让日本兵来伤害他。我要用尽一切力量不让他受到丝毫的损害……

外面是火光、枪声、兽的叫喊、人的哭泣……

1931年9月29日深夜。

最后的审判*(代跋)

在我底短促的一生里已经有过无数的黑夜了。然而这一个黑夜却和一切别的不同。这是一个光明完全死灭了的黑夜。我什么也看不见，又听不到一点声音，甚至连我躺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了。我想用手摸索，然而我却不能够移动我底手；我想叫唤，用声音来辨别我在什么地方，但是我用力张口叫喊了许久，连我自己也听不见一点声音。于是我开始疑惑起来，我死了，我已经躺在棺材里面了。

在这短促的一生里，虽然我也曾把生命当作儿戏，干了种种的把戏，虽然我也曾把生命用作墨水写下了一行一行的字，虽然我也曾受过人们底践踏，但我却从来没有想到过死。死是怎么一回事，在我是完全茫然的。

然而现在死来了，在我还是这样年轻的时候。躺下来，不能动，不能看，不能听，但我还有知觉，我底心还在跳动，我底血还在沸腾。一个痛苦的思想突然抓住了我：我怎么能够死呢？在我底这颗心里还有爱，还有恨。我于是挣扎，绝望，愤怒。但我不能够死亡，当我底这有爱有恨的心还在胸膛里跳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五日《文艺月刊》第二卷第八期。

动的时候，我无论如何是死不下去的。

我挣扎，我差不多用了全身的力量来和死挣扎，但我底努力依旧没有用，我一点也不能动，因为我死了。

我为什么要死呢？当我还想活的时候，而且当我还有力量活的时候。既然我不能够实行我底意志，既然我不愿意死，而不得不死，那么这其间一定有一个所谓创造者。据说这创造者是存在于超人间的另一界中，他冷眼观察人间界的一切活动，而且他还是每个生物底生命底主宰，他来判定谁该生存谁又该死亡。这判定并不是空文，这是必须执行的，谁也不能够违抗。如今在他底判定下我是必须死了，不管我如何不愿意离开这世界，然而我已经躺下来不能动，不能看，不能听一切了。

在从前，我底耳边老是响着一片哭声，诅咒声，或者不自然的笑声；我底眼前只是晃着尸骸和灵柩。我看见几个穿了燕尾服的绅士围着躺在土地上的短衣的瘦汉子吃，我又看见筵席上一些艳装的小姐不客气地把人底肉、人底骨头往口里送，我又看见欺骗的脸，虚伪的笑容……我看见的太多了，我底这颗心不容许我再看下去了。我于是祈祷说："只要不看见不听到这一切呵。"我那时候真正这样想：只要能够不听到那些声音，只要能够不看见那些景象，那么就牺牲一切罢，这生命也是可以牺牲的。

如今我是不看见不听到那一切了，然而我底心依旧得不到预期的安宁。我还清楚地知道人间的活动是不会停止的。就在这时候人们还在生活，还在受苦，还在奋斗。人依旧在吃

人。在被吃，在哭，在笑。这人间还有我所爱的和我所恨的，而我自己却躺在这里，没有一点力量，不能够做一点事，不能够帮助我所爱的而加害于我所恨的了。

这思想我实在不能够忍受，一种渴欲诉诸正义的欲望在我底心里燃烧着，我底心疼痛起来，我想紧紧按住胸膛，一方面或者可以止住它底痛楚，一方面免得它炸裂。但是我底手依然不能动。我绝望了。我便大声诅咒起来，诅咒那给与我以生命而又不顾我底意志自行收回去的创造者，但我自己也听不见一点声音。我连诅咒的力量也没有了。

过了一些难堪的时候。

我忽然觉得我底身子在动了，眼前是一片金光，耳里不住地响着铃声，我底头发昏了。我于是失了知觉。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发见我在一个异样的环境里。我站在一个很广阔的法庭上，这里没有旁听的人，也没有别的职员，在那审判台上坐着一个生了角、长了须髭、面貌威严的裁判官，两只眼睛发出强烈的刺目的光。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威严的面貌，我也没有到过法庭，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法庭，我为了什么事会到这里来。我忽然变得胆怯了。我想我一定是到这里来受最后的审判了。

“你是死了，”一个沉重的声音向我底脸上打来。

死了，一切都完了。再没有挽回的方法了。一阵绝望把我压倒了。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依旧是那沉重的声音。

我有什么话要说吗？在这一切都完结了的时候。我站在

审判官面前，我开始用愤怒的眼光直视着他。我只有一个思想，我只有一句话，就是："我不愿意死。"

"你为什么不愿意死呢？你已经活得够了！"审判官庄严地说。"你必须死了，因为你已经写完你所要写的东西了。你现在应该休息了。"

是的，把自己关闭在阴暗的屋子里，日也写，夜也写，把自己底心血化作墨水一笔一笔的写在纸上；把自己底苦恼尽量地倾吐出来，化成纸上的一行一行的字，这样散布出去，引得别的许多许多的人落了眼泪，又把苦恼种植在他们底心里。这样给人间我只带来更多的苦恼，更多的不幸。说把纸笔当作武器来攻击我所恨的，保护我所爱的人，而结果我所恨的依然高踞在那些巍峨的宫殿里，我底笔一点也不能够摇动他们；至于我所爱的，从我这里他们也只得到更多的不幸。这样我完全浪费了我底生命。我还能说我活得够了吗？

这样想着，我渐渐被一种交织着愤怒与悲哀的感情占有了。我差不多忘了自己地悲声哀求道："不能，我不能够死，因为我还不曾生活过呀！"

审判官底面貌变得更庄严了，他似乎怪我这样固执地请求，现出不高兴的样子，但他并不拒绝和我谈话。他用更低沉的声音说："到我这里来，你只能诉说你底经历，你底愿望。你绝不能对我作什么请求。我底话，所有的人都应该服从。这里没有你争辩的地方。你不看见那里的布告吗？"他说着用手指右边的一根粗大的庭柱。我看见了，那柱上贴了一张纸条，写着："到这里来就应该把所有的希望和感情忘掉了。"

然而我是什么也不能够忘掉的，我把那个大的世界遗留在后面，我绝不能没有一点感情。在那世界里还有许多我认识的人，我所爱的和我所恨的，我所知道得很清楚的。我想像着，太阳出来了，照耀在繁盛的街市上，那里通行着各种各样的车辆，那里拥挤着男女老幼的行人，有的在笑，有的在落泪。有些表示着亲爱，互相帮助着，甚至自己饿着肚皮装出笑容把手里的食物分给他底同伴吃。有些在争斗，在倾轧，从别人手里夺了食物往自己底口里送。或者，在广大的田野，在温暖的阳光下，农家的男女携了锄，挥着汗在田里工作。或者在工厂里，阳光不常照到的地方，那些患了贫血病的工人不休息地带了疲倦而忍受的面容在机器旁边劳动。还有在……这一切接连地在我底眼前显出来，一幕一幕像电影一般。

一个痛苦的感觉突然占有了我。我明白在那世界中我如今是不存在了。在那里是没有我底位置了。我不能再到他们中间帮助他们了。我开始痛悔起来。我不该把我底二十几年的光阴完全浪费在书本上，在纸笔上。我不该只是带了冷静的眼光旁观着人们怎样生活，怎样受苦，怎样挣扎。写，日也写，夜也写，我究竟写出了什么呢？我果然写完了我所要写的东西吗？没有，什么也没有。靠了写作，我只是给自己带来寂寞，带来苦痛，给人们也带来苦痛，带来不幸。我是误了人误了自己了。我于是诅咒起自己来：我当初为什么要拣了这一条路，我为什么不到广大的人丛中去，去分享他们底快乐和愁苦，却躲在狭小的屋子里在寂寞与死亡中拿写作来销磨我底青年的生命。我能够像某一些人那样欺骗自己似地说我是为社会服

务，给人类作了什么贡献吗？不，我完全在无用中毁了自己了。

“我底愿望，除了生活外我还有什么愿望吗？我底经历，除了悔恨外我还有什么经历吗？”我绝望地对那审判官嘶叫说。提起我底经历我真是被一阵不可克制的痛悔压倒了。自然我并不曾像某一些人那样，心里怀着恶毒的憎厌而在纸上却写下了温情的语句，或者拿写作来掩饰自己底种种的行为，或者拿写作做消遣的游戏。然而我究竟拿写作帮助过什么人吗？靠了我底写作，人们果然因此得以减少他们底痛苦么？事实上不管我怎样写作，把生命视作等闲用自己底心血渲染了我底作品，但我所爱的人依旧在痛苦的境遇中，呻吟宛转地待死，而同时我自己却在这写作的岁月里渐渐变得衰老，变得麻木了。说到经历，我只有痛悔。我抓我底头发，我搥我底胸膛，我底心痛得太厉害了。我大声哀求：“我不能够死，我根本就还没有生活过！让我回去，让我回到生活里去罢。……”

“你还想回去写作吗？你还有什么要写吗？”

“写作”两个字像鞭子那样向着我底脸上打来，我连忙用手护着脸庞，一面狂热地叫道：“写作，我是决不再写作了。我已经被写作误了一生了。我要回到生活里去，好好地做一个人。我要忠实地去生活，去爱人，去帮助人，我要与我所爱的人共同受苦，共同挣扎。我要把自己底命运连系在他们底命运上面……放我回去罢，放我回去过那样的生活罢。我是不能够休息的。我底这颗有爱有憎的心还在胸膛里跳动的时候，我在这里是不能够有一日的安静的……放我回去罢，让我多

少去过一点那样的生活罢。我不能够死，我不愿意死。我不能离开我所爱的人，让他们去受苦去挣扎……”我差不多要昏倒了。

那审判官底脸上发了光，声音朗朗地说：“这是你底真正的意思吗？抑或是你故意拿这话来引动我底怜悯呢？……如果单为了写作，我以为你是不必再回到生活里面去了。作为一个写作家，你究竟算是尽了你底责任吗？你果然把你所想说所应该说的话全都写出来了吗？你是不是曾经因为爱惜你底生命而把你底文稿修改了呢？你是不是曾经因为谋个人底安宁而毁了你底腹稿，不敢写出你所想说的话呢？你是不是曾经有过那样大的勇气，一个人孤立在全社会中，无畏地写出你所应该写的东西，只为真理服务呢？……没有，你完全没有这样做过。你说你把你底爱和恨都放在作品里面，然而事实上你底作品里面所含有的爱和恨是多么薄弱。你和所有的人一样，你是很巧妙地规避了你底责任了。作为一个写作家，你再也不会给人们什么了。所以你还是躺下来罢，你底工作对人类是不会有多大的好处的。”他好像看出来我要分辩，便挥着手，一面继续说：“是，我了解你，这不是你一个人底错。你和所有的人一样，你也有人底缺点……”他沉吟道：“你底年纪究竟还轻，说到休息似乎还早一点……如果我放你回去，你真正会改悔吗？”他底声音很柔和，我知道事情有转机了。

“只要我能够回到生活里去，我绝不再走从前的路了。我要忠实地去生活，去受苦，拿行动来爱人，来帮助人，不再拿纸笔来浪费我底青年的生命。”我热狂地说了上面的话。

"好，牢记着你底誓言，你现在可以回去了。"在我底耳边响着朗朗的声音。土地在我底脚下动起来。我底头昏了，眼睛也花了。我底脚站不稳，我底身子倒在地上。……

我醒过来的时候，挺直地躺在床上，薄薄的被盖着我底身子。四围没有人声，屋里抖着熹微的晨光。我底心还在胸膛里跳，我底身子还有热气，我底手还能够动，我底口还能够发声。我很快活，我知道我还没有死，我还活在这世界上。……

渐渐周围起了人声。

这不复是黑夜。天已经亮了。

电　椅

《电椅》，一九三三年二月由新中国书局初版，同年八月再版。

代　　序*

××：

我把我的第三本短篇小说集献给你，同时，

请你听听我这个孤寂的灵魂的呼号罢。

在南京一个朋友的温暖的房间里我想到你，在青岛的静寂的山居中我想到你，在济南的一个简陋的小客栈中我想到你，在津浦车上不眠的夜里我想到你，在天津一个学校的宿舍里我想到你，在北平一个黑暗小巷的公寓中我想到你。想到你，我就仿佛看见你那一对关切的大眼睛，我就仿佛听见你那些温柔、关切的话，我就感到心的激荡，我就抱怨我自己，抱怨我自己的长久的沉默。我觉得我应该给你写这封信。

今天和两个朋友在东安市场一家广东酒楼上喝了几杯白玫瑰出来，坐在洋车上，让车夫把我颠簸地拖过旧都的阴暗、泥泞的街道。我的心像火一般地燃烧起来，我的身体激动得发战。我不能够再保持沉默。我觉得我要是再不说一句话，我的身体也许就会被那心火烧成了灰烬。近来因为工作过度损害了健康。我常常想到死。一些经历使我觉得死并不是难

---

* 本篇原题为《灵魂的呼号》。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大陆》第一卷第五期。

事，譬如十天前在胶济路上就几乎因为火车出轨而遭难。倘使我明天死去，那么我就永远没有机会让你了解我了。所以我回到公寓以后，就在一张小条桌前面坐下来，给你写这封信，让我的灵魂的呼号有机会送到你的耳边，因为你是唯一可以倾听我的灵魂的呼号的人。

我开始应该向你说些什么话呢？你想想看。你也许不会想到的。我说让我在你的面前痛痛快快地哭一次罢。××，你不要惊奇。因为我已经吞下不少的眼泪了。我应该找一个机会，找一个地方把它们倾吐出来。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手边还有两封索稿的信，在那些信里，编辑先生们称我为“第一流的作家”；还有一封远方的不认识的青年的来信，在信里他说了许多敬慕的话；我的手边还放了几本新出的杂志，上面都登载了我的文章。但是它们对我都变成陌生的了，不仅是陌生的，而且还是些反面的讥笑。在我的心痛得最厉害的时候，人们却写了钦慕赞美的信函来。这些信函只有增加我的心痛，使我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孤独。

××，你是知道的，我把全部精力贡献在写作上，那是去年三四月间的事情，到现在算起来不过一年半的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我写了十本长短篇小说（我说十本是可以的，因为有一本长篇是烧毁后重写起来的）。我这样不吝惜我的精力和健康，我甚至慷慨地用我日后的几年的生命来换这八十多万字。我每写完一本书，总要抚摩自己的膀子，我明知道这本书又吞食了我一些血和肉，我明知道它会使我更逼近坟墓，虽然说是慷慨，但我也不能没有悲戚。我默默地望着面前写

成的稿子，想到过去和现在有一些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怎样过着充实的生活的事情，我的眼睛就润湿了。但是我并没有哭，我却把眼睛掉开，看别的东西，一直到我的眼睛干了，我才以另一种心情来重读我的稿子。这就是一个所谓作家的生活了。

××，这情形不但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便是你，恐怕也不知道罢。日也写，夜也写，牺牲了休息，牺牲了睡眠，我是在怎样的一种情形下面糟蹋我的年轻的生命，这种可悲的情形也只有我自己知道。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地方我们偶然遇见了，你诚恳地劝我："文章可以少写一点，健康是要紧的，不要贪图目前而忘了未来。你的身体本来不好，我读到你的许多文章就仿佛看见你吐出多量的血。"那些温柔的话至今还留在我的耳边，像美丽的乐曲，使我的心激荡。又一次你来信说："你近来发表的文章真是太多，差不多什么杂志上都有你的稿子。我爱惜你，所以不得不劝你：像你这样浪费地写下去是不行的，不仅会妨害你的健康，还会妨害你的令名。你简直在糟蹋你的文章。"我没有回你的信，痛苦和感激使我沉默，直到这次把这本小说集献给你的时候，我才写信给你。我担心你接到我的小说，甚至会说："我不要接受你的小说，你自己这样糟蹋你的文章，你自己一定不爱惜它们。"

××，怎么连你，连聪明而又关心我的你，也不了解我呢！怎么连你也像一般人那样拿误解来折磨我呢！但是我没有抱怨你的心思。我知道你说那些话全是为我好。不幸的是我不能够照你的话做。那是超乎我的能力以上的。

××，我的这几句话并不是一种遁辞。我告诉你，我也跟一般人一样需要休息，需要快乐，需要活动。在这样轻的年纪就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头俯在书桌上，让纸笔做了自己的伴侣，这完全不是愉快的事情。这种所谓作家的生活是极其可悲的生活。不知道有多少次在不眠的夜里我睁起疲倦的眼睛，用了最后的努力在纸上工作，在我的周围是一个睡眠的世界，那时候我真羡慕那些能够放心地闭着眼睛躺在床上的人啊！我常常想：难道我的生命就应该这样零碎地消耗吗？

我没有自由，我没有快乐，一根鞭子永远在后面鞭打我，我不能够躺下来休息。这根鞭子就是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的受苦。这种受苦是没有终局的。我一直被它鞭打了这许多年，被它赶着走了许多路程。即使前面站着死亡，我也只得向前走去，哪里还顾得健康和名誉？××，你不知道，当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的时候，我那颗心，我那颗快要炸裂的心是无处安放的，我非得拿起笔写点东西不可。那时候我自己已经不存在了，许多惨痛的图画包围着我，它们使我的手颤动，它们使我的心颤动，你想我怎么能够爱惜我的精力和健康呢？我一点也不能够节制，我只有尽量地写作，即使明知道在这种情形下面写出来的东西会得到不好的命运，而且没有永久存在的价值，我也只得让它去。因为我不是一个文学家，也不想把小说当作名山盛业。我只是把写小说当作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在写作中所走的路与我在生活中所走的路是相同的。无论对于自己或者别人，我的态度都是忠实的。因此也就产生了种种的矛盾，我自己又没有力量来消除这些矛盾。爱与憎的

冲突，思想和行为的冲突，理智和感情的冲突，理想和现实的冲突，……这些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生活是痛苦的挣扎，我的作品也是的。我时常说我的作品里混合了我的血和泪，这不是一句谎话。我完全不是一个艺术家，因为我不能够在生活以外看见艺术，我不能够冷静地像一个细心的工匠那样用珠宝来装饰我的作品。我只是一个在暗夜里呼号的人。所以节制对于我没有一点用处。即使花费十年功夫写一部作品，我也只会写出现在的这个样子，何况我的生命是短促的，我也没有从容下笔的时间。

××，接受我这本小说集罢。我告诉你，我确实爱自己的文章，因为每一篇小说里都混合了我的血和泪，每一篇小说都给我唤醒了一段痛苦的回忆，每一篇小说都给我叫出了一声追求光明的呼号。光明，这就是许多年来我在暗夜里叫喊的目标。它带来一幅美丽的图画在前面引诱我，同时受苦的、惨痛的景象又像一根鞭子那样在后面鞭打我。我在任何时候都只有向前走的一条路。我的小说就是我在这个旅程中沿途丢下的东西。我为什么不爱它们呢？我又怎敢拿我不爱的东西献给我所敬爱的你呢？

但是，××，我没法强辩，我不能驳倒你所说的糟蹋文章的话。××，你是严厉的裁判官，在你面前我只有低头。我的确拚命糟蹋文章，我把文章当作应酬朋友的东西，一份杂志，即使那上面载满了我见了就头痛的名字和作品，我也让人家把我的文章在那里发表。我的文章被列在各种各类人的大作之林，我的名字甚至在包花生米的纸上也可以常常看见，使得

一部分人讨厌，另一部分人羡慕。……我的名字成了一个招牌，一个箭垛，一面盾。我的名字掩盖了我的思想，我的信仰，我的为人。一些人看见这个名字就生气，以为我是一个怎样不可救药的人。把我当作攻击的目标；另一些人却把这个名字当作"百龄机"的广告，以为有意想不到的效力。于是关于这个名字的谣言就起来了。我做了许多自己完全不知道的事情，我认识了许多自己完全不知道的朋友，我甚至变成了两三个人，同时住在两三个地方。其结果我因为这些更被人讨厌或者羡慕，而我自己依旧完全不知道。拿文章来应酬，到后来就是拿名字来应酬；自己糟蹋文章，糟蹋名字，到后来就是文章和名字被人糟蹋。我从来没有发出过一声痛苦的呼号，我像一个硬汉似地忍受这一切。××，你以为我自己对这些就没有一点爱惜么？啊，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话来表示我怎样爱惜我的作品啊！你也许会以为这又是我的一个不可理解的矛盾罢，因为我知道你决不会像某些人那样以为我贪图巨额的稿费。××，我的为人你是知道的，我所写的文章就很少得过巨额的稿费，有些甚至一文稿费也没有得到。只有你知道：把我当做想钱的人，是怎样地冤枉了我。××，在这方面我的痛苦永远没有人了解。

××，我不是一个艺术家。人说生命是短促的，艺术是长久的。我却以为还有一个比艺术更长久的东西。那个东西迷住了我，为了它我甘愿舍弃艺术。艺术算得什么？假若它不能够给多数人带来光明，假若它不能够打击黑暗。整个庞贝①城都会被埋在地下，难道将来不会有一把火烧毁艺术的

宝藏，巴黎的鲁佛尔宫②？假若人们把艺术永远跟多数人隔离，像现在遗老遗少们鉴赏古董那样，谁又能保得住在大愤怒爆发的时候，一切艺术的宝藏还会保存它们的骄傲的地位？老实说，我最近在北平游过故宫和三殿，我看过了那些令人惊叹的所谓不朽的宝藏。我当时有这样一个思想：即使没有它们，中国决不会变得更坏一点。然而另一些艺术家却诚惶诚恐地说失掉它们中国就不会存在。大多数人民的痛苦和希望，在他们看来倒是极小极小的事情。

我的文章是直接诉于读者的，我愿意它们广泛地被人阅读，引起人对光明爱惜，对黑暗憎恨。我不愿意我的文章被少数人珍藏鉴赏。我愿意我的文章完成了它们的使命过一个时期就消灭到无踪无影，我不愿意它们永久孤寂地躺卧在名人的书架上。所以我毫不抱怨地拿文章来应酬朋友，让它们出现在各种刊物上面。我的文章是写给多数人读的。我永远说着我自己想说的话，我永远尽我在暗夜里呼号的人的职责。但是没有一个人了解我。误解，永远是误解，我一生所得到的永远是误解。如今连你也误解了我。

××，我得向你承认，我的朋友是很多的，他们都爱护我，虽然他们的思想跟我的差得远，他们是各党各派的人。他们过分地看重我，期望我，甚至帮助我，这是我应该感激的。但

① 庞贝：Pompeii，古城，在意大利拿波里城的东南，维苏威火山的脚下。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把整个庞贝城埋在山石和灰烬下，到一七五五年才全部发掘出来。

② 鲁佛尔宫：即Louvre，法国国家美术陈列馆。

是可悲的是他们并不了解我，环境和教育在我跟他们中间划了一道鸿沟。我感激他们，但是我无法报答他们，于是拿文章来应酬，其结果就到了糟蹋文章的地步。然而我也应该感激他们把我的文章散布到广大的中国的各处。因为这许多文章我认识了更多的新朋友，因为他们我又发表了更多的新文章。这种情形现在还会继续下去。我虽然得到了更多的误解和痛苦，但是我只有把痛苦忍在心里，把眼泪吞在肚里。我不能够抱怨他们。这就是我这两年来的痛苦生活的由来了。

××，我现在准备把我的写作生活结束了。我的痛苦，我的希望都要我放弃文学生活，不再从文字上却从行为上找力量，不知道我究竟有没有毅然放弃它的勇气。我在这方面也是充满了矛盾的。我对文学生活也不能毫无留恋，虽然我时常不满意它，虽然它给我带来那么多的误解和痛苦。我随时都准备着结束写作生活，同时我又拚命写作，唯恐这样的生活早一天完结。像这样生活下去，我担心我的生命不会长久，我害怕到死我还陷在文学生活里面。这种情形的确是值得人怜悯的。

××，这样我把我的心完全剖给你看了。你看我是多么无力，多么可怜。我要求你帮助我。我现在已经没有一点力量了。

请你接受我这个礼物罢。这里面有我的痛苦的生活，有我的需要着你帮助的心。你是能够帮助我的。

我祝福你！

你的朋友巴金 1932年10月。

天鹅之歌*

传说天鹅一生决不歌唱，只有在临死的时候才唱一次。歌声异常美妙，好像它把一生的精力都积蓄在那里面。

“天鹅要到什么时候才唱歌呢?”女儿近来常常拿这样的话问父亲。

“我不知道。对于这样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父亲总是淡漠地回答。他笑了笑，就不再去想天鹅唱歌的事情，而且他早已忘记他在三四年前常常讲的天鹅之歌这段故事了。

但是这个回答并不能够使女儿满意。女儿发出这句问话，显然是另有用意的。她想到天鹅唱歌的事情，只是因为父亲的举动不合她的心意。她看见父亲一天一天地走向深渊，自己不能够拉住他，因此就变得忧郁起来了。女儿的脸上现出憔悴的颜色，稍微精细一点的父亲是可以看出来的。

父亲整天忙着写信、思索，但是也有时间注意到女儿的面容，而且也还有时间问女儿：“你这几天老是愁眉不展，这是什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六日《东方杂志》第二十九卷第四号。发表时题为《白鸟之歌》。

么缘故？你们年轻人一天应该高高兴兴的！”

女儿苦笑。这苦笑在从前就会使父亲担心，可是如今父亲却注意不到。他还以为女儿真心在笑。这些时候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在另一个女性的身上，这是一个在欧洲留学就要回国的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女画家，他所遇见的唯一了解他的人。自然论年龄她可以做他的女儿，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她了解他，她愿意把爱情交给他；他也爱她，他愿意和她共同分担生活里的一切。

固然社会已经给过他两个女人了，而且那两个女人也曾在他的生活里留下不可磨灭的美丽的痕迹；但是过去是不会再来的了，所以他又有了这第三个女人，同时还预备在未来的生活上去刻印第三次的痕迹。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差不多把他的精力完全用在这上面了，青春的热情在他的老年的身体里重新燃烧起来。他完全陶醉在爱情的幻景里。他天天忙着写信给那个女性，或者读她的来信。因此他当然不会明白年轻的女儿为什么整天价要摆出忧郁的面孔。

“你像这个样子生活下去是不行的。你为什么不快活起来？我们父女分别了三年才见面，难道你就没有高兴的面孔给我看？”父亲有一次责备女儿说，不过声音并不严厉，显然父亲还是关心女儿的。

“但是我已经很高兴了，”女儿分辩说，她淡淡地一笑，就把话题支开了。其实她的心却因为这些话而痛苦。她想，要是在从前父亲决不会对她说这种话。父亲从来很体贴她。这次的分别也不过三年。三年的短时间似乎不能够在他们父女

中间筑起一道高墙，而且父亲在外国居住的期间还常常跟她亲密地通信。但是父亲回国后还不到三个月，情形就大大地改变了。父亲在欧洲留学生中认识了一个女性，这个女性的爱情在父亲的心里竟然代替了她的位置。因为这个女性闯进来的缘故，在她和父亲的中间渐渐地真有一道高墙筑起来了。父亲似乎就只看见爱情。此外，连他面前的事物他也看不见。

父亲的年纪也不算小了，至少过了四十七岁。他先后娶过两个妻子。他同这两个妻子都有爱情，而且第一个妻子还给他留下了这个女儿，这个女儿也曾经被他热爱过。但是如今他又落在第三次的爱情里面了。谁也不会想到像他这样年纪的人居然会恋爱一个二十五岁的女子，而且像年轻人一样狂热地为爱情颠倒。这一层，女儿无论如何不能够了解。

是的，女儿还记得很清楚，从前他还没有出国的时候，常常有年轻人来找他谈种种的事情，他都以父亲般的态度诚恳地一一回答了他们。有时候他们被单恋所苦恼，或者因为恋爱问题不能得到满意的解决，人生观也发生动摇，他曾经以坚决的态度和语调劝他们把精力用到学问和事业上面去。他说在那方面得到的安慰要比恋爱所给的陶醉更有力量，更能持久。他的这番话是否产生了效果，她不知道。但是她相信她自己至今还受到它的影响。她自己现在还努力在学问上和事业上去找安慰，一半也是受了父亲的影响的缘故。

是的，她爱父亲，她非常爱父亲。四年以前父亲的第二个妻子去世的时候，她也很伤心地跟着父亲流泪。她知道那个女人的死对他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同时她却又下决心要用

她的爱来补偿。她要像那个女人那样地爱他，她要代替那个女人来爱他。她果然照她所想的做了，而且有了显著的效果。她使父亲渐渐地恢复了生活的勇气，她使父亲渐渐地忘记了那个死了的妻子。她鼓舞起父亲在学问上和事业上去找安慰。甚至父亲到欧洲去的计划也是由于她一再怂恿才决定的。

于是三年前一个冬天的早晨，父亲就跟女儿分别，一个人上了海轮往欧洲去了。一月中旬正是在冬季最寒冷的时候，那天落着雪，马路和房屋都被雪片盖满了，天空中还凌乱地飘着雪花，风刮得厉害。两部汽车载了人和行李到码头。江边显然肿起来了。他们父女和一些送行客人上了轮船。那些送行者都向父亲说了祝福和期望的话。他也对他们说起他出国的计划以及回国以后的工作。后来他们走开了，只剩下这父女两个。当时的情景至今还印在她的脑子里：房舱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外面还响着起重机的声音。他们对望着，说不出一句话。起初女儿笑了，为了不要让父亲看见她的眼泪。后来父亲也笑了，为了使女儿不要悲痛。于是起重机的声音停止了。从窗洞里可以看出雪也停止了。父亲开始温和地嘱咐了女儿许多话，甚至说到一些琐碎的事情。这使得她忍不住淌下眼泪来，她不断地用手帕揩眼睛。

"我这次出国，至多不过三年。三年的光阴是很短的。以后我们就可以长久地一块儿工作。你不要为这短时期的离别伤心。你好好地等着我回来罢。"这是父亲临行时对她说的话。这一段话她记得很清楚，因为这三年来在寂寞中她常常背诵它们，用它们来鼓舞自己，用未来的幻象来鼓舞自己。

她果然等待了三年，她在艰苦和寂寞中忍耐了三年，她常常幻想着三年以后的比较充实的生活。父亲的书信对这个幻想是有帮助的，而且甚至给她添了新的幻想。于是父亲回国的消息来了。这个消息给她带来了极大的快乐。她欢欣地、不能忍耐地计算着日子，而且想像着父亲回来以后的生活。

父亲回来了，三年的等待完结了。他的相貌没有改变，不过人显得年轻一点，这自然使女儿很高兴。看见自己的父亲更强健，更活泼，谁也会高兴。女儿相信这一次父亲是准备献身于事业和学问，永远跟她在一块儿工作了。

然而事实很快地就证明她的幻想永远是幻想，父亲并没有准备走她所希望他走的那条路。他已经有了一条新的路，而且尤其使她惊奇甚至悲痛的是他有了一个新的女性的爱情。这件事父亲在回国以后一个星期的光景，就含糊地对她说过了。

根据父亲的话，他同那个女性的爱情已经完全成熟了。她现在只有一个机会战胜那个不认识的女人，这就是她在父亲的身边，那个女人却远在欧洲。

她太爱父亲了，她当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她并且暗示一些朋友去劝阻父亲进行这新的恋爱。同时她自己也拿爱慕去安慰他，拿事业去鼓舞他。但是她渐渐地看出来她的努力不会有多大的用处：她的爱慕也不能够安慰父亲的炽热的心，而事业也不能够引起父亲的兴趣。他目前所最关心的还是那个远在欧洲的女性的归来。

"恋爱是两个人中间的事情，而且这是人们的神圣的权

利，不能够受第三者干涉的，”父亲明白地对那些劝阻的朋友说。这段话是一把很坚固的铁锁，把门锁住了。那些朋友就不好再说第二句话，因为他们也主张过恋爱是一种神圣的权利。

女儿知道劝阻没有一点用处，父亲的愿望是必须实现的。另一个的女性是一定要来的，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要来。她不仅插身在父亲和她的中间，还要插身在父亲和事业的中间。在事情到了绝望的时候，她又怀着一线的希望退一步去找新的办法。

她用种种办法从父亲那里打听关于那个女性的一切。她是一个画家，一个资产阶级的小姐，性情跟父亲的相反，思想跟父亲的不同。父亲同那个女人结合以后，一定会走另一条路。

她还担心另外一件事情：父亲今天虽然显得比从前年轻，健康，但是这也只是表面上的，他的身体已经开始衰老了，他的精力也很有限了，在恋爱和事业之间他只能够选取一个。新的爱人跟事业站在相反的地位，女儿却站在事业的一边。父亲选取了新的爱人，不仅会撇开女儿，还要撇开事业。

显然地她现在没有一点挽救的办法了。她只有静静地等着另一个女性的到来，把父亲从她身边夺去，从事业上夺去。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虽然对于她是很痛苦的。

因此她很忧郁，一天一天地憔悴起来。虽然她常常对父亲掩饰说她很高兴，但是她的面貌把她的真心告诉了人。这连父亲也渐渐地明白了。

“你为什么不多跟男朋友往来呢？我看××和××对你都有意思。他们都是很好的青年啊！”有一天父亲忽然含笑地对她说。

“我还不懂爱情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我近来不大喜欢跟异性来往，”女儿故意皱着眉头冷淡地说。

父亲略略红了脸，沉默了半晌，然后就给女儿解说爱情的意义和价值，最后还引用了英国诗人布朗宁的话，说爱情是至高无上的。

“我有点儿头痛，我现在去躺一会儿，”女儿听见最后的那句话马上就站起来，假装头痛回到了自己房里。她并不往床上躺，却走到窗前，打开窗户愁烦地望着外面。

现在是十二月，天气很冷。外面在落雪。天是黑暗的，周围是黑暗的。前面是空的草地，这时候却成了泥泞。有几处已经垫起了雪。再过去是一些房屋，一些灯光，灯光也是很阴暗的，就有点像磷火。空中凌乱地飞着雪花，颜色也是灰暗的。几片雪花飞到她的头上和脸上，粘着化了。风微微地在响。冷气从四面扑来。

她连忙关上窗户，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想坐在书桌前面写点东西。但是刚刚坐下，她就觉得心痛起来。眼前只是一片灰暗。寂寞和幻灭压迫着她。她支持不住，只得往床上一躺。

躺下去她就想起父亲的事情。想起父亲的事情她就更烦愁。她仿佛看见父亲就站在一个深渊的边上，而且拔起脚要踏进深渊里去。她竭力劝阻他，都没有用。父亲并不听从她

的话，父亲跟她一天一天地离远了。而且不久，另一个女性就会来把父亲拖进深渊里去。她丝毫不能够挽住他。

父亲说过××和××对她很有意思，她也看得出来。父亲说这样的话，显然是要撇开她，把她推到一个男性的怀里去，好让他同那个新女性安静地走新的道路。她愈想愈觉得父亲的这种心意很明显。父亲竟然这样不体贴她！他完全不想了解她，而且不明白她的渴望究竟是什么，单是男性的爱情是否就可以使她渴望事业方面的安慰的心得到满足。她当初有这种渴望，还是父亲教给她的。父亲安放了一个目标在她的面前，可是她如今勇敢地、热心地向着这个目标走去，父亲却要回转身子把她撇开了。

他一生努力的一点成绩，她这三年来的等待和计划都给另一个不认识的女性破坏了。其实不仅是她的一切，而且父亲的一切也都给那个女性毁坏了。父亲的损失使人更痛惜。父亲过了四十多年的贫苦生活，想取得一点成就，就像造一座九层塔那样，他已经克服了种种的困难造成功四五级了。于是他忽然抛弃了这个计划，就毫不怜惜地把以前辛苦地造就的四五级完全毁掉。这个损失太大了，纵然父亲自己没有一点顾惜，她也是不能够忍受的。

是的，她不能够忍受下去，她不能够袖手旁观让那个时候到来。她应该趁早设法做出一件事情。于是她的眼前出现了年轻人的讥笑的面孔。每张面孔都在对她做歪脸。她知道他们并不是在讥笑，但是她觉得就跟讥笑没有两样。

“××，你父亲的恋爱事情进行得怎样了？”

"××，你的新母亲什么时候会来呢？"

"××，你又有了一个母亲了。"

"××，你父亲什么时候结婚呢？"

"××，你父亲都找到了爱人，为什么你至今还是孤零零的一个呢？你为什么不也去在异性的爱情里寻找幸福呢？你比你父亲更有权利。"

这些话是从一些年轻的男女朋友的口里说出来的，积起来就有了许多许多。如今全在她的耳边响了，就像许多朋友围在她的身边，每个人都说一句讥笑她的话。

"××，你为什么不劝阻你的父亲呢？你就忍心看着你的父亲一下子就跳进深渊里面去吗？"一个年轻的女朋友对她说。

"我已经用尽我的力量了，"她绝望地回答。

"你没有！你并没有用尽你的力量！我知道，你的父亲常常听从你的话！"

她找不出话来回答那个女朋友。

这些话，这些过去的事情刺痛她的心。她不能够再忍耐了。她在床上反复地翻着身子。她含着眼泪把脸在枕头上面磨擦。她觉得这颗心就要碎了。她觉得再要在床上躺下去，她就会发狂。

于是她站起来，用湿毛巾揩了一下脸，就匆匆地往父亲的房里走去。

父亲俯在书桌上面专心地写字。她走到他的身边，他并不抬起头来看她。显然地他在写信，而且是写给那个远在欧

洲就要回国的女性的。

她唤了一声："父亲。"

父亲抬起头看她一眼，又埋下头去继续写信。他甚至不曾看清楚女儿的脸色。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还不曾睡？"就让女儿独自站在旁边，不再理她。

他的冷淡在女儿的愤怒上面点了火。她默默地站了半晌，就悲愤地对父亲说：

"父亲，你这封信不可留在明天写吗？我想跟你谈几句话。"

父亲放下了笔。他觉察出来女儿今天有什么心事了。而且他也记起女儿近来整天摆着忧郁的面孔的事情了。女儿一定有什么秘密，这个秘密在蚕食她的心。他现在也有些了解了。但是这个秘密究竟是什么，他完全不知道。

"好，你说罢，"他温和地回答。他究竟爱女儿，便听她的话，不去写信了。

女儿在他对面坐下来。她庄严地用悲痛的声音说：

"父亲，你不可以把你的恋爱事情暂时放下吗？你看，它在你的朋友中间留了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父亲似乎不懂女儿的意思。他茫然地望着女儿的脸。他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样的话。

"父亲，你到了这样大的年纪，为什么还要把精力浪费在恋爱上面？难道除了女性的爱情外，世间就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安慰你吗？"女儿热烈地说，声音里带了眼泪，她咽住了一句话："难道我的爱慕也不能够温暖你的心吗？"

父亲还是不开口，但是他的脸色改变了。他现在明白了女儿的心思。这些话来得太突然，他简直想不到。女儿平日很体贴他，而且很关心他的幸福。可是如今他正要从一个年轻女性的爱情里得到幸福的时候，她却意外地跑来干涉他了！

爱情的权利是每个人都有的，不管在什么时代，在什么年纪。年龄有什么关系呢？他的身体内还积蓄着那么多的精力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可以去爱一个女性呢？爱情的事完全是两个人的事情，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来干涉。他已经屡次用这样的话回答过朋友们的劝告了。他这许多年来就抱着这样的主张。而且当一些青年因为爱情的缘故受到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压迫时，他又曾经那么热心地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在个人的生活里爱情的确占一个极重要的位置。许多人就因为爱情的不满足而常常终身陷于悲惨的境地。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他为什么还应该蹈这个覆辙？难道就只因为他的年纪大了？或者因为他答应过要把自己献身给事业？年纪大是不成问题的，八十多岁的老诗人歌德临死前还爱着一个年轻的女子；另一个老诗人布朗宁也说人生的至上善就在于跟少女一吻。至于第二层，难道人就应该牺牲自己的一切专为事业而生活？他不是一副机器，也不是一株枯木，他是一个有感情的人。而且就从事业方面着想，幸福的爱情的生活不是也可以增加他的工作的效率吗？

这样想着，他就有些动气了。他自己没有一点错，他的女儿却毫无道理地跑出来干涉他，而且连这一点爱情的幸福也不让他享受。爱情迷住了他的眼睛，另一个女性的美丽的面

庞压住了他的心，使他变得固执了。于是他激动地对女儿表示了上面的一些意思。

“权利？父亲，你为什么还要说权利？这个时候在你周围不知道有若干的人因为无爱的生活而痛苦，不知道有若干的人一生也不懂爱情的意义，享不到爱情的幸福，你还有什么权利来进行第三次的恋爱？这时候，我正在开花的年纪，我在生活里面还没有得到什么享受，什么幸福。如果说恋爱是一种神圣的权利，那么首先就应该轮着我来享受。如今我孤零零地在生活，在工作，想在事业上去找安慰，我从没有享受过你所说的爱情的幸福。你，你做父亲的人，你又有什么恋爱的权利？”女儿带着悲愤责备父亲说。她从没有像这样气愤地对父亲说过话。她这一次是被嫉妒、绝望、悲痛蒙住了心了。

父亲不再说话了。他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望着女儿，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这样悲痛。但是他觉得自己的固执在渐渐地消失了。不知道怎样他的心竟然隐隐地痛起来。

女儿忽然站起来，像读判决书一般地大声对父亲说：

“这几年来我天天等待着，等待天鹅唱歌。我等着听世间最美妙的歌声。但是现在我才明白我是在做梦，天鹅永远不会唱歌了。”

她说完，眼睛就发亮，她淌出眼泪了。她并不留着等父亲答话，就一个人走出去。她不走回自己的房间，却往楼下走。

在这夜深，在这样冷的天气，她到什么地方去呢？

父亲茫然地望着她的背影，他疑心做了一个不愉快的梦。但是女儿的话还留在他的耳边。梦里的话不能够是如此响

亮，而且女儿分明不在家里，他亲眼看见她走出房去。这不能够是梦。

为了镇定他的纷乱的心，他便俯下头去继续写信。但是不知道怎样，他的脑子开始胀痛了，他拿起笔许久写不出一个字。信纸摊开在他的面前。先前写好的字迹都变作一些黑点在他的眼前跳舞，他自己也认不出来是些什么字。在这个时候爱情已经不能够温暖他的心了。他好像开始从渺茫的梦里醒了过来。

于是他绝望地放下笔，两只手捧住头。人很烦躁，眼前出现了一些景象，都是他这许久所不曾梦想到的。最后女儿的忧郁的面孔突然明显地出现，把一切都遮住了。

他为什么不能够跟女儿在一起像以前那样地过活呢？他开始问起自己来。

他苦恼地抬起头，向四面望。他的眼光无意间触到了书桌前面的玻璃窗。

窗户关着，风敲着玻璃响。玻璃上面聚了一些水点，还有几片雪花，是刚刚贴上来的。外面正落着大雪，房里的火炉也快要冷了。

她的房里很静。她走下楼以后，他就没有听见她的皮鞋声。她还不曾回来。

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在这样寒冷的雪夜！——这个思想突然在搔他的脑子。他并不再思索就站起来，恐怖地发出一声叫喊。

他先跑到她的房间里去。那里果然没有一个人。

"完了!"他着急地自语道，就匆匆地跑下楼，开了后门出去了。

他直立在风雪下面。地上白皑皑的，雪已经垫起来了。街道很静，只有阴暗的灯光，没有行人。地上墙边有些脚迹，就像是女儿的皮鞋迹印，但是有几处已经被新的雪掩盖了。

雪花依旧漫天地飞舞，风割痛他的鼻子和两耳，风又把雪花吹到他的脸上，风又使他的稀疏的头发飘动。但是雪地上的脚迹却使他忘记了这一切。他忘了自己地在雪地上大步走着，沿着墙边的脚迹。看着这些脚迹他就仿佛看见女儿的背影，他觉得就在女儿的后面跑。

走完了两条街，他并不曾看见她的影子。只有路旁一株柏树在风雪里战抖。到了第三条街，雪地上面忽然添了许多脚迹，常常脚踏在脚上面，把几个人的脚迹都弄乱了。他跟着一对皮鞋迹印走，已经分辨不出这是不是她的脚迹了。

他走到一条小河旁边，就在那个桥头，女人的脚迹突然没有了。桥上另有两个男人的脚迹。河边有好些黑洞。这里也没有她的影子。

一个恐怖的思想突然抓住了他。他睁大眼睛望着水面。水面上是一片白蒙蒙的，好像并没有人落进水里去过。

但是他依旧茫然地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用疯狂的眼光望着水面，低声唤着女儿的名字。他暗暗地自言自语，只要女儿能够回家来同他在一起生活，他愿意依照她的意思做任何的事情。他悔恨地在心里说着这样的话。直到他的手指冻僵了，耳朵和鼻子冻痛了，眼睛里淌出泪珠，头发上落下水滴，他才

绝望地、无力地转身往回家的路上走。

他回到家里，已经没有一点气力了。他走过女儿的房间。房门大开，她分明坐在书桌前俯下头在写字。他看见她的侧面，飘蓬的黑发盖着她美丽的少女的面庞。

“怎么？——你回来了？”他连忙走进房间，惊喜地大声问道。他太高兴了。

“我觉得房里气闷，所以到外面去走走，后来看见雪下得很大，就回来了。”她站起来这样回答他，同时对他亲热地笑了笑。

“我以为你——”他用颤抖的声音含糊地说了这四个字，就突然闭了嘴。他的身子微微地抖着，就在椅子上坐下来。

“父亲，我看你一身都是雪，你到什么地方去了来？”她关心地说，就取了一张毛巾给他揩了头上和脸上的水滴和雪花，随后又把他的衣服也揩过了。“这夜深你还到什么地方去？你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比不得青年，你很容易受凉的。你也应该爱惜你的身体啊！”她带笑地说，就像母亲在责备儿子一样。

“我去追你，我一直跑到河边，我以为你已经——”他喘息地说，好像还看见先前的那些可怕的景象。

女儿还在揩父亲的衣服，就突然住了手，现出严肃的表情，好像在思索什么。但是她马上又用温柔的微笑把严肃掩盖了。她继续揩父亲的衣服。随后她低声说：“是的，我果然有过那种心思。……我从房里出来，我没有别的思想，我脑子里充满了绝望……我走到河边，我正在看水面。……忽然一个声音在唤我。……这是一个乡下人，我到他家里去过几

次。他打了灯笼从桥那面走过来。……他告诉我他大的一个小孩生急病，已经请医生看过了，现在是去买药。……他问我为什么好些时候不到他们家里去，他妻子很想念我，她很感谢我上次在她生产第三个小孩时给她帮忙。……他又说，他的小孩们也常常盼望我去看他们。”

女儿停顿一下把毛巾放好了，就回来坐在父亲旁边继续说：

“这个乡下人，他就是××小学校里的工友。他千万想不到他的一番话把我救了。我看见他对他小孩的病那样关心，我就想起我自己也是一个有父亲的人。他对我提起他的妻子，我就觉得我并不是一个完全无用的小姐，我也还可以帮助别人，而且我又明白世间像他妻子那样需要帮助的人是那么多，而一般人却只顾到自己的幸福。……所以，我就从河边急急走回来了。……父亲，你笑我愚蠢吗？……我以后不再做这种傻事情了。”女儿亲切地、但也有些惭愧地望着父亲，等候他的回答。

感动和羞愧压倒了父亲。他半晌说不出话来。这一次他明白地看出来另一个女性同女儿中间有着怎样的差别了。另一个女性使他成为只顾念到自己幸福的人，而女儿却使他去寻求别人的幸福。

“父亲，你应该明白我这种心情罢。我们是生来帮助别人找幸福的，不是来给自己找幸福的。我们家里已经有过不少的人把幸福享受得太多了。他们把我们的以及许多别人的幸福都享受去了。现在应该由我们还出来。这个思想还是你

教给我的，至少你总是第一个鼓舞我采取这个见解的人。现在——"

"不要说下去了，我很明白，我完全了解你。你说得不错：在这样的时代，在这样的年纪，我的确没有恋爱的权利。"父亲感动地打断了女儿的话，他的眼里畅快地淌下泪来，淌出很多的泪，就像他在痛哭一样。但是这时候他并没有痛苦，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马上就要放弃一个自己爱过的女性。因为他的心在开花了。

"我又找回来我失去的父亲了，"女儿感动地、满意地说。

父亲笑，女儿也笑，两个人的笑里都有眼泪，但是两个人都很快活。在这一对父女的中间前些时候还有一道高墙，如今这道墙完全倒了。父亲觉得他现在了解女儿，女儿也觉得了解父亲。

"天鹅是要唱歌的，我告诉你，天鹅是要唱歌的，它一定会唱出它最美妙的歌声。你再等待一些时候罢！"父亲用颤抖的声音安慰女儿说。

这一夜父女两个做了差不多相同的梦。他们梦见天鹅唱歌了。歌声的确很美妙，美妙到他们醒起来还不能够忘记。

1931年。

电　椅*

一

两个意大利人，一个鞋匠和一个鱼贩子，在美国麻沙秋谢省被判决了死刑。

全美国因为这件事像火山那样地沸腾着，但查理斯顿监狱却是平静的。

和平的波士顿城成了骚动的中心，但查理斯顿监狱却是平静的。

这个监狱是麻省的最大的监狱。在这里面从一八〇五年到现在不知道执行了多少次的死刑。这监狱就是在一八〇五年修建的，所以门楣上还有“1805”的字样。

这个监狱在北城外，在一条清静的大街上。建筑是很堂皇的，铁栏杆里面还有树，还有花。花常常开得很鲜艳。谁走过这里，决不会想到这是一座监狱！

秋天快来了。在这儿秋天是很美丽的。每朵花，每棵树，每片草都沐浴在温和的秋天的阳光里。人也不是例外。所以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现代》第二卷第一期。发表时题为《电椅——献给一个神圣的纪念》。

有时候在这一带地方就响起了小孩们的歌声和笑声。

小孩们也常到狱墙外面玩，狱墙里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种了一棵枫树，枫叶在秋天变得比小孩的脸颊还红。到落叶的时候小孩们就常常争着去拾枫叶。他们会发出许多、许多清脆的笑声。

这一年秋天似乎来得早一点，在八月里天气就凉爽。住在这儿，人沐着阳光，看着枫叶，听着小孩的歌声，这应该是多么愉快的事情。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在这儿有许多人，他们整天关在一间窄小的囚房里，等待着“死”来把他们抓去。

在这些人里面有一个叫做巴尔托·樊塞蒂的意大利人。他跟别人不同。他整天伏在一张小铁桌子上面写信。这个人的相貌奇怪。他有一个宽广的前额和一对浓浓的眉毛；他有安静的眼光，嘴唇边搭了两撇浓密的须髭。他还有两只肥大的手，他写字的时候，肥大的手捏着笔微微地抖动，纸上的字迹表示出心上的颤动。

在这些时候天黑得迟。人吃了晚饭后等天黑，总要等许久。在死囚牢里，散步的权利是不存在的。这个意大利人只有躺在铁床上睡觉，或者在囚房里走来走去。

在一个傍晚，狱墙外面小孩们的歌声清脆地响起来。这些声音飞着，飞得很高，飞过了狱墙，飞到这个意大利人的囚房里。在这时候这个人正躺在铁床上，睁着一对大眼睛，望着逐渐加深的黑暗。

他很倦，因为在一个多星期以前他才终止了绝食，他好多

天不曾进食了。他的身体因此变得十分衰弱，这一个多星期的进食还不能够使他复原。其实他永远没有复原的机会了。

他的眼光似乎是茫然的。其实并不是。他看见的事情多着呢。墙挡不住他的眼睛，城也不，山也不，海也不。他看得很清楚，在任何时候他都看得很清楚。

在海的那边，在河的彼岸，在山的脚下，那儿就是他的家。山是一带美丽的小山，每天早晨都要被朝阳镶上一道金边，每天晚上都要被夕阳罩上一层红纱，它们永远躺在蓝天底下。

提起他的家，真叫人怀念。慈祥的老父，两个可爱的妹妹，她们最近还有信来，在这些信里她们常常写着使人流泪的话。她们写这样的信，差不多写了七年了，因为他被关在监牢里就有了这么长的时间。她们的信里充满了信任和希望。她们至今还相信他是没有罪的人！她们至今还希望他会活着出来！

他离开故乡已经十九年了。这中间他一次也没有回去过。在故乡人们的生活也是很不幸的。父亲一定更衰老了。前一次妹妹的来信不是说父亲近来常常整天地咳嗽吗？他还记得父亲的面貌：那样瘦的脸，忧愁的眼睛，灰白的头发。他离家的时候父亲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还有他的妹妹，那个最小的妹妹鲁意加，在他离家的时候她抱着他大声哭，她不过是十一二岁的女孩。可是她如今长成人了。她居然单身到法国，而且又横渡大西洋来看他了。

她还没有到，但是他已经接到法国朋友拍来的电报了：

你的妹妹今晚上船，她应该来得及把你抱在怀里，并且替我们来吻你。

他接到这个电报以后又快过一个星期了。鲁意加并没有来，现在离他的刑期就只有三天了。如果没有意外事情发生，在二十二日的中夜他就会烧死在电椅上面，这样地结束七年来的艰苦的斗争。

死，这个东西就像一个可怖的阴影在他的头上盘旋了六年。六年，这不是短的时期！他很明白像他这样的人是不怕死的，因为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社会主义者。然而一个人心里有那么多的爱和恨的时候，他怎么死得下去！

提到死，他的愤怒就来了。他是在七年前被捕，六年前被判决死刑的。他为什么应该死？他一生不曾杀过一个人，偷过一件东西，流过别人的一滴血，抢过别人的钱。然而他却因为强盗杀人罪被判了死刑。人家说他在白天，在大街上，放了手枪，杀了人，抢了钱。他们有证据吗？是的，他们找到了三个古怪的证人，这些证人居然可以从肉眼看不到的距离以外看清楚他的面貌。自然他这方面也有证人，他的证人几乎比他们的多过十倍！他们可以证明他那一天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总之他们可以诚实地证明他是无罪的。但是法官一口咬定说，这三十一个证人都是不可靠的，都是说谎的人。那个坐在金圆堆上的老法官，那个有着猴子脸的法官，那个在法庭里服务了多年的法官，那个常常穿大礼服戴高帽在大戏院的包厢里和高等俱乐部中出现的法官，在那个法官看来，靠着

自己两只手劳动谋生的男男女女怎么能够说真话呢？他们从来就没有学过礼节，他们从来就没有进过大戏院的包厢和高等俱乐部，他们连大礼服也没有一套！他们这些说谎的人！而且他们还是意大利人，爱吃面条的下等意大利人！而且如今法学更进步了。金圆国家里发明家自来就很多。现在法官又发明了"犯罪意识"这个罪名。就是说，从你的思想、说话和态度看来，你一定杀过人。这个鉴定是不会错的。

自己不曾抢过钱杀过人，如今却在强盗杀人的罪名下被判了死刑。那许多有金钱、有地位的人都嚷着："有罪，一定有罪，我们的法官是不会错的。"虽然从世界各处发出吼声来说："我们不相信，我们要求释放他们！"但这是那些没有金钱、没有地位的人的正义呼声。在这时候那些人的呼声还不能够救出他们来。那些人说"释放他们"，因为还有一个跟他陷在同样命运里的同伴。这个人是他的好朋友，年纪比他轻，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妻子和一双儿女。这个人是跟他一起在七年前被捕，六年前被判死刑的！这个人的囚房就在他的隔壁。他搬到这里以后，每天都可以听见这个人的叫声，或者这个人跟妻子谈话的声音。

听见尼克（这个人的名字是尼可拉）跟妻子罗沙谈话，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尼克的年轻的妻子是意大利南部的美人。她的小小的身体里有那么多的爱情，那么多的勇气。她热爱她的丈夫，每次来看他，总要说许多安慰的话。话是那么甜蜜，只有女人才说得出口！这个小女人，她那么勇敢地奋斗了七年来营救尼克。就在这个时候，在一切都似乎完全绝望的

时候，她依旧没有灰心。

譬如最近的一个悲惨的景象，至今还印在他的脑子里。尼克绝食了三十多天。一切的办法都用尽了，尼克依旧不肯进食，他说他宁愿饿死不愿意从资产阶级的正义那里哀求什么东西。强迫进食施行过了，也没有用。后来还是罗沙进来劝他。她守着尼克哭。尼克躺在监狱医院的病床上，微弱地呼吸，睁起疲倦的眼睛爱怜地望着罗沙。他的眼里也淌下泪来。

罗沙，她说了那么多使人心软的话，然后就用汤匙把饮食喂进他的口里。他只是略略地动一下脸。他慢慢地把饮食咽下去了。罗沙的脸正俯在他的头上。她的眼泪滴到他的脸上。他微微地笑一笑，对她说："不要哭了，你看我已经让步了。"

自然这个景象巴尔托不曾亲眼看见。但是别人告诉了他，而且他知道那两个人，他相信他们会这样做。这一对夫妇是他很熟习的。尼克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他平日很辛苦地劳动，积了一笔小款子，组织了一个小家庭。他白天在工厂里做工，傍晚回到家里，就经营自己的小小的菜园。他和他的可爱的妻子过得很好。他们有了一个男孩，他给这个孩子起了意大利最伟大的名字——但丁。他们还有一个女儿，是他进了监狱以后妻子生产的。

这一对年轻夫妇的生活在一般人看来算是幸福的了。但是他们并不满意。他们不是利己的人，不是盲目的人，所以他们要做点事情给别的整天沉沦在忧愁和眼泪中的人带来幸福。这样他们就成了社会主义者了。

社会主义者，这跟强盗杀人犯究竟是两种人！但是人家

却说是同样的名词，人家硬把他抓住，说他在大街上放了手枪，杀了人，抢了钱。证据呢？大法官发明的“犯罪意识”不就是证据吗？尼克有证人到法庭来证明，在所谓犯罪的时刻，尼克是在某某地方。他的证人有三十二个，而且还有别的物证。但是这些证据都是不可信的，因为都是另一个阶级提供出来的。这些没有金钱、没有地位的靠着两只手劳动的人算得什么呢？在金圆国家的老法官的眼里看起来不都是该死的吗？不都是“私生子”吗？那个穿惯大礼服、进俱乐部、打小高尔夫球的老法官就用“私生子”这个字眼骂过他们。省长也这样骂过他们。那三位学者也这样骂过他们。那三位学者是省长聘请来组织“顾问委员会”审查他们的案件的。审查的结果是：“总之……有罪。”

那三位学者，都是金圆国家里有名望的人物，尤其是哈佛大学的校长罗威尔先生。哈佛大学，这个可敬的文化机关，甚至从太平洋另一端的古老的中国也要派出一些富家子弟每年每年到这个大学去读书。哈佛大学，这不是麻省甚至全金圆国家的最高学府吗？那位老校长不是挣红着脸骂过尼克的证人为“说谎者”，后来又满脸羞惭地跟那个人握手道歉吗？但是这个老校长却武断地说：“总之他们有罪！”还有那位麻省工业专门学校的老校长和那位退休的老法官，他们都说：“法庭是不应该受指摘的。”这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正义是应该维持的呀！

总之，整个金圆国家都动员起来谋杀他们这两个外国工人了。是的，他们不过是两个渺小的工人。他，巴尔托只是一

个散工，他又是个鱼贩子；他的同伴尼克，那是一个勤俭的鞋匠。他的手艺是很好的。他们两个人怎么能抵抗金圆国家的法律机器呢？他们有什么办法把自己从金牛的脚爪里救出来呢？

那个省长，圆圆脸的麻省省长，他把他们的刑期推迟了一个月。他动手审查这个案件的时候，他不是到监里来看过他巴尔托，并且跟他谈过一个半钟头的话吗？那个圆脸的绅士，他不是带着微笑跟他握手，而且注意地听他谈话，而且说愿意带给他巴尔托正义吗？那时候他几乎要相信那个短小的圆脸人会给他带来正义了。他忘记了那个短小的圆脸人是一个有金钱、有地位的人，他有许多大工业的股票，而且准备在下届总统选举里面做一个竞争者。那个短小的圆脸人，他被列在成功者之林。他还想得到那些大资本家的帮助进一进白宫，尝一尝合众国元首的滋味。未来的美国总统，现在的麻省省长，他在《成功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主张把各派社会主义者杀尽。如今他的机会来了。

省长的决定公布了：总之他们有罪。——电椅。他果然给他们带来正义了：这是资产阶级的正义，因为从那个阶级的立场看来，他们出身另一个阶级的事实就是有罪的证据。省长在他的宣言里似乎明白地说着这样的话：我是一个省长！我还要做合众国的总统！我是那一般人的省长，而且我要做那一般人的总统！你们这两个下贱的工人，滚开去罢。

于是电椅！毫无疑惑地，他巴尔托和他的同伴尼克就要坐电椅了，就在大后天晚上。时间就是这么急迫！六年前别

人就给他们准备好了电椅。电椅一直在他的脑子里放了六年，他就在电椅的阴影下面挣扎了这六年。六年，一共有两千多天，这两千多天居然像梦一般地过去了。这梦自然是噩梦，现在剩下来的还只有三天。这三天的时间和过去的两千多天比起来是多么短促！他自己非常明白，这一次他再不会活下去了。三天，一切的人都还活着，那个短小的圆脸人，那个送他上电椅的老法官，那个有庄严面孔的大学校长，以及许多许多穿大礼服、戴高帽的人都还活着，他们还要继续活下去，但是他却只有三天可活了。

三天，算起来还有七十多个钟点，他被关在窄小的囚房里，他的妹妹还在海上，蔚蓝的天空和金色的阳光的意大利还在海洋的那一边。南欧的景物是多么可爱。在麦古拉河畔就是他的家，那儿有浓密的树林，那儿有大石桥，河水常常是很清澈的，立在桥上就可以看见河床上的白石。那儿还有许多朴实的村民，他们曾经把他当作亲人一般爱过。他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跑来送别，带给他一些希望的话，一些祝福，一串泪珠。他们甚至成群地陪着他走了很远的路。

他永远不能够忘记南欧的乡村。七年前他曾经打算回到那儿去，去跟他年老的父亲和他的两个妹妹在一块儿生活。但是他突然被捕了。他还想：这不会久的，他在监里不会住多久就会出来，回到南欧的故乡去。但是如今他只有三天可活了。三天，七十多个钟头，他还能够做什么呢？

囚房里有一方铁格子窗。他把眼睛往窗外望，只看见一段灰暗的天空。高大的建筑物给他遮住了视线。阳光很少进

他的囚房里来，而且他看不见月亮。

这时候的南欧，正是明月夜，曼陀林的柔软的调子从许多古老建筑物的窗里飞出来，荡漾在柔和的空气里；在一些临街的窗下常常有青年男子给他们的情人奏小夜曲，于是白纱窗帷就揭起来，露出少女的上半身。在河畔的大路上就有大群的青年快乐地沿途歌唱、呼啸，来歌颂初见的月亮和星星。在十九年以前他也是这些青年中间的一个。可是如今一切都完了。现在连南欧的故乡也给巨大的黑影罩住了。今天是八月十九，从十九日到二十二日中夜不过三天的功夫。他的妹妹也许明天会到这儿，也许后天会到这儿，也许有什么意外事情耽误了她，她来的时候他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那时候他已经烧死在电椅上面了。

电椅，这个近代科学上的大发明：现在他要来享受了。这算是一种特权吗？他从前常常祝福科学，常常因为有着种种的科学发明，为人类、为自己庆幸。他第一次怀着寻求幸福的希望，离开蓝天的意大利来到这个"希望之国"的时候，他看见种种代替人力的新奇的机器，心里充满了喜悦，他满心以为这些东西以及一切的科学发明都是用来给人类谋幸福的，以为这个"希望之国"里果然贮满了幸福等着那些不幸的人。到后来他才渐渐地明白它们究竟给什么人谋过幸福了。现在他躺在这儿，就等待着科学的发明来取走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一个普通工人的生命，一个鱼贩子的生命，还有他的同伴那个鞋匠的生命。在电椅上被烧死的就只有他们这种人。他们是属于另一个阶级的。电椅就是为他们而设的。那把金属的椅子，

他已经看见过许多次了。椅子上面垂着盔一般的帽子，中间是束身的带子，脚下有两个夹腿的铗子。他常常走过放电椅的地方，是人家故意引他去看的。他每次看见电椅就会生出许多幻想。从前有一个时期人家故意把他放在离电椅室最近的地方。常常在深夜他就听见人坐上电椅时发出的可怕的叫声。他这时候不能够再闭眼了。于是就有脚步声走近他的囚房。他不禁恐怖地想："我的轮值就到了罢。"

人间真是没有正义的！他的手是纯洁的，他的心里充满了爱，他的一生是清白的。然而现在那些穿大礼服、戴高帽、打小高尔夫球的绅士们却要把他送上电椅了。资本家、政治家、法官、商人、学者，一致地嚷着"有罪"，同谋来杀害他们这两个无罪的外国工人。人间真是没有正义的！……

钟声响了，是应该睡觉的时候了。囚房里电灯燃得很亮，窗外是一段漆黑的天空。时间竟然过得这么快！一天又过完了。过了一天，他的生命里又少一天了。日子就过得这么短！听说今晚上有一个犯人要上电椅，一定又是一个跟他同类的人！

电灯灭了。他躺在床上不能够闭眼睛。他想着他那个远渡大西洋的妹妹，他想着他那些忠实的朋友，他想着他的同伴尼克，他想着正在斗争中的他们的这个阶级。然后他又想着那个猴子面孔的老法官，那个短小的圆脸人，那个庄严面孔的大学校长……他们那般人这时候不是在高等俱乐部里玩牌喝酒，就是舒服地躺在家里睡觉！

他愤怒地用他那只肥大的手抓头发，他发狂似地自言

自语：

“我明天就要求在这个囚房里装一个电台！我要把我的事情宣布到全世界去！”

二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是查理斯顿监狱最热闹的一天。小孩的歌声和笑声在这一天是没有了，代替它们的是人群的吵闹和汽车的喇叭。许多武装警察守在监狱的门口，许多男女工人徘徊在监狱的门口。这个监狱自从一八〇五年建筑以来，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受人注意的。两个意大利工人坐电椅成了麻省的一件大事情。像这样的大事情麻省还有过一次，就是在撒冷地方烧死女巫。那是一六九二年的事，那个时候北美合众国还没有成立。

在这天下午七点钟光景鲁意加进监狱来向她的哥哥告别，这一天她已经进过监狱三次了，都是同罗沙一道来的。罗沙来看她的丈夫尼克，而且带了她的儿女来跟他们的父亲见最后的一面。

跟自己亲爱的人诀别，这是一件非常悲痛的事情。这个南欧乡村的姑娘到这儿还不到三天。在这三天里她跟她哥哥巴尔托谈话，一共谈不上三个钟头，这就是分别了十九年以后他们兄妹唯一的谈话的机会了。

这诀别的一幕是很悲惨的。巴尔托从妹妹的面容上知道她已经为他用尽了力，但是希望完全消失了。铁格子门把他

们分隔开了。她把手伸进铁格子去抱他，他也把他的手伸出来。他也知道这是他们兄妹最后的拥抱了。

"哥哥，亲爱的，你祷告上帝呀！他会救你的灵魂的。"妹妹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第一次出门就单身远渡大西洋，全靠了爱和信仰。她爱哥哥，她信上帝。她哭起来了，再说不出一句话。在她，只有上帝才是最伟大的裁判者。除了救灵魂的话，她找不出第二句话来安慰哥哥。

上帝救灵魂，这是一句什么话！难道在这时候他还会像小孩那样地去相信并不存在的东西吗？他想着，他要苦笑了。

"妹妹，不要哭，死并不是可悲的。而且每个人都要死。"他吻她的前额，这样地安慰她。他想，是的，每个人都要死的。老法官、省长、大学校长，以及别的许多人都会死的。那又有什么差别呢？

但是为什么他应该比他们先死呢？为什么又必须让他们把他送到电椅上去烧死呢？这一想，他又愤怒了。愤怒和悲痛混在一起。看见妹妹哭，他感到悲痛。跟妹妹分别，他感到悲痛。这妹妹在他离家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女孩，如今快成了一个中年妇人了。她现在孤零零地从海洋那边来，又会带着他的尸首孤零零地回到海洋那边去。

"哥哥，你吻十字架罢，它会使你的灵魂平安的。我回去会替你祷告。"妹妹止了悲哭，拿起挂在胸前的十字架要哥哥吻它。她只担心他的灵魂会不会得救，却想不到明天就有人拿她的哥哥比耶稣·基督。

"妹妹，你忘记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你忘记我是因为什么

缘故才上电椅的吗？不要替我祷告。你回去，而且你将来回到海洋那边去，你要把我的事情告诉所有的人，你要说我是无罪被处死刑的！”巴尔托还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他是一个无神论者，等一会儿牧师来为他祷告叫他忏悔的时候，他会拒绝。

他记起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像黑夜里的一盏灯，想到它，他觉得高兴。

“妹妹，我今天早晨接到一封从非洲来的信。那个写信的退伍兵说他愿意替我死。”他微微地笑了。

鲁意加听见这句话又哭起来。

“为什么老是这样哭？你还担心我的灵魂不会得救吗？你忘掉那件事罢。你要勇敢些。你知道我是无罪的人！……啊，你还记得十九年前我离家时候你抱住我的腿哀哭的情景吗？你那时还是个小女孩，如今你长得这么大了。你居然单身越过海洋来看我了……”

“我还要去见省长，我要去哀求他，哀求他宽赦你，”她哭着说，她下了决心了。

“宽赦？为什么去求他宽赦呢？我本来是无罪的人啊！”他还在辩驳。

但是会见的时间完了。在隔壁囚房里尼克跟妻子诀别的一幕也是很悲惨的。

送走了妹妹，巴尔托一个人留在囚房里。他冷静地在里面走来走去。他的心还在痛，但是他的心已经比在前两天平静多了。他如今在思索。

他在思索些什么呢？他在思索死是怎样地可怕吗？他在思索电椅是怎样构造的吗？他在思索那般人在怎样地准备血宴吗？不，他在思念他的那些朋友。

他在思念他的妹妹和父亲。他在思念他的南欧的故乡。他在思念遍于全世界的援救他的运动。

他如今已经走到生命的边沿了。他思索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了。他很明白，他不能够把他最后的思想让那些可诅咒的东西占据了去。他不能够把他的最后的思想放在诅咒上面，在前几天里他已经诅咒够那般可诅咒的东西了。现在他要来爱，要来祝福那般援救他、热爱他、同情他的人。他要把他所能够支配的有限的几个小时完全用来思念那般人。

爱，他是为了爱而死的。他要让这个字永远刻在他的心上。他对那般人的爱是更伟大的，他不能够让对另一般人的憎恨把他的心占据了去。

法官，省长，大学校长……他们算得什么呢？他们会比他更懂得爱吗？将来他们死的时候，也会像他这样引起千千万万人的同情和悲伤、援救和骚动吗？

钟声当当地响了。报告着十二点钟。

时间怎么过得这样快！他跟妹妹诀别后还不到多久。他也没有思索了多久。但是他已经没有时间来思索了。

生命是多么可爱的呀！……他想，这或者只是一场梦吗？

牧师来了，装出慈祥的面孔。狱卒打开了铁格子门。

他知道一切都完结了。这个穿黑衣服的人就像死的黑影，来给他报告死的消息。

“孩子——”牧师用说教的调子说起来。

他为什么要听牧师的说教呢？他有什么忏悔的话向牧师诉说吗？

祷告……赎罪……这慈祥的面孔正是掩饰罪恶和不义的虚伪的面孔啊！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根本就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他马上把牧师的嘴堵住了。

电椅同牧师连结在一起，这就是基督教的文明罢。他望着牧师的背影，心里这样想。

在外面响起了许多人的脚步声。有一个人的脚步是他很熟悉的，这是尼克，他的同伴尼克！

尼克被带去坐电椅了。他的心猛烈地抖起来。罗沙、但丁这两个名字同时在他的耳边响着，是他自己在呼唤。罗沙，那个可爱的小女人。完结了，七年来的希望都消散了。

他的轮值马上就会到的。刚这样想，他就被人带出囚房去了。

狱卒握着他的一只手，但是他挣脱了。他自己可以走去。他并不害怕。他是一个无罪的人。

走不到二十多步，他就进了刑场，就是那个放电椅的厅堂！

尼克的尸首已经不见了。他想一定是在屏风后面。他看见一面大屏风，显然地屏风后面有着不寻常的东西。

电椅，黄色的金属的椅子庄严地摆在厅堂上，就像一个宝座，这就是近代科学的大发明，它会取去一个人的生命。还有

那顶盔一般的铜帽，它果然能够取去他的全部思想吗？

他用轻蔑的眼光把电椅看了一下。他慢慢地向着它走去。忽然几个月以前他对那个老法官说过的一段话涌到他的脑子里来了：

> 如果不是为了这些，那么我就会在街头巷角谈闲话笑骂人，这样地过一辈子。我也会死亡，不被人知道，白白地活了一生。现在我们并不是白活的了。这就是我们的胜利！我们一生决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宽容、正义和人们互相了解的事，像现在我们因为这偶然的事情做出来的。我们的言语，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痛苦——算得什么！而杀害我们的生命，杀害一个好鞋匠和一个穷鱼贩子的生命——那就是一切了！最后的时刻是属于我们的——痛苦就是我们的胜利！

这段话忽然很清晰地来到他的脑子里，就像刻印在那上面一样。

他觉得他已经明白一切了，他觉得他的激情完全消失了。他现在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死。他说得不错：痛苦就是他的胜利，死就是他的胜利。

他冷静地、坚定地向着电椅走去，没有畏惧，也没有留恋，就像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再会罢，先生，"狱吏温和地说，对他伸出了手。奇怪，那个中年人的眼睛里有泪珠在发亮。这对眼睛悲戚地、无助地望着他的冷静的脸，好像在说："原谅我罢，我是不得已而做

的呀！”

他温和地微笑了。他明白这个中年人不过是一副大机器里面的小小零件！他扮演着不重要的角色，他是被动的东西，自己没有一个方向，只是跟着别人动。他巴尔托为什么要恨他呢？他觉得这个中年人实在可怜。

他就伸出手把那个人的手紧紧地握住。他微笑地说："谢谢你，我感谢你为我所做过的一切事情。"

是的，他感谢那个人，因为那个人这一向的确好好地照料过他。

他看见，他觉得那个人的眼泪滴在他的手上了。他就甩开那个人的手到电椅上坐下去。

他坐在电椅上，两只手就放在两边的靠手上面。他想，这样的椅子怎么会是人坐的呢！但是人家马上动手把他的两只腿紧紧地夹在铗子里面了。接着人家又把他的腰也束起来。

说话，现在是应该他说最后的话的时候了。说呀！

他平静地抬起眼光望前面。正对着他放了三把椅子，坐着三个人：一个特许的新闻记者，一个监刑的医生，一个狱吏。

他先看医生。监刑用医生，这也是近代科学的一个大发明罢。他又看狱吏，为什么还要看他呢？他最后看新闻记者：这个人出去会告诉全世界他所说的最后的话。这个唯一的新闻记者会把他的呼声传达给所有的人。他要对他说几句话。

"诸位先生，我要告诉你们，我是无罪的。我从来没有犯过罪。自然有时我也不免有小小的过失……"（"为什么我要对他们说这句话？他们是不配了解我的过失的。他们的过失

一定比我的多得多！”）“……我什么罪都没有犯过，不仅没有犯过别人诬我的罪，便是一切别的罪恶我也没有犯过……”他这样说，他要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无罪的人。他要全世界都相信他不曾杀过人、抢过钱。

这些话太软弱了。金圆国家的人是不会注意的。那个大学校长罗威尔先生听见不会哂笑吗？那个猴子脸的法官和圆脸的省长听见不会拍手称快吗？这不行！他到死还在说温和的话。他应该说几句使得那般人战栗、震恐的话呀！

他于是把憎恨的眼光向四面看，这时候在他的心里憎和爱正在激斗。他的心又抖起来了。

他无意间触到狱吏的眼光，然后又触到站在他身边的一个狱卒的眼光。他们都像在哀求：原谅我们罢，为什么要恨我们呢？我们都是不得已而做的呢！

他的脸上现出了苦笑。他低声说了一句："我愿意宽恕那些现在这样处置我的人。"

他说这句话显然费了很大的力气。过去七年中的痛苦压迫着他。现在到了这最后的一刻，还要他宽恕，还要他忘记！他已经贡献了那么多、那么大的牺牲了。现在要他连憎恨也牺牲掉，这未免太过份了。他不能够！……他的脸上现出了痛苦的痉挛。

他觉得他还应该说几句表示他的憎恨的话。他应该说几句关于他的惨痛的历史的话。他刚张开嘴，但是人家就把铜帽笼在他的头上。人家不许他再说话了。

死！这一个字打在他的头上。

他的眼前是一片黑暗。他的身子开始麻木，整个身子就像火在烧，尤其是那颗心。他嘘了两口气，身子微微地颤抖，接着又挣扎了一下，于是他不动了。

一共只有六分钟。就是这样地迅速！这个近代科学的发明！

三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报纸上自然刊载了许多关于它的文章。纽约《民族周刊》上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麻沙秋谢省，凶手。"

纽约《世界周报》的记者却写着："哈佛大学将来会被人称为培养刽子手的地方了。"

另一份日报上印出了纽约城的自由神铜像的速写，这个自由神的右手捏的不是火炬，却是一把短刀。

1932年。

父与子*

一

明儿近来脾气更大了。

我常常想这个孩子将来有一天会成为我同妻中间的一个障碍罢。这样一想，我的心就会颤抖起来。

这并不是我的过虑。为了明儿我跟妻争吵的事近来的确常常发生。

譬如大前天我不过轻轻地敲了明儿四五下，妻就气得不吃中饭，后来还是由她把明儿带出去在她母亲那里玩了一天，到晚上才回来。她回家的时候，已经心平气和了。她带笑地谈着她同明儿这一天怎样玩着的事。我看见明儿的可爱的笑脸，心里非常不舒服。我想妻现在爱明儿更甚于爱我了。明儿不过哭了几声，我却受了一天的惩罚。

明儿一天一天地长大起来。看见一个小孩的生长，确实是很愉快的事。但是不知道怎样，我同妻中间的隔膜也就一天一天地增加了。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六月一日《创化》月刊第一卷第二号。发表时有副题"献给一个朋友"。

二

当初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常常得意地对自己说："我的确得到一个女人的心了。"那个时候妻真正爱我，真正体贴我，她好像就看透了我的心眼似的。我也是一样。我们快乐地生活在一处，从来没有吵过架。我也没有看见她哭过。她爱笑，她常常笑，这笑容给我带来了许多幸福的日子。我看见爱情在我们中间生长，我们每天都过着新的幸福的生活。我想起朋友们常常说的"结婚是恋爱的坟墓"的话，我觉得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结婚的生活。

但是这样的生活并不曾继续多久。算起来我们整整过了一年的幸福的岁月，以后明儿就来了。

明儿的来完全是偶然的。我和妻都不希望在这样的年纪就有小孩，我们的经济情况也不容许我们有他。但是他毕竟闯进我们的生活里来了。我和妻意外地发觉妻有了身孕时，我们先是惊惶，后来是喜悦。我们并不曾想到以后的种种问题，我们只觉得一个保证我们的爱情的东西就要产生了。从此我更爱妻，我比在任何时候都更爱她。

明儿出世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在那些日子里我忘了自己地忙碌着，在忙碌中我得到了喜悦，得到了满足。我们的经济情况变得更困难些，我为明儿开始负了债，但是这困难好像也是容易应付的，它不会损害我们的爱情，反而会帮助它发展。

是的，在困难中我们感觉到两个人的心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

明儿诞生后一个月，那个临时雇用的娘姨被辞退了，我们的经济情况不允许我们雇用娘姨。一切事情都只好让妻一个人去做。我不知道她每天在家里怎样把那许许多多的事情应付过去。我每天早晨八点半钟就出去到公司办事，要到下午六点半钟才回到家里。那时候晚饭差不多预备好了。

对于这些事情我不能够给妻帮一点忙，只除了早晨到菜场去买菜。但是菜也并不是常常由我一个人去买的，因为对这件事情我也是一个门外汉，妻常常笑我"没有用"。只要她抽得出时间来，她总是争着自己去买菜，那时候就让孩子睡在摇床里。

每天傍晚回家来，我看见妻把一样一样的菜端上桌子，我们对坐着，她一面吃饭一面絮絮地叙述她这一天遇到的种种琐碎的事情，看她那种正经的、起劲的神气，我差不多感激到淌出眼泪，哪里还有心去听她那许多话。于是孩子醒了，在摇床上哭起来，她连忙抱住他，或是抱着他在房里走，或是坐下解开胸口让他的小嘴去吸吮她那没有多少乳汁的奶头。

大概因为身体弱的缘故罢，妻生下明儿后并没有多少乳汁。然而小孩没有东西吃是不行的。我们只得用代乳粉和牛奶代替。单在吃上面我们每月为这个孩子所花的钱比我们夫妻两人的伙食费还多。这虽然像一个沉重的铁块压在我的肩上，我也并不曾发出一声痛苦的叫喊。我只是默默地加倍努力工作。

这种加倍努力并没有用，我的收入并不曾因此增加。需要却不让步地一天一天增加起来。伴着需要来的是愁。明儿出世以后不到半年，我就常常发愁。我开始觉得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了。

妻并没有抱怨。事实上妻也许比我更忙、更苦。我看见她的面容瘦起来，我的心自然很难过，比看见自己瘦更难过。我很想为她雇一个娘姨，让她休息一些时候，但是一想到借债的艰难，我连向她提出雇娘姨的勇气也没有了。

“忍耐罢，再过几个月就有办法的，”我常常这样地安慰自己。我每一次用默默的眼光看正在劳作的她的侧面，我就在心里暗暗祝祷她的身体一天一天强健起来。

比起朋友们的妻子来，妻还是最年轻的，但同时也是最苦的罢。就拿朋友们的妻子来说，有的整天在家打牌，有的整天谈闲话，或者打扮自己，有的终日闲着不做一事，或者到游戏场、电影院去消磨时间。但至少每一家总雇得有一个以上的娘姨。除了到小菜场买菜以外什么事都要自己亲手做的，在我所认识的女人中间恐怕就只有妻一个。所以每逢朋友的妻子向我称赞妻能干，我总要感到负罪似的心情。有一次几个女客到我家来玩，她们看见妻那种忙碌的情形，同样也说了称赞的话。这些话我是听见的，她们言外颇有责备我不体贴妻的意思。我没有办法替自己辩护，同时我偷偷地看妻，妻只是默默地一笑。这默默的微笑对我似乎是陌生的，我第一次看见妻脸上露出这样的笑容，我才知道悲哀已经偷偷地走进妻的心里了。

但是妻从来没有抱怨过我。她对这种苦役似的生活似乎感到满足。她也没有向我提出什么要求。她永远是那样：我给她什么，她就接受什么。打汽炉子坏了，我没有钱买新的，她就让煤油的气味去熏她。雪花膏没有了，我忘了给她买回来，她就率性不擦它。出门做客的时候，她总是把那三四套半新旧的衣服替换着穿。她即使在外面看见了别的女人的新装，也从不向我要求做一件同样的。

然而妻并不是一个不爱漂亮不爱玩的女子。她从前在家里做姑娘的时候，她喜欢打牌，而且也喜欢看电影。可是如今她把这些嗜好都自动地取消了。她开始过着另一种生活，好像这种生活她也很熟习。有时候倒是我自己觉得过意不去，想替她邀几个女伴到家里来玩，她总要设法阻止我。我劝她出去看女朋友，她也不愿意去。也许她有理：我没有多的钱给她去输，也没有多的钱把她打扮得跟别人的妻子一样地时髦。我只有用苦役折磨她，同时又用爱情安慰她。

在这样的环境中日子过得很快，虽然很平凡，但也很平静，没有一点吵闹，我们过得很好。

三

明儿自来就爱哭，不知道那是病，还是妻娇养成的习惯。他哭起来，我们就没有办法阻止他，我们对养小孩毫无经验。那个临时雇用的娘姨也比我们好不了多少。除了该吃奶的时间外，孩子每一次哭，娘姨就抱他起来在房里慢慢地走，一直

到他在她的怀里睡熟了时，才把他放回到摇床上去。后来妻也学到了这个办法。

孩子差不多每夜都要哭，时间早迟没有一定，不过以深夜两三点钟居多。起初是我先被哭声吵醒，我不肯离开温暖的被窝去抱他，而且我是不主张娇养孩子的。我看妻，妻大约在日里过于劳苦了罢，几声哭叫是把她吵不醒的。一直到后来孩子哭得厉害了，才把她从梦里唤醒来。我听见她半梦半醒地说："明儿醒了。……不要哭，妈妈来抱你。"她还用手来推我。我装着不曾醒来的样子。她却爬起来，抱了明儿在房里走着，连外面的衣服也不穿好。

"阿妹，不要管他，让他去哭罢。他哭一会儿，没有人理他，他就会止哭的。像你这样反倒会养成他的坏脾气，而且会使你自己受凉。"

我不能够装睡了，我爱惜她的身体超过爱惜自己的身体。看见她不穿好外面衣服就在寒冷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我不得不发出这样怜惜的叫声来。

"不要管我，你自己好好地睡罢，"她说，依旧抱着孩子在走，一面用疲倦的声音唱起了催眠小孩的歌。

但是我怎么能够好好地睡呢？夜是这样冷，小孩在哭，妻不穿好外面衣服就在房里走，口里唱着疲倦的催眠歌。

我终于毫不留恋地掀开温暖的铺盖起来，先给妻穿好衣服，然后坐在椅子上，等妻把孩子催睡了，我才陪她上床去。

这一夜我们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互相的爱情。但是同时恨的种子也偷偷地进了我的心，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这样的生活继续了好些时候，我们渐渐地有些支持不下去了。白天我在公司里常常想睡觉，回到家里又听见妻说起近来容易感着疲倦的话。

我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我和妻谈起，妻只是疲倦地微笑。

“再这样下去，无论如何是不行的。你不看见近来你比从前瘦了许多吗？我也是一样。晚上没有充分的睡眠是不行的。你不要太把明儿娇养惯了！”我差不多要动气地说。

妻依旧默默地带着疲倦的微笑看我。她的眼光好像在告诉我：“我知道你的话不错，但是我听见他的哭声就要起来抱他，有什么办法呢？”

那么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四

我们似乎没有别的办法止住孩子的哭。然而妻的确是一天一天地瘦下去了。

“明儿每天的尿布太多了，”我开始听见妻这样地抱怨起来，那时候房里火盆上放着铁罩子，是用来烘尿布的，烘干了的尿气充满了整个屋子。妻还从楼下拿了一卷一卷洗净了的带水的尿布上来。

我听着她的疲倦的说话声、疲倦的脚步声，看着她的疲倦的面容，我忽然感到了负罪的心情。记得从前有一次妻曾指着她的大肚皮对我说：“都是你不好！”这五个字不是说尽了一切吗？

都是我不好，不错。但是现在还不太迟吗？还有补救的办法吗？

“那么就雇个娘姨罢，无论如何一定要给妻雇个娘姨才行，好让她休息一些时候。她太苦了。”我在心里这样说。

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妻。

“好，”妻起初沉吟地说。

“这不行，”她忽然又坚决地反对我的提议。“你为了明儿不是已经负了几百块钱的债吗？单是每个月的利息也够你费力去筹了。我们现在哪里还有力量雇一个娘姨？”

我先前倒没有想到这一层，现在真有点为难起来。是的，她的话一点没有错。

“那么再忍耐一些时候罢。我觉得现在还有力量支持下去，不雇娘姨也没有什么要紧。等到将来公司增加了你的薪水，或者你在别的地方有了额外的进款，我们就雇一个娘姨罢，”她又说。

“好，就这样决定罢，”我沉吟地说。但是在心里我却问自己道：“要忍耐到什么时候呢？”公司里近来正散布着裁员减薪的空气，要望加薪，恐怕只是一场大梦罢。别的额外的进款对我好像也是一个无法达到的希望，我没有能力，又没有时间。我只有疲倦。

这个意思是不好向妻表示的。我已经给了她这许多痛苦，难道一个希望，我还吝惜着不肯给她吗？

这样我就第一次把她欺骗了。

但是这欺骗也并不能减少我负罪的心情，而且对我们的

生活也不会有一点好处。为了使我们的生活不致陷于绝境，补救的办法还是应该有的。

我看着躺在摇床上的小孩，我用一种陌生人的眼光看这个小小的生物。我没有父亲的爱，我开始憎恨他，因为他破坏了我们的幸福的生活。

五

晚上在黯淡的电灯光下面，我和妻对面坐着，妻在给明儿编结绒线衫，我坐在旁边陪她。

我面前摊开一本书，但是我的眼光却射在她的脸上。我看见她埋下头专心编结的样子，我忽然想到她这些时候的生活情形，我再回忆到我们初恋时的她的姿态。我开始心痛起来，我觉得我们的爱情中间已经出现了阴影了，然而这完全不是她的错。

"阿妹，"我爱怜地唤她。

她停了针抬起头用疲倦的眼光看我。

我惊奇地发觉她比从前老得多了。

"阿妹，你这样不行，你会为了明儿送掉你的性命，"我差不多带着哭声对她说。

"你真奇怪，会说出这样的话！"她嗤笑了。于是她又埋下头去编结。

"你看你比从前老得多了！你应该多多休息。"

"奇怪！"她抬起头看我，依旧带着疲倦的微笑说话。"你见

过有不老的人吗？每个人都会老的。你也比从前老了。”

“你知道，明儿来了以后我们的生活完全改变了。明儿毁了你的幸福，也毁了我的幸福。”

“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都是你不好！”她又埋下头去编结，脸上还带着笑容。

她在开玩笑，我却在正经地说话，所以我又说：“这固然是我不好，但是我们现在不可以想法补救吗？我说，从今晚上起，明儿哭，我们都不要理他，而且以后不许你再像从前那样地娇养他。”

妻默默地抬起头看我，许久不霎眼睛。她忽然微微地叹了一口气，把编结的东西放在桌子上，站起来，走到床头条桌那边去倒茶，端了茶杯放在嘴上喝了两口。她走过摇床前面，就在那里停下来，俯下头去吻那个孩子。

我默默地望着妻的这个举动。我忽然把头俯在桌子上。我起了一种妒嫉的感觉。

六

对于明儿的夜哭，我想到了一个补救的办法。

这个补救的办法果然有了效果。

几天以后在吃晚饭的时候，妻忽然带笑地对我说：“奇怪，明儿这几晚上居然不哭了，使我睡了几夜的好觉。我原说过，小孩的夜哭是一种病。他的身体好了，就不会哭的。你还责备我不该娇养他。”

她的声音里泄露了她对那个孩子的爱怜。这爱怜，据我看来要超过世界上所有的母亲对孩子的。

我的心隐隐地受伤了。

我用一只手抚着我的胸膛，这只手放在桌子下面，她不会看见。

我想对她说："明儿没有哭？你真是在做梦。他这几晚上特别哭得厉害！"

要是我真说出来，我也并没有说一句假话，因为事实的确是这样。

但是我什么也不说。我对她微微一笑，这笑容是不自然的，不过我想她不会看出来，她的眼睛又一次被爱蒙住了。但这爱不是对我的，这是对明儿的爱。

我看得出来明儿把我的爱人夺去了。

到了深夜我躺在床上又听见了明儿的哭声。

我很快地从床上起来，披上衣服，轻手轻脚地走到摇床前面，把哭着的孩子抱起来，一面拍他的小身体，一面在房里走。

我把明儿抱在怀里，没有一点做父亲的人的喜悦。我好像抱着一块红热的炭，心里烦躁地说："把他丢到地上去罢。"

但是我刚刚一松手，他就好像知道我的动机似地哭起来。他这一哭就把我的勇气打消了，我害怕惊醒床上睡熟了的妻。我恨他，我却不敢打他。

我抱着孩子，我没有爱。我轻轻地拍他几下，然后又站住重重地打他一下。等他哇的一声哭起来时，我又轻轻地拍着他的身子，向前走了。

晚上我总要这样地做几次。有时候他哭得太厉害了，我便用手蒙住他的嘴。但是我也不敢十分用力，因为黑暗中有一对明亮的眼睛望着我。那一对眼睛自然是妻的。妻这时候静静地躺在床上，她不会知道我在做些什么事情。但是不知道怎样我每天晚上从摇床里把明儿抱起来时，我总觉得妻的眼睛在黑暗中看我，监视我，不要我做出任何危害孩子的举动。

无论如何，我的抚抱不会是舒服的。但是孩子不要多久就在我的怀里睡熟了。我把他放回摇床里去，再回到自己的床上继续做我的好梦。

我睡下去时，手触到了妻的身体。妻在梦中微微地动了一下，口里喃喃地念着几个字："明儿……"

妻原是常常在梦里说话的人。在从前她也爱在梦里唤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就是我。

如今在她的梦里，我是死了。另一个人代替了我，就是明儿。

七

妻的身体似乎好了些，因为晚上她睡得很好。但是我的精神却一天一天地萎顿下去了。我并不爱孩子，可是我却为了他的缘故牺牲了自己。

"再没有别的办法吗？这样继续下去是不行的，"我暗暗地对自己说。

"告诉她罢，告诉她你每天晚上都起来抱孩子，告诉她你为了她的缘故所做的事，"我这样地鼓励自己。

"没有用处，你对她说出真相，对谁都不会有好处。小孩每晚照常哭，她会起来抱着他走，她的身体又会坏下去。"

但是跟着身体的衰弱，神经也衰弱起来，我变得非常容易动气。虽然没有跟妻吵过架，可是我已经觉得她的爱情开始冷淡了。我一点也不爱我的孩子。我非常恨他，因为他夺去了我的爱人，夺去了我的精力和体力。

有一天我几乎跟妻吵了架，我决定晚上不再理明儿了，任他哭死哭活，也不去管他。

可是到了夜深两三点钟的时候，他在摇床上哭起来，我马上就去抱他。我把他抱在怀里，依旧在房里走，跟往常夜里一样。

我抱着他，没有一点父亲的爱。我恨他，我又怕他。我拍他几下，又拧他一下。我嘴里哼着催睡的歌，心里却说着诅咒的话。

这个晚上，他的哭声一直不肯停止。我用尽了方法诓他，都没有用。最后我气不过把他往地上一掷。

楼板上起了响声，孩子哭得更厉害了。

我又俯下身子抱起他来。我感到了一种犯罪的心情。我惶恐地抱着他在房里走。

"什么事？"妻忽然坐起来惊愕地问。

我没有回答，孩子还在我的怀里哭。

"你把他弄跌了！"她生气似地说，很快地走到我的面前，

从我的手里一把夺去了孩子。“让我来抱。”她几乎把我推跌了。

我惶惑地立在半黑暗里，看着妻一面走，一面催睡孩子，还听见妻对孩子说“爹爹不好”的话。

我不能够忍耐下去，便回到床上，用铺盖蒙住头低声哭起来，哭我那被生活摧毁了的爱情。

从我同妻认识一直到结婚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哭。

八

明儿一天一天地长大起来，他可以唤我做“好爹爹”，他可以跟我说几句简短的话。

他早已停止了夜哭，我和妻每天晚上可以安静地睡觉了。

我们的生活似乎又开始转回到幸福这方面来。孩子的脸上有笑容，妻的脸上有笑容，我的脸上也有了笑容。

我自己觉得待明儿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妻还不满意。她有一天对我说：

“明儿这孩子怪可爱的，你为什么总不喜欢他？”

“我不喜欢他？我对谁说过我不喜欢他？”

“我看得出来，从你的举动上看得出来。你为什么要常常打他？”

“我打他，因为他的脾气太大。现在不好好教育他，将来长大了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他现在还小呢，年纪还不到两岁。就顺着他的性

子，也没有什么不好。”

“像你这样娇养，姑息，将来反会害他。树枝长弯了是弄不正的。”

“可是你打在他的身上就痛在我的心里，他就好比我的一块肉。”

“阿妹，你不再爱我了，”我沉思了半晌，痛苦地换过话题说。

“我为什么不再爱你？我不爱你又爱谁呢？”

“你爱的是明儿……”

“呸，”她嗤笑了，“做爹爹的跟儿子吃醋，不怕人家听见笑话？”

她的话已经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了。不管人家怎样笑话，我费了许多精力，付了许多代价，所换来的女性的爱情被我的儿子夺去了。

从此我们的生活又开始往另一方面走了，就是跟幸福相反的一方面。

九

一天我从公司回来，明儿拉住我要我买糖给他吃。我答应第二天给他买回来。

明儿忽然拉住我的衣角大声哭起来。我还来不及打他，妻却从楼下急急地跑上来，脸色阴沉地对我说：“你一回到家就把孩子打得哭，以后你还是不回来的好！”

"谁打他？是他自己在哭。"

"你不打他，他会哭？为什么他跟着我在家里就不哭呢？"

"你什么事都迁就他，他自然不会哭。"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她就牵着孩子下楼去了，剩下我一个人在快要变成黑暗的屋子里面。

在公司里劳苦了一个整天，回到家里却受到这样的待遇。

"恋爱原来是一场梦啊，过去的幸福是不会再来的了，"我叹息地说。

十

"忍受罢，为了暂时的安静，为了妻的幸福，那么忍受罢。"

我看见明儿要哭的时候，我就在心里念着上面的话。

明儿依旧时时望着我哭。

看见妻的快要变得阴沉的面容，我只得把举起的手轻轻地放下来。

我忍受着这一切，我以为这样会夺回来妻的爱情。

起初我还瞥见了一线的希望。但是后来这个希望就消失得无踪无影了。

妻处处表示她爱明儿比爱我多，有一次她甚至开玩笑地说，明儿是我们爱情的结晶，也就是我的替身。她有了明儿就可以不要我了。

她明明在跟我开玩笑。但是我想起来，真实的情形的确是这样。

在这个小小的家庭里我完全成了一个不必要的人。妻不是说过："你还是不回来好"的话吗？别人夺去了我的地位，这个人就是明儿。

明儿同我似乎是不能两立的。有了他，我就无法再取得妻的爱情。

十一

明儿一天一天地长大了。谁也看得出来：明儿的存在，的确成了我同妻中间的一个大的障碍。

忍受是没有终局的。我同妻的爱情已经在动摇了。

十二

为了明儿的事情我跟妻又吵了架。她哭着，一天不吃饭，我整天在家里陪伴她，安慰她，没有到公司去，虽然明知道会被扣去一天的薪水。

晚上明儿在屋角里捏紧小拳头，一个人自言自语："我大起来要买把手枪，砰，打杀好爹爹！"

十三

"你看明儿该不该打？"

有一天我从公司回来，妻在门口迎接我。明儿躺在石板

地上哼。

妻对我说了上面的话，又说了明儿的种种顽皮的地方。

"是的，该打。"我就走去拉着明儿的手叫他起来，心里想现在我有理由了。

明儿不但不肯起来，反而大声哭了。

我就重重地在他的脸上打了两下。

"够了，不要再打了！"妻在旁边着急地叫起来。

"不行，要打就打个够！"我生气地说。

妻走过来拉，没有用，我还是要打孩子。但事实上我的手很少落在孩子的身上，虽然孩子哭得那么厉害。

妻突然插足在我同孩子的中间，她抱住孩子生气地对我说："你要打他，先打我！"

这句话像一下铁锤打在我的头上，我觉得一点气力也没有了。我垂着头走到楼上房里，疲倦地躺在床上。

我又一次想起我同妻初恋以至于结婚的情形。

"恋爱只是一个脆弱的梦啊，很快地就被生活摧残得干干净净了。"

我这样想着，我对生活起了厌倦。

十四

像现在这样过下去，是不行的。这样的生活是必须结束的了。

我们三个人里面无论如何只应该有两个人存在。

她自然是应该活的。我和明儿两个中间必须去掉一个，这是为了我们的幸福着想。“买把手枪，砰，打杀好爹爹！”我不能够忘记这句话。

十五

黑夜，外面落着大雨。

明儿又因为小事情哭了。妻安慰他，没有用，他反而哭得更厉害。

“非打不可！”我烦躁地叫起来，于是在孩子的脸上重重地打了一下。我好像不是打自己的孩子，却是打那个给我夺去了妻的爱情的人。

“好了，夜深了，不要再打了，”她在旁边劝道。

“不行，我不要你劝！”我愤怒地抱起孩子打。

“那么你要打死他吗？”妻也生气了，她跑过来抢孩子。

“不行，非打不可！”我报复似地说，于是在孩子的屁股上重重地接连打了几下。

孩子大声哭着，窗外荷荷地落着大雨，他的声音不会被人听见。

“你把他放下来！……你要打还是打我罢！”妻大声哭叫道。她用力拖明儿。

她几乎把孩子拖了过去，但是又被我拖回来。我用力打孩子，她却拚命护他。这一来我更动气了。

“今天非打死他不可！”我差不多要发狂了。我突然抱起明

儿往楼下跑。我接连说:“我要弄死他……弄死他给你看……”

妻连忙追下楼来,一面哭叫:“你把他抱到哪里去?”她的声音开始战抖起来。她有些胆怯了。

“我要弄死他!”我狂怒地说,我忘了妻,忘了自己。我只记得一件事情:恨。不管外面落着大雨,我打开门出去了。

妻也跟了出来。她的哭叫声被淹没在大雨中了。她没有办法追上我。

我不顾头上的雨点,不顾脚下的水,不顾妻的追赶,不顾明儿的哭声,让激情支配我拚命往前奔。我不再想任何事情。

走不到两条街,我全身都湿透了。我忽然感到了冷和疲倦。我还是紧紧地抱着孩子。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置他,虽然口里只顾说:“我要弄死你。”

我站在一个商店的屋檐下躲雨。我的心渐渐地平静下来。

孩子已经不哭了。

我揩了揩额上的雨珠,理了理头发。然后借着街上的灯光看手里抱着的孩子。心里想:现在我胜利了。

孩子显然地吓坏了,脸色发青,一头都是雨珠,头发被雨水打湿,粘在前额上。他的小身体在湿透了的衣服里面战抖。他的两只冰冷的小手紧紧地抱住我的颈项。两只亮眼睛害怕地望着我的脸。

“好爹爹,我错。我不哭了。我不哭了。回去罢,这里冷得很,”他断续地、可怜地、亲热地、但也带了恐惧地说。

我默默地望着他的小脸,好像不懂他的话一样。这时候

我的愤怒已经不知道逃到什么地方去了。四周没有一个人，连一个影子也看不见。只有我和明儿两个。

“好爹爹，回去罢，妈妈在等我们。外面冷得很。我不哭了，不闹了，我以后要听话。”

断续地、可怜地、亲热地、但也带了恐惧地，他又说了上面的话。他把他的打湿了的、冰冷的小脸偎着我的脸。

我茫然，我疑惑，我觉得是在做梦。我迟疑了一会儿，我在想怎样来处置他。但是我突然明白了。我的眼里淌了泪。

我忽然忘了自己地捧住明儿的小脸吻起来。

“明儿，你说得对，妈妈在等我们。我们现在回去。”

我也是断续地、亲热地说了上面的话。

我紧紧地抱着孩子往回家的路上跑。孩子在我的怀里就像一个新发见的珍宝。在我这一生里我第一次感到了做父亲的人的喜悦。我第一次感到了我同这个孩子的关系，和我对他应该负的责任。

回到了弄堂门口，我看见妻倚在那里哭。

“阿妹，回去罢，”我温和地在她的耳边说，一面牵她的手。

“明儿呢？”她抬起满是泪痕的脸问道。

“这不是？”我把明儿指给她看。“快进去给他换衣服。他一身全湿了。”

“你也是——”她一只手抚着我的衣服说，然后又很关心地问：“你真没有弄伤他？你真没有吓坏他？”

“妈妈，回去罢，外面冷得很，”明儿说。

“全是我不好——”她说了这五个字就说不下去了，把头

靠在我的胸前重新哭起来。

最后我一只手抱着明儿，一只手牵着妻，我们慢慢地走回家去。

1932年。

罪　与　罚*

一　古代人的观念

古代人用一个蒙着双眼手持天秤的女人作为“公道”的象征。

《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二十四、五节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

二　巴黎《工作报》上的漫画（一九二九年）

一个时髦的母亲对女儿说：“你要学演悲剧吗？那么你到刑事法庭去。”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九月一日《现代》第一卷第五期。发表时作者作有如下的附记：“去年年底曾为《小说月报》写了一个短篇，题目与内容和现在这篇一样，但是那篇稿子在上海的炮战中跟商务印书馆化为灰烬了。如今本着当时的心情把它重写出来，自己觉得并不是没有意义，而且尤其是在立法委员诸公热心在争论着‘人道’与‘残酷’这问题的时候。这意思并不是想给谁献策，是想揿开一些人底眼睛，叫他们从房间里跑出来看看犯罪世界中的种种事象和法律底功用。事实是在我旅居巴黎的时候那个城市里发生的惨案。人物是实在的，不过姓名略略换过罢了。”

三 一件事实

一千九百二十八年二月九日在巴黎城内一个唤做约翰·查禄的珠宝掮客突然失踪，两天以后被警察在市外树林里发见了他的半烧毁的尸体，面目已经烧焦了，但是人们从那只手上戴的戒指认出来就是他。于是警察开始侦缉凶手。因为死者在被害的那天早晨曾经到过一个叫做查理·莫洛的珠宝商的店里去过，警察便把莫洛传到署里去讯问。这个莫洛很胆小。不要多久的时间，他竟然招出来他亲手杀死了查禄。不过他承认这是无心的误杀。接着在预审里他的小姨鹤乃·德利突然出来说她原是姐夫的情妇，查禄近来常常来调戏她，她的姐夫为了保护她的缘故，跟查禄发生冲突，终于杀死了查禄。

这个案件订于六月四日在赛纳省重罪刑事法庭开审，审判以前人们知道的事实就是这些。

四 审判的第一日

下面是《每日新闻》记者的报导：

莫洛案件今天开审了。这两三年来刑事法庭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热闹过。旁听席中很早就挤满了人，大都是打扮得很漂亮的太太、小姐们。她们伸长了颈项，热心地望着，望着，她们是来看戏的。法庭上只有两个女人在哭，一个穿深蓝色衣服的长身玉立的少妇，身子摇摇摆摆，时时现出支持不住的样

子，这是凶手莫洛的妻子；另一个是短小、瘦弱的老妇，胆怯地坐在那里，那是死者查禄的母亲。

莫洛带进法庭的时候，那两个女人都抬起头用悲哀的眼光看他。但是他埋着头，不回看她们一眼。莫洛夫人用她的战抖的手划了个十字记号。老查禄夫人脸色变了，嘴唇和面颊忽然颤抖起来。但是她没有说一句话。

莫洛坐进了被告席，依旧埋下头不敢看别人一眼。只有当他站起来回答庭长的问话时，他的苍白色的脸才完全露了出来。

庭长最初讯问被告的过去的生活，甚至回溯到他的童年时代。被告在幼年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成年以后又是一个勤勉的工作者。他在一个朋友的家里遇见了他现在的妻子，他们热烈地相爱，不久就结了婚。据说莫洛夫人过惯了奢华的生活，因此莫洛一家的用度就大大地增加。到了今年受到经济恐慌的影响，莫洛的生意情形很不好。二月九日那天，约翰·查禄带了珠宝到他的店里来。那时候他显然迫切地需要钱用，因此，据法庭律师说，就引起了莫洛的犯罪行为。

法庭律师加宋——查禄每次到莫洛的店里去，身上总要带很多珠宝。那天他也带了价值三十五万法郎的珠宝，莫洛，这倒是一笔大的款子！

莫洛——我敢发誓说我没有杀害他的意思。我的过去是很光荣，很诚实的。

但是“过去”是法庭所不问的。

被告律师余伯尔——但是那天并不是莫洛请他来的。

法庭律师——那么是查禄自己来请莫洛杀死他的？

说到犯罪行为上面，被告律师余伯尔站起来对莫洛郑重地说：

被告律师——莫洛，这是你的生死关头，你要原原本本把真正的事实说出来。

那天杀了人以后，莫洛并不曾回家去吃中饭，他是破例留在店里吃饭的。

庭长——你把尸首包扎好以后，居然一点也不动心地就在尸首旁边吃起火腿和土豆来了？

莫洛——那天我并没有吃中饭。这是我的小姨编造的故事。我为了掩饰她的谎话，我也只得撒谎。

是的，如果一个人在十二点钟安心吃中饭，当然不会在十一点半谋杀过人。鹤乃姑娘想得不错。莫洛夫人也跟着她的妹妹撒了谎。

庭长——莫洛一家人好像都有撒谎的习惯。

又说到裹尸的被单。

庭长——一幅被单浸了三箱挥发油，烧起来一定很不错。这是很好的火葬炉。被单是你早准备好的吗？

莫洛——啊，不，不是，被单是在那天下午五点钟买来的。

庭长——谁去买的？

莫洛——鹤乃·德利。

啊，又是她，这个浪漫的女郎！旁听席中有些女人尖声笑。检察官愤怒地挥舞着他的肥大的手。

被告律师——我叫人说真话。你却不高兴。

检察官——我不高兴的是被告和证人们在预审中都撒了谎。

被告律师——但是我这个辩护律师却是新的。

莫洛脸色苍白，身子颤抖，忘了自己地喃喃说话。

莫洛——我给你们说真话……

莫洛——我们争执起来。我们就像恶棍一样地相打。查禄不住地骂我，我冒了火就拿起桌上的锤子去打他。我把他弄倒在地上，他还要骂，我就把他的头着实地打了几下。

庭长——你果然是为了你的小姨的缘故吗？

莫洛——那不是真的。鹤乃撒了谎，因为她以为这样说就可以救我的命。她从来不曾做过我的情妇。

庭长——你不是对预审法官说过她已经不是处女了吗？

莫洛——我发誓说我现在说的都是真话。我知道她不是我的情妇，也不是任何人的情妇。我撒了谎，因为我也想救我的命。

但是似乎很少有人相信莫洛的话。这个杀人犯撒了几次谎，现在就会说真话吗？谁相信！

莫洛——我不是故意杀人的。我也爱惜自己的命。……我要求大家原谅我。

他再说不下去了。

莫洛——我的店伙们全知道这件事。……一个对我说："莫洛先生，你发疯了？"另一个要打电话报告警察署，我哀求他："不要，不要这样做，你可怜我的妻子，可怜我的家庭罢。"

谎话，原来在预审里大家都撒了谎。

检察官——这又是新的发见了！

庭长——为什么他们一点也不作声呢？

莫洛——因为他们可怜我。

说到抢劫死人身上的珠宝，莫洛极力否认。他说他之所以取去珠宝，是因为怕别人会认出尸首来。

庭长——然而你却把他手上的戒指留下。

莫洛——那一定是我一时的疏忽。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对于这种事并没有经验。

他的声音含糊。他说得不错。谁对杀人灭迹的事情会有许多经验呢？

庭长——那些珠宝当然是一笔大数目。你的经济情况困难，珠宝对你一定有帮助。这笔生意倒做得不错。

莫洛——啊，我决不是故意的。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层。我把珠宝从他身上取下来。我却不敢卖掉它们。我看见它们就会想到杀人的事。所以后来我便把它们交给鹤乃·德利，托她好好地藏起来。我很愿意把它们还给查禄的家属。我常常这样想。我的手是很清白的，它们从来不曾抢过别人的财物。

庭长——但是这双清白的手却谋杀过一个人。

后来检察官站起来攻击莫洛的凶狠、残酷。他自己杀死了查禄，烧了那个人的尸首，后来，居然亲自到墓地去吊唁死者的家属。莫洛的脸色更苍白了。他费了很大的气力才说出下面的话。

莫洛——我妻子不知道我的事情。她一定要我去给查禄

送葬。她以为给一个朋友送葬是应该的。

莫洛的供词完毕了。接着人们又传讯证人。

第一个证人彼得·赖弗尔是一个十五岁的金发孩子。他的答话很简单：或者"是"，或者"不"。

他当时听见吵闹声，便跑去，打开了老板写字间的门。他看见老板跟一个人打架。那个人跌倒了。

庭长——那个人还在动吗？

彼得——是。

庭长——你不曾去救他？

彼得——不曾。

庭长——你为什么在预审里不说出来呢？谁教你撒谎的？

彼得——莫洛先生和德利姑娘。

德利姑娘！又是她，这个神秘的女郎。

彼得又继续叙述他看见查禄仰卧在地上，莫洛也俯下去压在查禄的身上。他随时回答法庭律师的讯问。那些讯问很详细，叫彼得把当时的可怕的犯罪情形完全描写出来了。那个孩子说得很天真，似乎并不知道他的答话是怎样地可怕。好些人差不多要叫出声来："够了。"

法庭律师——你没有听见查禄说过什么话吗？

彼得——他说过："可怜罢，可怜罢！为了几十万法郎杀人是不行的。"

法庭律师举起两只手，脸上现出胜利的得意。

法庭律师——诸位陪审员，真相就在这里了。

第二个证人马塞尔·南格，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他也是莫洛的店员。他的话并不多。

庭长——我，刑事法庭庭长，我对你说如果你说真话，就不会追究你，否则……

马塞尔的供词和彼得的差不多。他承认后来捆尸的麻绳是他去买的。

马塞尔——那时候德利姑娘已经来了。莫洛先生问她："麻绳要多少长？"她回答说："我不知道，大概要七八个公尺罢。"

莫洛的两只哀求的眼睛紧紧地望着他，好像在说："可怜罢，不要再说下去了。"

马塞尔去买了麻绳。他也没有泄露出一句话。他说这是因为莫洛跪着哀求他的缘故。

第三个证人是孟赛，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他也是莫洛的店员。他的供词里并没有什么新的发见。他没有听到查禄的那句话。他没有干涉老板跟查禄打架，因为老板指着倒在地上垂死的人对他说："这是一个强盗。"

最后法庭律师站起来结束了这一天的审讯。

法庭律师——到底有三个人来给我们说出事情的真相了。

五　审判的第二日

那一个新闻记者继续着在《每日新闻》上发表他的报导。

莫洛案的第二日。

鹤乃·德利姑娘出庭了。她一路抽泣着。谁能够解释这个女郎的性格呢？她帮忙姐夫料理尸首的时候她是何等坚定，如今又是这样柔弱可怜！难道她同时可以是下面的两种女人：一个看见尸首并不战抖的狡猾的情妇，和一个在刑事法庭的威严下畏缩哭泣的柔弱的少女吗？

这个如此柔弱、如此痛苦的少女，今天连那个法庭律师加宋先生也对她起了怜悯心，她究竟为了什么样的动机，居然那样大胆那样狡猾地撒谎来救她的姐夫呢？她究竟根本是一个残酷无情的坏女人，现在到法庭来演喜剧吗？或者她是一个多情的少女，为了报答姐夫的恩惠便牺牲自己来救他吗？这个姐夫代替了那个瘫痪的父亲照料她，使她尝到了家庭的快乐。

庭丁把她带进法庭的时候，全法庭的人都注意地望着她，但是他们却不能够回答上面的那些问题。看见那个少女的眼泪，人们是不能不动心的。但是他们却止不住依旧要问隐藏在这颗年轻的心里面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这一天开始说话的是证人曼丽·郎格瓦姑娘，她也是在莫洛的店里服务的。她跟昨天的三个证人一样，她也看见那个惨剧，她也听见查禄的话，但是她也不作声。

曼丽——我们以为这是一件盗案，查禄先生是来偷东西的。……然而我们错了。

这是对莫洛的一个大打击。他的身子抖得厉害，脸上没有一点血色。他差不多要倒了下去。他开始喃喃地说话。

莫洛——我从没有听见他说那样的话。我敢拿我的生命

发誓。我的话都是从心里吐出来的。我是一个不幸的人。把我的命拿去罢。

被告律师——喂，莫洛，不要这样软弱。不管怎样残酷，你也应该奋斗到底。鼓起勇气。大胆些，像一个人！

这个莫洛，他还像一个人吗？他倒像一个穿上衣服的草人。

曼丽——我从前撒谎，因为我只想救我的老板。他待我真好！他是一个勤勉的人。

这个女郎素来听从老板的话。她还承认鹤乃姑娘放了两包珠宝在她那里，并且说："不要作声。等我要的时候，你再还我。"

庭长——你一点也不觉得可疑吗？

曼丽——不。

传讯鹤乃·德利的时候，法庭中起了大的骚动。旁听席中所有的人都站起来。有许多人叫"坐下"，就像在戏院里那样。在那般打扮得时髦的太太小姐们看来，法庭跟戏院就没有两样。

但是她们也许会大大地失望了，因为鹤乃·德利只是一个美丽而柔弱的少女，在她的身上找不出一点英勇的气概，连她的装束也很朴素。起初她走路脚步还坚定，说话声音还清晰。但是说不到几句话，她的声音就渐渐地变了。

庭丁把帽子给她取了下来，因为人们连她的一滴眼泪也不肯放过。但是他们却给了她一把椅子坐。我怎样记录她的话呢，它们只是些哭泣和叹声？

鹤乃——他央求我不要泄露一句话。我想我可以救他的命。他是那么可怜！……我去买被单。我回来的时候……

她回忆到惨剧的场面，不觉惊恐地叫起来。她绞着手，乱说话。

鹤乃——我撒了谎。我相信可以救他。我的父亲是个残废人。这些年来他待我那么好。倘使我撒了谎，请原谅我。为了他的缘故，原谅我。

审讯开始了。差不多每回答一句问话，她就要晕倒一次。于是庭丁放了一瓶嗅盐在她的鼻子下面。人们又继续问下去。

庭长——你为什么要说你是你姐夫的情妇呢？

鹤乃——别人劝我这样做。我相信这样就可以救他。

庭长——什么人？

鹤乃——几个朋友。

庭长——姓名呢？

鹤乃——我不能够说。

庭长——是你的姐姐吗？

鹤乃——啊，不，不是她！

声音的确很凄惨。有些人在叫："够了！"庭长却觉得不够。

庭长——你以后回家慢慢地哭罢。这里的事情还没有完呢！

她帮忙莫洛包扎尸首。马塞尔听见她说麻绳大概要七八公尺。

鹤乃——啊，不。不是我。我并没有说过那句话！

不管人们怎样论断这个女郎，但是谁听见她的哭叫，未有不觉得心软的。这个景象太残酷了，所以加宋先生也可怜这个孩子似地哭着的女郎。

法庭律师——应该给她休息，她实在受不住了。

但是庭长一点不觉得她可怜，却继续拿残酷的问话问她。

法庭律师——至少应该对她说，像对别的证人说的那样：她说真话，对自己并无妨害。

检察官——啊啊，我不主张说。我要保留着这句话。

庭长——我不能够说什么。

鹤乃·德利姑娘又承认她交了两包珠宝给曼丽·郎格瓦。但是她并不知道那是从死人身上取来的。她还承认她帮忙把尸首弄下楼去。

鹤乃——我打开门。人家把尸首弄下去。我便回到门房那里。

庭长——莫洛在弄那个包裹吗？

鹤乃——是！（抽泣）唉呀！妈妈！（叹息）

这一次她晕倒在庭丁的怀里，就像一卷布一样。

莫洛把脸藏在手里，不敢看鹤乃姑娘一眼。

接着又传讯了几个证人。（下略）

六　审判的第三日

《每日新闻》记者又发表第三次的报导：

莫洛夫人在审判的第三天开口说话了。

这个少妇用一种苦涩的声音申说她对于丈夫的爱情。她回忆起那十几天内的痛苦的生活，她睡在她的杀过人的丈夫的身边，一点也不知道他的痛苦。好像有一种梦魇压迫她，她感到种种的不安。她甚至到教堂去点蜡烛祷告凶手早日被捕，可以使他们安心。

鹤乃姑娘也来了。昨天她说她去买过裹尸的被单。但是那个商店的老板却找不到证据。一阵绝望和抽泣把她压倒了。

鹤乃——我发誓，我拿我瘫痪的父亲的头来发誓，我说的真话。

不久人们就可以决定她是否又在撒谎了。

审讯开始了。旁听席中差不多全是女人。跟在戏院一样，法庭外面搁着接连不断的汽车，法庭里面是珠宝、香水、脂粉。尖锐的声音在笑，在批评，在闲谈。

今天的第一个证人是孟赛，他在第一天就已经说过许多话了。不知道怎样人们又要他今天来说话。

孟赛——老板虽然对我说这是贼，但是我想他或许是莫洛夫人的情人。

法庭律师——这就证明莫洛夫人的好名誉了。

一个法庭律师居然说这样的话。太过火了！许多太太在旁听席中笑，叫。被告律师马上站起来。

被告律师——加宋先生，你在这里是一个控告人。庭长没有说话。检察官也不作声。你是在进行审讯。你是个公务人员。你不能够随便乱说话！

旁听席中依旧有人在笑，叫。法庭律师把他的大袖子在桌子上拍着。

法庭律师——我只有一句话，就是叫你闭嘴。我是来保护死者的。

被告律师——你不过是为了钱说话。

众人笑起来。两个律师面对面地站着。

庭长——余伯尔先生，你平常都是很安静的……

检察官——余伯尔先生，这个吵闹应该由你负责。

这时候莫洛被人们忘记了，他悲哀地喃喃说话，把眼睛埋下去，不敢看谁。

莫洛——我并不是像人家想像中的那样悲惨。我是一个不幸的人。

接着又传讯了几个证人，有的证明莫洛的经济情况快要陷于绝境，有的证明裹尸的被单早就买好放在莫洛的店里，还有其他的证明。（中略）

德利夫人来了，鹤乃的母亲，莫洛的岳母，她含着眼泪说话。

德利夫人——这是千万人里面难找出第二个来的好人。他连一只苍蝇也不肯伤害。

没有人相信这句话。

德利夫人——诸位陪审员，可怜罢。可怜我的两个女儿。可怜罢。

莫洛的兄弟也来了。这个年轻人昂起头走路，脚步很坚定。

小莫洛——我最先代表我的母亲向查禄先生和夫人道歉，要求他们宽恕。

被告律师——你相信他能够故意杀人吗？

小莫洛——啊，不。他不会的。我同他一块儿生活了二十八年。我相信那是不可能的。

莫洛夫人一出现，旁听席中马上就有许多人站起来。接着就是“坐下”和“嗤”的声音。

这个长身玉立的少妇穿着黑色衣服，披了一条皮领。她说话，她急于要把满腔的热情吐出来，要把她的悲痛，她的希望，她的苦恼混在一起吐露给陪审员听。

莫洛夫人——诸位先生，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千万想像不到他是那么好！

莫洛杀了人以后晚上回到家里。

莫洛夫人——他身上有血迹。我问他：“查理，查理，你怎样了？”他回答说他受了伤。你们想他怎样可以对我，对他所爱的人承认那件可怕的事情呢？

她支持不住，坐倒在椅子上面。

莫洛夫人——想起来多么可怕！从那个晚上起他没有一夜睡得安宁，他每夜都有可怕的梦魇，他像患了热症似地战抖着。我的安慰也不能够使他忘记那件事情。我当时不知道。我问他：“为什么人家不让我们安静？”

她抽泣了一会儿，才能够继续说话。

莫洛夫人——我到教堂里去点蜡烛，祷告凶手早日破获。我是多么可怜。我还相信凶手捉住，我们的幸福就会回来了。

在被告席中，莫洛这时候俯着头大声哭起来。

莫洛夫人——我在《巴黎午报》上读到凶手即将破获的消息，我还高兴地对他说："查理，查理，幸福的日子就要回来了。"

她止了哭，用大声说话，又像在祈祷。

莫洛夫人——我爱他，谁也不能够把爱情从我的心中拔去。……啊！宽恕我，我使他受了那么多的苦，我还逼着他去给查禄先生送葬，我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他决不是为了钱杀人的，我有珠宝，我有钱。

她突然把结婚证书向着陪审员席上掷去，当作声请书那样。她不能再支持，就要倒下去了。两个庭丁扶持着她。她叫起来："查理！"

莫洛站起来，哀叫一声，又坐了下去。他双手捧住脸不敢再看她一眼。

庭长做了一个手势，那两个庭丁就把她扶出法庭去了。一路上她还不时回头看莫洛，口里叫："查理！查理！"

这时候还有一对老年人，就是查禄的父母。他们坐在庭长的脚下，他们也哭了。

于是又讨论到被单的问题，德利姑娘又被传进来。她低着头慢慢地走路，样子很憔悴。

庭丁——庭长先生，德利姑娘方才在走廊里晕倒过一次。

庭长——她还要更倒楣的。

被告律师——这一次决不会。

商店老板杜美说他的店里二月九日那一天并没有卖出过

价值九十法郎的被单，像德利姑娘所说的那样。

全个法庭都震动了。许多人叫起来。被告律师脸色变成苍白，皱着额，现出为难的样子。鹤乃·德利姑娘倚在庭丁的身上，她差不多又要晕倒了。

被告律师——鹤乃，我相信你。倘使我怀疑你的供词的话，我决不会这样粗心叫人家来对证的。

她抽泣着，不能够说一句话。

被告律师——你再想想看，你究竟花了多少钱买那幅被单？

鹤乃——我记不清楚了。我那时候身边有两百法郎。（叹息）……我拿我瘫痪了的爸爸的头发誓，二月九日的下午我的确在那个店里买了被单。

她绞着手。法庭律师俯下身去望着她，想逼迫她说出真话。

法庭律师——在这个案件里所有的人都说过谎话。而这个女子还要再来撒一次谎。

鹤乃——我发誓，我说的是真话。

杜美把那幅烧焦了一半的被单拿在手里，仔细地看了一些时候，最后说这也许是属于一百二十法郎一类的货，等他回到店里去查查看。所以鹤乃·德利是否又撒谎，这个问题要等到明天才能够解决了。

不管怎样，明天就是这个悲剧的最后一幕。后天就要宣判了。

七　审判的第四日

《每日新闻》记者的第四次报导如下：

莫洛今天也晕倒了。

他那几个年轻的店员又被传到法庭上来叙述惨剧发生的情形。他们发誓说听见查禄说过："可怜罢，为了几十万法郎杀人是不行的。"

但是莫洛并没有听见那句可怕的话。他们的详细的描写，一定使他回想起了当时的情形，他也晕倒了，像他的小姨、他的妻子那样。

这时候整个法庭都骚动了。大家全站起来看莫洛，没有一个人愿意放过凶手的痛苦。旁听席中那些散布香气的贵妇人都是些非常仔细的观众，她们是来娱乐的。法官的命令不能够干涉她们。她们带着那些伺候她们的绅士们挤满了旁听席，来看莫洛的晕厥。她们当然不肯放过这幕演得如此逼真的悲剧。

最倒楣的是摄影记者，没有人欢迎他们；还有新闻记者今天要找个座位也很困难。这大概是法庭对他们的小小的报复罢，因为他们这几天来把法庭中经过的事实毫无隐讳地全描写出来了。然而法庭对于那般香气扑鼻的贵妇人和阔绅士依旧非常欢迎。

审讯开始时对被告颇有利。那个商店老板带了帐簿来证明在二月九日下午三点钟到五点钟之间，店里的确卖出了这

样的被单，价钱果然是一百二十法郎。他断定就是裹尸的这一条。

被告律师满意地安慰鹤乃·德利。

被告律师——孩子，你果然说了真话。谢谢你。

鹤乃——我发誓我说的是真话。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她的脸上有了快乐的光彩，她似乎觉得这样她就可以救她姐夫的性命了。

但是这个希望不到几分钟就完全消失了。阴云马上又密布起来。一个黑影子向着公堂走。那是死者的母亲，两个律师扶持着她慢慢地走着，就像在送葬一般。

查禄夫人坐在陪审员前面用破声叙述莫洛吊唁的情形。

查禄夫人——他跟我握手，对我说："这太可怕了！"

她显出很大的勇气残酷地说话，她没有眼泪，大概她的眼睛已经哭干了。

查禄夫人——诸位陪审员，我相信你们的判决。我向你们要求一个严厉无情的公道来惩罚凶手。

这个老妇说得好厉害。被告律师马上拂着他的大袖站起来。

被告律师——夫人，请不要提起复仇罢。这里还有很大的痛苦，这是莫洛的母亲和德利姑娘的母亲的痛苦。她们低了头在向你谢罪，要求你宽恕。……诸位陪审员，你们的恻隐心会懂得她们的要求的。这两个母亲也已经受够苦了。

莫洛把头埋在手里，不敢说一句话。

审讯似乎应该结束了。但是陪审员却愿意再传讯证人来

讯问一些详情。

首席陪审员——莫洛听见查禄叫道："可怜罢，为了几十万法郎杀人是不行的吗？"

两个庭丁把莫洛挟起来，就像提一个口袋那样。

莫洛——我没有听见。

马塞尔、彼得、曼丽三个年轻人都被传上堂来，证明他们确实听见过那句话。莫洛哭了。他取出手帕遮住眼睛，在揩眼泪。

庭长——你们想他一定听得见吗？

曼丽——我们隔了两公尺远，我们都听见的。

被告律师——是不是莫洛那个时候带着疯人的样子？

法庭律师——他同时不是也带着凶手的样子吗？

众人笑起来。旁听席中有尖锐的声音在叫："好。"

被告律师——也许在发狂的时候他听不见那句话。

马塞尔——也许是这样。

旁听席中又有人在笑，在叫。"嗤"的声音和低声的批评，充满了整个法庭。人们甚至听不清楚陪审员和证人的问答。这太过火了。

被告律师——我要求大家不要作声，因为这关系着一个人的生死的问题。我特别要求那些太太小姐们不要笑。她们穿华丽的衣服、戴珠宝，她们是很幸福的，她们没有权利到这里来。

审讯依旧继续下去。

首席陪审员——你认识查禄吗？

马塞尔——我们不认识他。

因此他们就相信查禄是一个强盗，并不去干涉。马塞尔还去买了麻绳和打包布，他一点也不疑心是用来包扎尸首的。他听见德利姑娘说过："要八个公尺长。"他就买八个公尺长的麻绳和打包布回来。那时候他看见包裹放在屋子的当中。

马塞尔——我看见那个包裹，我就明白那里面有一个人。

法庭律师——德利姑娘在那里。她晕倒过吗？

莫洛——首席陪审员先生，这不是真的。他们所说的一切，我既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见过。

他的声音和脸色是一样地可怕。这样懦弱的人会是一个杀人犯，谁相信？

被告律师——那么审讯又要重新开始了。莫洛，准备献出你这条命罢。

被告律师——为什么又要重新开始审讯呢？难道以前的供词都不算数吗？那么赛纳省的陪审员，你们把这些人全赶出去罢，他们只会在这里撒谎。

莫洛在被告席中停止了哭泣。他发出一声长叹就向后面晕倒下去了。许多人站了起来，大家都伸长颈子去看他。大家对凶手的痛苦一点也不放过。

被告律师——莫洛，站起来。你是一个男人。你没有晕倒的权利。

他挽住莫洛的膀子，想把那个人拖起来。但是莫洛摇摆着头，脚下没有一点气力，又跌倒下去了。嗅盐的气味开始混合在强烈的脂粉香气里。莫洛渐渐地醒了过来。

接着又讯问了一些证人，最后法庭律师加宋开始他的求刑的陈述，他的最后的话是很可怕的。他在要求陪审员给一个严酷无情的判决以后，又指着莫洛说了下面的话。

法庭律师——你们看见他今天在这里晕倒了。原来他觉得他的头不会再留在他的颈项上了！

加宋先生做起检察官来，一定很不错！

八 《巴黎晚报》的记载

这一天的《巴黎晚报》上发表了一篇访问记，记录了前一天晚上一个新闻记者跟莫洛夫人姊妹的谈话，中间有几段是：

莫洛夫人起初不大谈话，神情很萎顿。我问她关于他们夫妇的家庭生活。她的话很简单。她常常摇着头叹息说："他是那么好，那么好！"

后来她的脸色渐渐地变红了。我看得出是一股热情在鼓动她，给了她一种力量，使她把哭和笑混合在声音里面。她说起爱情，说起她和那个凶手的爱情。

"先生，你不会知道我们是怎样地相爱。这样的爱情是永远不能够消灭的。你不知道我的妹妹承认她是我丈夫的情妇时，我是多么地绝望！我想，他会欺骗我吗？像他那样的爱情会是虚伪的吗？固然我失掉他，那是很大的痛苦，但是使我更痛苦的就是失掉他的爱情。……然而我错了，我错疑了他了。鹤乃并不是他的情妇，她的供词是假的，她说假话全是为了想救我的丈夫。但是她的牺牲我不能够接受。……我宁愿我的

丈夫做一个杀人犯，我不愿意他欺骗我，我不愿意叫我们纯洁的爱情的结婚给别人误解，给别人批评。我一定追问鹤乃，要她说出真话。……是的，她今天说的都是真话。鹤乃，你说给这位先生听，你究竟是不是你姐夫的情妇……”她说到这里就闭了嘴，却还在喘气，显然在说话的时候费了大力。她的眼睛热情地望着她妹妹的美丽的脸。她的脸也很美丽，而且因了激动显得更美丽了。

鹤乃姑娘坐在姐姐的斜对面，是一个可爱的金发少女，年纪还不到二十岁。在别人想像中她一定是又狡猾又能干的女人，其实她是一个谦虚、柔弱的小姑娘。提到那个案件她就要流泪。是的，我没有看见发亮的泪珠离开过她那长睫毛盖着的大眼睛。她时时埋下头，如今在她姐姐的热情的眼光下面，她变得更胆怯了。她说，她用颤抖的声音说："先生，我姐姐是对的。我并不是我姐夫的情妇，查禄先生也并没有调戏过我。我并没有做过任何人的情妇。我敢拿我瘫痪的爸爸的头来发誓，我是很清白的。我撒了谎，因为别人告诉我，这样就可以救活姐夫的命。为了姐夫，为了姐姐，我愿意牺牲我自己的幸福。他们待我太好了，我能够过着幸福的生活，全是他们给我的。他们给我的好处太多了！……我简直不能够报答他们……我的牺牲也没有用。先生，你想他们会杀死他吗？……他是那样好的人……”她突然迸出哭声来。她哭得很伤心，就像一个失望的小女孩那样。

莫洛夫人站起来。她刚刚走到妹妹的身边，就坐在沙发的靠手上，把头俯在妹妹的背上，低声哭起来了。

我看见这个情形，觉得不能够再留下去了。我正要告辞出去，莫洛夫人却抬起头用她的泪眼挽留我。她继续地说："先生，他们会杀死他吗？……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你说他们不会杀死他罢。查理，他是那样好！……我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在那些日子里他的痛苦是那样大，我简直不能够安慰他。先生，我逼着他去参加查禄的葬礼，我完全不知道。我还在教堂里点蜡烛祷告凶手早日破获。先生，你看我是怎样愚蠢的女人啊！……我一点不能够安慰他。我看着他每夜被梦魇逼着，他常常从梦中哭醒来，他战抖得厉害。我痛苦地问：'查理，查理，什么事情？'他只是苦笑，那比哭还要悲惨的苦笑，我当时完全不懂。我也陪着他苦笑。我还暗暗地祷告我们的幸福的日子早些回来……唉……"她又俯下头去哭了。

九　鹤乃·德利的自白

在同天的《巴黎晚报》上又载了鹤乃·德利姑娘的自白，这是由鹤乃姑娘口述、那个新闻记者笔记下来的。重要的是后面的几段：

查禄先生在十点多钟来了。我给他开了门。我们谈了一些闲话，我们谈得很好。后来他就到姐夫的写字间里去了。……

我第二次到姐夫的店里。我进了他的写字间。查禄先生倒在地上，姐夫跪在他的旁边，一把锤子放在地上。我惊叫起来："查理！"我就晕过去了。……

等我醒过来时，我发见自己是在外面客厅里。我要再进姐夫的写字间。人家拦住我。同时姐夫也出来了。

"查禄先生呢?"我对他叫道。

"他已经死了。"

我听见这句话差不多又要晕过去。姐夫接着对我说:"你没有听见什么,看见什么罢。"他要求我不要作声,他还哀求店员们也不要作声,他没有说过贿赂或者威胁的话。

姐夫回到他的写字间，我陪着他。查禄的尸首已经不在那儿了。

我问他:"他在什么地方?"

"那里,"他说着,一面指那个壁橱。

地上到处都是血迹。姐夫要求我给他洗刷干净，我便到厨房去端了一盆水,又拿了一块海绵来开始工作,我把血迹全洗干净了,一直洗到下午三点钟。

在四点钟光景姐夫从外面回来要我去买被单，他给了我两百法郎。我买了被单回来,姐夫就拿进他的写字间去了,不久他又出来叫我进去。

查禄的尸首躺在地上。姐夫把它包扎起来。我不能够给他帮忙,因为我没有胆量。我看见他把尸首放回到壁橱里去,我就出去了。

过了一些时候姐夫又出来，叫了我和马塞尔·南格两人进去。他叫马塞尔去买麻绳和打包布。我记不起了我是否说过要多少尺寸的话。

到了六点半钟光景,马塞尔买了麻绳和打包布回来,那时

候别人都已经走了。

姐夫把尸首包扎成包裹的形状。我给他开门，我先走，他跟在后面把包裹拖下楼去，我们没有被人撞见。我走进门房去放了钥匙。我跟看门的老太婆谈了几句话，姐夫就把包裹弄出去了。

“你今天走得很迟，”她对我说。

“我们今天事情很多，”我回答。

等我出去的时候，姐夫已经把尸首放在他的汽车里面正要开走了。

关于这件事情，姐夫并没有跟我谈过别的话，我也没有问过他。第二天十点钟我走进他的店里，他简单地对我说：“我把尸首放在树林里烧了。”

过了一些时候他交了两包珠宝给我。他托我替他收藏起来。我也没有适当的地方可以收藏。后来他叫我转交给曼丽·郎格瓦收藏，我便把它们交给曼丽了。

究竟姐夫为着什么动机杀死查禄，我至今还不知道。然而我是很清白的，我跟这件事没有一点关系。我帮忙姐夫完全是想救他。我并不是他的情妇，我跟查禄更没有一点关系。……

十 《每日新闻》的标题

莫洛被判决死刑

莫洛夫人在法庭服毒自杀

鹤乃·德利姑娘被捕

即将以藏匿尸首珠宝两罪起诉

十一 《巴黎晚报》的记载

关于鹤乃·德利姑娘被捕事，莫洛案中的法庭律师加宋先生对记者发表如下的意见：

“藏匿尸首罪应归轻罪裁判所审理。依据刑法三百五十九条所载：凡藏匿尸首者应处以六月至二年之有期徒刑与五十法郎至四百法郎之罚金。

“然而根据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所通过之法律，凡藏匿由谋杀行为取得之赃物者应归重罪刑事法庭审理。藏匿者与凶手同罪，但无死刑，其最重者，可得终身惩役罪。”

1932年。

堕落的路*

××兄：

想不到你去得这样快。不久以前我们还在一处谈话。现在在我们中间却隔了所谓国家的界限了。

我多么羡慕你的生活啊！在这里却只有寂寞，沙漠上似的寂寞，我找不到一个可以听我倾诉的人。所以我要给你写信，我要放下一切事情给你写信。

以前我们在一起谈话的时候，我常常不回答你的探索似的询问，我常常违背了你的诚挚的劝告，我常常不对你说真话，我常常拿微笑或怒容来欺骗你。现在我却不这样做了。我并不等你询问，却愿意把真话告诉你。你也许可以了解罢，我是怀着怎样空虚的心来求救于你啊！

我，一个刚刚走进社会的青年，我的年纪还不到二十，我生在一个破落的书香人家，我只有一个居孀多年的多病的老母，和自己的一个瘦弱的身体。一个病弱的母亲和一个瘦弱的儿子，在这个大世界中就只有我们孤孤单单的两个人，两个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文艺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发表时文前作者作有如下题记："——这篇文章献给三个人：一个母亲，一个儿子和一个姑娘。我希望这文章对于他们多少有些帮助。"

都需要扶持的人。然而我们终于分开了。母亲在遥远的故乡里辛辛苦苦地靠着针线过日子，把她历年辛苦所积蓄的钱陆续寄到一个遥远的大都市里供给她的儿子求学。她一点不怀疑，一点不带私心地帮助我，相信我。不管我在故乡有过怎样的行为，她依旧坚决地相信我。然而我常常骗了她了。你看，我是怎样的一个无聊的人，和一颗脆弱的心。

在这个时代里，在这个动乱的大时代里，每个青年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值得献身的工作，为什么我一定要作践自己的身子，走堕落的路呢？这样的话你已经向我说过许多次了。然而我至今还不能够了解它的意义。你看，我一走进这个时代，我的眼睛就花了，各种颜色迷了我的眼睛。我的脆弱的心所能够看出来的只是空虚。为什么别的青年在这里面可以找到更好的东西，而我就只得到空虚呢？于是我不得不诅咒这颗脆弱的心了，但是这颗脆弱的心终于是我的心啊！

是的，我走着堕落的路。我从前在故乡的时候就已经常常被人骂为不良的子弟。我爱喝酒，我爱赌博，我爱做其他别人以为年轻人所不应该做的事。我被一个中学开除，又几乎在另一个中学里留级。我浪费了母亲的辛苦的积蓄，常常做些使母亲痛哭的事。你看我过去竟然是这样的人。这一切你是知道的。记得你曾几次问过我，为什么当时要这样做，你后来又问我为什么现在又要这样做，我只是笑而不答。从你的眼睛里我看出了责备。我想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残酷无情而且无可救药的人。然而我怎么能够告诉你，我一面在笑一面在吞眼泪的事呢？而且即使我告诉你，你也不会懂的。我们

的世界相差太远了。

你该记得罢，我常常羡慕地对你说过你的环境太好的话，你只是满意地微笑着。你不知道那时候我的心是被怎样的一种妒嫉、一种欲望折磨着呢？的确，你的环境太好了。然而跟这个恰恰相反，我的环境又太坏了。我自问我在各方面并没有什么不及你的地方。但是一个偶然把我们两个放在完全不同的环境里，就这样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你幸福，而我不幸。

在我很小的时候，瘟疫夺去了父亲和一个姐姐。剩下一个年轻的母亲和我。父亲并不给我们留下一点可以靠着生活的东西。母亲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但是她却不能够博得我那位生性残酷的祖母的欢心。我们在那个家庭里过了一些苦恼的日子，后来终于被逼着回到母亲的娘家去了。从那时候起我就成了一个被自己的家庭抛弃的孩子。固然我的年纪还很轻，不过四岁，但是歧视和侮辱，我已经懂得，而且已经在我的身上生出一些影响了。我有过种种的欲望，每个孩子所应有的欲望我都有。然而事实给我证明出来这些欲望在别的我所认识的孩子是正当的要求，在我却都是过分的妄想。我所能得到的只有母亲的含泪的安慰。这安慰并不能温暖我那孩子的心。在那样大的世界中到处都是歧视，都是寒冷。只有这个小小的房间内，一盏清油灯畔我才可以得到一点温暖。而且这温暖也还是从另一个人身上分来的。在清油灯的微光下，母亲手里拿着绣货，一针一针地细心刺着，我有时不眠地睡在被窝里，有时跪在旁边的凳子上读着方块字，或者听她带泪地叙述她的苦恼的故事。我知道这时许多的母亲都已经抱

着孩子熟睡在温暖的被窝里面了。你想这时候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我看着母亲的开始憔悴的面庞和疲倦的眼睛，或者看着她眼角的泪珠，急急动着的嘴唇和凄惨的表情，听着苦恼的故事和悲伤的安慰，我只想哭，我只觉得冷，我只觉得这人间的冷。我不能够像别的孩子那样絮絮地安慰母亲说，我要好好地读书，将来好做官发财，使母亲过幸福日子。我不能够那样做，因为那是太空洞了，而且太遥远了。从这时到那遥远的渺茫的将来，中间还要经历无数苦恼的日子。这些苦恼的日子对我是可怕的梦魇。我怎样可以避免可怕的梦魇呢？朋友，你看就在我做孩子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孩子所不应该有的悲哀了。

母亲的辛苦，母亲的眼泪，我整日整夜地看着；人们的侮辱，人们的歧视，我不间断地受着。这其间我渐渐地长大了。但是长大了有什么用处呢？离那个可以摆脱这一切的日子依旧是早得很，而且母亲的面容一天比一天憔悴了。同时我的记忆力也一天比一天加强了。侮辱、寒冷、苦恼的事更长久地盘据在我的脑子里，使我不容易忘记。说要忍受这一切侮辱、寒冷、苦恼而达到渺茫的希望，这是我做不到的。我愈爱母亲，我愈不能够这样做，因为我时时都在担心她不能够活到那个时候，就是说她不能够等到我从空虚的希望中抓到我所梦想的光荣的时候。

朋友，如果我告诉你一幅图画：从一群嬉戏的孩子中间，有一个脸色苍白的孩子逃出去，坐在一株树下，望着天边，想着，深深地想着，手指衔在口里，脸色很严肃。你对于这个十

岁的孩子有什么感想呢？你觉得他有点不近人情吗？这个孩子便是我。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然而我并不是完全绝望的。我开始等待着，等待一种来得更快的东西。我相信（或者更可以说是希望）一种含糊的正义。这时候我已经在读小说了。我读了许多武侠小说，我认识了许多剑仙、侠客的名字。朋友，老实说这些武侠小说的确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比母亲所给的大过无数倍。然而现在回想起来我并不感激它们，我倒要诅咒它们！它们把我毒害了。那些武侠小说的作者绝不会知道他们的文章给了我一个多么坏的影响。

我整日整夜地等待着，希望一个侠客来帮助我，或者一个剑仙来带我去做他的徒弟，传授他的本领，我便能够跟着他把这寒冷的人间变成温暖。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别人，只得着别人的嘲笑。但是我还希望着，相信着，等待着。

我一直等待了几年，才明白我受了骗。剑仙、侠客之类是并不存在的。这寒冷的人间是无法可以使它温暖的。一切美丽的幻象都破灭了，还得忍受长久的侮辱、寒冷和苦恼而达到空虚的光荣，这其间还需要母亲的若干辛苦和眼泪做代价。我完全绝望了。做官发财的光荣不仅是那样空虚，而且即使是实在的，也不能够引动我的心。在体验了那么多的平凡的苦恼以后，再想到那种依旧会是空虚的生存，我差不多失掉了面对着生活的勇气了。我另外找到了一种逃避生活的方法。我找到了酒。我说我要过隐士的生活，那种隔绝了人间的生活。

那时我在中学里读书，和许多同学住在一起，每天每天总

要遇见许多人，怎么能够说隔绝人间呢？然而我找到了酒。它使周围的一切变得模糊起来，它使我沉醉，它使我忘记。当一杯一杯的酒在我的肚子里燃烧起来，使我的心暂时温暖的时候，侮辱、寒冷和苦恼的事我都忘记了。于是我静静地睡下来，我的心得到短时间的平静了。有时候我竟然躺在校园内草地上，在一株树下睡到半夜。一觉醒来看见圆月高挂在天空，自己的头和身子都被白色的苹果花瓣盖满了。草和泥土又冷又湿，我连忙坐起来，拂去了身上的花瓣，看看到处的花影。夜非常柔和，非常静寂。我没有别的思想，我只疑惑我是在做梦。这梦，这可祝福的好梦啊！我这时候并不曾想到在不远的地方（因为同在一个城里，所以还可以说是不远），在那个小小的房间内，我的母亲的疲倦的身体躺在床上，她在梦中还在低唤我的小名，还在祝福我，希望我好好地读书。是的，我简直没有想到她。我静静地坐了一些时候，我觉得身上发冷了，才慢慢地走回寝室去。

渐渐地酒也失掉了它的效力，有时候少量的酒也不能够使我沉醉了，靠了别的朋友的指引，我又爱上了赌博以及别的一切可以使我暂时沉醉、暂时忘记现实的东西。那些朋友，据别人说是不良的少年，然而我却愿意和他们接近，因为从他们那里我并没有得到侮辱、歧视和寒冷。

于是人们开始传言我堕落了。在学校里我也受到几次的警告。同时在别的地方我又得到了更多的轻视。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又看见了母亲的眼泪，听到了母亲的诚恳的劝慰。母亲是那样温和的人。她从来不肯责备我一句，甚至在别人都

说我已经堕落的时候，她还是一样地爱我，一样地含着泪劝慰我，勉励我。

起初我动了气，我对母亲发脾气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能够对着发脾气的人就只有母亲一个。我一生只骂过一个人，就是母亲。只有她才肯原谅我。她常常让我骂她，完全不作声，等我的气平了，才开始详细地对我解说。朋友，你看，我任是怎样不懂道理，怎样残酷无情，我也不能够再对她发脾气了。我悔恨，我流眼泪，我诚实地答应她：我以后要悔改。我看见她破涕为笑。

我并不骗她，我的确是下了决心悔改的。我做了一些时候别人所谓的好人。然而渐渐地我又毁了我给母亲的约言了。做好人有什么用处？寒冷、侮辱、歧视还是一样地来，而且如今连肯把我视作同等的人也没有了，因为我已离开了那些不良的朋友。苦恼的现实重重地压在我的肩上，而空虚的希望愈是空虚，愈是渺茫，并且我的眼前就现出了一些例子：有些人走着我所说的好人的路，而结果怎样我已经看出来了。事实是这样：像我这种人任是怎样奋斗，也没有前途。我的环境决定了我的命运。有时候我完全绝望了。可是我的心里还充满着对于幸福、对于胜利的渴望，我又对母亲发了脾气，我甚至骂她："你为什么让祖母把我们赶出来？你为什么不把我生在有钱人家，生在好环境里？是你害了我！"母亲不回答我的话。她只是含着眼泪地微笑着，她把眼光射在她的手指头上，好像说："我很希望这些手指头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钱，更多的幸福呢！然而我已经尽力地做过了。"

我看着那些纤瘦的、充满了针眼的手指头，我的心也发抖了。我暗暗地责备自己说：“你怎么能够责备她呢？她的十根手指头已经无休息地做过了所能做的事。它们给我带来了米饭、衣服以及我现在享受到的一切，它们已经给了我够多的东西了。我还能够再要求什么呢？”于是我的眼里流下了感动与悔恨的眼泪。我哭了。朋友，你看我是怎样的孤单。我一生能够对着哭的人也就只有我母亲一个啊。

但是这也没有用，也不能够阻止我不走回到堕落的路上去。反而因为我愈感激母亲，愈爱母亲，我愈不得不走回到堕落的路上去了。朋友，这个道理无论如何你是不懂的。这堕落的路也就是遗忘的路。在遗忘的路上我忘却了人间而只觉得我个人的存在了。我不会再想到有一个爱我而又为我所爱的母亲怎样地受苦而我却不能够帮助她的事了。这时候我哪里还会想到别人的责骂和轻视呢？只有在我清醒起来脑子发痛的时候，我才想到我的可怜的母亲和我的黑暗的前途。于是我又痛悔地吞眼泪了。朋友，你想在这种情形下面我怎么能够把心放在书本上呢？

“他的母亲真可怜，生出了这样不孝顺的儿子，”我似乎听见了别人怜悯我的母亲的话。在他们的怜悯之下我和母亲两人的命运也就决定了，一个是可怜的母亲，一个是不孝顺的儿子。

于是我被学校开除了。这在某一些人当然是痛快的事，在我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到了被开除的那一天我才觉得事情严重了。我几乎没有勇气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然而我又

不得不告诉她。我准备受她的责骂，我甚至愿意挨打，虽然她从来没有打过我。

然而朋友，你猜她怎样来接受这个消息呢？你一定猜不到。当你发见你的猜想错误时，你也许会像许多人那样地责备她，说她不该这样地姑息儿子，说她会拿她的"小人之爱"耽误了我的前途。因为她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不，这不能说是很平静，她脸上的表情在那个短时间里默默地改变了几次，而且都是痛苦的。然而她含泪地微笑了。她温和地安慰我，跟我商量以后的计划，叫我去考另一个学校，并且说被那个学校开除并不是大的损失。

我这一次抱着她大哭了。我想我为什么不死呢？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好的母亲呢？她为什么不生在更好的环境，不去做那些好子弟的母亲？朋友，你不知道我是怎样地感激她啊！我发誓说我不再走那堕落的路，那遗忘的路了，因为这样的母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她不肯在所有的人都轻视我、责骂我的时候再加上她的责骂，就因为这个缘故，她自己却受到不少的责备和轻视了。

我考进了另一个学校，我开始用功读书。然而不到半年我又病了，因为我的身体已经很虚弱，禁不起这样地用功。这一次是大病，靠了母亲的力量，病才渐渐地有了起色，而终于痊愈了。

这次的病使我在家中过了一些安静的日子，并且使我认识了一个人，就是比我小两岁的云，一个舅母的女儿。自然我很早就见过她，然而我以前并没有注意到她，而且我又是一个

别人不愿意注意的不良少年。只有这次我才有机会接近她，和她谈话，虽然我不知道她是否讨厌我，看不起我，可是我却对自己说："现在我认识她了。"

我的世界的面目开始变了，前面的希望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地空虚了。这人间除了母亲，除了侮辱、歧视、苦恼和寒冷外，究竟还有一点别的东西。爱的火在我的心上燃烧起来。这些话你也许会否认。因为你素来否定恋爱。然而我的经验确实是如此。我居然十分冒昧地爱上云了。

云在我的几个表妹中确实是最美丽的，尤其是她一双比秋水还清澄的眼睛，和一张时时都带着安静的微笑的小嘴。但是我爱她，并不单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更爱她的灵慧，她的温柔，她的诚挚。她在一个女学校读书，是个走读生。

因了病我才有机会认识她，因为认识她我才常常参加我们这一辈的男女青年的聚会。我和她在一处玩，我和她谈过许多话，但是没有一次我和她两人单独在一起。她对待我和对待别的表兄弟一样。她和我玩，也和别的表兄弟玩；她和我谈过许多话，也和别的表兄弟谈过许多话。我知道她并不爱我，至少并不特别爱我。而且我又知道与我同样爱她的还有四个人，这就是说我一共有四个竞争者了。他们都多少表示了对她的爱情，只有我一个人却深深守住心里的秘密。原因很简单，和那四个竞争者比起来，我是最没有希望的。我没有一点可以跟那四个人竞争的东西。学识、财产、名誉，我没有一样比得过那四个人，只除了相貌。但我的相貌也是很平常的，虽然在那四个人中间没有谁赶得上我。至于性情，谁都知道

我时常对母亲发脾气，当然是一个性情极坏的人。

那四个竞争者中：一个矮小声细的是她的姨表弟，中学二年级生，走起路来有点像女人，据说在学校里被同学起了女性的名字；一个身高面黑的是她的姑表兄，年纪大她三岁，还是在中学二年级，有许多人说他愚蠢；一个瘦长而面孔像老太婆的是她的姨表兄，中学三年级生，人很狡猾，常常喜怒不形于色；一个是身材合度的圆脸人，是她的远房的亲戚，中学三年级生，忠厚朴实，只是家境贫寒一点，但比我的也要好些。最后再加上我自己：不良的少年，不孝顺的儿子，被开除的学生（虽然还是另一个学校的三年级生），贫家的子弟，没有父亲的孤儿。

朋友，你纵然对恋爱的事情没有经验，你也可以懂得在这四个竞争者面前我应该深深地低头了。我是没有资格爱她的，我也没有资格得到她的。然而不幸的是我违背了自己的意志去爱她。这就是说我明知道不能够爱她，却又不能不爱她；明知道我决不会有希望，却又不能不去找希望，因为希望至今还在暗处没有被人找着。

"努力，努力，你要得到胜利，必须加倍努力！"似乎有一个声音时时刻刻在鼓励我。于是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双比秋水还清澄的眼睛，一张带着安静的微笑的小嘴。我果然加倍地努力了。朋友，你看，我是一个怎样不孝顺的儿子啊！母亲的辛苦和眼泪，安慰和爱怜都不能够使我努力读书，而云的眼睛和小嘴却能够。她一点也不爱我。我居然忘记了母亲而为她努力了。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我和她有过许多次的会面，但是常常有那四个竞争者在旁边，而且她也没有对我表示过特别的关心。同时那四个竞争者的表示却一天一天地显著了。我感到恐怖，我知道这件事很快地就会有一个结果，绝不会等到许多年以后我的努力可以把环境改变过来的时候。这情形当然不利于我。譬如下棋，我已经走了败着，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够挽回全局了。我现在想到了逃避的办法，我想离开这个环境。我不能够留在这里看着自己的失败。

于是在我快要毕业的时候，就和母亲商量好了到北京读书的计划。母亲总是听从我的话的。她说："凡是于你有利的事，只要我还有两只手在，我总要尽力帮助你。"她真可怜，她一点也猜不到我的心理。

我的计划传出去了，第一天那个老太婆面孔的竞争者就跑来对我说："你到北京去读书，是不是为了她的缘故？"我没有回答。他接着冷笑几声说："我劝你不要妄想。你家里究竟有几个钱，你总该知道。"我仍旧不回答。他是对的，我家里究竟有几个钱，我总该知道。但是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呢？我埋下头。他得胜地走开了。

几天以后那个走路像女人的竞争者又来对我说："你毕业后到北京去也好，只可惜你吃不成我的喜酒了。我和她……"他很得意。他似乎不知道他的话是怎样地刺心啊。我苦笑地说了"真可惜……"三个字。下面的话我再也说不出来。

后来我和她见面了，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花园里，这是第二次。平常我看见她时，旁边总有别的人。

"你要到北京去了，我很羡慕你。我也很想到外面去，可是没有机会，"她诚恳地对我说。

这些出乎意外的话使我的头昏了一阵。"她居然羡慕我！"我想。但是我的心又变得忧郁了。我懒洋洋地说："我到北京去，也不过随便混混时候罢了。并没有什么计划。我本也……"说到这里我叹息了两声，我不再说下去了，心里想："我怎么舍得离开你？"

"看你这个样子，好像不愿意去，"她睁大了眼睛惊奇地说。

"是的。"我望着她迟疑了半晌。我想直捷了当地说："我爱你。"但是我想到我并没有资格爱她。我又想到那两个竞争者的话。我默默地埋下了头。

"为什么呢？别的人，譬如像我，求这个机会也求不到。"她微笑了。

我不觉抬起头看她的雪白的牙齿，忧郁地说："一个人离开家在外面没有人照应，很寂寞，很凄凉。"

"你说这样的话？他们说你从前一个人在外面喝酒赌钱，一个人深更半夜还睡在校园里面。你那时候怎么不害怕呢？"她扑嗤笑了。"你在北京也可以找到更多的朋友，你会忘记家，你会忘记我们的。"

"为什么要提从前的事情？……而且有两个人我是永远忘不掉的。一个是母亲，还有一个……你知道……"我说不下去了。"你知道"三个字说得很轻。

"而且你几年以后会回家来，"她似乎懂得我的意思，连忙

把话题支开了。“那时候什么都会是一样的，我们会像现在一样地欢迎你，只是你已经成了一个学者，也许不会理我们了。”

“欢迎”，“学者”！这是多么刺心的话。我在什么地方得到过欢迎来？除了歧视和侮辱以外还有什么？我家里究竟有几个钱，我自己总该知道。

“你不要挖苦我了！我常常想你是跟别人不同的，你不会像别人那样看待我，”我苦恼地说。

“也许我的话说得不好。我并没有伤害你的心思。我很同情你的境遇。而且你现在已经去掉那些坏习惯了。”

“同情”，朋友，她只说到同情。

“我想，我多少可以了解你，”她又说。“我想你的前途比我们的都要光明些，只要你自己努力。”

“努力，有什么意思？如果努力的结果只能够得到一点同情。我所希望的还有别的东西，”我苦恼地说。“这东西却是我终于得不到手，而别人并不费力就会得到的。”

她的脸上起了红晕，她埋下头，但马上又抬起头来。她很有把握地说：“不见得罢。只要你能够继续不断地努力，你一定会得到你所要的东西。努力的人是不会失败的。”

我懂得她的意思。我放心了。我似乎感到了绝处逢生的快乐。我心里想：“难道我居然会战败那四个竞争者吗？”我满意地回答她说：“那么我去试试看。”

她赞许似地说：“好，而且为了姑母的缘故你也应该努力。”

我大胆地加了一句：“而且也为了另一个人的缘故。”我说

罢就埋下头，偷偷地看她。她并不觉得冒犯，虽然脸上还有一点红云。

我们还谈了一些话。她有意无意地给了我一些暗示。我当时感到了绝大的快乐。我想我们的事情大概会被这一次意外的会谈决定了。我怀着一个信仰——“努力战胜”的信仰。

我开始努力了。

我离开故乡，本来是为了逃避我对她的爱情，现在却成了为获得她的爱情而努力的开端了。母亲看见我用功，看见我高兴，她也很高兴。朋友，你看母亲是怎样地爱我啊！

“妈，我回来的时候，我一定要使你的手指头休息了。我一定不让你再做针线，”我在临行前十多天对母亲这样说。

“好，我那时候也应该休息了。我还想给你接一房好媳妇。云姑娘，你说好吗？人又漂亮，又聪明，又能干，性情又好，”母亲笑着回答说。过后她又低声说了一句：“只可惜我们太穷。”

“不要紧，妈，你等着我努力罢，”我带笑安慰她。

我临行的时候云姑娘送了我几条她自己做的书签，每条上都画着红茶花，都写了“努力”两个字。这里面有个典故，就是在那一次的会谈中我曾经拾了落在地上的红茶花瓣堆了“努力”两个字。

到了北京，我考入了北京大学。我开始努力于学问上的研究。我在学校里的一切行为你是知道的，你当初有什么不了解我的地方，你现在可以慢慢地回想，你就会了解的。我和你在一个寝室里同住了一年。你应该记得我在这一年里的行为

怎样地有了大的差异。我最初是怎样热心地读书，后来又是怎样荒唐地堕落。你常常问我，劝我，但是你总没有机会知道我这个改变的原因。我当时是绝不告诉任何人的。然而现在你可以猜到它了，即使我不在下面把它写出来。

你还记得罢，我有一次曾经写了一封长信，费了几夜的功夫，写满了一本练习簿。你惊奇地问我写给什么人，我笑而不答。你终于没有知道。其实这封信是为她而写的，这更可以说是专门写给她看的，虽然是用公开信的格式。我出川以后只接过她的一封托买书的短信。她不写信也许是有些顾忌。然而可怕的是母亲突然在一封信里面告诉我有人来给她提亲了。我害怕她的主意不定，而且家里又放着那四个竞争者。我觉得应该写封长信去探问她的主意，同时把我自己过去的生活向她解释一番，使她更了解我的为人。我便写了那封公开信，就好像写一篇文章似的，我把它寄给她去看，请她修改。我在那封长信里所说的关于自己的话与在前面对你说的差不多。我又说明我怎样地爱上一个少女，这个少女便是我的黑暗生活中的一线希望，一线光明。她可以拯救我，她可以补偿我从世人那里所得到的那许多歧视、侮辱、寒冷、苦恼。我又说我知道我不配爱她，然而我又不能不爱她，不能不拉住她，因为只有她才是我唯一的救星。我不能够失掉她，而让自己陷落到黑暗里去。我用了许多话使她知道那个少女就是她自己。我这样做是很有理由的。因为她并没有和我谈过爱情的话，虽然彼此都曾经暗示过这一点，彼此都表示过接受的意思，然而暗示素来就有几种解释，到了一个时候谁也可以翻脸

不承认。而且在我们的那种家庭环境里，人说一句话总喜欢绕几个弯，才算漂亮，过于直露的话恐怕谁也难受得住；而且要是信写得太明白，被人看见说不定会引起风波。朋友，你看，这是怎样奇怪的环境啊！这个环境居然终于把两个人的爱情分开了。

信寄去了，居然得到了她的回信，信里有这样的话："我为你过去的生活流了不少的眼泪，我觉得我现在更了解你了。……希望你照你所说的做去。勇敢的人终于会得着报酬的；努力的人终于会成功的！"她真狡猾，她不肯明白地写出爱情的字样。然而她已经明白地答应我了。

我很高兴，我现在放心了。我加倍努力地读书，我恨不得把几年的功课一两个月就修完，好回到她那里去。我一天忙着功课，我并不再写信给她。因为我相信她已经明白地应许了。你不记得我常常读书倦了时，总要到窗前去看天空，口里低声唤着"云"字吗？你现在应该知道这个"云"字的意义了。

是的，你知道了这个"云"字是我所爱的少女的名字，然而已经太迟了。她已经属于别人了。事情是这样：某一天我接到母亲的来信说："云姑娘已经许给张家大少爷，在×月×日下定。"信里关于云姑娘的话就只有这一句，但是这一句已经够杀死我的希望了。不仅杀死我的希望，而且把我自己也杀死了。我马上变成了另一个人。我恨一切，我恨所有的人，我恨那个有着老太婆面孔的竞争者，我恨云，我恨云的母亲，我恨我自己的母亲。我很快地就忘记了母亲对我所做过的一切我没有报答她的事。我写了一封严厉的信去责备她。我说：

“你答应我把云姑娘接来做媳妇，你为什么又眼睁睁的让别人把她夺去呢？你毁了我一生的幸福了！”朋友，你看，我是怎样不近人情的人啊！我所爱的少女被人夺去了，我却写信骂那个为我牺牲了一切而且爱我甚于爱自己的母亲。母亲，人一生只能有一个，而且千百个人中很难有机会遇见这样好的一个，然而我却毫不顾惜地作践她了。

“努力，努力，”我翻出云的来信和她送我的书签，“努力”两个字嘲笑地望着我。我疑心是在做梦。怎么“努力”两个字也会欺骗我呢？她的约言分明地摆在我的眼前，然而她已经把自己许给另一个人了。“希望你照你所说的做去，”现在这句话又成了另一种意思了。我不是说过没有她便不能够生存吗？……我不能够想下去了。我开始哭起来，我带着眼泪到酒馆里去。

母亲的回信来了。她向我谢罪。她很痛惜地说，是她害了我，因为她不曾把我生在有利的环境里，不然我绝不会失掉云姑娘。而且她也为自己痛惜，因为她很早就希望着把云姑娘接来做媳妇。她又说她并不是不曾为我尽过一点力。她听见张家去说媒的时候，她也托人去给我提亲。然而云姑娘的母亲替女儿选定了一条更安全的路。这位母亲对女儿说：“这两家的情形你是知道的，你愿意去吃苦呢，还是去享福？”结果云姑娘默默地依从了她母亲所选定的享福的路。剩下的苦就该我一个人来吃了。不，不止我一个人，我的母亲也是有份的。她在信末曾表示过这样的意思：“儿呀！我知道这件事会使你十分伤心。我万分对不起你。我现在后悔了。我从前为什么

不好好顺从你祖母？拚着自己吃一辈子的苦，便是早些被你祖母折磨死了，也不会让你今天眼睁睁看着云姑娘被人抢去的。儿呀！你骂我骂得应该，我生了你，却没有使你享过一天的福。我只有使你吃苦，使你受人欺侮，被人歧视。但是你要原谅我呀！我是无心的，我没有一个时候不希望你幸福。我如果不是想到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在世界上没有人照料的话，我早已寻死了。儿呀！你母亲一个人在家里苦苦地求你宽恕，请你原谅她。"

朋友，你想我应该怎样办呢？然而你已经看见我怎样办了：我马上给母亲写了一封诚恳的回信，于是我踉跄地走到酒馆里去，喝了酒哭，哭了又喝。酒啊！那片刻的沉醉，那片刻的忘记！在混沌的世界里，没有侮辱，没有歧视；没有云姑娘，没有母亲，没有一切的人，也没有我自己。那沉醉，那忘记，那是多么美丽啊！

于是我又走上堕落的路，遗忘的路了。然而你，不知趣的你又把我常常从遗忘的路上唤回来，你的说教又常常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你把我唤醒，你对我说一些美丽的幻梦，一些光明的幸福，这些都不是我所能够达到的。你不过用它们来折磨我罢了。我并不怪你，你的本意当然是为我的幸福着想。然而你却不知道你是在使一个死尸活起来看见他自己的腐烂，对一个讨饭的乞丐叙说宫殿的美丽。你是把怎样不能消灭的苦恼与羡慕种植在一颗绝望的心上了。

你想，过去的种种歧视、侮辱、寒冷、苦恼重重地压在我的心上，年老病弱的母亲还在家里辛苦地为我劳动，我所爱的少

女又已经属于别人，而那前途，那渺茫的、遥远的、不可知的前途！从这里走到那里，这其间还有更长的路，更苦恼的日子。而且能否达到那里也是不可知的事，而且即使达到了又有什么意思？我心上的创痕已经是无法治疗的了，我已经不能够把失掉的她找回来了。那前途并不能够使我忘记她，反而因为那前途我更痛惜地感觉到没有人来和我共享了，连我的病弱的母亲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安慰她的伴侣。要忘记，我只有走那堕落的路，遗忘的路。手里捧着酒杯时，一切都变得空幻了。我想笑，我想哭，我不会想到别的事。只有在第二天你开始你的说教，你恳切地劝告我的时候，我才记起了一切，我的母亲，我的她，以及那过去的种种苦恼和不幸。我悔恨，然而这悔恨只能给我带来更大的痛苦。

朋友，这些话你是不会了解的。因为你的环境太好了。向一个住在宫殿里的人诉说乞丐的痛苦，他怎么能够了解呢？

然而不管你能不能够了解我，总之我已经说过我所要说的话了。现在让我再告诉你一个最后的消息，一些最后的话罢。

我们分别以后不几天，我得到了母亲的信，说云姑娘已经嫁到张家去了。她说谁都料不到会是这样地快，连云姑娘自己也不愿意。她还想继续读书，然而那个未婚夫一定要马上结婚，她只好听从母亲的吩咐。我的母亲叫我把云姑娘忘记，她说：“何苦老是记着她？她已经是张家的媳妇了，而且世界上比她好的女子还不知有多少。”我知道母亲说了假话，因为她自己曾经对我说过像云姑娘那样好的女子是很难得的。

完了，这一次是真正完了。努力，努力，我已经多少努力过了，我的报酬在什么地方呢？我的成功又在什么地方呢？她给了我一线的光明，一线的希望。可是我正向着这光明，这希望前进时，她却在中途抛弃了我，把我掷回到黑暗的深渊里去了。她甚至不回头看我一眼，不想到我今后会过着怎样更苦恼，更寂寞的生活。这样想着我实在支持不下去了。我又只得求救于酒。这酒，它不会拒绝我的，它不会抛弃我的，无论什么时候，它都慷慨地给我沉醉，使我遗忘，使我笑，使我哭。然而可惜这也只是短时间的沉醉，短时间的遗忘啊！

过了几天我又接到一封信，这是那个忠厚朴实的圆脸竞争者写来的。他说："云已经规规矩矩地做起少奶奶来了。"这句话里面含着多少的愤怒和悲哀啊！这只有我一个人懂得。他又说她的丈夫在外面扬言说看见了我写给云的那封长信，"那一封充满了卑劣手段和阴谋的长信"。她的丈夫说我怎样地用卑劣手段去骗她，我是怎样一个卑鄙无耻的人。这些话出之于丈夫的嘴，自然有人相信，并且我又是人人轻视的不良少年。

他的话当然是对的，因为他现在是胜利者了。他现在可以骄傲地对我重复着从前的话了："我不是劝过你不要妄想吗？如何？你家里有几个钱你总知道罢。你卑鄙无耻的人！"朋友，你是相信我的，你说我果然是一个卑鄙无耻的人吗？我果然用过卑劣的手段骗取她的爱情吗？朋友，回答我罢。你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罢。因为相信着我的除了母亲外就只有你一个人了。朋友，我知道在这样大的世界中就只有你一个

人肯相信我不是一个卑鄙无耻的人！至于她呢，我不能够去问她，去要求她。然而单从“规规矩矩做少奶奶”的一句话里我也可以知道她贡献了多大的牺牲了。但是女人的心谁能够完全知道呢？对于我她是完结了。

于是又来了两封奇怪的信。这两封是同时接到的。一封是母亲的信。“春溥突然死了，我们不知道他患的什么病，”里面有着这样的话。母亲又说她自己也病了，有三四天不做绣货了。另一封信是春溥寄来的；只有几行潦草的大字：“我现在躺在病床上快要死了。死的原因，你一定知道。我希望你不要走我的路。”看发信局的邮戳我知道两封信发出的日期相差不过一天。

那个忠厚朴实的圆脸竞争者果然死了。我为他的死悲伤，因为他已经不是我的竞争者，而是和我同样的失败的人了。我不会忘记他，因为他临死前躺在床上还写信给我，叫我不要走他的路。

朋友，我读了那封用颤抖的手写下来的信。我在为母亲的信流了眼泪之后，又把眼泪洒在那些潦草的字迹上面。这一次我不能够举起酒杯了。朋友，我现在是不想忘记，不能忘记啊！

我自己说过失掉了她，我是不能够生存的。然而那死者在病床上还写信劝我不要走他的路。在遥远的地方还住着我的生病的年老的母亲，被人间的幸福遗弃了的我的母亲。她为了我而劳苦到生病了。我现在不能够再走那堕落的路，遗忘的路了。我不想忘记，不能忘记啊！我不能够再欺骗我生

病的母亲了。我应该走一条确定的路：不是春溥的路，就是另一条新路。朋友，究竟怎样，我这个无聊的人和脆弱的心不能够决定了。你看我现在怀着怎样空虚的心来求救于你啊！告诉我罢：我现在应该走怎样的路？

朋友，我写这封信差不多花了两个星期的功夫，起初我是一边写一边喝酒的，那时我还想不到会写出后面的一些话，因为我当时只知道她订了婚，还没有接到她出嫁的消息，我更没有接到春溥的信。然而等我写到后面，等我把这封未完的信放在抽屉里，过了几天再拿出来续写下去的时候，事情的变化已经使我推开酒杯，而忘掉前面那一类的话了。那时我是一边写一边流泪的。从这一点，你大概可以看出我的心情的变化来。但是无论怎样，我的求助于你的心情总是相同的。你看，我现在处在怎样的彷徨的境地中了。朋友，快给我以同情的援助罢。

始终崇敬你的友人××1932年。

马赛的夜*

马赛的夜。

我到马赛这是第二次，三年以前我曾到过这里。

三年自然是很短的时间，可是在这很短的时间里我却看见了两个马赛。

宽广的马路，大的商店，穿着漂亮衣服的绅士和夫人，大的咖啡店，堂皇的大旅馆，美丽的公园，庄严的铜像。我到了一个近代化的大都市。

我在一个大旅馆吃晚饭。我和两个朋友占据了一张大桌子，有两个穿礼服的漂亮茶房伺候我们。我们问一句话，他们鞠躬一次。饭厅里有乐队奏乐。我们每个人点了七八十个法郎的菜，每个人给了十个法郎的小帐。我们从容地走出来，穿礼服的茶房在后面鞠躬送客。

我们又到一家大咖啡店去，同样地花了一些时间和一些钱。我们在“多谢”声中走了出来。我们相顾谈笑说：“我们游了马赛了。”心里想，这毕竟是一个大都市。

于是我们离开了马赛。三年以后我一个人回到这里来。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九月十日《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一期。

我想马赛一定不会有什么变化。而且我把时间算得很好，我不必在马赛住一夜。我对自己说："我第一晚在火车上打盹，第二晚就会在海行中的轮船上睡觉。"

然而我一到马赛，就知道我的打算是怎样地错误了。第一，我一下火车就被一个新认识的朋友引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这个地方使我觉得我不是在马赛，或者是在另一个马赛；第二，同那个新朋友到轮船公司去买票，才知道今天水手罢工，往东方去的船都不开了。至于罢工潮什么时候会解决，办事人回答说不知道。

这样我就不得不住下了，而且是住在另一个马赛。至于在海行中的轮船上睡觉，那倒成了梦想。

于是我又看见了马赛的夜。

我住的地方是小旅馆内五层楼上一个小房间。

我吃饭的地方也不再是那堂皇的大旅馆，却是一家新近关了门的中国饭店。吃饭的时候没有穿礼服的茶房在旁边伺候，也没有乐队奏乐。我们自己伺候自己。

这并不是像纽约唐人街一类的地方，这的确是法国的街道。中国人在这里经营的商店，除我所说的这个饭店外，还有一家饭店，要那一家才算是真正的饭店。至于我在那里吃饭的一家，已经关了门不做生意，我靠了那个新朋友的介绍，才可以在那里搭一份伙食。而且起先老板还不肯收我的饭钱。

我每天的时间是这样地分配的：从旅馆到饭店，从饭店到旅馆——从旅馆到饭饭，从饭店到旅馆。在旅馆里，我做

两件事：不是读一本左拉的小说，就是睡觉，不论在白天、晚上都是一样。在饭店里我也做两件事：不是吃饭，就是听别人说笑话。吃饭的时间很短，听说笑话的时间很长。

从旅馆到饭店虽然没有多少路，可是必须经过几条街。我很怕走这几条街，但我又不得不走。路滑是一个原因：不论天晴或者下雨，路总是滑的；地上还凌乱地堆了些果皮和抛弃的蔬菜。街道窄又是一个原因：有的街道大概可以容三四个人并排着走；有的却是两个人对面就容易碰头的巷子；也有的较宽些，但是常常有些小贩的货车阻塞了路。我常常看见胖大的妇人或者瘦弱的姑娘推着货车在那里高声叫卖，也有人提了篮子。她们卖的大半是蔬菜、水果和袜子一类的用品。有一两次，卖水果的肥妇向我兜生意，可是我跟她刚把价钱讲好，她忽然带笑带叫地跑开了。跑的不止她一个人，她们全跑开了。街道上起了一阵骚动，但是很快地就变得较为宽敞、较为清静了。我很奇怪，不知道这个变化的由来。但是不久我就明白了。迎面一个警察带着笑容慢慢地走过来。他的背影消失以后，那些女人和货车又开始聚拢来。有时候抬起头，我还会看见上面晒着的红绿颜色的衣服。

还有一个原因我也应该提一下，就是臭。这几条街的臭我找不到适当的话来形容。有些地方在店铺门口摆着发臭的死鱼，有些地方在角落里堆着发酵的垃圾，似乎从来就没有打扫干净。我每次走过，不是捏着鼻子，就是用手帕掩鼻，我害怕会把刚吃进肚里的饭吐出来。

晚上我常常同那个新朋友在这些街道上散步，他带笑地

警告我："当心！看别人把你的帽子抢了去！"我知道他的意思。我笑着回答："不怕，"不过心里总有点胆怯，虽然我很想看看帽子怎样会被人抢走。

我们走过一条使我最担心的街道。我看见一些有玻璃窗门的房子和一些挂着珠串门帘的房子。门口至少有一个妇人，大半很肥胖，自然也有瘦的，年纪都在三十以外；她们同样地把脸涂得又红又白，嘴唇染得鲜血一样地红；她们同样地有着高高地凸起的胸部和媚人的眼睛。

"先生，来要，"尖锐的、引诱的、带笑的声音从肥妇的口里向我的脸上飞来。同时我看见她们在向我招手。

"怎么样？去吗？"那个朋友嘲弄地低声问我。

我看了那些肥妇一眼，不觉打了一个冷噤，害怕起来，便拉着朋友的膀子急急地往前面走了，好像害怕她们从后面追上来抢走我的帽子一样。我走过那些挂着珠串门帘的房子，里面奏着奇怪的音乐，我仿佛看见三四个水手抱着肥妇在那里喝酒。但是我也无心去细看了。

"你方才说过不怕，现在怎样了？"我们走出这条街以后，那个朋友嘲笑地说。

我这个时候才放心了。

"看你这个样子，我不禁想起我一个姓王的朋友的故事，"他说着就出声大笑。

"什么故事？"我略带窘相地问他。

"王，你也许认识他。他的年纪比你大，可是身材比你还小，"朋友开始叙述故事，他一面说，一面在笑。但是我并没有

笑的心思。“他是研究文学的。他常常说歌德有过二十几个爱人，他却只有五个，未免太少了。其实他所说的五个，是把给他打扫房间的下女、面包店里的姑娘、肉店里的女店员都算在里面，这些女人跟他除了见面时说一声‘日安’外就不曾说过什么话。他说他应该找到更多的爱人，他说应该到妓院里去找。我们每次见面，他总要对我宣传他到妓院去谈恋爱的主张，他甚至赞美卖淫制度。然而他也只是说空话。我常常嘲笑他。有一天他得意地对我说，他要到妓院去了，我倒有点不相信，你猜他究竟去了没有？”朋友说到这里突然发出这句问话来。

“他当然没有去，”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他如果没有去，那倒不奇怪了。他的确去了，而且是我陪他去的，”朋友得意地说。“他没有进过法国妓院，他不知道那里面的情形。我们到了那里。我声明我只是陪伴他来的，我就坐在下面等他。于是六七个肥胖的裸体女人排成一行，站在我们面前，让王选择。王勉强选了一个，在下面付了钱，跟着她上楼。……不到十分钟，王下楼来了，脸色很不好看。他拉着我急急地走了出去。我惊奇地笑问他：‘怎么这样快就走了？’他烦恼地答道：‘不要提了，我回去慢慢对你说。’他垂着头，不再说一句话。”朋友说到这里，便住了口。

“你看这个，”他从衣袋里摸出一封信递给我说。“这是王今天寄来的，他还提到那件事情。”

这时我们走入大街，进了一个咖啡店。我在那里读了王的信。

信里有这样的一段话：

……近来常常感到苦闷，觉得寂寞，精神仍然无处寄托，所以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谈话时总爱谈到女人。大家都觉得缺少什么东西。可是缺少的东西，却也没法填补。我们也只得耐心忍受苦闷。壮志已经消磨尽了。我也曾想把精神寄托在爱情上，但是又找不到一个爱我的女人。……我也不再有到妓院去的思想了。用金钱买爱，那是多么可笑，多么渺茫啊！你不记得两年前我在马赛干的那件事吗？我当时还有一种幻想。谁知看见了那里的种种丑恶情形，我的幻想就马上破灭了。我和那个肥妇上了楼，进了她的房间，看见她洗净了身子。我没有一点热情，我只觉得冷。她走到我的身边。我开始厌恶她，或者还害怕她。她看见我这种笨拙的样子，便做出虚伪的媚笑引动我，但是并没有用。我的激情已经死了。结果她嘲笑地骂了我两句，让我走了。从那里出来，心上带走了无名的悲哀，我整整过了一个月的不快活的日子。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在那里不但不曾得着预期的满足，反而得到了更大的空虚。那个肥妇的样子我至今还记得。……”

“你看，这就是那个以歌德自命的人的遭遇了！”朋友嘲笑地说。

我又想发笑，又不想发笑。我把信笺折好放在信封里还给他。

我们走过一家影戏院。名字很堂皇，可是门面却很小、很旧。一个木笼似的卖票亭立在外面。

“这样的电影院你一定没有去过，不可不进去看看。”朋友并不等我表示意见就去买了票，我看见他从衣袋里掏出了两个法郎。

“这样便宜的票价！”我想。我们就进去了。

一个小房间里放了二三十排长木凳，每排三张，每张可容五六个人。黯淡的天花板上挂了几盏不很明亮的电灯。对面一张银幕。没有乐队。每一个人走过，就使不平坦的地板发出叫声。房间里充满了烟雾和笑语，木凳上已经坐了不少的人。

我们在最后面的一排坐下，因为这一排的三张木凳都空着，而且离银幕较远，不会伤眼睛。朋友抬起眼睛向四处望，好像在找他认识的人。

他的眼光忽然停留在左边的一角。他的脸上现出了笑容。他把右手举起来，在招呼什么人。我随他的眼光看去，我看见了两个我见过的人。他们是一男一女。男的是中国人，戴便帽，没有打领带，穿一件半新旧的西装；黄黄的脸色，高的颧骨，唇边有几根胡须。他不久以前还在一只英国轮船上作工。右手的大指头被机器完全切断了。他的手医好以后公司给了他五十镑的恤金，把他辞退了。他到马赛来，打算住些时候回中国。我在饭店里见过他几次，所以认识他。女的，我也在饭店里遇见过。她是一个安南人。我不知道她怎样会流落到马

赛来。关于她的事，我知道的，就是她跟饭店的老板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往来；还有她属于街头女人一类的事，我也知道一点，因为在饭店里的笑谈中间，找“安南婆”要多少钱的话也常常听见。我看见她同断指华工在一起，这并不是第一次。

她跟他亲密地谈着（她会说广东话），两个头靠在一起。她忽然转过头来望着我的朋友笑。我看见她的黑头发，小眼睛，红白的粉脸，宽厚的红唇，充实的胸膛。她轻佻地笑着，的确像一个街头女人。

电灯突然灭了。

我花一个法郎的代价接连看了三张长片子。眼睛太疲倦了。灯光一亮我同那个朋友最先走了出去，并不管我们认识的那一对男女。

•

夜接连着夜，依旧是马赛的夜。

还没有开船的消息。罢工潮逐渐扩大了。许多货物堆积在马赛，许多旅客停留在马赛。

马赛凭空添了这许多人和货物，可是市面上并没有什么变动。其实变动倒是有的，不过陌生的我不知道罢了。我只看见过一次罢工者的游行。

夜来了，夜接连着夜。依旧是马赛的夜。

那饭店，那街道，那旅馆，那朋友，那些影戏院跟我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左拉的小说读完了，又放回到箱子里去。我不再读书了。

每晚从饭店出来，我总是跟那个朋友一起去散步。我们

不得不经过那条使我最担心的街道。那些半老的肥妇照例对我们做出媚笑，说着欢迎的话。但是我已经不害怕她们了。

我们每晚总要到一家新的电影院去。所有马赛的电影院我们差不多都光顾过了。头等电影院我们自然也去，而且用学生的名义在那里得到了半价的优待。常常我们在劳动者中间看了电影出来，第二天晚上又换了比较漂亮的衣服到头等电影院去，坐在绅士和夫人们的中间，受女侍的殷勤招待。换衣服的事是那朋友叫我做的。他有过那样的经验，他曾经在头等电影院里买票受到拒绝。

在小的电影院里，我们常常遇见那个断指的华工和“安南婆”，他们总是亲密地谈笑着。

我们跟华工渐渐地熟悉了，同时跟“安南婆”也渐渐地熟悉了。我们跟他们遇见的地方有时在电影院，有时在饭店，时间总是在夜里。

另一个晚上我们照例在那个最小的电影院里遇见了“安南婆”。她跟平日一样地和男子头靠着头在谈话，或者轻佻地笑。可是男子却不是平时跟她在一起的断指华工，而是一个陌生的法国青年。她看见了我们，依旧对我们轻佻地笑，但是很快地又把头掉回去跟那个青年亲密地讲话了。

“安南婆有了新主顾了，”朋友笑着对我说。我点点头。

隔了一个晚上我们又到那个电影院去。在前面左角的座位上我又看见了“安南婆”和她的法国青年。她看见了我们，望着我们轻佻地笑。我们依旧没有找到断指华工的影子。

灯光熄了。银幕上出现了人影。贫困，爱情，战争，死。……于是灯光亮了。

一个人走近我们的身边，正是我们几天不见面的断指华工。朋友旁边有一个空位，华工便坐了下来。他并不看我们，却把眼光定在前面左角的座位上。在那里坐着"安南婆"和她的法国青年。

"你为什么这两天又不同她在一起了？你看她找到了新主顾！"朋友拍着华工的肩膀说。

华工掉过了瘦脸来看我们。他的脸色憔悴，可是眼睛里射出来凶恶的光。

"不错，她找到新主顾了！她嫌我是一个残废人，我倒要使点手段给她看，要她知道我不是好惹的！"华工气愤地对我们说，声音并不高。

"这又有什么要紧？这也值不得生气！"朋友带笑地劝他道。"她们那般人是靠皮肉吃饭的。谁有钱就同谁玩，或者是你或者是他，都是一样。她又不是你的老婆，你犯不着生气。"

"你不晓得我待她那样好，她这个没有良心的，"华工咬牙切齿地说。"几个月以前法国军队在安南镇压了暴动，把那些失败的革命党逼到一个地方用机关枪全打死。这样的事三四年前也有过一次。她哥哥就死在那个时候，死在法国军人的枪弹下。现在她却陪法国人玩。这个法国人大概不久就会去当兵的，他会被送到安南去，将来也会去杀安南的革命党，就像别的法国军人从前杀死她哥哥那样……"他说不下去了，却捏紧拳头举起来，像要跟谁相打似的。可是这个拳头并没有

力量，不但瘦，而且只有四根指头，大拇指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可笑的光秃的痕迹。他又把拳头放下去，好像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似的。我想他从前一定是一个强健的人，然而机器把力量给他取走了。

我并不完全同意华工的话，但是我禁不住要去看“安南婆”和她的法国青年的背影。他们是那样地亲密，使我不忍想像华工所说的种种事情。我几乎忘记了在这两个人中间的生意的关系，我几乎要把他们看作一对恋人。但是我又记起了一件事。那个青年的确很年轻，他不久就会到服兵役的年龄。他当然有机会被派到殖民地去，他也有机会去杀安南的革命党。华工方才所说的一切都是可能的。也许她还有一个哥哥，或者兄弟，也许这个法国青年将来就会杀死他，这也是很可能的。这样想着我就仿佛看见了未来的事情，觉得眼前这两个人在那里亲密地讲话也是假的。“华工的话完全对，”我暗暗地对自己说。但是我又一想，难道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跑去把那两个人分开，对他们预言未来的事情吗？或者我们还有另外的避免未来事情的办法？

我起初觉得苦恼，后来又不禁哑然失笑了。我记起来他们只是两个生意人，一个是卖主，一个是顾客，关系并不复杂。我这时候才注意地看银幕，我不知道影片已经演到了什么地方。

电影演完，我们同华工先走出来。他本来想在门口等她，却被我们劝走了。我们同他进了一个咖啡店，坐了一些时候，听他讲了一些“安南婆”的故事。他的愤怒渐渐平息了，他时

时望着他那只没有大拇指的手叹气。

我那朋友的话一定感动了他。朋友说："你自己不也是拿她来开心吗？你不是说过一些时候就要回国去吗？那时候她终于要找别人的。她又不是你的老婆。你有钱，你另外找一个罢，街上到处都是。你看那里不就有一个吗？"说到这里他忽然举起手，向外面指。在玻璃窗外，不远处，一个女人手里拿了一把阳伞，埋着头在广场上徘徊，一个男人在后面跟着她。

我们跟华工分手的时候，那个朋友劝他说："你把安南婆忘了罢，不要再为她苦恼。你只要再忍耐几天，她又会来找你的。"

"我不再要她了！"华工坚决地粗声说，就掉过头走了。我仿佛看见他的眼角嵌着泪珠。我不懂这个人的奇怪的心理。

隔了两个晚上我们又在另一家小影戏院里遇见了"安南婆"。这一次她走到我们跟前来，就坐在朋友的身边。她不再坐到前面去了，因为她是一个人来的。

"你一个人？"朋友用法国话问她。

她笑着点了点头，把身子靠近朋友。我不由得想："她来招揽生意了。"

"你的法国朋友呢？"朋友嘲笑地问。

"不知道，"她耸肩地回答。

"从前那个中国朋友呢？"

"他是一个呆子，"她直爽地回答，没有一点顾忌。"他太

妒忌了，好像我就是他的老婆一样。其实我只是做生意的人，谁都管不着我。谁有钱就可以做我的主顾。他太乏味了。我有点讨厌他。……”

灯光突然熄了，使我没有时间问她关于她哥哥被杀的事，或者她究竟还有没有哥哥或者兄弟的事。我在看银幕上的人物和故事。金钱，爱情，斗争，谋杀……。

从影戏院出来，我们陪着她走了一节路，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朋友忽然对她说：“你应该往那边走了。”

“是，谢谢你，”她媚笑地对朋友说。“到我那里去玩玩吗？”

“不，谢谢你，我今晚还有事情。改天去看你罢，”朋友温和地答道，跟她握手告别了。

等那女人走远了时，朋友突然笑着对我说：“她今晚找错主顾了。”

这是一个月夜。天空没有云。在碧海中间，只有一轮圆月和几颗发亮的星。时候是在初冬，但是并不特别冷。

四周只有寥寥的几个行人。我们慢慢地走着，我们仰起头看天空。我们走到了广场上。

忽然一个黑影在我的眼前一晃，一只软弱的手抓住了我的膀子。我吃惊地埋下头看，我旁边站着一个女人。她的哀求的眼光直射到我的脸上。她的脸涂得那样白，嘴唇涂得那样红，但仍然掩不住脸上的皱纹和老态。是一张端正的瘦脸，这样的脸我在街头的卖春妇里面简直没有看见过。她喃喃地说：“先生，为了慈善，为了怜悯，为了救活人命……”她的手抓住我的左膀，她差不多要把身子靠在我的身上。她是一个怎样不

熟练的卖春妇啊!

不仅是我呆了，而且连那个颇有本领的朋友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付了。我茫然地站着，听她在喃喃地说:“为了慈善，为了怜悯，为了救活人命……”

天呀！这个女人，论年纪可以做我的母亲，她却在这深夜，在广场上拉我到她家里去。为了慈善，为了怜悯，为了救活人命，我必须跟这个可以做我母亲的女人一起到她家里去。这种事情，读了十几年的书的我，一点也不懂。我以前只是在书本上过日子。我不懂得生活，不懂得世界。我也不懂得马赛的夜。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解决我第一次遇到的这一个难题。然而出乎我意料之外地，她突然跑开了，好像有恶魔在后面追赶她一般。于是很快地她的瘦弱的背影就在街角消失了。

沉重的皮靴声在我们的后面响起来，接着我听见了男人的咳嗽声。我不知不觉地回头看，原来是一个警察走近了。

我们拔步走了。我起初很庆幸自己过了这个难关，但以后又为这个依旧未解决的新问题而苦恼了。我再一次回头去看那个妇人，却找不到她的影子。

“怎么会有这样多的卖春妇？难道这许多女人除了卖皮肉外就不能生活吗?”我苦恼地问那个朋友。

“我那个旅馆的下女告诉我，半年前她和六个女伴一起到这个城市来；如今那六个女子都做了娼妓。只有她一个人还在苦苦地劳动。她一天忙到晚，打扫那许多房间，洗地板，用硫磺熏臭虫，还要做别的事情，每个月只得到那样少的工钱。

她来的时候还很漂亮，现在却变丑了。只有几个月的功夫！你是见过她的。”

不错，我曾经在朋友的旅馆里见过她。她是一个金头发的女子，年纪很轻，身材瘦小。现在的确不怎么好看，而且那双手粗糙得不像女人的手了。

“我想，她有一天也许会在街头拉男人的，”朋友继续说；“这并不是奇怪的事。你不知道在马赛，在巴黎和在别的大都市，连有些作工的女子也会只为了一个过夜的地方，一个温暖的床铺，就去陪陌生男子睡觉吗？我的朋友里面好些人有过这样的经验。也有人因此得了病。……那些街头女人大部分都有病，花柳病到处蔓延！……我说，在今天的法国社会里，除了那些贵族夫人和小姐以外，别的女子，有一天都会不得不在街头拉人。……花柳病一天一天地蔓延……这就是今天的西方文明了。”最后的两句话是用了更严肃的声音说出来的。

他的嘴又闭上了。我们谁都不想再说一句空话。我们依旧在这条清静的街上慢慢地走着。一些女子的影子又在我的眼前晃，常常有几句短短的话送进我的耳里。女人们在说：“先生，到这里来”，或者“先生，请听我说”。可是方才那个使我苦恼的说“为了慈善，为了怜悯，为了救活人命”的声音却听不见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月夜。马赛的夜。

1932年。

爱*

一阵烟雾过去了。火车像爬虫似地慢慢在大桥上走过。车轮的吵闹声是被我听惯了的。车窗里露出一些陌生的面孔。那些人似乎在对我微笑。

我不用去想就知道现在是三点零几分钟了。照例三点钟有班火车要从这里的车站经过，停几分钟，就往那个我所渴慕的大都市驶去。

我躺在草地上仰望着天，一棵树在旁边对我微笑，但是我不去理它。草地是软软的，天是蔚蓝的。我睁起眼睛在做梦，梦到那个大都市里的一切。

一阵烟雾过去了。火车像爬虫似地慢慢在大桥上走过。这一次它是从那一面来的，从那个大都市里来的。快要熄灭的阳光留恋似地贴在车顶上，使这些从大都市里来的车辆显得格外美丽。

我默默地望着火车走过，我的眼光追逐似地跟着它，于是它不见了。我微微地叹一口气，像送走了一个朋友，我知道六点钟又过去了。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新月》第四卷第四号。

圆圆的太阳挂在那边山顶上，但是它却渐渐往下面落。山吞食了太阳，却吐出来灿烂的红光。

天空里才好看呢！几片粉红的云彩抹在浅蓝色的画布上，颜色明媚可爱。山后面吐出的红光把天的一角照亮了，树梢沐浴在光辉里。淡白色的弯弯月挂在天边，两三颗星子在它身边霎眼。

河那边是田地，枯黄的麦秆堆在那里，麦子刚刚打过，四五个妇人弯着腰拾田里的麦穗，那几个中年妇人都缠着白头巾。住在教堂后面的那个独眼的胖女人也在里面。她高声跟同伴谈话。

啊！我看出来了。毕果太太也在里面。毕果太太，我的亚德玲，她的确在里面。那个穿粉红色衫子的就是她。这个二十五岁的女人，她已经不是我的亚德玲了。我屡次说我从此不要看她，但是看见她我就止不住心跳，我就不愿意把眼睛离开她。她的脸庞和她的身材是那样可爱，几年前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

山脚下住着我的情人，
他有一对俊美的眼睛；
他默默地看了我一眼，
我的心整夜跳个不停。

那个独眼的老家伙，老娼妇，假使她有一个儿子，他的年纪也有我这么大了。她现在却娇声唱起情歌来，好像她还是十七八岁的姑娘。她笑起来，就说："亚德玲，你唱呀！你的声

音那么清脆好听。”

我的园里有一棵桃树，
结了满树可爱的桃子；
每个黄昏我坐在桃园门前，
静悄悄望着心爱的少年过去。

亚德玲先拍着手笑着，然后就这样地唱起来，她的声音还是跟从前一样地清脆。她的歌不是唱给我听的，那个少年并不是我，我从来不曾被她爱过。但是我却爱过她，而且现在……

“你整天躺在这儿干什么？年纪轻轻的，不出去做点事情！”莫华老头儿走过我的身边，好意地对我说。他和我住在同一条街上。他是我父亲的朋友。他是一个好人。

“干什么好呢？年纪轻轻的，可是我什么事情都见过了！”我把身子微微一动，就带笑地答道。我这个二十七岁的青年，什么地方都去过了，就除了那个大都市。我还有什么事情不曾见过？

“喂，听说你什么地方都去过，那高的山，大的海？”他带了好奇的眼光望着我。

我知道，他这个人活了这么大的年纪，一生就没有走出这个小地方，我想起来就觉得有些好笑。这一块草地，一片田地，一条河，一些树木，几条街，一些房屋，还有一所学校，他永远就看见这些单调的东西，他永远就过着这种单调的生活。他如今在中学里做门房，住在学校门口的小屋里，每天干着敲

钟和分信的事情。

“当然，”我得意地回答，“我有两条自由的腿，它们是生来跑路的。一辈子住在这块小地方有什么意思？”

他并不觉得我的话触犯了他，却带着温和的表情在我旁边坐下来。他起初羡慕似地望了我几眼，然后就带一点沉思的表情问我道：

“听说高山顶上常常盖着白雪，大海里永远是深蓝色的水，是吗？”

“你以为就是这样简单吗？高山的壮丽，大海的雄伟，我真找不出话来形容！一个人不爬过高山，不漂过大海，真是枉做了一辈子的人！”我夸张地说。我并没有想到我自己就不曾爬过高山，漂过大海。他也不起疑心，他相信我什么地方都到过。

“是啊，一个人真该到处跑跑，到处看看，”他自语道，接着又对我说：“像你这样轻的年纪就跑过那么多的地方，真值得人羡慕啊！”

“那么你为什么不到外面去跑跑呢？你只有一个人，很方便，”我怜悯地问他。

“老了，”他叹息地摇头说，“我已经不能够动了。”

“就不能够动了？我看你的身体还很结实呢！”我坐起来鼓舞地说。

“你不懂得我，我已经不中用了。……我被渴望折磨了三十年，一直到现在。……现在我已经没有气力了，”他叹息地对我说，好像他的生活里有什么不曾吐露出来的痛苦。他这

时候的确显得很衰老了。

> 我昨晚做个美丽的梦，
> 梦见那俊美的少年人，
> 他划了船到我的桃园，
> 就搂着我不停地接吻。

亚德玲的带笑的歌声又从河那边送过来，把我身边这个老头儿说的话掩盖了。女人的清脆的笑声和拍掌声在黄昏的空气里追逐。

天空渐渐加深了颜色，粉红的云彩没有了，几片淡白色的云在天边移动。星子和月亮就像银子一般在放光。吹起了一阵微风。

我听着歌声，望着粉红色衫子飘动，不知道怎样我觉得不舒服，不快活了。我沉默着。那个老头儿也沉默着。我不看他，我听见他在喘气。

"我晓得你现在还爱她。是的，孩子，你瞒不过我，"他温和地拍着我的肩头说。

"我爱她？谁说我爱她？"我大吃一惊，连忙掉过头看他。我的眼前还晃动着粉红色的衫子。

他望着我，用的是怜悯的眼光，这一次是他在怜悯我了。他说：

"你不要分辩。我看得出，这件事情我完全知道。我也明白你为什么那些日子老是要到外面去飘流。"

我被他这么一说，就突然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悲哀。这悲

哀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但是它毕竟来了。

美丽的姑娘系住了我的心，
她的头发灿烂像一块黄金。
我爱她，崇拜她，她永远不知；
在寂寞里埋葬了我的爱情。
我只愿能够忘记，能够忘记，
忘记掉那一切美丽的女人。

亚德玲在河那边用嘲笑的、但依旧是美丽的声音唱起来。她慢慢地唱，咬字很清楚，好像故意唱给我听似的。田上所有的女人都笑了。笑声在空中飞，向远方飞去。她们这几个女人都兜起围裙的前幅回家去了。她们一面说笑，一面把眼睛掉过来朝我这边看。

我突然把头埋在两只手里。

“孩子，我知道，你也想忘记，忘记那些女人，”他用枯瘦的手抚摩我的头，像安慰小孩子似地说。“难道高山、大海还不能够使你忘记么？”

我不回答，我的确想忘记。但是如今……如今我想哭了。任凭黄昏是怎样美丽，我却看不见。

“孩子，你抬起头来。不要伤心，不要让自己毁灭在爱情里，像你父亲那样，像我那样。……爱情只是生活的一个点缀，它并不是一切！我为了它已经受够罚了，”他用感伤的调子说，在我的耳里他的声音是那么温柔。

我父亲在年轻时候爱上了一个女郎。她同他有了婚约，

后来到大都市去，在一个贵族家庭里当侍女，不知道怎样给那个贵族勾搭上了，等到她快要生孩子时，贵族却辞退了她。她不能够在城里生活，又不好意思回到乡里来，就投河死了。父亲另外娶了妻子，却让那个悲痛的回忆折磨了他一生。他同我母亲在一起很少有快乐的时候。他终于忧郁地早死了。莫华老头儿说得不错，我的父亲果然是让爱情毁掉了的。

莫华老头儿自己呢，他有一个残废的妻子，她在他家里差不多躺了三十年。这一次我回来才知道她在两年半前死了。其他的事情我就不晓得。一般人都认为他们夫妇是这个小镇里的一对模范夫妻。

我抬起头惊奇地看他的瘦脸，他的眼睛里有了泪水了。

"你的结婚生活不是很幸福的吗？人们都这样说，"我问他，用话，也用眼睛。

"你不明白，你不知道，"他微微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又说了一句："他们都不知道。"

我不说话，我只顾看他。我已经看不清楚他的脸了，但是那一对眼睛是明亮的。

"我不晓得我究竟应不应该把那件事情说出来，"他自语似地说。"我想还是不告诉人好些。……"

"我索性就告诉你罢，我已经受够惩罚了，"他又继续说。

"你不看见那边的山么？它知道！"他忽然伸手向那边一指。像一只大黑狮子蜷伏在那里的就是我们镇上唯一的山。月光使它变得更模糊了。

"是的，我看见了山，这座山太低了，太小了！我从前常常

爬上去玩过，”我夸张地回答他。

“那么，山顶上那块嶒峵的大石头，在松林后面，下面有一道小沟，那个地方你还记得吗？”他接着又问。

“记得，我从前常常爬到那块大石头上面睡午觉，”我说的并不是假话。

“我妻子的脚就是在那里跌断的，”他忽然换了一种痛苦的声音说。

“从那块大石头上面跌下来？那么高的地方！……居然没有跌死！真是幸事！”我惊讶地说。

“不错，的确是件大幸事，”他低沉地说。“是我把她推下去的，我故意把她推下去的。”他说这些话，显然很痛苦。他还害怕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便又加了最后的一句。

“你自己推她下去？你，你这个被人称作模范丈夫的人？你又怎样把她救起来的？”我的惊讶更大了。我简直不能相信他的话。我想像在那个岩石上一个男人把自己的妻子推下去，又把她救起来，后来这一对夫妇就过得很和好。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怎么不是？我的本意是要把她弄死的。”

“那么你为什么又要救她？而且你们后来又过得很好，你明明是爱她的！”

“怎么不是？我要弄死她，就是因为我爱她！”他肯定地说。

“啊！”我惊叫了一声，我完全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一回事情。

“我的境遇跟你父亲的差不多，不过结局却不同了。”他沉默了一下，好像在回忆当时的景象似的。他又继续说下去：

“我的妻子从前很美，她被一个都市里来的有钱人爱上了。你知道，那般有钱人骗女人的本领很厉害。她同他发生了关系，而且她准备跟他走了。我偶然发见了这个秘密，我并不泄露出一句话。某一天我约妻到山上去玩。我们到了那块大石头上面，前面是松林，后面是悬崖般的斜坡，形势很险。斜坡上开了些很好看的野花，下面是一条小沟。我同她俯下头看那些野花，水在下面流得响。我想，一个人从石头上面跌下去一定会跌死。我这时候让妒忌逼得要发狂了。我就装做失脚的样子往前面扑，把她一推，她只发出一声惊叫就跌下去了。我呆呆地立在石头上。后来我惊醒过来往下面看。谢谢上帝，她静静地躺在半山里突出的岩石上面。我的激情马上消退了。我疯狂地到处找路爬下去。我费了许多力才爬到她那里。她已经不省人事了，身上有几处血迹。我把她抱在怀里，连忙找了路走下山去，雇了汽车送她到医院。她在医院里睡了三个月。人好了，可是双脚断了，脸上也留下了伤痕。她从此就成了一个不能走路的残废女人。那个有钱人也不再来缠她了。她同我生活在一起一直到她死。”他说到这里就闭了嘴微微地喘气，好像说了上面的话就用尽了他的精力似的。他说话时显出了青年时代的那种兴奋，声音抖着，两手舞着，好像就在这个时候，就在他的眼前还出现了当时的情景。甚至就在三十年以后的今天那个情景还在折磨他，他为什么还不能够忘记呢？为什么经过许多年以后他还要为那件事情痛苦

呢？这是我所不懂的。但是我已经感觉到恐怖了。

"你想像看，从那个时候起她对我的态度怎样呢？"他这样问我。但是并不等待我的回答，他又继续说下去："她并不疑心是我把她推下去的，而且她的记忆力也变得迟钝了，她甚至记不起当时的情景。她看见我那样爱护她，她非常感激我。她常常流了泪对我说着感激的话，还讲出她以前有一个时候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女人的话从来很多，况且她又不能够做别的事情。我不能够叫她不说这些话。她还说她不说出它们，心里就不会安宁。但是这些话就像针一样刺着我的心。她的感激就等于举发我的罪过；她的存在就是证实我的犯罪的一个大证据。……"

他略略停顿一下，掉头去望那边的山。山依旧像一只狮子蜷伏在那里，月光淡淡地罩住它。月光微微地在水面飘动，月光轻轻地抱着树叶在我们周围草地上跳舞。虫子四处悲哀地叫起来。微风吹过，桦树叶抖着，那种飒飒的响声就像他的话的余音一样。

"差不多三十年来，我把她留在我的身边，整天同她在一起，陪伴她说闲话，给她推动活动椅子，我自己做着家里的一切事情，我服侍她，爱护她，尽力使她过着舒服的生活，为的是想拿这个来赎罪，我就这样牺牲了自己，牺牲了我的渴望，想到外面去看看、爬高山飘大海的渴望。她需要我爱护，她不能够离开我，所以我应该长久陪伴她，我应该永远守在这个小地方，我应该抛弃了一切年轻人和壮年人所常有的野心和渴望。我明白我自己的牺牲是很大的。但是这牺牲并不能够给我带来

安宁和幸福。一看见她的病弱的身体，尤其是脸上的伤疤和那双不能够动弹的腿，我就被内心的折磨和悔恨所压倒了。我感到对她犯罪的心情。有很多次我觉得非把秘密向她吐露不可，因为那种折磨我实在受不下去了，可是我又没有那个勇气，我害怕吐露秘密的结果会给她、给我带来更大的苦恼和不幸。我只有让这种痛苦的生活继续下去……”

他中断了叙述，仰起头望着天空里的月亮，嘘了一口气，微微地摇动他的瘦脸，就像被风吹动一般。我不敢看他，我只是默默地、略带一点幻想地看那只狮子。我忽然觉得狮子在动了，仿佛它抬起头来，抖动它的鬃毛，但是四周很清静，只有虫子的叫声。

“最初几年的生活很使我难堪，”他仰起头说下去，好像这些话是对月亮说，不是给我听的；“那时候我还年轻，我有很多野心和渴望，我不能老守着这个小地方和这个残废的女人。我常常暗暗地抱怨自己，我说我要设法离开她。有两次我准备抛弃她逃到外面去：一次是买好了火车票到了车站又暗暗地把车票撕了；另一次我已经走出了村子又步行回转来。因为我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我都看见她那张有伤疤的脸和不能动弹的腿，我都记起那一天在大石头上的情景。”

他忽然用他的战抖的手抓住我的右膀。他的手抖得厉害，他的身子发抖，他的声音也发抖，就像一棵寒风里的桦树。

“有一次我起了犯罪的思想，我觉得要终止这种难堪的生活就应该先去掉她，把她永远去掉。果然在一个可怕的晚上，我的胆子变得无比地大，我那时候跟一个杀人犯真没有分别。

我拿了一把尖刀，走到床前。我揭开被单，举起刀，她在梦中翻了一个身，脸露在外边。电灯光正射在她的脸上。她在梦中微笑，这微笑使我记起了我同她当初结婚时的生活情形，我的手就软了，轻轻地放了下来。我俯下头去吻她。不知道怎样，我恰恰吻到她的伤疤，我觉得就像吻着烙铁一样。于是我掷了刀跪在床前低声哭起来。从这个时候起，我才安心地跟她厮守在一块儿……"

他的手依旧抖着，他喃喃地说了几句我听不清楚的话。他忽然放松了我的膀子倒下去，躺在草地上，好像精力竭尽了似的。我惊讶地站起去拉他。他挥着手叫我让他躺着。最后他悲声地说：

"孩子，这就是我们的和好的家庭生活了，这就是一个被称作模范丈夫的人的家庭生活了。"

他不再说话了，却开始抽泣起来。我起初关心地望着他，然后我就掉头去看山，那只狮子依旧蜷伏在那里，没有动。一阵风吹过，桦树叶飒飒地颤抖。天空里银白的弯弯月慢慢地航行着，像一只小船正往礁石似的云堆里走。我有些替它担心。果然月亮钻进云堆里去了。四周突然阴暗起来，一切的景象都另外换了一个面目。对面那只狮子突然变得很大了，而且狂怒似地摇动身子。从远处送来了火车的尖锐的放汽声，车轮的吵闹的声音渐渐地逼近，同时白的亮光在黑暗中出现了。于是沉重的火车在大桥上面像蛇一般窜了过去，连这里的草地也震动了。我的眼前是一串亮光和一些模糊的面孔，于是一切都没有了。我好像做了一个荒唐的梦，只剩下

这地震一般的震动。我掉回头去看我旁边的老头儿，他还在那里微微地抖动。

我的肚皮突然叫起来，我自己听得很清楚。现在九点多钟了，我还没有吃晚饭。饥饿似乎比莫华老头儿的故事更有力量。

“走罢，莫华先生，现在是九点多钟了。我们去喝杯酒不好吗？”我拍拍他的膀子说，于是站了起来。

“好的，”他听见说请他喝酒，马上就站起来，同我一起走着河边的路，走过小桥，慢慢地往热闹的街市走去。我们走过广场时，月亮已经从云堆里钻出来了。

我们进了饭店。我不但喝酒，而且吃了晚餐。他也喝了一杯红酒。在喝酒的时候他显出很高兴的样子，好像完全忘记了先前给我讲的那些事情。看他端起酒杯的神情，好像在说：我现在是自由了，自由了。

“你的妻子后来是怎样死的？是你把她杀死的吗？”我喝了酒，觉得血不住往上面冲，心里热，胆子大，我有了另一个想法，我就问他，声音低，不会被人听见。

“她害病死的，我好好地埋葬了她。她临死时还对我说了些抱歉和感谢的话，”他平静地答道，就把杯里的最后一大口酒喝干了。脸红红的，他接连地说着：“酒还不错，酒还不错。”

他又一次端起杯子把杯里剩下的几滴也喝光了，于是惊觉似地站起来说：“我要回去了，现在已经很迟了。”

“怕什么呢！学校正放假，”我这样挽留他，却埋下头去割牛排。

他已经走出门口了，却又进来对我说："孩子，记住，不要让自己给爱情毁了。爱情不过是生活里一个小小的点缀。它是火。玩火，是很危险的。"于是他走出去了。

我在饭店里坐了好一会儿才出来，人有点醉了。我踉跄地在清静的街上走着，回到我姑母家去睡觉。

一只狗跟着我叫，但又跑开了。我走过一个人家的门前，听见从洋台上透出来的柔软的提琴声。我的心更醉了。我想起亚德玲，那个穿红衣的女人，我觉得应该哭一场；我又想起莫华老头儿的话，我重复地念着："不要让自己给爱情毁了，爱情不过是生活里一个小小的点缀。"最后我一个人唱起情歌来：

> 美丽的姑娘系住了我的心，
> 她的头发灿烂像一块黄金。
> 我爱她，崇拜她，她永远不知；
> 在寂寞里埋葬了我的爱情。
> 我只愿能够忘记，能够忘记，
> 忘记掉那一切美丽的女人。

一个星期以后我就离开了这个小镇，飘泊到别处去了。

1932 年。

抹　　布

《抹布》，一九三三年四月由星云堂书店初版，一九三五年再版。

序

我从前有一块抹布，很脏，而且常常是湿漉漉的。我讨厌它，我把它弃置在角落里，我以为那里是它的最适当的地方。

有一个晚上，我从梦中醒来。我在黑暗里睁开眼睛，发见在什么地方有一线光亮。这光亮渐渐地照彻了我的心。我万想不到这就是湿漉漉的抹布从角落里放射出来的光芒。它使我看见了许多从前看不见的东西。

我在这里发表了两篇被践踏、被侮辱的人的故事。这种人是不齿于"高等华人"的，他们住在阳光不常照耀的地方。他们从襁褓走到坟墓，所经过的小路全是侮辱与受苦、穷困与无名的路。我愿意拿这管无力的笔带一点阳光到他们的坟墓上。这两篇故事中第一篇完全是真实的，第二篇则是编造的故事。但是同我一个叔父发生过关系的少妇却是一个活人。我不知道她的结果怎样。然而她的一生也不是白白地浪费了的，它揭露了那般作为垂死的制度的代表人物的假面具，给我们看那些旧礼教的保卫者的真实面目。

去罢！我把这两篇故事当作一块抹布掷在角落里，希望它在黑暗里射出光芒来。

巴　金 1932年11月。

杨　　嫂*

每天晚上，二更的锣声响了，我和三哥便把母亲抄给我们读的一本《白香词谱》阖了起来。母亲说："喊杨嫂领你们去睡。"于是我们向母亲道了晚安，带着疲倦的眼睛，走出母亲的房门。

"杨嫂，我们要睡了。"常常是三哥先唤她。"来了，"接着起了这个温和的应声，常常是同样的这两个字。很快地杨嫂的高大的身躯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她的眼睛带笑地望着我们。她拿她的粗糙的手牵着我们，一只手牵一个。她一面走一面对我们说话，一直把我们牵进房里。

我们的房间也就是她的房间。她和我们睡在一个房间里，因为我们年纪小，事事要人照料。房里有两张床：一张是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东方杂志》第二十九卷第一号。发表时题为《杨嫂——自传之一》，（收入《抹布》集时改题为《第二的母亲》），文末作者作有如下附记：

"因为有些自作聪明的人把我的《激流》误解为自传性质的小说，所以我才下了写我的自传的决心。我将以这样的体裁开始写作。从这里读者可以知道我不是在叙述自己的得意或失意的事；也不是在夸耀自己怎样用功，怎样抄书，怎样出了几本书，怎样骗了一些钱；更不是在叙述自己怎样行，或者怎样不行。那些自有名流文豪之类来告诉你们。我所写的乃是在我的过去二十几年生涯中我所见过的一些被践踏被侮辱的人的真实故事。他们是娘姨、轿夫、戏子、仆人、乞丐

我和三哥两人睡的，一张是她一个人睡的。两张床铺都很清洁。她非常喜欢清洁，她把房间和床铺都收拾得很整洁。她不许我们在地板上乱吐痰，她不许我们白天在床上翻筋斗。有一次我们正在床上放下帐子唱灯影戏，她进房里来撞见了。于是她生了气，把我们两个赶下床来。我看见她捉住三哥做出要打手心的样子，便急急地逃走了。但是不久我的好奇心又使我跑回去。起先我在房门口偷偷张望。我看见三哥立在桌子旁边，拿着云片糕在吃。杨嫂却在那里整理我们的床铺。我的眼睛望着云片糕，我的心里也在想云片糕的滋味。我便慢慢地走进去，走到三哥面前。我不作声，只望着他手里的几片云片糕。三哥得意地对我笑了一笑，便取了两片塞在我的手里。我连忙把它们塞进嘴里，细嚼着，然而已经被杨嫂看见了。

"你回来了？你想吃云片糕吗？"她笑着问。

我不回答她，只是点点头。嘴还在动。

"把手伸出来，让我打。"她依旧带笑地威胁说。

我不把手伸出来，却反而把手藏在背后。但是我也不逃走。

"好，饶过你这一次，以后不准再在床上胡闹，要是我再碰

等等不齿于'高等华人'的人。他们住在阳光不常照耀的地方，所以生于无名之中，也死于无名中。我现在想拿这管无力的笔带一点阳光照耀在他们的坟墓上，他们是我的自传中的主角。如果我有更多的精力，我也许还要加上一两个踏践人、侮辱人的人的故事。至于我这个出身资产阶级（不是买办阶级）的文人的故事，呸！那是值不得花费排字工人的时间。

"自传内每章自成一段落。随写随发表，发表的地方不一定在本志，也不一定在一个连续的时间。（十一月九日）"

见了，我定要打的。”她说着在我的头上轻轻敲了两下，走去把立柜门开了，从磁坛子里取出一叠云片糕递给我，然后又把我和三哥两个牵出去了。

她虽然这样责罚我们，可是我们仍旧很喜欢她。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受了责罚以后还会有云片糕吃，而且也因为她的责罚并不常有，如果我们不做错事，她决不会对我们发脾气。平时她对待我们非常温和。除了母亲以外我们就爱她。

每天晚上她把我们牵进房间里，有时还要陪我们玩一些时候。或者她就叫我们在旁边站着，等她把床铺好，便先给三哥脱衣服，然后给我脱衣服。常常她把我们送进被窝里，正要放下帐子，我们却闹着不要她走，要她给我们讲一个故事，有时候我们要听完了一个满意的故事才肯睡觉，有时候我们就在她的叙述的中间闭上眼睛，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什么神仙，什么剑侠，什么妖精，我们都不去管它了。

自从我们跟着做知县的父亲来到这个县城以后，每夜我们都是这样地睡觉的。在大半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不但离不开母亲，同时我们也离不开杨嫂。

然而后来情形突然改变了。

某一夜我们照例把《白香词谱》阖起来以后，母亲不说“喊杨嫂领你们去睡”了。她却叫二姐把我们牵出去，而且她自己还跟着到了我们的房里。她看着二姐把我们安置在被窝里，又嘱咐我们好好地睡觉，才放下帐子走了。

这个晚上另一张床上的被褥帐子都换过了。二姐睡在那张床上。

母亲的脚步声听不见了，房里还偶尔响着二姐的咳嗽声。二姐的声音对于我们是同样地亲切。可是我们躺在被窝里，却睁着眼睛望帐顶，然后又把脸掉过来对望着。我们不说一句话。我们都在想念杨嫂。这个晚上的确跟别的晚上不同，第一，我们没有云片糕吃；第二，我们也没有故事听。因为杨嫂病了。

杨嫂睡在什么地方呢？我这样问自己。我仿佛听见她的呻吟声，但是我依旧不知道她这时候睡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一直到第二天才得到了解答。

在我们的房间后面有一块大的草地。草地两边种了几排桑树，中间剩了一条宽的过道，可以通到四堂去。两边都有石阶，阶上各有一排三间的房屋。这些房屋是黑暗的，少阳光的。靠我们房间这一边的是平日放旧家具的地方，它们的对面就是老妈子和丫头的寝室。那时候我们除了杨嫂外还有三个老妈子，一个带九妹的奶妈和一个叫做香儿的小丫头(她也是母亲从成都带来的)。在这一排三间的房屋中，杨嫂现在一个人就占据了一间。

从我的窗里就可以望见那些房屋，但是不能够看得清楚，因为被桑树的肥大树叶遮住了。那时候我的母亲还没有养蚕，所以桑叶对于我们没有什么用处，也没有人去采它们。只有在春末夏初的时候一颗一颗的桑葚从树上落了下来。有的落在地上就跌碎了，流出鲜艳的深紫色的汁水；有的却是很完好的，躺在地上。我和三哥放学出来，常常带着香兜去拾桑葚，拣了些干净的放在口里嚼。我们兜起衣襟，每次总是拾了

满兜的桑葚回去，留了些给自己吃，其余的都拿给杨嫂去泡酒。熟透了的桑葚的味道是多么地甜！

我们把杨嫂叫到屋里来，指给她看一堆一堆深紫色的桑葚，她总是做出惊喜的样子说："这样多，这样好！"她拣了几颗放进嘴里。"真好，"她露了牙齿笑着说，又抓了几颗桑葚送进嘴里。我和三哥，她和香儿，我们大家围着桌子吃桑葚。我们的手上都染了桑葚汁，染得红红的。等到吃得剩下不多时，杨嫂才站起来拍拍手说："够了，不准再吃了。"她撩起衣襟揩了嘴唇，便去把立柜门开了，从里面拿出一个酒瓶，把剩下的桑葚放进瓶里，一个瓶容不下，又取了第二个瓶来。每个瓶里盛着大半瓶白色的酒。

我们注意地看着她做这一切，很感兴趣。"杨嫂的酒怎样了？"我们常常想道。但是并不要多久，我们就看见她把酒瓶拿出来摇。白色的酒已经变成紫色的了。后来在晚上我们也曾看见她从瓶里倒出一小杯酒来，一个人端着酒杯慢慢地喝着，一面对我们讲故事。

我们一面听她讲故事，一面把眼光放在她的杯里。我们看见那紫色的液体（颜色是多么鲜艳可爱啊！），不觉想到从前未放进桑葚时的淡淡的颜色。这个变化不仅增加了我们的好奇心，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一种新奇的喜悦。我们怎样垂涎地想尝一点那个杯中的液体。那香味，那颜色，它们的引诱力太大了。这里我屡次说到"我们"，因为当时我和三哥都有这同样的感觉。

这些事会长久地留在我的心上，便是以后我长大的时候，

我也不会把它们忘记。然而它们究竟是过去的了，因为如今已经到了秋天，立柜里的桑葚酒只剩了一瓶，而杨嫂也病倒在仆婢室的床上了。

一天放学以后，三哥忽然拉了一下我的衣襟说："我们去看杨嫂去。"我毫不迟疑地答应了。我们跑进三堂，很快地就跑进了杨嫂的房间。

出乎意外地，我们看见那个黑暗的房间里并没有别人。杨嫂静悄悄地躺在一张矮矮的床上，一幅薄被盖着她的下半身，被上明显地留着几团深黄色的迹印。蓝布帐子放下半幅，拖到了地上。离床不远有一个矮凳，上面放下了一碗浓黑的药汤，已经没有了热气，碗口有两个苍蝇在爬。

我们走到床前，也不曾听见杨嫂的声音。我们看见了她的脸，她的脸色白得像纸一样。她斜卧着，头发蓬乱，眼睛闭着，嘴边有一圈黄色的痕迹，嘴微微张开在出气，只有这张嘴表示她还活着。她的右手从被里伸出来握着床沿，那一只又黄又瘦的手。

我不大相信睡着的就是我们的杨嫂。我的孩子的心确实不懂得怎么几天的功夫就会把一个活泼的人改变到这个样子。在她的身上我找不出活泼健壮的杨嫂的痕迹来。如果她真是杨嫂的话，那么我就会疑心从前的一切都不过是一些梦景。这张瘦得连牙齿也包不住的嘴怎么能够说出那许多动人的故事呢？这只瘦弱无力的手怎么能够常常抚摩我们，打我们，给我们云片糕吃呢？

我正在这样想着，三哥却发声了。他唤道："杨嫂，杨嫂！"

一面拉她的手。于是我的思想停止了。我只是聚精会神地望着她的脸。

渐渐地她的鼻子里发出一个声音，她那只握着床沿的手轻轻地松开了。她把身子微微动了一下，嘴里发出一个含糊的声音。于是她的眼睛慢慢地睁开了，接着又闭了，然后又睁得更大些。她的眼光落在我和三哥的脸上，她的嘴唇微微动着，似乎要笑的样子。我知道她看见我们了，便跟着三哥唤了她一声。

她笑了，虽然这微笑和她往常的微笑不同。她慢慢地举起手抚摩三哥的头，一面说："你们来了，你们还记得我。好几天不看见你们了。你们好罢？不晓得你们屋里现在乱成了什么样子！现在有哪个在照应你们？"她的声音现在是多么微弱无力！

"我们屋里很整齐，二姐在照应我们。她陪我们睡觉。妈妈也来照应我们，"三哥回答说。

"好，我现在放心了。你们不晓得我多么记里你们啊！我总在想，你们离了我，不晓得会成了什么样子。"她又微微笑了。"立柜里头的云片糕恐怕已经没有了。你们告诉太太，要她给你们买罢。"

她把她的温和的眼光移到我的脸上。她带笑地看我，半晌才说了一句话："四少爷，你近来读书还是一样淘气吗？"我想说话，但一时却说不出来。她又说："你们很好，你们还记得我。我的病不要紧，过几天就会好的。"

她忽然把眼光向外面一转。她好像瞥见了矮凳上面的药

碗，便把眉头一皱，接着又笑了，说："你们看，我的记性这样坏！这碗药又冷了，我还没有吃！"她说着便要撑起身子去端药碗。

三哥止住了她，一面说："杨嫂，你不要起来，我端给你。"他便去把药碗捧在手里。"冷了，吃不得。我去喊人给你煨热。"他说着便往外面走去。

"冷了，不要紧，吃下去一样。你快不要惊动别人。人家又会怪我花样多。"她费力撑起身子，挣红了脸，急急对三哥说，一面招手唤他回来。

三哥把药碗捧了回来，一路上泼出了一些药汤。他捧到床前，杨嫂急急地把药碗夺过去。她把脸俯在药碗上，大口喝着药汤。我们听见骨都骨都的声音，仿佛看见药汤怎样通过她的喉管，流下去。

她很快地喝完了药汤，才抬起头来。脸上还带红色，嘴边留了些药渣。她把碗递给三哥，于是用手在嘴上一抹，颓然地倒下去，长叹了一声，好像气力已经用尽了。

她闭上了眼睛，不再睁开看我们一眼。她的鼻子里发出轻微的响声，她的露在被外的胸膛一起一伏。她的脸渐渐地褪了颜色，颊上还留着一些药渣。

我们立了许久，不曾看见她动一下。我觉得我们又把从前的杨嫂失掉了。不仅这个思想使我害怕，而且屋里的一切这时候都显得阴森可怕起来。杨嫂的脸在我的眼前渐渐地起了变化，我看见了一张妖精的脸，散乱的长头发，苍白的瘦脸，高的颧骨，血红的大眼，……这就是杨嫂讲的故事中妖精

的脸。

“走罢!”我恐怖地拉着三哥的衣襟说，我们很快地走了出来，好像逃出一个魔窟似的。

从这一天起我们就不再说起去看杨嫂的话了。自然我还很想念她。不过我想念的是那个活泼健壮的杨嫂，不是那个面孔变成了妖精似的杨嫂。虽然有些人告诉我现在睡在那个黑暗房间里的杨嫂就是从前睡在我们房中的杨嫂，但是我总不能够忘记那张妖精的面孔。一想到妖精的面孔我就不敢再到那个黑暗的房间去了。我常常对自己说:“杨嫂到别的地方去了，她回到她家里去了。她不在衙门里。她会回来的。她不久就会回来的。”

三哥却跟我想得不同。他说:“杨嫂在衙门里。她病了。她不久就会好的。她不会回家，她已经没有家了。”三哥究竟比我年长，知道得更多一点。杨嫂没有家的话，我以前并不知道。而且一个人会没有家，这样的事情我当时实在不能够了解。

然而不管这些，杨嫂却没有回到我们的房间里来。我只听见别人说到她的病。但是我也没有听清楚她患的是什么病。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杨嫂老是在患病。我们走过三堂后面的天井时，常常听见她的呻吟声。

“是我们的杨嫂在呻唤罢!”我不能不常常这样想，可是我自己总是反驳道:“一定是妖精，杨嫂不会这样呻唤的。”因为这时候她的呻吟声好像是怪叫，不再是普通患病者的呻吟了。

一个多月又过去了，情形不曾好一点。我们的杨嫂不曾

回来，而黑暗房间里的病人却开始发出更可怕的怪叫了。我便断定她不是病人，一定是妖精。妖精不仅在怪叫，有时还在说话。其中我分辨得出的是："我的毛儿呀！""还我的毛儿来！"我知道毛儿是杨嫂的儿子，她常常拿我们来比她的毛儿。她也说过"毛儿若在，今年有八岁"的话。

不管我怎样断定病人是妖精，人们却依旧称她做杨嫂。人一提到她，马上露出恐怖的、严肃的表情。我几次听见母亲叹息道："真是天没有眼睛，像杨嫂这样的好人怎么生这样的病！"但是我依旧不知道她患的是什么病。母亲还嘱咐我不要到杨嫂的窗下去偷看，因为这些时候老妈子和仆人们都不愿意进杨嫂的房间，却常常躲在窗下，从窗纸缝里偷看。母亲害怕我也跟着他们偷看杨嫂。其实我不敢到那里去偷看，虽然有时候我也同三哥一路走过三堂后面的天井，到四堂后面的草堆上去玩。

"杨嫂的病不会好了。她死后我们给她买一副好一点的棺材罢。她服侍我们这几年。她待三儿、四儿那样好，就跟自己亲生的差不多！"母亲有一次含泪地对父亲说。这几句话居然把我引哭了。我第一次懂得死的意义了。

然而又过了十多天，杨嫂还没有死。她还在那个黑暗的房间里大声说话，或者笑或者怪叫。她的话更多了。她不仅说到她的毛儿，她还说到什么"妖精"、"神仙"和"玉皇大帝"。

"三少爷，四少爷，你们快去看，杨大娘在吃虱子啊！"一天午后我和三哥放学回来，遇见香儿，她露出惊奇的笑容对我们这样说。

“我看见她解开衣服捉虱子，捉到一个就丢进嘴里去，拚命地咬一口，砰的一声，就把虱子咬破了。她又捉了几个放进嘴去。她一面吃，一面笑。她还脱了裹脚布放在嘴里头乱嚼。”香儿说着，又在摹仿杨嫂的那种样子。

“我不要看，我有事！”我说了就往母亲的房里跑。我不说一句话就把头放在母亲的怀里哭起来。我的脑子里只有裹脚布和虱子。我们那个爱清洁的杨嫂在吃虱子、嚼裹脚布。我不敢想像，我也不敢说出来。母亲花了许多功夫来安慰我。

从此杨嫂每天就在吃虱子、嚼裹脚布。自然她还在怪叫，还在骂人。起初有些人对她吃虱子、嚼裹脚布的事感到兴趣。但是过了几天，谁听见这件事情就马上皱起眉头，也没有人站在她的窗下偷看了。

这时候谁也知道医药没有用了，不必等那个并不高明的医生说“另请高明”的话。在广元县里，在这个大部分居民拿玉蜀黍粉当饭吃的广元县里，本来就没有高明的医生。“天呀！有什么法子可以使她早点死啊！免得她受这种活罪！”大家都这样说。一个堂勇后来提议拿毒药给她吃。但是谁也不敢赞成他的话，虽然谁都希望她早一点死。

医生终于不来了。杨嫂继续吃虱子、嚼裹脚布、怪叫、骂人。在衙门里任何两个人见面，就会问道：“她还没有死吗？”一旦听到“她没有死”的答语，谁的脸色都会马上沉下来，好像听见了不祥的消息似的。

许多人的好心都在盼望一个人的死亡，这个人并不是他们所憎恨的人，却是他们所关心的人。这种事情做小孩子的

我自然不能够了解，而且我想将来活到四五十岁的时候我也不见得就能够了解罢。

然而众人的希望终于实现了。一个冬天的下午，我们正在吃午饭，一个老妈子气咻咻地跑来说："杨嫂死了。"她好像来报告一个好消息。

"谢天谢地！"母亲放下筷子说。全桌子的人都嘘了一口长气，好像长时期的忧虑被一阵风吹散了。谁也不觉得死亡是一件可怕的事。然而我们大家都把筷子放了下来，谁也无心再吃饭了。我最先注意到母亲眼里的泪珠。

后来母亲偶尔对我们谈起杨嫂的生平：她有一个名叫毛儿的儿子，是一个遗腹子，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死了两个多月。她在丈夫死后无法维持生活，所以生了毛儿以后不几天就出来到城里公馆里去做奶妈，把自己的儿子托给乡下人家去养，每月贴人家一点钱。毛儿刚满了三岁，不知道怎样在一个早晨跌在小河里淹死了。她自己连孩子的尸首也没有看见。她后来就到我们家来做老妈子，还跟着我们从成都来到广元。她一共做了四年，临死时年纪不过三十左右。

这就是我所能够知道的关于杨嫂的事情了。

1931年冬在上海。

母　　亲*

人们都叫我做孤儿。

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甚至不曾认清楚他们的面貌。我是跟着叔父长大的。叔父没有小孩，就把我当作他的儿子。

婶母在两年前去世。叔父常常不在家，只有一个小厮和一个老妈子照料我。还有一个中年仆人，时常跟着叔父在外面跑。家里地方宽大，有一个小小的花园，我整天到处玩，可是找不到一个小伴侣。小厮和老妈子的世界跟我这个孩子的世界究竟不同。我虽然还是一个小孩子，有时候我也会感觉到寂寞。

叔父聘请了一位严肃的老先生来管教我。我每天要在书房里度过四五个钟头。先生自己不声不响地看书。我却用疲倦的声音反复读着《千字文》一类的书中奇怪的字句，心里胡乱想些不能够实现的事情。等到先生忽然用严肃的声音说："好，现在放学了。"我才带笑跑出那个囚笼一般的书房。

晚上我常常做梦，梦见的总是先生的面孔。这张面孔会变幻出种种的把戏。偶尔我也做过比较愉快的梦，但是它也

---

* 本篇编入《抹布》前未在报刊发表过。编入《抹布》时题为《第二的母亲》。

会被读书的事情破坏了。原来在梦里我也会读书。总之，我害怕的唯一的人就是那个永远板着面孔的教书先生；我害怕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读书。

叔父是一个温和的人，同他在一起我倒觉得舒服。但是他常常不在家，而且他以为读书是最好的事情，虽然他自己很难得拿出一本书来翻看。

他一天究竟做些什么事情呢？他究竟到什么地方去呢？别人不告诉我。后来我知道他爱看戏，而且他也带我去过一家戏园。

“林官少爷，你有了新婶婶了。”有一天那个仆人忽然开玩笑地对我说，他做了一个鬼脸。

“我婶婶已经死了，哪儿还有新婶婶呢？你骗我！”我不高兴地回答道。我婶母是一个毫不亲切的妇人，我虽然被她抚养过，但是我从她那里并不曾得到温暖。我常常觉得她很可怕。我的生活虽然是这样寂寞，但是我也不愿意再有一个这样的婶母到我们家来。

仆人的那句话马上就被我忘掉了。我依旧过着少变化的生活。仆人的三角形的瘦面孔，老妈子的满是皱纹的老面孔，小厮的猴子脸一般的面孔，教书先生的神像一般的面孔，还有叔父的团团的笑面孔，此外又有几个亲戚的陌生面孔。我一点儿也不疑惑，我以为世界上就只有这些面孔。我完全想不到还会有使人眼睛喜欢的美丽的面孔。

小厮的年纪比我大，他知道的事情也比我多。但是他似乎并不聪明，因为他跟我说过许多话，对我讲过许多故事，题

目却只有一个，就是“母亲”，他叫她做“亲妈”。他的故事总是以母亲作中心，他这个人把母亲看得比一切都贵重。

他很穷，他的母亲也很穷。所以他不得不到我们家来做小厮，他的母亲也不得不到别人家去做老妈子。她是一个中年寡妇，面孔比他的还瘦，衣服比他的更坏。她一个月照例要来看这个儿子两次，把他叫到僻静的地方去对他说一些话，起初抚着他笑，后来抱着他哭。他们常常是这样的。

不管怎样，同母亲见面就是这个儿子最大的快乐，这种快乐使他忘掉了痛苦，所以他常常得意地对我说：

“我亲妈明天要来了。”

起初我对于他这句话并不觉得奇怪。但是后来我甚至羡慕起他来了。因为他有一个叫做“亲妈”的女人，而我却没有。特别是在我听见他夸耀似地说起他母亲的种种好处，又亲眼看见那个母亲怎样爱抚儿子的情形以后，我就觉得没有母亲是怎样可悲的事情了。

有时候他的母亲给他带来一件新衣服或者吃的东西，他总要得意地向我夸示，或者穿起衣服给我看，说是他母亲亲手缝的，或者把吃的东西分些给我吃。我常常骄傲地回答他说：我有更漂亮的新衣服和更好吃的东西。但是在心里我却妒忌他，我的衣服和吃的东西完全是用钱买来的。我们家里有的是钱，用钱去买东西，是极平常、极容易的事。

我开始羡慕他，我觉得我也需要一个这样的母亲。然而羡慕也没有用，我不能够从空虚里制造出一个母亲来。我的年纪虽小，但是我也知道人只能够诞生一次，因此也只能够有

一个母亲。

但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有一天果然从空虚里给我生出了一个母亲来。这个母亲给我的幼年的单调生活添了一些趣味的点缀，而且使我过了好些温暖的日子……

有一天叔父带我到一家戏园去看戏，我很快活地跟着他走了。我们进了包厢，那里面没有别的人。我们坐下来。台上正在演武戏，许多人光着身子翻筋斗。我便伏在栏杆上注意地看戏。

我看得正高兴，忽然听见耳边一个女人小声说："就是你的侄儿吗？"

我惊讶地掉过头去看。我后面正坐着一个三十岁光景的女人。她含笑地看我，一面在和叔父谈话。

我呆呆地望着她：瓜子脸，两根细眉毛，红红的小嘴，粉红色的两颊。

她看见我现出了呆相，就笑了，她两边脸颊上现出了两个酒窝；她和叔父低声说了一句话。

我被她笑得有些不好意思，同时又觉得奇怪，就拉着叔父的衣角在他耳边小声问道："她是谁？是你的朋友吗？"

叔父笑起来，不回答我，却告诉了那个女人。她也笑了，对我说："你小小年纪，倒很聪明！你过来，我自己慢慢儿告诉你。"

叔父把我送到她身边。她就把头埋下来，用她的柔软的手抚摩我的脸，然后就抱起我坐在她的膝上。这样我看戏台就看得更清楚。

我那时只顾注意地看戏，她却时常拿种种的问话打岔我。后来她就不再絮絮地问话了，却只是给我详细解说台上演的什么戏和戏里的种种情节，使我看戏看得特别有兴趣。

我觉得我开始喜欢她了。她就常常在我耳边说话，声音非常温柔。我有时掉头去看她。她的脸红红的，眼睛里射出柔和的、喜悦的光。

戏演完了。我们都站起来，预备走了。忽然那个女人俯下头捏住我的两只膀子，含笑说："你要回家去了。今天我同你玩了这么久，你还没有叫我一声。你说你叫我做什么呢？"

我抬起头，睁大了眼睛看她的脸。不知道怎样，而且连我自己也不大明白，我居然接连叫了两声"妈"。我后来想这也许是因为我时时渴望着有一个体贴我、对我亲切的母亲的缘故罢。

"蠢孩子，你怎么乱叫人家做妈呢？"叔父在旁边笑起来。

"不要笑他，我喜欢他这样叫我。这个孩子倒很聪明，你看他很喜欢我。"她轻轻地拍我的头。"你愿意我做你的妈吗？"她带笑地问道。我忽然注意到她的眼睛发亮，那里面出现了泪珠。

我因为叫错了称呼，又当着叔父的面，觉得有些害羞，微微低下头去，小声答应着。

她走到叔父面前，低声和他说了几句话，他点点头。我偷偷地看她，她带了喜色回到我身边来，牵着我的手，跟在人群后面，慢慢地走出去了。

"我已经同你叔叔说过了，你跟着我到我家里去玩，"她走

出戏园门口，看见轿子在那里等她，便带笑地对我说。

我看叔父，叔父温和地微笑。我忽然瞥见那个仆人在叔父后面对我做了一个鬼脸。我也不去睬他。我让那个方才被我叫做“妈”的女人把我带进轿子里去了。

在轿子里面，我依旧坐在她的膝上。她絮絮地向我问话。她一只手时时抚摩我的头发，我的脸。她的手是那么温柔，声音是那么甜蜜，我仿佛觉得就是坐在母亲的怀里了。她问起我在家里的生活，她问起我家里有些什么人，她问起叔父待我怎么样，她问起我读些什么书，她问起我是不是愿意到她家里去，我都一一地回答了。我的回答显然使她高兴，她对我说了一些称赞的话。

不到一会儿轿子停下来了。我们走出来，她付了钱把轿夫打发走了。她对我说：“你叔叔等一会儿就来的，我们先进去罢。”她就把我引进左边一个小院子里面去了。我们经过一个小小的花坛，走上了石阶。天井里长着花草，中间有一条石子铺砌的小路。

我们刚要走进屋去，一个丫头从里面出来，带笑地招呼了她一声；她吩咐了几句话，丫头就走进另一间屋去了。她把我引进了她的寝室。

时候还早，天色很明亮，我看清楚了房里的陈设：家具并不很多，不过布置得很好。这里很清洁，整齐，而且有一种说不出的好处。

“你就在这儿坐坐罢，”她把我引到一把藤椅旁边，这样对我说；她又走到条桌前，从桌上一个磁坛子里，抓出一把糖果

盛在碟子里，放在我面前，又说："你好好地吃，不要客气，我等一会儿再来陪你玩。"她就走进后房去了。接着丫头提了水壶从外面进来到后房里去。

我坐在藤椅上吃糖。我看见丫头走出去了。我听见她在后房里走动，又听见倒水和别的声音。她好些时候不出来。我把糖吃完了，一个人坐在藤椅上有点不耐烦，便站起来，随便走了几步，看看桌上的东西和墙壁上的东西。

墙壁上挂的字画，我好像在我们家里看见过；还有一管笛和一只琵琶也斜挂在墙上。靠窗的书桌上有一尊白磁观音。看见这尊观音，我很惊奇，明明是我们家里的东西！从前她常常立在叔父的书桌上。我好些时候没有看见她，想不到她却跑到这里来了。我的眼睛不会错。白的衣服，红的净水瓶，绿的柳枝，我都记得很清楚。

为什么叔父的东西会跑到这里来？我觉得很奇怪。但是我又看出来，那张条桌上面的古磁大花瓶，墙上镶着金边镜框的外国风景画，还有许多许多东西，有的是婶母从前用的东西，如今都搬到这里来了。

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她同叔父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忽然记起了仆人的话。难道她就是我的新婶婶吗？这样一想我就急得不能够忍耐了。我看见后房门大开，里面燃着电灯，我便往后房走去。

她穿着一件紧身，正在电灯下面，对着镜奁擦粉。看见我进来便掉头对我微微一笑，向我招手说："你在外面坐得不耐烦了？糖吃完了吗？好，你到这里玩玩也好。"

我有些胆怯地走到她面前，她一把拉住我的手，笑着说："你就站在这里，不要走开。你先前在戏园里问过我是你叔叔的什么人，你现在就猜猜看。"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望着她，说不出一句话。她经过这次打扮，比先前更好看了。我望着这张美丽的面孔，禁不住在心里想：我果然有一个这样好看的婶母吗？

"你怕羞吗？在这儿是不要紧的，你看我像不像你的妈？"她看见我不开口，便亲切地问道。

"你来，我给你把头发梳一下。"她接着又说，就把我抱起来坐在她膝上，她仔细地把我的头发分开，搽了一点油，把它也梳得光光的。

在镜子里面现出两张脸来：她的头和我的头紧紧地靠着。她望着我微笑，笑得非常温柔。

"你叫我，你再叫我一声妈呀！"她低声在我耳边说。

"妈！……我真想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妈啊！"我感动地说。

"小弟弟，我真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儿子，我不晓得会多么快活啊！……然而我今天也够快活了。这些年来，我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快活的。"她说到这里眼睛发亮了，我看见她的眼角嵌着泪珠。

"你哭了？"我惊讶地对她说，我伸出手去，要给她揩眼泪。她突然捧起我的脸，就在脸颊上接连亲了几下。

"你看，你把我的脸都染红了，"我指着胭脂的痕迹对她说；她微微地笑了笑，就取过一张湿毛巾把我的脸揩干净了。

"好，你先出去罢，你叔叔恐怕就要来了。"她就把我放下

来，叫我在外面等她。我就先走出去了。

外面房间相当阴暗，我坐在藤椅上等她。她出来了。这时电灯也亮了，屋子里突然明亮起来。她已经穿好衣服，短袄和裤子的颜色配合得很好看。

“他怎么还没有来！你饿不饿？”她走出来，问了一句。

“不饿，”我简单地回答，就站起来。

“好，那么就再等一会儿。你在这里觉得有些不惯罢。不要怕，多玩一些时候也不要紧。你叔叔今天晚上一定会来接你回去。”她说罢，又从另一个磁坛子里取出一些点心给我吃。

然后她对我笑了笑，说：“我吹笛子给你听好不好？”她就搬了凳子，跪在凳子上，把墙上的笛子取了下来。她在藤椅上坐下，叫我靠在她身边，她开始吹起笛子来。

我不晓得她吹的是什么调子。但是我听着笛声，看看她的面容，不知道怎样我竟然想哭了。我紧紧地偎着她。

她吹完了一个调子。叔父还没有来。她微微叹了一口气，就把笛子横放在膝上，她用温柔的眼光看我的脸。

“要是你叔叔今晚上不来接你，你就睡在这里，好不好？你不怕吗？”她带笑地问我道。

“只要你在这里，我就不怕，”我直率地说。

“你真聪明，你真像我的小弟弟。”她抱住我，又抚摩我的头发。过了一会儿，她忽然问我道：“你想不想听我弹琵琶？”

我看见琵琶高高地挂在墙上，我就说：“今晚上不要弹了，你给我讲故事罢。”我拿起笛子在玩。

“讲故事？我好多年没有讲故事了。那还是同我的小弟

弟在一起的时候——现在我完全忘记了。"她的声音渐渐地改变了，她连忙收住话，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怎么你也有小弟弟？"我惊讶地问。

"是的，我也有一个小弟弟，面貌也和你有些相像，"她低声说。

"他现在在哪儿？"

"我不晓得，我跟你一样地不晓得。"

"怎么，你不晓得你自己的弟弟在哪儿？"我不理解她的答话，我奇怪她会流眼泪。

"我不晓得。"

"那么他死了？"

"我也不晓得，"她用悲苦的声音说。"我离开他的时候，他还不到八岁。……那个时候我爹刚死。妈没有钱埋爹，就听别人的话把我卖给一个有钱人家做丫头。从此我就跟我妈、我弟弟分开了。……"

"以后你还看见他们吗？"我问道。

"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了，"她摸出一方手帕揩了揩眼睛说。"我当时还不到十四岁。在公馆里做了几年，后来受了少爷的骗，他又把我卖给坏人。……"她叹了一口气，停了一下又说："我吃了好几年的苦，遇到了你叔叔。他待我好，我也就死心塌地跟了他。我的身子就是他赎出来的。"

"我跟我弟弟分别的时候，他就像你这样的年纪，他的相貌也很像你，"她又叹息地说下去；"可是如今又过了十二三年了，我不晓得他是不是还活在世上，我不晓得我妈是不是还活

着，……我跟了你叔叔以后，常常听见他讲起你。我要他把你的相片给我看。我看见你的相片就想起我的弟弟。我越看，越觉得你像他，就央求你叔叔把你给我带来。一直到今天我才有福气见到你。你看我还把你的相片挂在身边呢！"她从衣服里面摸出一个椭圆形的金坠儿，这是系在金链子上，套在颈项上，垂在胸前的。她把盖子打开，里面果然嵌着一个孩子的相片，这是去年我同叔父在一处拍的照片，我站在叔父膝前。我叔父的房间里就挂着放大的这张相片。

我呆呆地望着相片，我把金坠儿拿在手里玩。

"你不觉得我有些冒犯你吗？我拿你比我弟弟，"她温柔地低声在我耳边说。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可怜我弟弟，他连一张相片也没有，他没有给我留下一件东西做个纪念。"

她不能够再忍耐下去了。她一把抱住我，脸贴着我的脸，低声哭起来，她的身子像发寒颤地微微抖着。

我也陪着她哭了。我紧紧地抱着她。我想安慰她，但是我说不出别的话，我只是怜惜地唤着"妈妈"。

忽然她觉醒似地推开我，站起来说："现在好像你叔叔来了。"她用手帕给我揩了眼泪，一面说："你不要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你叔叔啊！"

"我不会的，我决不会告诉别人，"我点头答应道。

"好，你就坐在这儿玩，让我到后房去洗脸，"她亲切地嘱咐我。我再看她的脸，脸上脂粉已经凌乱了。

她走进后房以后，外面果然响起了脚步声。我听见叔父在咳嗽，于是一个人揭起门帘进来，正是我的叔父。接着又走

进那个仆人，他又对我暗暗地做了一个鬼脸。

“你在这儿玩得好吗?”叔父带笑地问。

“好，”我站起来，简单地答复了他，就转身向后房走去，我害怕叔父看见我脸上的泪痕。

我走进后房，看见她又在那里擦粉，但是她马上就好了。她对我微微一笑，低声说：“你来，”就绞了一张湿毛巾，给我揩了脸，然后牵着我的手走到外面房间去。

她招呼了叔父，问他为什么来得这么迟。叔父抱歉地说了许多解释的话。他说别人请他吃饭，他等着上了两道菜就要走，但是终于被主人留住了，所以到这个时候才来。

看见上了年纪的叔父这样小心地向她辩解，我不禁要失笑了，在这里的叔父和在家里的叔父不像一个人，在这里的叔父似乎年轻多了。

于是那个丫头和叔父的仆人都进来。他们安好了桌子，摆好了酒菜。我们就开始吃饭了。

一张小方桌放在屋中间，她和叔父对面坐着，我坐在另一方，靠她更近。她和叔父两个慢慢地喝酒，我一个人吃饭。她唤我做“小弟弟”，她跟我说话更多，照料我更周到。她常常看我，我也常常看她。她这时候很快活，有说有笑。所以叔父不会猜到她先前流眼泪讲故事的事情。我看见她快活，我心里更高兴。我当时并不奇怪为什么她先前那样悲痛地叙述她的痛苦，如今又这样快活地享受她的生活。因为哭过后笑，笑过后哭，在小孩是极平常的事情。

我们吃完饭，时候已经不早了，叔父叫仆人送我回去。他

说等一会儿他就回家来。她露出不舍的样子，把我送上轿。她还在我耳边温柔地说着要我不要忘记她，要我时常到她那里去玩的话，我都一一答应了。我又唤她做"妈"，而且我也现出留恋的样子。

我回到家里以后，仆人就跟我开玩笑。他告诉我叔父今晚上不会回来，而且叔父常常住在那里。但是我不再觉得奇怪了，而且我也没有泄露出一句她今天对我讲的那些话。

从此我就有一个母亲了。是的，我常常骄傲地想：我也有一个母亲了。我常常到她那里去，在她那里我得到了不少的糖果、爱抚、鼓励和温暖，回到家来我就不觉得生活的寂寞和单调了。我也不再妒忌那个有着亲妈的小厮了。

她使我知道许多事情。她又使我过了许多幸福的日子。我受着她的爱抚和照料，大约继续有三年多的时间。这三年的生活对于我以后智力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一个突然袭来的灾祸就把她给我夺去了，这个灾祸就是叔父的死。

叔父一死，马上有许多亲戚出来料理他的丧事，处置他的遗产。我被他们监护着，管教着，没有一点自由。那个仆人也被他们开除了。没有人带我到她那里去。即使有人带我去，我也没有出去的自由。那个时候我不过是十岁的孩子，我不知道反抗，也无法反抗。

到今天许多年代又过去了。我已经从家庭的羁绊中解放出来，我有了相当的自由了。而且我已经长成为一个强壮的青年。我的第一个思想就是去寻找那个母亲，找回她来和我

一起过从前那样的幸福日子，让我回报她所给过我的那些温暖。然而我到什么地方去寻找她呢？不知道有多少次我走过她从前住过的那条街。我常常在那条街上徘徊。但是那条街已经变成了宽广的马路。她从前住过的那一带的公馆也变成了一排高大的洋房，那里正开设着生意兴隆的洋货店。

旧的生活被新的势力扫荡了。像她那样的人在这个时代显然不会有生活的机会。但是她如今究竟怎样了呢？她究竟跟着什么人在生活呢？她究竟还活着，或者已经死亡？

这些问题并不是难回答的。我知道像她那样脆弱的女人不应该活到现在，而且也没有机会活到现在。但是对于一个曾经做过我的母亲的人的消灭，我不能够没有一点怜惜和悲痛，而且一旦想到她被不合理的制度折磨了一生的悲惨的“命运”，我又不能够没有一点愤怒和诅咒。

我知道她并不是唯一的接受这样“命运”的人。在她前面已经有过不少像她那样的人，在她后面一定也会有不少像她那样的人，因为不合理的制度太残酷了，而脆弱的女人又太多了。

我怜悯那些脆弱的女人，我诅咒那个不合理的制度。

为了这个我还要活下去。

1932年秋在天津。



致　树　基（代跋）

树基：

关于第九卷我也想讲几句话。

这次编全集，你把我最早的四个短篇集放在一起，作为一卷。你想保留它们本来的面貌，便从《复仇》集里删去了《亚丽安娜·渥柏尔格》①；保存了最初发表或收入短篇集时删掉的《父与女》、《初恋》、《我底眼泪》、《罪与罚》、《堕落的路》、《杨嫂》等六篇的《附记》……这些我都同意。我看，这也是为了让读者更多地理解我。通过我的作品的这种种改动，他们可以看到我这六十多年来的创作道路。显而易见：失败多于成功。我的短篇小说中可读的不过寥寥几篇。

我记得还为两个短篇写过《后记》，但后来又删去了。它们是《房东太太》和《哑了的三弦琴》。关于前者我在三十年代写的《写作生活的回顾》中说："那是根据一个朋友的叙述写成的，"是，是这样；关于后者，我也在什么地方作过简短的声明。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根据美国记者乔治·凯南的一篇文章改写了它。凯南熟悉俄罗斯生活，写过一部大书《西伯利亚

---

① 散文。最初收在散文随笔集《旅途随笔》内，见一九三四年八月生活书店初版本。

与流放制度》(共两卷)，忠实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俄国革命者的流放生活与精神面貌。我喜欢这书，花了二十几年的功夫，终于由朋友钟时的帮助得到一部。但三弦琴的故事则来自凯南的短篇《歌唱的猛禽》。这三弦琴又叫“巴拉莱喀”，是木制的三角形的三弦琴。……

巴　金 1988年6月15日。